武俠世界



$2.00

632



女黑俠木蘭花又來了！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五 **金廟奇佛** 魏力·著



與讀者睽別已久之〔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作者魏力在暫時擱筆之後，構思新作，將已完成，新作故事結構更新穎、更複雜，更曲折、更緊張、更動人，實屬非同凡响的作品，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輻射怪魚

馬雲·文
培新·圖



商場競爭　怪招百出

一間水族館裏聚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他們都是為了參觀一種來自亞馬遜河的「食人魚」而來。「食人魚」在東南亞某一個小國裏已經禁止出售，據說是由於這種水中動物太過殘忍，但這裏正是一個開始而已。在此之前，本市是沒有這種魚出售的。

斑馬水族館一向都沒有什麼生意。主人有一天閱報，知道有人要將幾條名貴的熱帶魚出售，於是按照廣告上刊登的電話與那人取得連絡。後來才知是四條「食人魚」。

出售的人說：「這是一位海員帶回來的，但斑馬水族館的主人卻懷疑是由於某國禁售的緣故，那邊的水族館商店不甘損失，把這種「食人魚」運到本市出售。

價錢雖然很貴，但是，斑馬水族館的主人卻另有想法，所以忍痛將全部四條「食人魚」一口氣買了下來。每條代價是三百元，四條便是一千二百元了，普通熱帶魚只不過一元數角一條，當然更貴的也有，但他向來很少做那種上價生意。

正是由於生意太過清淡，他才會想出這個主意來。這個都市千奇百怪的事多得很，偏偏就是在此之前未曾有過這種「食人魚」。

腦筋果然是動得及時，配合着某國禁售「食人魚」的新聞，斑馬水族館就開始有這種罕見的熱帶魚出售。

於是好奇的市民紛紛前來參觀，登時把現場弄得熱鬧非凡，生意也連帶好了起來。

四條熱帶食人魚分別用四個魚缸盛載着，斑馬水族館的主人唐家振解釋着說：「這種食人魚性情非常兇殘，如果四條放在一起的話，到頭來牠們只可能剩下一條。因為牠們會自相殘殺的。」

有個女子問道：「牠會不會食牛肉？」

「會啊！」唐家振答道：「牛肉和豬肉都吃，甚於至人肉牠更喜歡，否則，牠又怎麼會叫做食人魚？」

又有人問道：「牠會不會吃其他魚類？」

「當然會，幾乎一切魚類牠都有胃口。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買幾條熱帶魚即刻投入魚缸中，就可以證明一切。」

那人果然掏腰包，把鈔票交到唐家振手上，唐家振於是捉了幾條下價熱帶魚，投入魚缸中去。魚缸裏的食人魚果然瘋狂地向牠們進襲。

「食人魚」大如手掌，投入魚缸中的熱帶魚，只大如二指，所以一經追上，便張口直噬，轉眼間便吃個淸光。圍觀的人覺得有趣，於是又有人嚷着把更大的熱帶魚放入魚缸中去。

唐家振當然求之不得，因爲如此一來，他又可以多做一點生意。

但是，這一次竟然出了事。

就當唐家振伸手將一條較大的熱帶魚投入魚缸裏去的時候，突然之間，魚缸裏捲起一陣風波，那條食人魚已經急不及待地自水中躍了起來，張口直噬過去！

然而這時候，唐家振手中的熱帶魚早已跌入缸中去，只是唐家振的手來不及撤退，手指竟然給牠咬了一口，痛得唐家振尖聲直叫了起來！

被咬的範圍大約有一粒花生米那麼大小，那是小指指尖部份，要不是及時把手縮了回來，下一口說不定會將他的整個指節也咬去。

血，流進了魚缸中去，裏面的水給染紅了一大塊，食人魚不知是否因此而刺激起鬥智，竟然奮起神威，東奔西竄！那條掉進去的熱帶魚，轉眼間就給牠吃個淸光，那種速度要不是親眼看見了，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牠進食的速度簡直比孩子們吃魚要快得多。

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得呆住了。

唐家振那一小塊手指，連皮帶肉都不見了，顯已經給食人魚吃下肚子裏去。

唐家振在雪雪呼痛中，他的妻子忙着給他塗紅汞水和包綁傷口。

他的妻子曾企圖打電話報警，但給唐家振制止了。

唐太太說：「報警讓他們把你送入醫院中去驗傷，以免傷了指骨也不知道。」

但唐家振道：「不！只是皮外傷，不要大驚小怪！」

唐太太一邊包裹着他的手指，一邊低聲道：「報警可以乘機宣傳一下。」

「別弄巧反拙吧！」唐家振道，「因爲這小小傷口就可能損失一千二百大元，值得嗎？」

「怎麼會損失一千二百元？」

「難道還不明白？報警之後，警方必然追究起來，那時四條食人魚可能都被充公，說不定還要加以人道毀滅，那時怎辦？」

「是的，你說得倒也有點道理。報警雖然可以招惹全市市民的注意，却有可能損失這四條食人魚，也就是損失這一千二百大元。」

人羣之中却有個孩子問他父親：「爲什麼這條魚會吃自己的同類？」

做父親的却答道：「這叫做大魚食細魚。其實，除了這一種食人魚之外，許多魚也是一樣，甚至除了魚類之外，世界上不少動物也是一樣。這就是所謂『弱肉强食』了。孩子。」

「爸爸，什麼叫『弱肉强食』？」

「强者併呑弱者的意思。例如眼前這條食人魚就是强者，被牠吃掉的便是弱者。你要做强者還是弱者？」

「我要做强者。」

「對了！那才有志氣啊！」做父親的拍拍他兒子的肩膊，「如果你沒有志氣，變成一個弱者，將來也一樣會在這社會上消失，就像剛才投入缸中去的熱帶魚一樣，也會給別人吃掉。」

孩子睜大了雙眼，吃驚地問：「怎麼？人也會吃掉人的麼？」

此語一出，登時惹得在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做父親的不好意思，拉着那孩子走出了水族館，然後才向他解釋道：「剛才我對你說的不過是抽象的，並不是眞的有個人吃了另一個人，但這的確是個人食人的世界，當到頭來有利害關係的時候，不論親如兄弟，甚至親如父子，也會不擇手段的將對方的利益併呑過來。這就是人類的自私心理作祟，我當然不希望你長大成人之後變成這種自私自利的人，但我却希望你學會了懂得保護自己，起碼要堅强一點，不要像剛才那些小魚一樣給大魚一口就吃掉了。」

孩子沉思着，默默無言地走，他好像已經明白他父親的意思，又好像一點也不明白。

斑馬水族館隣近還有好幾間大大小小不同規模的水族館，平時的生意總算過得去，甚至比斑馬水族館好得多，但這幾天以來，所有的顧客都湧到斑馬水族館那兒去了。

人們的心理都是好奇的，他們在參觀食人魚之後，都不好意思空手離去，多少也會光顧一些，例如餵魚的飼料等物，除非他們家中不養熱帶魚，那當然例外了。

位於斑馬水族館對面的溫室水族館，這幾天以來眞的是連一角錢生意也沒有。

身爲老闆的溫柏就說：「這樣子下去，我非要關門不可了。」

這時候，剛好有一名武裝巡邏警察入來。每天午間，在附近當值的巡警，都會跑進來討些茶水解渴。這情形在街上隨處可見，不少人都希望有這種「榮幸」，尤其是做老闆的，更恨不得警員時常光臨。

這是一個亂得幾乎不可收拾的社會，街上盜賊

如毛，搶刧案幾乎無時無日不在發生。但當你看見街上有人打刧時，可能在鬧市中，行人有如過江之鯽，然而人們竟然像瞎了眼睛，視若無睹。

奇怪嗎？一點也不！只因爲這裏的人怕惹痲煩，於是盜賊們更加爲所欲爲。

但是，誰曉得下一次被攔途截刧的，會不會就是閣下你自己呢？

故此，商店裏的老闆們，唯有希望警察先生多些「現身」，主要並不是因爲他們的捉賊本領，而是希望會起一些嚇阻作用。

當然，如果他們眞的有本領的話，盜賊們總會明白到尖刀比不上手槍。

那位進入溫室水族館喝茶的巡警跟溫柏是認識的，他當時聽了溫柏這麼說，忍不住笑道：「你要好生意，何不來一次什麼夏季大減價之類？」

溫柏苦笑道：「你以爲這種生意很易賺錢麼？舖租這個月又在加了。」

「傻瓜，人家加了，你亦同樣可以加，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你這人說話眞的是沒頭沒腦的，矛盾百出，這邊叫我大減價，那邊又叫我加價。唉！少說風凉話吧！一日還不是你們這班吃公家飯的害苦了我們麼？要不是你們的老闆首先給你們加了薪，又加了我們業主的地稅，這些店舖就不必加租啦。」

「唉！什麼都在加，如果我們的薪金不加，家人豈不是要吃西北風嗎？」

「這就是所謂惡性循環，歸根究底還是你們老闆起了帶頭作用。」

那巡警道：「好了好了，讓我們書歸正傳，剛才我教你加減新法還沒說完呢。」

「什麼加減新法？」

「就是表面減了，實則加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巡警笑笑道：「要不是見你時時讓我入來喝些茶水，我也懶得教你。這是一個競爭劇烈的社會，你不想辦法力爭上游，就會像大魚吃小魚的，給人併呑了去。我教你的方法就是：掛出大減價的招牌，實際上加了價。」

「這……這豈不是欺騙顧客？」

「唉，你這人眞的是——其實你一直以來都在欺騙顧客。」

「我幾時欺騙過他們？」

「他媽的！讓我脫了這頂帽子才說——」巡警脫下了軍帽，當作扇子的搖呀搖的，又說：「例如你這個缸買入時是十元，你會不會十元賣出？」

「當然不會。」

「哈哈……那不就是等同欺騙麼？」

「但是……」溫柏摸摸後腦，「我們做生意的，須要合理利潤啊！」

巡警拍拍他肩膊：「做人別太過老實，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照我辦法去做，保證你生意滔滔。門前寫住什麼酬賓大減價，裏面這些魚缸寫住兩種價目，例如：紅劍魚，每對原價三元，你可以寫一個價目是五元，將它用紅筆劃去，然後寫上四元這數目。表面是減了一元，實則加了一元。顧客心理就是貪便宜的，於是你便賺得更多。」

「原來這就是你說的加減新法麼？」

「是的。」

溫柏覺得有點道理，想了想，連聲多謝那位巡警先生。

巡警笑道：「不必多謝了，明天記得泡一壺靚茶，讓我解解渴就行。」

溫柏立刻動手，用硬紙片寫價目，分別貼在一些魚缸上。

於是，魚缸，飼料以及各種各式的熱帶魚，看來都在減價，實則加了。至於其他較名貴的養魚用具，更不必說了。

然後，他又叫人去買了數碼白洋布回來，拿到街口那邊，叫些代寫書信的老伯，大書特書大減價字樣，掛在門楣之上。

同街幾間水族館看見了，靈機一動，有些見樣學樣，有些則另外想了一些新的招徠術。

例如有一間水族館，立刻寫了一封電報原稿，吩咐店伴去打電報到泰國去，叫那邊的代理設法趕緊運來一些會打架的箭魚。

情形是非常熱鬧的，每間水族館門前都有些彩布和字樣，就像過節日一樣。

斑馬水族館的老闆唐家振看見這情形，立即和他的妻子商量對策。

這是一個自由世界，商場上的競爭是自然的發展，只要不詆譭對方，不觸犯法例，就沒有人來干涉你。

唐家振的斑馬水族館生意還是那麼好，跑來看食人魚的人也同樣擠迫不堪，所以，唐太太認爲不必理會他們的對手。

只是對方的攻勢十分凌厲，有些水族館已經由電器店租來擴音儀器，一方面是揚聲宣傳，另一方面是播放悠揚的樂曲。目的不過要把場面弄得熱鬧一些。

唐家振担心這樣子鬧下去，自己這間斑馬水族館的生意又會打回原形。爲了維持這種暢旺的場面，於是他叫人到街市去購買了幾斤鮮血淋淋的猪牛肉回來。

唐太太不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詫異地瞪住他問：「你又在幹什麼？」

唐家振道：「等會兒再告訴你。」

說着，他取了紙筆，又在大書特書。七彩繽紛的紙上寫住：「生人勿近，胆小勿看」八個字。

唐太太忍不住笑道：「靠嚇麼？」

唐家振道：「你可知道，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不知道，你告訴我吧！」唐太太故意這麼說道。

「這是一個充滿了色情和兇殺的畸形社會，人們心理同樣也有着畸形的發展，你沒有看見嗎？賣座的電影大都是赤裸裸和血淋淋的。」

「哦！所以你就要利用人們的殘酷心理，希望好像一部賣座電影一樣，天天滿堂紅，是不是？」

「是的，大魚一口將小魚呑了下肚子裏去，也許不及牠們撕食血淋淋的肉類更够刺激。我們要像電影的導演一樣，懂得利用觀衆的心理，然後才可以讓這暢旺的場面維持下去！」

唐太太也覺得有點道理。

唐家振爲了讓更多的觀衆可以目睹食人魚的活動，於是將四條食人魚分別放置在四個角落，按時將鮮牛肉與鮮猪肉等投入缸中。

看熱鬧的人果然興趣不減，每天都吸引不少觀衆。突然之間，四條食人魚相繼死去。唐氏夫婦亦如夢初覺，可能是那些猪牛肉害死了牠們。

在同一時間，有二間水族館先後運來一批會打架的魚類，包括了劍魚，箭魚和彩雀等，温室水族館就是運到這類打架魚的一間。

市民喜歡新鮮刺激，於是那二間水族館裏又擠滿了人羣。生意好不好是另一回事，總之場面就十分熱鬧。同時也反映出其他數間水族館門前冷落。

突然間有個男子出現在温室水族館內，那時差不多是休息的時間了，因此除了温柏和店員之外，沒有其他顧客在着。

那男子指住水族箱內的熱帶魚，問道：「那幾條劍魚要多少錢？」

温柏一直以爲那幾條劍魚只供人參觀，事實上他也不想出賣，只是要來做生招牌，想不到這麼夜了，還有人要買牠。

温柏可不能將顧客趕出門去，於是順口答道：「劍魚每條五十元。」

「你總共有多少條？」那男子問。

「大約八條。」

「全部賣給我吧。」

温柏怔了一怔：「你要全部買下牠？」

「是的！」那男子已經把腰包掏了出來。

温柏想起這是活招牌，不禁後悔起來。他說：「先生，你只可以買兩條。因爲我們存貨不多。我們還要應酬其他顧客。」

那男子很不高興，瞪了他一眼，說道：「那你應該寫明非賣品，或者聲明每人限買一對。」

温柏尷尬地笑了笑：「坦白說，這些不過是要來做廣告的……」

可是，那男子沒有等他說完，回頭就走了。

温柏很抱歉，於是立即用硬紙片寫上了「非賣品」等字樣，分別貼在幾個載着劍魚的魚缸旁邊。店內唯一協助他工作的店員，開始把鐵閘關上。

一刻鐘之後，温柏把錢鈔袋好，然後才離開温室水族館返家。

店員阿東是留在店內睡覺的，他是一個王老五。他等到老闆走後不及五分鐘，他也鎖上關閘，離店外出。

温柏也明知阿東時常出外找消遣，但從來沒有怪責過他，只是阿東自己不好意思，所以經常等老闆走了之後好一會，他才離去！

店內除了各式各樣的熱帶魚之外，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所以温柏和阿東都很放心，他們以爲有頭腦的小偸都不會光顧到這兒來。

但是，這一次却有點例外。翌日，當阿東回到店舖來的時候，發現關閘已經給人撬毀了。

阿東是到一友人家中賭博，由於時間太夜，所以阿東在朋友家中睡到天亮才回來。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偸到水族館裏來。

如果在別的大都市，有賊人敢胆由正門入來，而且還將一副鐵閘弄開，報紙一定會以頭條新聞刋登。但是，問題是在本市這一類已經不成爲新聞，搶刼，盜竊和兇殺，幾乎無日無之，市民麻木了，警察先生也麻木了，報紙編輯也就見怪不怪。

因此，各報記者聽說又有盜竊案發生，也是例行公事，新聞稿可以一早擬定，只待事發後塡上時間地點以及損失的數字估計等等，便可以交差。

但是，事情不會就這麼簡單，原來被人爆竊的水族館竟然不止一間，而是兩間。

更奇怪的是：被偸去的，同樣都是熱帶魚。

負責查案的警探都莫名其妙，爲什麼會有人偸熱帶魚？

温柏慶幸沒有把錢鈔留下。其實，即使留下也未必會失去，因爲另一家水族館的收銀機裏，就有數百元現鈔，却原封不動的留在那兒。可見竊匪的目的並不在乎「錢」，而在乎「魚」。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愛徒阿生看到了中午一次的電視新聞，也覺得事有蹺蹊！

他們剛剛吃過了午飯，阿生說道：「盜竊不是新聞，但偸熱帶魚的確是新聞。」

「也許那是罕見的品種。」呂偉良沉吟道：「新聞報告很含糊，讓我們去看看實際的情形吧！阿生。」

十五分鐘之後，師徒二人到了水族館聚集的七海大街。一批警探仍然留在那兒工作。

呂偉良認識其中不少警方人員。一位警長跟他打招呼：「你來得好極，我正想請教你一件事。」

「不敢當！有什麼指敎？」呂偉良說。

「在我的辦案經驗中，似乎沒有一個偸魚賊，你是這一行的老行尊，可否指點一下？」

呂偉良心裏想：這傢伙好不識趣！雖然他不否認過去自己也是一名盜賊，但盜亦有道，而且是一名人盡皆知的俠盜。現在這位警長既然有心要在記者羣的面前揭舊賬，「來而不往非禮也」，怎麼可以不回敬他一下？

於是呂偉良非常認眞地沉思着，然後束眉說道：「江湖上的確可能有個這麼樣奇怪的賊，但我一時之間却想不起他是誰。不過不要緊的，你們警方向來有良好的聲譽，抓小販，抄車牌，拖車，罰欵等等，委實創下了不少奇蹟，相信這些小事，不出三數小時就可以破案了。再說，即使抓不到眞的，找個頂包的，在你們來說也是慣見，而且易如反掌的事。」

記者羣忍不住都發出了一陣哄笑，但那位警長先生却當他們替自己捧場。

呂偉良看見現場上仍然有警探看守，便跑到對面斑馬水族館去。原來呂偉良跟斑馬水族館的老闆是認識的。唐家振把他招呼入內，說起七海大街最近發生一連串關於熱帶魚競爭的經過，唐家振就感慨地說：「對你我才敢說眞話，這很可能是行家與行家之間鬼打鬼。」

他說話時神秘地把聲音壓低了。

呂偉良從他的口中知道了七海大街最近的競爭情形之後，也覺得可能是行家與行家之間互相搗鬼。阿生想起唐家振曾購入四條罕見的食人魚，於是問起他來。

唐家振苦笑道：「都死清光了。」

阿生感嘆着說：「眞可惜！我還以爲可以乘機跑來這裏開開眼界呢！」

「你早該來看看啊！」唐家振說，「那的確是一種罕見的魚類。」

「怎麼會死個清光的？」阿生追問下去。

「誰曉得？」唐家振聳聳肩。「可能是那些肉類帶有油膩，也可能是我合該倒霉，生意剛剛因爲那四條食人魚好了起來，偏偏牠們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剛才你說七海大街的行家們在勾心鬥角，會不會有人從中作怪？」

「這倒很難說。不過，我想不會的。我整天守在旁邊，即使我不在着，我妻子也在，如果有人把一些毒液之類投入缸中，我們一定會見到的。何況，魚缸放得很高，參觀的人，也不輕易能放手到缸裏去。」

「如果存心要爲難你，辦法可多得很，例如在那些肉類上面動了手脚。」

「這點我也想過了，但是，無論猪牛肉，每次我總洗個一乾二淨才放入去。」

阿生正想再問下去，剛才出現在對面温室水族館的那位警長，又帶人入來。

這一次，那位警長不是與呂偉良打招呼，而是要邀請唐家振跟他們回警局去問話。

唐家振吃驚地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我們只是禮貌的邀請。」警長說，「因爲我們相信七海大街每一間水族館的主人，都可能對警方破案大有帮助。」

唐太太生氣地說：「你們警方眞是低能得很，也頭腦簡單得很。我們怎會做出這種犯法的事！」

呂偉良安慰她說：「既然這位警長先生只是『禮貌的邀請』，你就讓唐先生去一次警局好了，說不定他們因此而破了案之後，你們會無端端多了一筆獎金呢！」

警長也解釋說：「我們根本沒有指你犯罪，只是請你回去問幾句話，你何必大驚小怪？」

於是，唐家振跟住那位警長走了。

事後，唐太太問呂偉良：「他會不會有事？」

「很難說！」呂偉良道，「照理當然不會有事的，可不知你們跟左隣右里有沒有結怨？」

「沒有！」唐太太肯定地說，「一切商業競爭都是很普通的，不可能因此而結怨。至於懷疑我們去偸那些打架魚，更加沒有意思，如果我們認爲須要，大可以打個電報到泰國的代理去訂購，因爲那些打架魚都是由那邊來的。」

「你說的可是劍魚？」

「對了，昨夜二家水族館失去的，都是這一類打架熱帶魚。」

呂偉良現在才知得較爲淸楚，原來二家水族館所失去的，都是劍魚。

師徒二人離開了七海大街時，阿生得到了一個結論，認爲這是一種心理變態的匪徒所爲。即如一些色情狂偸女人內褲，那是屬於畸形的，不能以常理去推測他的意向。

呂偉良却沒有做聲。他心裏有着另外一種想法，覺得這件事決不會就這麼簡單。

劍魚那一類會打架的兇殘熱帶魚，決非絕無僅有的罕見品種，除了那二家水族館之外，相信許多地方也可以找到。就算這二家水族館運到的是較爲罕見的品種，但泰國距離這兒不遠，每天也有許多班機來往，向水族館訂購，相信絕對不是一件難事。那麼，歹徒爲什麼要冒險將牠們偸去？

想着，走着，不經不覺已經走到他們的汽車裏去。

但是，當他們的車子經過一條通衢大道時，他們却看見那兒人山人海，汽車無法通過！

一名警員揮手示意，叫他們改道。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將汽車掉頭，然後在附近的街邊停了下來，他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當師徒二人擠進人羣中去的時候，羣衆又起了一陣騷動。

有人在喝倒彩，有人在磨拳擦掌叫打。原來大路旁邊的公園之內，正有一大羣知識份子在示威，比示威份子多十倍的警員却在干涉他們，而公園外面的羣衆都是看熱鬧的。只是有些事情看不過眼的時候，就忍不住高聲大叫助陣。

知識份子和平示威是爲了反對當地政府徵收「空氣費」。

徵收「空氣費」的提案在報端刋出之後，已經引起廣大市民的反對，因爲每一個人都要呼吸的，而且無時無刻不在呼吸，如果空氣也收費，生活費用就勢必加重負担，所以到處都有人在反對。

但是，反對只是小市民的事，那些大人先生們雖然有權通過或反對每一次法案，可惜他們本身就是一條應聲虫，生成一副奴才相，在市長面前從來不敢說半個「不」字。

遺憾的是：市長本身又是個貪婪的傢伙，更不幸的是：他的契媽最近也闊窮，因此，他不得不千方百計，巧立名目，向每個市民攤大手掌要錢了。

知識份子一向是社會上最敏感的階層，有什麼不滿的情緒，總要找個方式表達出來。如果在西方一些自由國度裏，和平示威是絕對准許的，但是，問題就是這裏是個地位特殊的畸形社會。市長也是看準了這個特殊環境，所以才會苛徵雜稅，一連串的加諸市民的身上，讓他們透不過氣來。

知識份子的示威是安靜的，他們在公園內靜坐，也沒有阻碍交通，但是，警察却要干涉。

羣衆是支持知識份子這一項有意義的示威運動的，但他們沒有加入公園中的示威。因爲他們大多數是安份守己的市民，而且歷年來早已習慣了忍耐。任何不愉快的事，他們都盡可能容忍下去，爲什麼？只因爲他們有家歸不得，一直以來他們只當這兒是一間大客店，以爲住上了相當時間總會返回老家去的，但是，望眼將穿，那日子還未到。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如果不容忍，請問又有什麼辦法？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雜在羣衆裏面，遙望對面公園裏的和平示威份子正與警察對峙，心裏實在也感慨萬千。撇開種族不談，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也很微妙。和平示威的知識份子是爲了表示內心的反感，也代表了市民的心聲，警察只因爲拿了政府的一份薪酬，因此在各爲其主的情形底下，他們許多時只有掩住良心去做！

說起來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沒有一個是好人，他們都是大騙子。只是有些較有良心的有時會騙得你口服心服，但這一類斯文騙子已是萬中無一。

呂偉良的腦海想得太多，耳根也絕不淸靜。

有人說：法西斯式的統治已經落後了，本市的民選議員到底躲到那兒去了？這次示威本來按照正常手續去申請的，但那班未獲選前信口開河的傢伙，却在正義的面前「噤若寒蟬」。

身旁一個市民答得妙：「雖然民選議員沒有半點實際權力，但却是晉階上流社會的大好橋樑，他們既然過了橋，還要那塊板幹什麼？」

有個北方人高聲詛咒道：「他奶奶的！滿街盡是小偸大賊，那班狗娘養的一個也抓不到，却跑來這裏作威作福，對付這班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眞的是食枉了米。」

又有人說：「前幾天有一對遊客夫婦在鬧市中心購物時，被一個飛黨搶手袋，追了幾條街，喊到聲嘶力竭，竟然找不到一個警察來帮忙，眞想不到這裏會來了這麼多的偉大人物。」

有人搭訕着說：「那時候當值的可能躱到梯間去抽香烟，也可能溜到附近一些架步，賭檔去收規，要不是這樣，晚上那有錢上舞場，入酒帘？」

隣近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忍不住笑了，因爲他們說的都是事實。

忽然有個粗聲粗氣的人說：「這班呆子眞的是食古不化，明知到這兒來做官的人，千山萬水不外是爲了多賺一些錢，那就讓他賺好了，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方法去賺，管他娘的。」

這個人似乎比較看透了，但却有人在罵他這想法是自私。

那邊有人在大聲疾呼：「小鬍子市長來了之後，百物飛漲，加租加稅，弄得一團糟的，難爲那班拍馬屁的厚臉皮傢伙，竟然還叫人捐錢歡送他退休呢！」

有人答道：「拍馬屁的做對啦！勸人捐錢大概是爲了買炮仗的，我記得我們鄉間舊日就有『送五鬼』的習俗。我就覺得這班拍馬屁的傢伙很有幽默感。」

此語一出，又引得各人哄然大笑起來。

呂偉良與阿生正擬離去，忽然又聽到有人說道：「管這些事幹什麼？來吧！讓我帶你去開開眼界吧，這些玩意保證你未見過。」

與那男子同行的人問道：「什麼玩意？」

「一種新式的賭博。你見過了打架魚沒有？那簡直比摔角更有趣。」

「打架魚？什麼魚啊？」

「就是一種會打架的熱帶魚，打得很兇，也很有技巧，保證你從未看過。」

於是那二個男子便離開了人羣，走向街口那邊去！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也跟在後面。阿生離開人羣之後，問道：「師父，你也想開開眼界麼？」

「是的。」呂偉良點頭說。

那二名男子拐了彎之後，登上一幢大厦。呂偉良和阿生也跟了上去！

他們以爲那是一個絕對秘密的架步，要混進去可能要動一點腦筋。可是，事實上那兒竟然是一個半公開的大賭檔。

那二名男子首先走了進去，呂偉良和阿生也搏胆闖進去！

門前有數名大漢在虎視眈眈，有人打量着他們，却沒有人阻止。

裏面人頭湧湧，十分熱鬧。

賭徒們分別圍繞在幾張賭桌之前，呂偉良和阿生擠進人堆裏去。

當地的地下秘密賭檔他們去得多了，大致上來說，都跟賭城裏所見的差不多，就是一切設備非常簡陋。但是，他們却從未見過眼前這情形。

賭桌上擺放着的，不是撲克牌，也不是骰寶，更不是番攤牌九，而是一個約莫二立方尺大的魚缸，裏面注滿了一缸水，却不見有任何魚類。

通常這種魚缸是要來養熱帶魚的，但現在缸裏既然沒有魚，人們的視綫都集中到這裏去。

魚缸上面吊住一盞很光亮的燈，魚缸兩旁放着兩個玻璃瓶，瓶內有淸水，分別養着兩條生龍活虎的劍魚。牠們不斷在圓形的玻璃缸內打轉，就好像一名武士整裝待發似的。

兩條劍魚有着很顯著的分別，一條尾巴較長，一條較短。前者編號是：「一」，後者編號是：「二」。

賭徒們大都已經下了注，他們就像進馬場賭馬一樣，票根上寫明買那一個號碼的魚可以獲勝。

已經下了注的賭徒們，議論紛紛，有如馬迷在看台上評論馬匹的狀態一樣，未下注的，正趕緊到那邊去買票。

呂偉良覺得這是一種相當殘酷的賭博，比跑馬賽狗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圍攏在這裏的賭徒爲數可不少。大概他們除了賭博之外，還爲了好奇心的驅使而來，因爲跑馬賽狗看得多了，就是未曾見過鬥魚！

呂偉良和阿生正呆站在那裏，突然有人走過來催促他們下注。那當然是賭場裏的人，據說如果不下注，就要繳交入場費。

呂偉良和阿生只好跑去買票。

鈴聲一响！這一場的鬥魚開始了。

只見二名工作人員走到賭桌旁邊，把兩個玻璃瓶中的劍魚分別傾倒進那個魚缸裏去。

圍繞在那兒的賭徒們都爲之緊張不已。每個人都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個魚缸裏的動靜。只見那兩條劍魚在魚缸急急地打轉！如果這是一場「拳賽」，那麼，一號魚的團團打轉，就有如「牙擦拳王」奇利的繞圈急跳，二號魚的沉着，却有多少似傅利沙。

開始了，一號魚首先採取攻勢，尾巴一擺，如箭猛衝，二號魚看似笨重，實則輕巧無比，只見牠輕輕一閃，就避過了。

一號魚撲了一個空，又轉頭再衝刺！

二號魚嚴陣以待，這一次再也不客氣了。於是兩條魚在水中糾纏作一團，殺得難解難分。

一號魚尾巴很小，搖曳起來，份外吃力，轉身既不够靈活，也就吃虧不少。牠的腹部首先被咬了一口。

二號魚轉身快如閃電，轉眼間已咬了一號魚兩口，一號魚痛得東奔西竄，下注在牠身上的賭徒，無不爲之叫苦不已。

呂偉良和阿生都投注在一號魚的身上，看見這種情形，心裏也冷了一截！

但是，他們師徒二人來此的目的並非爲了賭博，所以對於輸贏也就不會看得太過認眞。

一號魚拖着長長的尾巴四下裏奔逃，二號魚乘勝追擊，一步也不放鬆。

呂偉良看見身旁的賭徒們高聲在替一號魚打氣：「忍着痛！咬牠！」

但是，二號魚轉眼又跟尾追至，牠眼看就要咬着一號魚了，想不到一號魚突如其來的將尾巴一擺，一個子急轉身，突然反攻！

二號魚完全給勝利冲昏了頭腦，想不到一號魚會有此一着！廻避不及，眼睛首先被咬破！

一陣水花飛濺，二號魚痛得在水中打滾，一號魚毫不放鬆，追上去在牠的腹部又咬了一大口！賭徒們立即轟出了一陣喝彩聲！

二號魚四處奔避，無奈這個魚缸就只有那麼大，東南西北就是四塊玻璃圍攏着，但見水花滾滾，却是無處可避！

喝彩聲中，二號又接連被咬了幾口，鱗破皮穿，肚裂腸流，眞的是慘不忍睹！

仔細看看那些圍觀的人，却個個爲之叫好不已，無論輸的贏的，也說好看得很。其中果然就有不少是爲了開開眼界而來的。

一號魚反敗爲勝，終於成功了。呂偉良和許多投注在一號魚身上的賭徒，都贏了。

於是呂偉良把票根交給阿生拿去領彩金，他則留在人羣中打聽一下。

魚缸裏一號魚仍在耀武揚威，但很快就給人用一個小網打撈去了。

清理過魚缸裏的殘骸之後，工作人員又捧出二個玻璃圓瓶，瓶內載着的是另外兩條會打架的熱帶魚，瓶外分別編上「三」與「四」號。賭徒們至此又紛紛觀察這兩條魚的外型，以判斷牠們的勝敗機會如何，然後才去下注。

呂偉良不知道這些劍魚是不是二間水族館所失去的那一種，但他的疑心却由此而產生。

他不可能正面追問，只可以側面打聽。事實上許多帶着好奇心而來的人都問這些魚是那裏運來的。工作人員答是他們用飛機由泰國運來的。

阿生收了彩金回來了。事前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彩的賠率，只是盲目地去投注十元，賭一號魚可以獲勝。現在收回的彩金，原來每十元只賠五元的。

阿生咕噜着說：「到賭城下注大小還有一賠一的賠率，現在每十元只賠那五元。」

身旁有人答他：「這裏靠抽水維持皮費的，反正我們當是納了參觀的費用。」

另外一個賭徒打量着阿生，大概也看出他是外行，笑道：「你不賭這個，裏面還有許多花式可以給你賭的，但却不及鬥魚那麼刺激。」

呂偉良對阿生說：「算了罷，反正你已經贏了就算，何必噜嗦？」意思是暗示阿生別太過惹人注意。

阿生會意，與呂偉良到另一個角落去。

這家地下賭場規模頗大，單是鬥魚的就有兩三檔，其他賭骰寶的，賭二十一點的，却在那些一個個的房間裏，每一樣都有人捧場。

呂偉良巡視了一遍之後，便與阿生離去。

還未離開那幢大厦，阿生就忍不住問：「這麼大規模的一個賭檔，難道警方一點也不知道麼？」

「怎麼會不知道？只不過鈔票將他們的視綫遮擋住罷了。」

呂偉良說着，已經走出了電梯，突然聽到街上人聲吵鬧，於是師徒二人急忙衝出細看。只見到處人頭湧湧，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師徒二人正擬沿住行人道走回到他們停車的地方，突然一股人潮迎面而來，幾乎要把他們衝倒。

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之際，一名西人警官急急衝至，只見他手揮警棍，見人就打！師徒二人根本來不及解釋，那着制服的人却如狼似虎的，來勢洶洶。

呂偉良來不及後退，只好揚起鐵杖迎格！警棍與鐵枴杖硬蹦蹦的碰在一起，「錚」的一聲，震得那位警官幾乎把警棍掉在地上！

那警官吹起紅鬚，瞪大那雙綠眼，咆哮起來！呂偉良正待向他解釋，那傢伙却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二名手持警棍的警員，急急衝到了跟前。

他們以爲師徒二人襲擊那位西人警官，竟然一言不發，合力圍攻呂偉良和阿生。

呂偉良明知這是一場誤會，偏偏他們却手不停揮——揮動着那一根警棍。既然沒有機會解釋，呂偉良只好採取自衞。

但是，阿生却沒有呂偉良那麼好修養，他的手臂和腰部先後中了兩棒，已經渾身是火，那裏還按捺得住？只見他馬步一沉，扭腰側身避過一棒，順勢進馬揚臂，一名警員首先吃了他一拳，然後是感到整條手臂麻了一麻，渾身無力。

說時遲那時快，阿生抽住那條手臂，背轉身來，一下借力拖拉，那名警員明知這是柔道中的過頭摔，偏偏又無力反抗！

只見那警員有如脫綫紙鳶一樣，輕飄飄的凌空飛起。

街上的人固然看得目瞪口呆，就是那位西人警官也看得心驚胆戰！

那警員「隆」的一聲，在數尺外的一輛汽車頂上跌下來。

阿生殺得性起，一下子側身進馬，又搶到了那警官的面前，那傢伙正在驚呆間，給阿生一脚踢中了小腹，手刀直劏頸喉間，登時倒在地上。

另一名警員手持警棍衝上，呂偉良高聲喝道：「不要打了！」

阿生回轉身來，又要進攻那名手持警棍的警員，却給呂偉良一手扣住！

大隊武裝警員和便衣警探趕到，登時把呂偉良和阿生包圍起來。

阿生仍在憤憤不平地說：「有警棍就可以亂打人麼？我就是要他們知道我的厲害。」

呂偉良道：「阿生，冷靜點，我們可能惹官非了。」

剛才那名警官已經聲勢洶洶的站了起來，拔槍走過來，指住他們！

阿生瞪他一眼：「你這算什麼？」

另一名警官在勸他將手槍收起，說道：「他們手無寸鐵，你怎可以這樣？」

那西人警官還是睜大了那雙碧綠的眼睛：「他用手中的枴杖襲擊我！」

「你不問情由的用警棍迎頭打下，如果我不擋格，豈不是頭顱開花？」呂偉良笑道，「不要忘記，你是個穿制服的警官，你在這裏並沒有打人的特權！」

西人警官道：「我要拘捕你！由現在起，你每一句說話都可能被用作口供！」

呂偉良問道：「罪名呢？」

西人警官道：「毆打警官，警員，以及阻差辦公。」

阿生說道：「我要求立刻到醫院驗傷，同時保留控告你們的權利。」

人羣中閃出一名便衣警探，原來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走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警員爭着將經過情形說了出來，西人警官已經呼呼喝喝的，叫人將師徒二人帶走。

辛尼走過去與西人警官不知說了一些什麼，但那西人警官還是怒氣冲冲的，不可一世。辛尼顯然也非常不滿西人警官的所爲，但却無可奈何。

辛尼向呂偉良解釋道：「剛巧公園那邊出了事，你們怎會在這裏遇上他們？」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剛剛由那邊一幢大厦出來，到底發生什麼事，根本一些也不知道。只是看見那瘋子見人就打，我當然不可以獃着不動……」

話未完，人羣中有數人挺身而出，其中一個人說：「呂俠士，我們也跟你到警局去！」

「爲什麼？」

「我們是目擊證人，可以證明你並非先動手打警察的人。」

那西人警官怒瞪住他們，指揮數名武裝警員：「把這幾名暴徒一齊帶回去！」

豈料話猶未完，後來爲數約百多名男女老幼一齊湧了過來。他們原來都是聚集在街上看熱鬧的，但看見剛才那西人警官的氣燄都忍不住挺身而出，紛紛要求陪呂偉良到警局去落案。

由於人數太多，嚇得那西人警官又爲之手忙脚亂。

辛尼勸告他說：「本來我無權過問這件事，但你是我的同事，我不想你再惹麻煩。」

那西人警官看見挺身而出的羣衆越來越多，辛尼又那麼懇切，他終於把師徒二人釋放了。但是阿生還悻悻然道：「我挨了兩棍，就這樣算了麼？」

「嘿！我差一點兒給你摔死啦！」一名警員對阿生說。

阿生盯着他說：「誰叫你先動手？」

二人年青氣盛，又躍躍欲試，但辛尼從中做好做歹的把他們勸住了。

事後辛尼對呂偉良說：「和平示威份子給武裝警察驅散，羣衆中有人投石襲擊警察，所以造成一塲混亂，剛才那呆子一定找錯了目標，以爲你是投石的搗亂份子。否則他不會這麼生氣！」

阿生却說：「那傢伙不是呆子，是瘋子才是眞的。警方僱傭了這種欺善怕惡的飯桶，遲早會出事的。」

辛尼拍拍他的肩膊說：「算了，阿生，看在我的份上，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中。其實，任何一種行業，都起碼包括兩種人，一種好的，以及一種害羣之馬。」

呂偉良當然沒有阿生那麼衝動，他看見阿生這態度，而辛尼又那麼客氣，心裏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圍繞着呂偉良他們的市民，大都認得出這位就是「鐵枴俠盜」。也許他們都曉得這位就是平時最肯替市民抱打不平，最肯替他們出氣的人，所以剛才看見那種情形，無不熱血塡胸，挺身而出。

呂偉良向他們表示謝意，然後與阿生回到汽車裏去。

辛尼自始至終跟在左右，直至登車之後，辛尼也坐了入來。

呂偉良詫異地問：「你不是正在當班麼？」

辛尼苦笑道：「是的。」

「公園那邊沒有事啦？」

「公園裏的事與我無關，我是被派往七海大街查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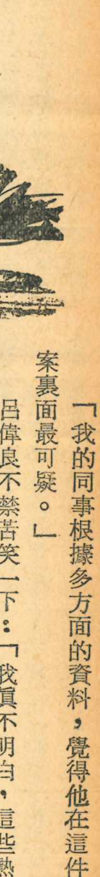
「七海大街？」

「對了，專查明白那宗偸魚案。」辛尼又說：「有個疑犯被落案，他說認識你。所以，我想想還是跟你談談吧！」

「你是說，唐家振已被落案？」

「是的。」

「你們怎麼會懷疑到他的身上？」





「我的同事根據多方面的資料，覺得他在這件案裏面最可疑。」

呂偉良不禁苦笑一下：「我眞不明白，這些熱帶魚到底值什麼錢？」

「關於這點，表面看來的確荒唐，正如你所講，一些熱帶魚值什麼錢？」辛尼說，「但有一件事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人秘密收購這一類可以打鬥的劍魚，在黑市中開賭。」

「我何止知道，而且見過呢。」

「什麼？你見過？」

「是的，我剛剛由一個秘密架步出來，就遇上了那個瘋子警官。」

「眞的？」辛尼神色緊張起來，「爲什麼你不早點說呢？」

「你以爲我說出來，你們警方會怎麼樣？」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難道你們會採取行動不成？」

「當然，那是非法的。」

「那麼，我告訴你一個地址，你帶人去搜查好了。」

辛尼果然非常認眞的，掏出一本記事册來，把呂偉良所說的鬥魚場記了起來。

辛尼又說：「本來我要找你，是爲了查問一下那個人的背景。」

「你是說唐家振麼？」呂偉良說，「沒有什麼背景，據我所知，他是個正當商人。」

「但是現在，既然查出了一個秘密鬥魚場，也許可能在這兒找到一些綫索。」

「你眞的要帶人到那兒去？」

辛尼出奇地反問：「你以爲我不敢麼？還是有別的原因？」

「我不是這意思。問題是……那賭場可能早已經存在。」

辛尼苦笑搖頭：「你不必解釋了，呂老兄，我知道你閣下對我們警方諸多誤會。其實，我們警方也有警方的苦衷。別的部門我不說了，就是以我們警探部來說，上至夏維探長，下至一個普通探員，除了日常上班時間，其他時間仍要候命出發，換句話說：只要有事發生，警探部須要人用，我們就要隨時報到。這麼辛苦的工作，我們從無怨言，但時時却聽到一些閒言閒語。不過，我們從來沒有理會這些，只知道維持社會秩序是我們的責任。」

呂偉良對夏維，辛尼等人向無成見，但是，如果說警方上下人等都像他們那樣忠心耿耿，無論如何他就不會同意。

聽到辛尼這番說話，呂偉良眞想把今天在公園對面路旁聽到的，詳詳細細向辛尼轉達——那些市民的對白，足以反映出市民對警方的見解。

但是，辛尼這時又說：「請你先載我返警局，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最好和我們一齊行動起來，那你會更相信我們是認眞工作的。我不否認，我的同僚之中，有不少敗類，警方的聲譽也就是給他們弄糟的，但起碼夏維探長手下一班人就不會跟這輩同流合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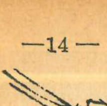
呂偉良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我不會與你一起行動的，我先帶阿生去驗傷，然後再去探望我的朋友唐家振。」

「你不去，我也不强迫你。我知道你的脾氣，你從來就不喜歡跟警方合作。」

呂偉良只是苦笑一下，不作聲！

車子開到警局門口，呂偉良讓辛尼下了車，然後把阿生送到公家醫院去驗傷。

呂偉良想起那個四人警官的態度，心裏仍在憤



憤不平。他想過了：只要阿生傷得較爲嚴重，他便請律師去控告那警官，以及要求賠償！

幸而阿生這小鬼的身體結實，所傷不重，呂偉良也就放下了心。

後來他們回到警局裏去探望唐家振，唐太太也來了，她很生氣，口口聲聲詛咒警方的人不守諾言，明明說過只是「禮貌的邀請」，結果却好人當賊辦，把她丈夫落案提控。

呂偉良爲明眞相起見，與唐家振談了一會兒。結果，呂偉良還是認爲這是絕無可能的事。

正如唐家振說，他自己也有一間水族館，要訂購任何一種熱帶魚都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冒着犯法的危險呢？

再說，劍魚無論如何比不上食人魚那麼貴，他不會爲了這小小代價而聲譽掃地的。貴重得有如食人魚一般的身價，他也養過四條，怎麼會稀罕這些身價更低的劍魚呢？

不過，呂偉良相信警方必然有他們的理由，否則不會採取這行動的，所以，呂偉良安慰唐氏夫婦幾句之後，便去找着一名經辦此案的警探。

大致來說，呂偉良跟警探部的人混得比較熟。呂偉良找着的是辛尼的一位拍檔何德，據說辛尼有了新的任務，帶人出去了。呂偉良以爲他可能是率隊去搜查鬥魚場。

何德說道：「對你老兄我才不怕坦白說，唐家振不會是冤枉的，有人看見他的兒子把一些熱帶魚出售給一些黑社會流氓。」

「這是什麼意思？」呂偉良問道：「熱帶魚爲什麼會出售給黑社會流氓？」

「你也該想到了，爲什麼熱帶魚會出售給這些人？那是因爲那些是會打鬥的熱帶魚。許多見不得光的地方，聽說都設有鬥魚賭場，這些會打架的魚兒非常吃香。」

「是綫人的消息吧？」

「是的，但絕對可靠。現在我們正派人四處找尋他的兒子唐小田。」

「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何德說，「但相信遲早也會找到的。」

呂偉良至此又動搖起來了，儘管他相信自己的朋友的人格，却無法了解唐家振的兒子是個怎麼樣的孩子。

呂偉良回頭找着唐太太，問及她兒子唐小田的事，唐太太說：「小田是個十分生性的孩子，絕對不會做出這些事。」

呂偉良道：「社會環境不好，孩子學壞，未必是父母的責任，我以爲你最好帶我去見見小田。讓我問問他，也許會有個結果。」

唐太太認眞地想了想，終於咬住牙齦說：「好吧！我帶你去找小田，但千萬別讓他父親知道，否則，家振可能拆了他的骨。」

呂偉良了解到大部份的家庭都是慈母嚴父的，但是他的目的却是爲了解救唐家振，以及明白整個事件的眞相。所以，就悄然答應了唐太太的要求。

他們的說話連警探也沒有聽到，但呂偉良却担心警探會比他們更先一步找到唐小田。

唐小田到底躲到那兒去了？

唐太太似乎胸有成竹地，帶住呂偉良師徒二人離開警局。

剛坐上汽車，呂偉良就忍不住問：「你似乎早就知道警方要找令郎。是不？」

「不！誰知道會發生這些痲煩的事？」唐太太

說：「他只是留在朋友的家裏讀書，今天有個警探問起我小田的下落，我怕他們去騷擾他，所以只說小田到了外婆的家裏去。他外婆住在很遠的郊外地區。」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剛才我不是說過嗎？我怕他們騷擾小田。」

「但是，如果警方發覺你說謊，家振的嫌疑更大。」

「我以爲事情很快就會成爲過去的，誰曉得小田不長進，果然瞞住我做了壞事！」唐太太輕輕嘆息着，「不過，無論如何，我不希望這時候警方會找他麻煩，因爲他快要考升中試了。他躲到朋友家裏去讀書，就是爲了應付這一次考試。」

呂偉良心裏想：果眞是婦人之見，萬一警方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他的話，難道不會向學校方面連絡麼？只要學校知道了這件事，怕他想參加會考就難了。

但是，慈母愛子之心，却是很容易了解的。所以呂偉良也沒有怪她，只是問道：「你相信小田是個好孩子嗎？」

「很難說，社會風氣太壞，孩子更好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壞！」

呂偉良從這句非常普通的問話中，可以試出唐太太並非一個有偏見的人，她的說話是中肯的，所以，呂偉良也相信她並非故意偏袒自己的兒子。

車子到了近郊一處地區，那是一個荒僻的農莊，甚至呂偉良師徒二人也好像從未到過這裏。

唐太太說：「二位請在車子裏等我片刻，我進去把小田叫來。」

說着，她推開車門，下車去了。

阿生担心她帮着自己的兒子，通知他偷偷逃掉，所以也悄悄然跟在後面監視。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唐小田並沒有在農莊之內。

農莊的主人邱太太還反問唐太太道：「怎麼？志光不是到了府上去麼？」

志光就是農莊主人邱山的兒子，也就是唐小田的同學兼好朋友。

農莊主人邱山下田耕作去了，邱太太以事有蹺蹊，立即跑去通知他。

事情似乎很明顯：兩個小學生分別瞞騙家人，躲了起來。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躲起來？躲到那裏去了？

唐太太又焦慮又生氣，她一直以爲自己的兒子是個用功讀書，力求上進的好孩子，想不到原來是個不忠不實的小壞蛋。

呂偉良覺得奇怪，他在徵得農莊主人的同意之後，進入農莊裏面去看看。

裏面的住宅很大，也很雅潔，一切陳設得相當有書卷氣味。

傢具是古色古香的，客廳裏亦陳列有花瓶字畫，都是一些古董和古墨。

原來邱山過去是內地一位文官，時移勢轉之後逃到這裏來。也許是經歷得多，又可能討厭都市裏的環境，所以才會在這荒僻的山谷裏，建成這個農莊。

由於地方闊大，邱山除了自己的書房之外，兒子志光也擁有一間頗大的臥室，那是孩子讀書和睡覺的地方，必要時還可以加一張床。因爲有時唐小田會留下來陪他。

邱氏夫婦因爲只得這麼一個兒子，所以對他非常疼愛。在他的印象中，覺得兒子是個很勤奮的少年，甚至他的小朋友唐小田，也留給邱氏夫婦一個好印象。

邱山始終不相信他們是逃學，他說：「志光對我們說，爲了應付會考，所以暫時住在唐家，過去他也常常到唐小田的家中作客。故此這一次，我們半點疑心也沒有，要不是你們找到這裏來，我還在夢中。」

呂偉良看過了邱家的環境，也仔細參觀過邱志光的臥室兼書房，同意邱山的見解，兩個孩子不會是個壞學生。書桌上留下的功課作業，成績都是非常好的。

他們可能一齊留在另一位同學的家中。——邱氏夫婦和呂偉良都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唐太太却獨持異議，她極力主張立刻報警。

唐太太說：「並不是我神經過敏，事情的確是有點不大對勁！」

各人正擬報警，想不到警探們就在這個時候來了。

警探是根據學校的資料，知道唐小田平時最喜歡與同學邱志光在一起，又根據綫人的口供，知道唐小田將會打架的熱帶魚出售給黑社會份子時，有另外一個小學生同行。

警探在學校的檔案中取得邱志光的像片，讓綫人認出之後，證實不誤，所以便按址到邱家找邱志光。邱氏夫婦至此更覺事不尋常，爲之吃驚不已。

其實更加吃驚的是唐太太，她發夢也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事情很快就傳開了。大批警員和探員奉命找尋唐小田和邱志光的下落。

事情發展到這裏，已經不單純是爲了一件盜竊案，有關方面担心另有別情。

呂偉良自始至終都在懷疑，唐小田和邱志光這十餘歲年紀的小孩子，會不會撬開鐵閘，進入水族館內幹出盜竊行爲來？

呂偉良要追查的不過是幕後的情形，例如這兩個小學生會不會被人收買或利用？

呂偉良想到這裏，又想起鬥魚場來。

是的，警方如果把那秘密架步的人擒來，相信必然可以找出一些綫索。

但是，辛尼等人的行動是失敗的。辛尼甚至埋怨呂偉良，因爲那兒只是一個工場。

「工場？」呂偉良怔了一怔，「你可能攪錯了地址。」

「不會的。」辛尼又摸出他的記事手册，「八達大道九十九號十七樓。沒有錯吧？」

呂偉良想了想，這地址的確是他告訴辛尼的，難道他記錯了？

呂偉良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記錯。同時他也相信辛尼是個盡忠職守的警探，所以只好讓他埋怨。

鬥魚賭場　怪魚逞兇

呂偉良和阿生都有點死心不息，所以那一晚，師徒二人又回到八達大道去。

八達大道九十九號的確是一幢新建成不足十年八年的大厦，他們來過一次之後便認得了。大厦地下是兩個舖位，左邊是洗衣店，右邊是一間雜貨商店。

這幢大厦跟其他大厦並沒有什麼分別，樓下是商店，樓上是住宅，而且住了很多人，因此，那幾座電梯忙個不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登上十七樓，剛走出走廊，就可以看見人來人往，非常熱鬧。

一點也沒有錯，那的確是他們來過的地方——鬥魚賭場。

爲什麼辛尼會埋怨呂偉良？

爲什麼辛尼會說這是一家工場？

呂偉良越想越不明白。他很想和阿生分別到十六樓和十八樓去，假如十六樓或十八樓任何一層是工場的話，辛尼可能找錯了地方。

但是，有人在注視着他們。一向走慣江湖的呂偉良，知道那是賭場中的哨崗，如果他鬼鬼祟祟的中途退出去，一定會引起對方更大的疑心。

因此，他只好硬住頭皮，跟阿生先進去再說。

鬥魚賭場裏面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同，上次他們來過了，情形也是這麼樣：外面是鬥魚的賭桌。裏面深入一些才是各式各樣的賭博。

許多人都抱住好奇心，跑到這裏來看鬥魚，但必須下注。

賭場裏有許多三山五嶽的人任巡場，他們自然會監視着進場的人，如果手中沒有下注票根的，他們會叫你納入場費用。因此，被催促的人索性付出十元代價，希望博一博，贏回一些錢也好。

師徒二人上次來的時候是日間，現在却是晚上的時候。因此，人更擠迫了。他們幾乎無法找到一個位置去看鬥魚。

不過，這一次的目的已經不是志在開開眼界，呂偉良希望找到幕後人，看看他們是否與二家水族館失魚，以及二個小學生失踪有關。

突然有人伸手搭住呂偉良的肩膊。

呂偉良回頭一看，看見一個男子對他虎視眈眈，態度極不友善。

那人惡騰騰的問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呂偉良笑笑道：「開開眼界。這裏可不是禁區吧？」

「姓呂的，想開開眼界麼？請到這邊來吧！」那人打了一個手勢。

呂偉良心裏一凛，反問道：「你怎麼會認識我的？」

「出奇麼？」那人哼了一聲，「鐵柺杖是你的註册商標，誰不認識你？」

呂偉良心感不妙，但仍極力保持冷靜，又乘機說：「那好極了，在下正想找你們主事人談談。」

那男人說完就走在前面，但站在呂偉良和阿生四周的，却有七八個彪形大漢。

阿生就想動手，却給呂偉良叫住：「阿生，別儍氣，人家一片好意邀請，就讓我們過去看看再說吧。」

阿生沉着氣，與呂偉良併肩走。那幾個彪形大漢亦步亦趨，緊緊跟在後面。

呂偉良走到一間房門前，那男子示意道：「我們的主事人就在裏面，你進去吧！」

呂偉良遞了一個眼色給阿生，那個眼色到底代表了一些什麼，也只有他們師徒二人才懂得個中奧妙。

那男子用手推開房門，但呂偉良却看不見裏面有人，對方的意圖顯而易見，他不過要將師徒二人囚禁在這裏。

呂偉良故意拄杖首先走了入去，阿生却猶疑地獃在門前。

突然有人自後面用力推了一把，就想把阿生推入房間裏去！

阿生早已經有了準備，只衝前兩步，便站住了

脚。一下子急轉身，拋拳踢腿，把圍在背後的數名大漢打得急急後退。

「砰」然一聲！房門突然之間關閉，呂偉良不及退出，被囚在裏面。一名大漢衝至門旁，企圖將門鎖加上，豈料就在那一刹那之間，呂偉良已將房門推開，迎面就是一杖，打得那大漢殺猪般叫！

鬥魚場之內，正在人山人海之際，忽然莫名其妙的打起上來，賭徒們不知內裏，紛紛走避。一時之間，秩序大亂。

呂偉良不想動手，但事到如今，也無可奈何。

只見他手揮鐵杖，橫衝直撞，急急衝到一張賭桌旁邊，緊躡其後的，是二名手持利刀的大漢，呂偉良以情勢危急，忙從賭桌上抓過一撮籌碼，揚手後揮，一名大漢眼睛被橡膠籌碼插入，登時痛得昏了過去！

身旁另一名大漢揮刀撲了上來。呂偉良舉杖迎格，鏗鏘聲中，呂偉良欺身側上，伸手力拍，那大漢但感渾身痲痺，已見利刀墮地，人也身不由主地倒向一旁。

呂偉良正待俯首彎腰，將墮在地上的一把利刀拾起之際，一張椅子迎頭擲來！呂偉良在一刹那之間，如果舉杖迎格，勢必來不及而讓椅子擲得頭破血流，若要避過，可能因為失了重心而倒跌地上。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呂偉良被迫攘臂擋格，「嘩啦」一聲，椅子碰在手臂上，竟碎得七零八落了。

阿生在那邊被數名大漢圍攻，呂偉良本來想拾起墮在地上的一柄刀擲過去給他，但現在只順手撈了一根由椅子跌出來的木條，高聲一喝，便將木條拋給阿生！阿生接過了，登時如有神助，殺出了重圍。

可是，賭場裏的打手們，早已將幾個出口處的門戶緊閉，準備作困獸之鬥。

師徒二人分別被攻，形勢顯見不利。

兩個人被數十名打手分開成兩堆，數人一輪急攻之後退下，又有數人接替攻上！這種車輪式的攻擊，令到師徒二人疲於奔命！

呂偉良勇猛異常，阿生更加有如一隻小老虎，先後已有數人傷倒地上，但是，對方的人越來越多，到底四拳難敵百手，在衆寡懸殊的情形底下，優劣之勢漸見分明。

呂偉良眼看無法逃出重圍，担心阿生身受重傷，高聲叫道：「阿生，不要打了！」

但是，阿生正殺得性起，竟然充耳不聞，内這張賭桌躍向那邊賭桌，搬起了一隻注滿了水的魚缸，居高扔下，登時水花四濺，魚缸的玻璃片亦向四方八面散了開去！

當時魚缸裏正有兩條劍魚，一場精彩的鬥魚正在開始，想不到却因為賭徒四散而停頓下來。現在魚缸更加給阿生砸碎。

本來水中魚沒有水就會一籌莫展，頂多跳幾跳就會死去。但是，說也奇怪，那二條劍魚仍然生猛非常，四處撲跳！

賭場內四處都是驚魂未定，無路可逃的賭客，他們都被迫縮作一團，參觀這一場困獸之鬥，其他一部份賭徒則能及時逃去，但是，他們單是看呂偉良師徒二人的敏捷身手已經够了，那裏會留心到地上那二條熱帶魚兒？

就在這時候，有人慘叫一聲，捧住小腿，蹲了下來，也是剛剛蹲下來，便又叫着跳了起來。

原來一條劍魚咬住他的小腿，他的雙手剛觸摸着一條滑潺潺的魚兒時，手也給魚兒狠狠地噬了一口！

另一名打手正要襲擊阿生時，突然也尖叫起來！原來他的足踝也給另一條劍魚咬住！痛得他頓足直叫不已。

阿生正感到前後受敵，無暇兼顧之際，想不到會有此奇蹟出現。

但是，呂偉良既然叫阿生停手，他自己首先不再動手打下去，却給數名大漢一湧而上，將他捉住。阿生看見這情形，立刻衝過去，又有數名大漢企圖將他攔截。

「不要再打了！」又是一聲朗聲高叫。但是，這不是呂偉良的聲音，而是另一名男子的。

那男子不知由那處走出來。所有的人的視綫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去。

現場上的打手似乎都十分尊重他，衆人被他那麼一聲呼喝，果然都呆住了。

阿生又要動手，呂偉良連忙把他叫住。

那中年男子朝住呂偉良走過來，「哼」一聲說：「原來是你！」

呂偉良已經認出他是黑社會裏的捞家大鼻林。那個[illegible]子似的鼻子，紅完又白，表示出他在極度憤怒中。

大鼻林舉起手掌就要摑向呂偉良的臉孔上，但那邊的哄動人聲却把他吸引過去！

那不止是哄動，有人在驚叫，因為那二名被魚兒咬傷的打手，一個痛得昏了過去，另一個却流血不止！賭場裏的工作人員，正忙作一團。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起初還以為是碎玻璃割傷了他們，想不到二名打手原來是給魚兒咬傷，但是，怎麼會傷得那麼重？衆人都為之莫名其妙。

賭場裏的工作人員正在忙着救人，打手們却把師徒二人嚴密監視起來。

阿生較為平靜下來，不禁低聲問：「師父，為什麼你要束手就擒？」

呂偉良說道：「現在不是逞英雄的時候，難道你不想知得更多麼？」

阿生至此方才明白，原來呂偉良另有目的。但是，看見大鼻林那副惱怒的神態，他就不禁有點担心起來。

賭場裏面亂糟糟的。

大鼻林起初亦以為二名打手是給破碎的玻璃割破了皮膚，想不到是給魚兒咬暈，要不是目睹其事，也令人難以置信。

大鼻林在看過二名傷者的傷勢之後，也覺得相當嚴重。有人主張報警，却給大鼻林喝止。

是的，這些事怎麼可以讓警方曉得？

大鼻林却給他的手下提醒了一件事，那就是：警方會不會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來了這裏？假如他們是配合了警方的搜查行動，則他們這班人便危在旦夕。

大鼻林沉着氣走到呂偉良面前，問道：「姓呂的，你來這裏幹什麼？」

呂偉良苦笑道：「原來你不喜歡人家到你的秘密架步來的！」

大鼻林這時候又想起了一件事，警探曾經來過一次了，要不是他的手下機警，有人一早認出那些便衣警探，把這地下賭場匆匆改裝成工場，相信現在仍然要留在警局裏。

他的手下固然耳目伶俐，在街頭街尾放哨的爪牙都認得警探部裏的人，所以每次警隊開到街口時，賭場裏已經接到緊急電話通知，於是賭客作緊急疏散，裏面的工作人員也開始把賭桌翻轉——賭桌的另一面要不是平滑的裁剪桌，便是偽裝的衣車之類，難怪辛尼等人一無所獲。

不過，「鐵枴俠盜」呂偉良仍不明白個中內幕，以為是警方的人作怪。

由於在此之前辛尼等人來過了一次，所以大鼻林不敢造次。他改變了口氣問：「我們河水不犯井水，閣下怎會與我為難？」

呂偉良道：「你的手下太愛打架，就像那些打架魚一樣，根本我就不想動手。我們不過來此消遣的。」

「也許是他們有眼不識泰山……」

豈料大鼻林話猶未完，有個打手走過來說：「不！我們懷疑他是警方的綫人，因為他們頭一次來過之後不久，警探就來了。」

呂偉良心裏想：這班人的眼光和記憶力都厲害得很，他來過了一次，這班人竟然認得出他。而事實上，他也確實向辛尼提供過消息。

但在大鼻林的面前，呂偉良却說：「正如閣下剛才講過，我們河水不犯井水，我為什麼要與你作對？」

「但是，我知道閣下向來無事不登三寶殿，相信也不是為了賭錢那麼簡單。」

「你猜對了。」

大鼻林一怔：「你眞的是另有目的？」

「是的，但是我絕無與你為難之意。我到這裏來，是要知道一些關於熱帶魚的事。」

「熱帶魚？」大鼻林一怔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七海大街有二家水族館失竊的事，相信你一定已經知道了。」

「哦！原來你在替警方抓小偷。」

「不！你又誤會了。」呂偉良說，「我沒有義務替警方抓小偷。江湖上的朋友都了解在下的個性，每次對付某一個壞人，並非站在警方的立場，而是為民除害。甚至許多時警方做的事，我也會澈底反對。」

「那麼，你到這裏來，到底是為了什麼？」

「剛才我不說過了嗎？那是關于一些熱帶魚的事。我想知道你們的熱帶魚是什麼地方運來的。」

「由泰國直接運來。」

「我看未必。」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可能有人把二家水族館裏的熱帶魚偷了之後，轉賣給你們。」

「即使有這種事，也與我們無關。我開設這間鬥魚場，每日須要不少會打架的熱帶魚。但不一定是水族館裏展覽的劍魚，箭魚，彩雀之類的熱帶魚，而是無奇不有的怪魚。」

「怪魚？」呂偉良怔一怔道：「什麼怪魚？」

「你想開開眼界麼？」大鼻林回頭指指正在被人急救的打手，「剛才咬傷人的，就是罕見的劍魚，牠比起泰國運來的，可能更兇殘。」

「既然不是泰國運來的，那麼，是誰供應給你們？」

「你一定想知道麼？」

「說出來，可能對大家都有好處。」

「告訴你倒也可以，但有條件的。」

呂偉良問：「什麼條件？」

「第一，你要保證，目前絕對不是在為警方工作。第二，你要但求知道有這件事，不加追究。」

呂偉良認眞地想了想，終於答允了。

於是，大鼻林說：「來源處除了黑市收購之外，有二名少年人幾乎長期供應給我們。」

「少年人？是不是——」

大鼻林立即截住他的話頭：「你不可以違反我們的諾言啊！你答應過不加追究的。可不是嗎？」

呂偉良道：「我只想知道二名少年人的年紀。這不算得是追究吧？」

大鼻林猶疑片刻，道：「他們都是十二歲左右的年紀。」

呂偉良覺得大鼻林所講的可能就是唐小田和邱志光二人。

這時候那邊有個人來對大鼻林說：「那二條劍魚如何處置？」

大鼻林道：「當然是把牠們捉回玻璃瓶裏，今晚我們已經損失不少。那些打架魚有錢亦未必可以買得到。」

那人訥訥地說道：「但是，沒有人敢去捉牠們呀……」

「他媽的！一個二個都是飯桶！」大鼻林瞪了他一眼，然後走了過去。

呂偉良和阿生也跟了過去。

那邊的人都站在一旁，袖手旁觀，注視着地上兩條跳躍的劍魚，二名受傷的打手，已被人抬到另一邊去用藥物治療。

人們不敢動那兩條劍魚，當然是怕給牠們咬傷。本來魚兒沒有水，就像人類欠缺空氣一樣，但現在兩條劍魚跳跳撲撲的，生猛異常。

大鼻林走過來，一手捧住了一個注滿了水的玻璃瓶，另一隻手伸過去將一條劍魚的尾巴執住，就想放進瓶子裏去，豈料魚兒一下子反彈，扭腰擺尾，竟然掙扎脫了，重新跌回地上！

大鼻林心有不甘，又在衆目睽睽之下，又伸手去捉回那條劍魚。

魚身很滑，而且彈跳得厲害，大鼻林必須用手將魚兒按在地上，然後才可以將牠制服，捉入玻璃瓶去。但是，當他用手按住那條劍魚的時候，突然驚叫了一聲，手指已被咬了一口！

一種自然反抗的動作，手指與手腕齊搖，無非想將咬着指尖的魚兒搖脫，豈料魚兒竟然有如耍雜技的藝員一樣，凌空打了一個筋斗，挺腰反彈，只見鱗光一幌，大鼻林那個柿子的大鼻，被牠穩穩咬住！

大鼻林痛得殺豬般叫，用手一掃，魚兒掉落了，但是，他那個紅柿似的大鼻更紅了，鼻端的肌肉少了一小塊，血流如注！

大鼻林頓足直叫：「殺死牠！殺死牠……」

數名打手分別以刀棒襲擊墮在地上的魚兒，登時把那條劍魚打得稀爛！

但另一條却在一名打手的棒尖之下一滑，沿住地板滑開了數尺，挺腰反彈，凌空打了一個轉，咬住了一名打手的手腕，痛得他跺足揮手！

呂偉良自始至終都看得一清二楚，要不是親眼目睹其事，他也不敢相信兩條小小的熱帶魚，竟然鬧得天翻地覆！

呂偉良看見各人束手無策，立即揮杖掠過那名打手的手腕，杖端僅可擊中了那條劍魚的魚身。魚兒跌開了，那打手的手腕少了一塊肉，皮破血流，狀至可怖！

呂偉良担心這些怪魚會再傷人，下一杖瞄準魚頭擊下，豈料魚兒一滑，斜裏飛起，站在附近的人莫不紛紛走避！

阿生算得老準，伸掌力拍，就好像打網球一樣，把魚兒拍回地上！

那一掌的勁力果然驚人，「叭」的一聲，魚兒跌回地上，跳了幾下，便僵直直的死在那裏。

至此，在場的人才悄然鬆了一口氣。但賭場裏的工作人員却忙作一團，紛紛替各傷者止血包紮。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本來可以趁此機逃去，但是，他們看見剛才魚兒逞兇的情形，都爲之口呆目瞪，爲明眞相，反而不想走了。

大鼻林驚魂甫定，鼻子已經由他的手下塗上紅汞水，加藥棉，貼膠布。

他蹲了下來，瞪住那些魚兒的屍首，出奇地說：「這些到底是劍魚還是食人魚？」

一名賭場中人答道：「是劍魚，但想不到這麼厲害。」

大鼻林又問：「向誰買下的？」

「那兩個少年人。」剛才那人又答。

「還有存貨嗎？」

「有的。」

於是大鼻林站了起來，跟着那名工作人員走過去一間房裏。

房間之內有許多大小魚缸和玻璃瓶，有些注滿了水的，分別養了一些熱帶魚，大概都是會打架的，另一些則是空魚缸，大概是後備用的。

那名手下指住一些玻璃瓶內的魚兒對大鼻林說：「這些就是由那二名少年人手中買回來的，連同剛才死掉的兩條，總共是十二條，這裏只有四條，其他六條已經在各場鬥魚中分別死掉了。」

大鼻林問：「是不是每條都這麼兇？」

「是的。牠們是一些好手，逢打必勝，這些魚看來與其他的熱帶魚並無分別，但一經放入水裏與其他魚兒搏鬥，牠們的兇狠便令到對方吃不消。爲此之故，我們必須把牠們安排一同出場，讓牠們勢均力敵，以免被賭徒贏去大錢。」

「多少代價買回來的？」

「每條只化十元，幾乎是所有來源之中最便宜的。」

大鼻林喃喃自語道：「小子從那兒來這許多良好的品種？」

在場的人都知道他所說的是那些熱帶魚。旁邊一個人說道：「如果報紙所講的是眞的，那麼，他們賣給我們的熱帶魚都是偷回來的。」

大鼻林畧作沉思，也想起了報紙上刋登的新聞。搖頭說道：「不！不可能是偷回來的，小老鼠他們也把偷到手的熱帶魚賣給我們，但是，那不過是普通的打架魚，仍然不及這些兇。」

「你所講的是不是姓唐的小孩子？」呂偉良終於忍不住問道。

那人答道：「誰知道他姓什麼？我只知道那是二個小學生。」

「你也看到報紙了。」呂偉良說，「那二個小學生給那宗竊案牽連，現在已經失了踪。他們極有可能是在躲避警察的搜查。」

「請你守諾言。」大鼻林道，「其實我對你已經非常客氣。最好你不要問這問那。」

「謝謝你的客氣。」呂偉良道，「既然我不可以問這問那，那麼可否送一條這種熱帶魚給我？」

大鼻林不高興地說：「爲什麼要送給你？我還沒有要你賠償呢。」

呂偉良道：「有權利必有義務，如果我賠償給你，你必須答覆我這一連串的問題，以及送我一條這種熱帶魚。」

「我不會送給你，也不會答覆你的問題，更不須要你賠償，最好你還是快些走吧！」

大鼻林打個眼色，立刻有人把呂偉良和阿生帶走。

一名打手問大鼻林：「爲什麼這樣輕輕把他們放走？今晚的生意給他毀了！」

「算了吧！這傢伙惹不得，我担心他們進來這裏之前警察已經知道了。」大鼻林說：「除非你能一下子把他們師徒二人雙雙殺死，否則，只要留下一個，也會有很多麻煩。」

「那麼，我們吃虧定了。」那打手說。

「別再提了！」大鼻林喝道，「我叫你派人去找那二名小學生，可找到了沒有？」

「沒有，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到。事實上警方和他的家人也在找他們。」

「這麼說來，我們必須設法找其他門路購入會打架的熱帶魚。而且不一定限於劍魚，應該包括一切會打架的熱帶魚，例如彩雀和箭魚等等，甚至小虎鯊也不妨買些回來。」

那打手應了一聲。

大鼻林一邊叫人收拾殘局，一邊與賭場裏的負責人談話，當談及魚兒傷人的時候，各人均大感驚奇。

一名工作人員是經常把打架的魚兒投入缸中的，這時也大感詫異地說：「我發夢也想不到牠們如此兇殘，雖然凡是那二名小學生手上購入的魚都十分生猛，却從未知道牠們會咬人。」

大鼻林問：「我們還有多少會打架的魚呢？」

「十多條。其中有四條是被認爲最兇的，也就是由唐小田手中購入的。」

大鼻林摸着下頷，沉吟道：「一邊派人繼續訪尋唐小田和邱志光的下落，一邊派人打聽一下，什麼地方有會打架的魚出售。我們必須維持這個大賭檔，因爲它的生意最好。」

「是的，尤其是這些新興的鬥魚，全市只此一檔，許多人都想開開眼界！」

「少說廢話了，今晚的事，你們就忘了它吧！以後還得小心一點，帶眼識人，切不可再鬧事！」

各人唯唯諾諾。

× × ×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出乎意料之外，大鼻林不但輕易將他們放走，甚至沒有派人跟踪他們。

獃在汽車裏，阿生不禁怔怔地問：「這件事到底怎麼樣攪的？幾條熱帶魚就攪到天翻地覆，我是眞的弄不明白啊！」

呂偉良沉吟道：「坦白說句，我也不大明白。尤其是關於熱帶魚，我認識不多。雖然你也在家裏養了一缸各式各樣的熱帶魚，但我總覺得玩物喪志，我一直就不喜歡這些玩藝。」

阿生支吾着說：「我也只是志在點綴一下家裏的客廳，並不沉迷在魚缸裏。」

「告訴我，你見過那麼兇殘的熱帶魚麼？」

「從未見過好像今晚在賭場中所見的那麼兇殘，即使是食人魚，有時牠也會感到畏懼。」

「我們家裏那一缸熱帶魚，共有多少種呢？」

阿生數着手指說：「紅劍，黑摩利，孔雀又分大尾孔雀和蛇皮孔雀，這裏已經是四種，再加上斑馬，紅蓮燈等，總共是六種。」

「有那一種喜歡打架的？」

「沒有一種是喜歡打架的，他們都是愛好和平的。否則，六種不同的魚類，又怎麼可以和平共存呢？」

呂偉良問道：「你見過了食人魚打架沒有？」

「沒有啊，我本來知道斑馬水族館購入了四條

食人魚，但唐家振沒有讓牠們自相殘殺，結果四條食人魚都死了。」

「可惜這麼深夜，否則，我眞想去看看唐太太，我想知道一些食人魚的事，同時看看唐小田返家了沒有。」

「何不打電話給她？」

呂偉良給阿生提醒了，於是下車去打電話給唐太太。唐太太說她的兒子小田仍無下落。

呂偉良覺得這件事可能鬧大了，到底唐小田爲什麼會失踪？

是他自己跟小朋友躲了起來，還是被綁架？

呂偉良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當他由電話亭返回汽車裏的時候，仰望着那幢大厦的形勢，那兒正是鬥魚賭場之所在。如果大鼻林准許他追問下去，他一定會追查到底誰跟唐小田他們接觸過，最後一次又是在什麼地方？

但是，大鼻林却不想他們知得太多。對於一個撈偏門的人來說，他的心理是可以很容易了解的。

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往郊外。

當汽車開入邱山農莊的時候，一輛警察的車子正由山谷裏開出來。

由大路轉入邱山農莊的小徑很狹窄，迎面而來的汽車必須開上山坡或草地迴避一下。阿生看見對方把車子開得又快又急，車號响個不停，心裏已猜了九成是警車才如此霸道。

警車果然一掠而過，要不是阿生的駕駛技術高超，及時將車子開往路旁的草坪避過，撞車乃勢所難免的事。

阿生驚魂未定，連聲咒罵。

呂偉良在那一刹那間的印象，好像車裏載了不少人。那是一輛警方常用的吉甫車，所以呂偉良可以隱約看見車裏似乎除了警察之外，還有一些青少年。

邱山農莊所在的山谷，只有邱山一家人，到底這羣青少年是什麼人？呂偉良心裏狐疑非常。直至車子開至農莊門前，邱氏夫婦以奇異的目光瞪住他們：「這麼深夜了，想不到還有這許多訪客。」邱山說。

呂偉良和阿生先後由車中走出來，邱山這才看清楚他們曾與唐太太來過了。

呂偉良道明來意，邱山苦笑道：「志光的消息一點也沒有。剛才警察也來過了，他們竟然以爲我的兒子是個阿飛，眞是豈有此理！」

「是的，剛才我們曾看見警車由這裏開出去，車上似乎還有些人。」呂偉良說。

「車上的阿飛們是給警察在隣近地區找到的，他們問我是否見過這些阿飛輩。他們好像在懷疑這輩阿飛是我兒子的朋友。」

呂偉良不在現場，不知道警察如何開罪了他。看見他這氣惱的樣子，阿生揷嘴道：「也許警方以爲他們是你兒子的同學。」

呂偉良却說：「最近報紙時時有刋登阿飛勒索小學生的新聞，說不定他們另有作用。你又何必因此而生氣？」

邱山道：「爲了我兒子失踪的事，我已經三番四次被請到警局去，想不到還是一些消息也沒有。但是，警察啦，警探啦，報紙記者啦，電視記者啦，整天來來往往的，眞叫人吃不消啊！」

「你的心理我非常了解，但這却是無可奈何的事，也無法避免。因爲每一個人都希望你們父子團聚啊！」

「唉！我眞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對警察怎麼說？」

「志光不會是逃學，也不會與阿飛爲伍，既然與唐小田在一起，他也不會有什麼意外吧？我早已照實對警察說了，但他們却一無所獲。如果叫他們拉小販，拖車，保證一定快捷妥當！嘿！」

呂偉良聽了邱山這番說話之後，更加覺得當地的人對警方的印象越來越差，但想不到住在郊區的人，竟然也和市區一樣。

記得有個時期市民對警方甚有好感，所以在一次事件平息後，市民爲了表達一點心意，紛紛解囊捐獻，善欵會用作警察福利基金，但曾幾何時，如今竟然有人寫信到報紙質問：他們過去的捐欵是否可以取回作別種用途？言下之意，大有悔不當初之感。

由此可見，主政者有時一念之差，會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呂偉良和阿生在邱山農莊逗留片刻，一些結果也沒有，只好駛車返市區。

深夜，差不多凌晨二時。

街道上靜得可以，幾乎連行人也沒有一個。

就當阿生把車子開過這條偏僻的街道時，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响起，行人道上一條黑影一掠而過，由街口那邊追過來的是一名武裝警員。

阿生立即把車子慢下來。

呂偉良說：「可能在捉小偷。」

阿生把車子在街邊停下來，那名警員立即走過來問道：「你們有沒有看見一個學生打扮的青年逃過這裏？」

呂偉良本來想照實說了，因爲他們剛才確實見到有人逃到附近路旁的黑暗梯間躲了起來。但是，一聽到警員提及「學生」二字，呂偉良心裏又有了

另外一種想法。

他說：「沒有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員說道：「那小子摸黑出來貼標語，反對徵收空氣費，給我無意中看見了，當然非捉不可。」

呂偉良指指另一邊街口：「也許剛才我們見到的青年人就是你要找的了。那傢伙急急如喪家之犬，逃往那邊街口去了。」

警員信以爲眞，跑向街口那邊去。

呂偉良拄杖走向行人道，當他經過一處黑暗梯間的時候，隱約可聞一陣陣急促的呼吸聲。他知道剛才逃走的青年人必然就躲在那裏。因此，呂偉良走過去說：「出來吧！你安全了。」

青年人剛才也可以聽到呂偉良在帮他，故意把那警員亂指一通。

青年人果然走出來，深深地透了一口氣：「謝謝你，先生。」

說完他又想走。

呂偉良問道：「你要去那裏？」

「我要返家去。」

「你府上在什麼地方？」

「南區。」

「南區距離這兒頗遠，來吧！爲人爲到底，我用我的車子送你一程。」

「那麼，你——」

「別介意，我也是順道的。」呂偉良扯了一個謊，「請上車。」

阿生早已把車門拉開。

青年人剛上車，剛才追捕他的警員又由街口那邊折了回來。

他大吃一驚！呂偉良也急忙上車。阿生瞬即把車子開走！

青年人舒了一口氣：「謝謝你們，否則我給抓着就可能要坐牢。」

「那又未必。」呂偉良說，「你如果志在反對徵收空氣費，法律不外乎人情，說不定法官也同情你。但是，爲什麼你這麼深夜了，還要到處貼標語，你明知這是犯法的。」

「正因爲是犯法，所以我才要夜晚出動的。」

「誰叫你這樣做的？」

「是我自己。」

「你的標語寫了一些什麼？」

「我的標語寫住：反對徵收空氣費！反對警察秘密捕人……」

「你說什麼？」

「警方的確秘密捕人。」青年人又說：「他們日間進行攝影，晚間就秘密出動去捉人。我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的失了踪，當然是給警探們悄悄拿走了。」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這可能是有了一點誤會。據我所知，這個地方雖然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事，但到底也是個民主都市，警方不會摸黑捉人的。他們捉到的人，必然送上法庭！」

「你帮着他們？」青年人說。

呂偉良苦笑道：「我什麼人也不帮，只帮道理。你的朋友如何失踪的？」

「他叫車彬，是個學生領袖，一直以來就反對政府徵收空氣附加費。」

「你貴姓？」

青年人說：「小姓何——何知明。先生，你二位貴姓啊？」

「我姓呂，呂偉良，他是我徒弟阿生……」

何知明恍然大悟，拍拍後腦道：「我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我早該想起才是。——」

他的意思是：看見呂偉良手拄鐵杖早該想起他就是「鐵枴俠盜」。但他却頓住了，沒有說下去。

呂偉良說道：「何先生，你是在那間學校求學的？」

何明知道：「市立大學。」

「你的同學車彬也是大學生吧？」

「是的。」

「我以爲你應該報警。車彬既然不是阿飛輩，不會無故失踪的。」呂偉良又說，「這裏的警察即使更糊塗，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他們捕人還須二十四小時內送上法庭審判。所以你不必再懷疑了。」

「我當然應該相信你。不過，如果我報警，我担心被捕，我怕他們認得我。」

「不要把警察看得太過恐怖，他們也是人。如果他們無理拘捕，你仍然可以訴諸法律。何況這裏的興論都同情你們這班知識份子，所以我以爲你不必鬼鬼祟祟的摸黑貼標語，大可以在刋物上發表你的高見。這裏還有一點好處，就是對發表抨擊政府的刋物，未加壓制。」

「呂先生，你也知道這裏的報警手續十分麻煩，即使他們不認得我是示威份子，也不時要我進警局，我眞的不想。」

呂偉良問道：「他家中有些什麼人？」

「你是說車彬麼？他在這裏沒有親人，父母在外國，所以我才替他焦急。」

「我以爲你不報警，也該再到他居處看看，說不定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何知明想想，終於說：「好吧，那就麻煩你把我送到培才道十三號。」

車子開入培才道，在十三號門前停下來。呂偉良也拄杖下車，陪住何知明登上二樓，阿生則留在車內。

何知明按過門鈴，裏面毫無反應。

呂偉良道：「你的朋友獨個兒住一層樓麼？」

「是的，這是他的祖物，他不喜歡出租給別人的。」

「既然王老五一名，很可能躲到朋友家中去住幾天，例如女朋友……」

「不！不！他沒有女朋友。」何知明立即就說，「我是他的好朋友，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車彬的年紀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二十歲多一點，但他比我聰明得多，家裏又有錢——他父母經常由外國匯很多錢回來給他，所以我才替他担心。」

呂偉良心裏想，覺得這才是眞正值得担心的。因爲這個都市佈滿了各種陷阱，騙子，刧匪等等，全是見錢眼開的。車彬會不會被刧或被騙，或者墮入了任何色情陷阱之內？

呂偉良眞想利用自己的開鎖技術，將大門打開，入內看看。但是，回心一想，在何知明這種青年的面前，眞不想讓他學得太多。因爲這個大學生對警察有偏見，如果讓他學得太多的話，就更加容易走向極端。

二人落到街上，正擬進入汽車，却發覺阿生並不在車內。

阿生站在對面的行人道之上，看見他們回來，也由那邊走回來，問道：「上面有沒有人？」

「沒有。」呂偉良說，「我們按了門鈴，很久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仰頭指指二樓一個窗口，又問：「是不是就是這一間？」

何知明瞥了一眼答道：「是的，就是那間。」

「奇怪！上面怎麼會沒有人？」阿生抓抓後腦，「剛才我明明看見有人在那兒活動。」

呂偉良和何知明都怔一怔道：「你說什麼？」

阿生解釋道：「剛才我坐在汽車裏感到納悶，所以跑到對面去仰望十三號二樓，那兒的窗口有燈光透出，而且人影幢幢。」

呂偉良知道事有蹊蹺，與阿生重新回到對面的行人道上。

何知明走了過來，三人仰頭上望，果然看見十三號二樓的窗口有燈光透出，而且隱約有人走動。

二樓窗口的百葉簾雖然落下了，但由下面往上望，還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些事物。

呂偉良側頭問何知明：「你不是說過，你朋友只有一個兒麼？」

「是的。」何知明道：「他家中不可能有第二個人，上面那傢伙可能是小偷之類。」

呂偉良也想到了，如果是車彬或他的親人，剛才他們按門鈴時，他一定來開門，既然沒有人應門，但屋內却有人，分明就是有問題。

呂偉良正想着應該怎樣做，燈光突然熄滅了。

不久，有個黑影由梯間下來，呂偉良等人立即閃到一條柱子後面，避免對方見到。

那是一個男人。他匆匆跳上街邊一輛小房車，急急開走了。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會是他呢？眞奇怪！」

何知明出奇地問：「你認識他，是不？」

「是的。」阿生爭先說，「他是黑社會裏的人。這傢伙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黑社會？」何知明睜大眼，「車彬怎麼會跟黑社會扯上了關係？眞是莫名其妙。」

呂偉良道：「讓我們上去看看。」

何知明道：「那裏有鎖匙？」

呂偉良道：「剛才那人既然可以入去，希望我也有辦法。」

三人登上二樓，呂偉良本來不想在何知明面前施展他的開鎖技術，但事到如今也無可奈何了。

大門輕易就給呂偉良打開。

三個人分先後進入屋內，分頭搜索一番。沒有人。屋內陳設很簡單，一廳一房之外，另外有間書房。而最令人注目的，還是後面露台上那些一缸一缸的熱帶魚。簡直有如一間水族館。

魚缸旁邊有水漬，可能剛才那人在這裏動過了手脚。

呂偉良問阿生道：「你可認識這些熱帶魚的品種？」

阿生逐一看過之後，說道：「都是很普通的，沒有什麼特別。」

何知明不知道師徒二人心中另有一種想法，說道：「養熱帶魚可以說是車彬唯一的嗜好。」

呂偉良問道：「你有沒有聽車彬說過，他將一些熱帶魚出售給別人？」

「沒有。」何知明說。

「有沒有聽他說過，有一種魚會打架的？」呂偉良又問。

何知明搖頭道：「沒有。我們見面時談的都是學術上的問題，最近便多談了一些政治。我們反對政府徵收空氣附加費。」

阿生知道呂偉良的用意，他一定是以爲大鼻林的人可能也跟車彬接頭。那麼，這裏會不會也是供

應站之一？

大鼻林既然承認他的鬥魚賭場須要大量會打架的魚，相信供應這種魚的人也不止一兩個。所以，即使車彬也是其中之一亦不足爲奇。

轉進書房裏，許多東西都給人搜過，亂糟糟。從一大堆的書籍裏，可以看得出，車彬是個喜歡物理化學的學生。

呂偉良回頭問何知明：「車彬是不是很喜歡做一些實驗的？」

「是的，在學校裏，他是進實驗室最多的人。」何知明反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猜想而已。據你所知，他有沒有對熱帶魚加以實驗？」

「好像提過了，但我不大留意。」

「你認眞地想想吧！這可能對找回你的朋友很有幫助。」呂偉良說。

何知明想了想，怔怔地說：「他好像說過了，有些熱帶魚如果加以改良，用途會更廣。但我不大留心，所以沒有追問下去。」

「所謂用途更廣，到底是指什麼？」

「當時我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件事。不過，無法否認，車彬是十分聰明的人，他有毅力，也有信心。所以在這次學生運動中我們都推舉他做領袖。」

「請你在這裏看看翻亂了的書本以及他的筆記，有沒有一些關於熱帶魚的？」呂偉良對何知明說，「我的英文程度很低，怕看不出什麼端倪來。」

「你太客氣了。」何知明邊說邊拾起散在地板上的書籍和筆記。

呂偉良正擬步出露台，阿生已經由那邊叫了過來：「師父，你快過來看看。」

呂偉良走到後面露台外面，阿生獃在水族箱前面，出奇地說：「你瞧！缸裏的魚兒造反了！」

呂偉良走到魚缸面前，凝神細看，兩條神仙魚正在大戰。

熱帶魚之中，神仙魚是無法與其他魚類相處的，但同類却可以和平共存，像眼前這種打架鏡頭，實屬罕見。牠們與彩雀魚剛好相反，彩雀魚可以和其他熱帶魚共據一缸，但同類相殘。

換句話說，兩條彩雀魚放在一起，必然打個不休，至死方止。

所以，許多水族館出售的彩雀魚都是分別以玻璃瓶盛載着的，每條一個玻璃瓶，不敢讓牠們過集體生活，就是這道理。

阿生也喜歡養熱帶魚，所以對于這方面的知識也有一點。

阿生口呆目瞪地看着兩條神仙魚打到鱗掉皮破，却是無法制止。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却回憶起一件事來了。

他怔怔地說：「難道秘密就在這裏？」

呂偉良問道：「什麼秘密？」

「剛才我把這些粒狀的飼料投入去之前，一切都很正常，但自從魚兒吃了這些東西之後，便開始瘋狂起來了。秘密顯然就在這些飼料裏面。」

呂偉良順手抓過少許有如米碎粒的東西，那是放在一個玻璃器皿中的魚兒飼料。仔細觀看片刻，回頭又問阿生：「你見過這些魚兒飼料麼？」

「未見過。魚兒的飼料有些是麵飽狀的，來自日本，有些喜歡用紅虫或水蝨。但是，我從來未見過這些粒狀的飼料。剛才我不過順手將它投入缸中，想不到這些神仙魚吃了之後狂性大發。」

呂偉良半信半疑，把手掌中的粒狀飼料投入魚缸中，這魚缸裏養了一些紅劍，但決非泰國的打鬥劍魚，牠們較爲馴服，而且可以與其他熱帶魚和平共存。可是，自從吃了那些粒狀飼料之後，竟然不出三分鐘，便狂性大發，東奔西竄的，與同類搏鬥起來。

由此証明阿生的推測不錯，粒狀飼料的確大有問題。

玻璃器皿裏面只有少許這些粒狀飼料，呂偉良用紙將它包裹起來，納入口袋裏帶走。

回頭再看看那幾條紅劍，已經戰至筋疲力倦，最後只剩回一條較爲粗壯的。牠正在張口噬咬着同類的屍體，殘忍非常。

書房裏，何知明搜不出什麼結果來。

在凌亂不堪的書本和文件裏，呂偉良無意之間發現了一張記數表，其中除了日期和銀碼之外，有二個中文字頗引人注意，那是一列數目的頂端有個「田」字，另一列則寫了個「光」字。

呂偉良瞪住這張記數表，對阿生說道：「原來他們是認識的。這件事可能越來越簡單了。」

阿生不大明白，道：「你說誰認識車彬了？」

「就是唐小田和邱志光。」呂偉良指指手上那張記數表：「如果我的假想是眞的，那麼，田是指唐小田，光就是代表邱志光。那麼，他們三個人是互相認識的，而唐小田邱志光拿去賣給鬥魚賭場的魚兒，可能就是在這裏帶去的。」

阿生這才明白過來，他也同意了呂偉良這種假設。

何知明聽了他們這麼說，也好像想起了什麼，說道：「這推測可能是對的，我似乎聽車彬提及過二名少年人，他說他們雖則只是小學生，但是他們的科學頭腦，許多中學生也無法及得上。」

呂偉良道：「然則，你的朋友車彬可能直接與

那二個小學生失蹤有關。」

何知明道：「車彬到底是被人綁架的，還是自己失蹤？起初我以為他被警察秘密捕去，現在才覺得那不過是幻想。」

「我是說過了，警察不會那樣做的，因為這個都市暫時還沒有秘密警察。」

「車彬在這裏沒有家人，既然出了事，我們應該代他報警。但是我對警察反感，還是請二位代勞吧。」

「不！我們立刻就要趕到一個地方去。」呂偉良道：「報不報警你有選擇權，但為了你朋友的生命安全，我勸你還是摒除偏見。我也不習慣與警方合作，但有時亦例外。」

「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那地方十分危險。」

何知明道：「我不怕危險，可否帶我去？」

「你真的不去報警？」

「是的，我決定不報警。」

「為什麼？」

「不怕對你二位說清楚一點，車彬不但是個學生領袖，還是『保衛石油島委員會』的主席。在這個都市裏，警方認為這是滋事份子。」

呂偉良嘆氣說：「其實每一個正常的人，都熱愛他們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無論思想上親左或親右，但是，這個都市似乎太不適宜攪政治性的活動，那不是幫着警方說話，而是事實上本地的環境非常複雜。如果找個形容詞適當的去形容它，它應該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任何國家都有利益在這裏，問題只在乎多與少而已。為此，本地警方就不得不壓抑政治性的活動。反而本身市政方面，市民有什麼反感，他們倒還可以讓你呻呻一口氣。只要不過份就是。」

何知明道：「也許你說對了，難怪有人說本地人士對政治冷感。」

「這是有根據的，你不妨細心觀察一下。」呂偉良看看腕表，已經是深夜三點多鐘了。

三個人離開那幢舊樓，坐上呂偉良的汽車裏，開回八達大道。

八達大道九十九號那幢大廈就是鬥魚賭場之所在，呂偉良一直担心樓下有人放哨，所以汽車也只是一掠而過。觀察過形勢之後，便繞到後街去。

呂偉良跑到一幢二十層高大廈的天台，利用望遠鏡留意鬥魚賭場的窗口。那一列窗口之中有些是開着的，有些則落下了簾子。

看來一切的活動已經停止，但有些窗口亮了燈，裏面似乎有人。

呂偉良居高臨下仍然無法可以看得清楚，因為鬥魚賭場住於十七樓，這是二十樓天台。雖然說每一幢大廈的建築圖則與形式不同，高矮還是差不了許多的。二者之間既然差了三層樓，要俯視室內的情形，自然就比較困難了許多。

為此，呂偉良回到那幢大廈的十七樓，這是與對面那幢大廈的十七樓差不多平衡的，呂偉良希望那兒的公衆走廊可以利用一下。

現在許多大廈的公衆地方都是沒有人加以理會的，除非是管理周到的，經常有看更人巡邏，否則，你在那些地方逗留，一定沒有人理會你。

呂偉良就伏在一處走廊的盡頭處，利用藏在萬能枴杖中的望遠鏡，瞭望着對窗的情形。

大鼻林正與一班手下圍在一個魚缸的旁邊，不知在討論一些什麼。

時間已經不早了，為什麼他們還不睡？

再看看其他窗口，沒有動靜。也見不到有二個孩子與大學生車彬的下落。

呂偉良決心要偷聽他們在討論一些什麼，以確定車彬和二個小孩子是否在他們手上，於是把一具袖珍擴音機附在一個膠枳之上，利用鐵枴杖的射擊設備，把它帶到對面的窗門去。

膠枳是具有吸力的，就像玩具槍射出的木棒膠枳一樣，只要射得準確，就會穩穩啜吸在窗門的玻璃上。在射擊的準確程度上，呂偉良自然是非常有把握的。

果然一下子就命中了。

膠枳吸在玻璃上本來只發出極輕微的聲音，但是，從這麼遠的距離射過去，要不是那是一個膠枳，只怕玻璃亦難免會破裂。於是那聲浪在深夜中聽來，份外感到刺耳。

大鼻林等人被這聲音吸引住，放眼四望，嚇得呂偉良也俯低着頭避過了他們的視綫。

那是十七樓，人們的心理正如大鼻林等人一樣，認為這是不可能有人由窗口攀來的，所以每個人的注意力也只分散到房中各處，竟未有人留意到窗口這邊來。

呂偉良把萬能拐杖中隱藏着的接收天綫扯了出來，扳開了機關，利用蓄電池發電的小儀器，果然發出了「嗚嗚」的聲浪。

這是許多無綫電儀器——尤其是半導體儀器所無法避免的。

不久，呂偉良就聽到大鼻林的聲音：「算了，不要找了，大概不會有人再敢像那個跛子一樣，老虎頭上捫虱！」

於是，各人又回到那個魚缸的旁邊。有個人說：「用大學生家裏帶來的魚，果然不同凡响，你瞧

！又咬死了一條！」

大鼻林沉吟道：「這麼看來，二個小子的熱帶魚，果真是由大學生供應的。」

「是的，我早就說過了，我不會記錯的，姓唐的小子說的不會錯。他曾經提及車彬這個名字，所以……」

「有那二個小子的消息嗎？」

「我懷疑他們和車彬一齊躲了起來。」

「為什麼要躲起來？」

「有人說，車彬畏懼警方找麻煩，因為他是個問題學生。」

大鼻林想了想，說道：「我的想法却不同。會不會是我們的對頭人攪鬼？」

「你是說：黑燦他們？」

「對了。」

「我想不會的，他們怎麼會知道車彬和二個小學生有打架魚供應？」

「這是新玩意，可能他們千方百計去打聽得來的。黑燦這班人什麼事都敢做，說不定他們也見獵心喜，想開設一間像我們這麼樣的鬥魚賭場。」

「嗯！」其他手下不作聲，他們好像也同意了首領大鼻林的見解。

大鼻林最後說：「派人混入黑燦的架步去，打聽一下消息吧！」

他們沒有說下去，那兒的燈光也熄滅了。呂偉良這才收拾一切，離開那幢大厦，到街上路邊他的汽車裏去。

阿生還在那兒等他，可是，何知明却呼呼入睡。也許他太倦了。

阿生問道：「有什麼發現？」

「他們好像未發現化學飼料的秘密，只是從車彬那裏帶走了幾條打架魚。」呂偉良又說，「他們在懷疑有人把車彬，唐小田和邱志光等三個人收藏起來。」

「他們在懷疑誰？」

「是黑社會裏面另一個頭目，綽號黑燦，人長得不錯，就是黑皮膚，所以人人叫他黑燦。聽大鼻林的口氣，他們是死對頭。」

「那麼，我們要不要到黑燦的架步去一次？」

「不！太夜了，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呂偉良說着也打了一個呵欠。

阿生指指何知明：「怎麼樣安置他？」

「叫醒他，然後送他回家。」呂偉良說。

阿生正想伸手過去推醒何知明，他却自動醒了過來。他是給呂偉良和阿生的說話聲吵醒的。

阿生問過了他的住址，然後開車送他回去。

實驗室內　怪事連篇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二人正在一家餐室裏會晤了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經常會在這種場合會見一些綫人，呂偉良也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辛尼低聲對呂偉良說：「用警棍毆打過你的警官，已經受到了內部的紀律處分。」

「原來警方也知道做錯了？」呂偉良笑了笑，「大概你也希望我對警方保持好感。」

「不！你以為我說謊麼？」

「為什麼不公開這件事？」

「那位西人警官是由外地請來的，警方留有餘地，不能令他無法下台，但事實上他做得太過瘋狂，所以，警方予以處分，却沒有公佈。看情形，遲下還要把他調到邊區去，讓他多見一些陽光。」

在警局內做事的，都以調到荒僻的邊區去是一件苦差。

呂偉良又問：「兩個小孩子有了下落麼？」

「我正在等綫人的消息。」辛尼看看腕表，「那該死的傢伙又遲到。」

「我以為你不依靠綫人，原來還是像你的上司一樣。」呂偉良半開玩笑道。

「全世界的警察都是一樣的，全憑科學儀器去破案，少之又少。」

「好吧！現在我也想在你那裏賺取一些綫人費可以嗎？」

「有什麼消息？」

「先講價錢。」

辛尼笑道：「別開玩笑了，我知道你不會稀罕金錢的。」

「那麼，講講條件。」

「什麼條件，你儘管提出。」

「等會兒你要見綫人，是不？」

「是的。」

呂偉良道：「我要知道有關這方面的消息。」

「怎麼你會對這件事發生興趣？」

「我覺得兩個慈母都太可憐。」呂偉良又問：

「你聽過車彬這名字嗎？」

「一名學生領袖，你怎會提起這個人來呢？」

「他原來對于養熱帶魚也有很大的興趣。」

「但是，與孩子失蹤的事，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因為他們是互相認識的。」

辛尼道：「不要太敏感，昨天晚上我們也抓了不少阿飛青少年回來問話，但一些結果也沒有。甚至孩子的母親也否認他們與阿飛們來往。」

「你誤會了，車彬是個有頭腦，有思想的學生，不是阿飛。」

「可是，一個是大學生，二個是小學生，他們又怎麼扯在一起？」

「問題就是他們有同一嗜好，他們都喜歡養熱帶魚。」呂偉良說。

「嗯……」辛尼沉吟片刻，「坦白說，我們是管犯罪方面的，不是理政治方面的。車彬是個有政治背景的學生，我們不想去找他。否則，很容易引起學生們的誤解。」

「即使你要找他，也沒有辦法可以找到的，因爲他已經失踪。」

「什麼？他也失了踪？」

呂偉良道：「是的。不怕對你說，我們去找過車彬，相信許多人也在找他。」

「怎麼他的家人不報警？」

「車彬的父母在外國，他的同學知道他失了踪，但他們這班學生對警方失去了信心。辛尼，我們是好朋友才不怕坦白說，你應該向上司反映一下，不要讓市民對你們留下壞印象。否則，再有一次不幸的事件，就無法再獲羣衆的支持。」

辛尼苦笑道：「你和探長也是好朋友，爲什麼不對他提出？」

呂偉良道：「我也說過了。但是，我知夏維探長快要退休，你最有可能塡補他的位置。」

辛尼想再說下去，但是，那位綫人來了。

那傢伙蛇頭鼠眼的，呂偉良一眼就認出了他是在黑社會裏面混跡的人。辛尼看見他走向酒吧那邊，在一張圓形的高凳坐下來。

辛尼也若無其事地走過去，坐在他身旁的一張圓凳之上。

呂偉良當然不會跟過去，他只是在神不知鬼不覺中，把一枚袖珍擴音器放進了辛尼的衣袋裏去。因此，辛尼和綫人的談話，他都可以在萬能拐杖中收聽到。

辛尼要了一杯啤酒，侍者和酒保都早已習慣了，明知他是一名高級警探，也明知這邊的是綫人，當然更知道他們在做一些什麼。就是在卡位上的顧客們不知道。

呂偉良聽到辛尼沉聲問道：「有什麼消息？」

綫人的聲音有點沙啞：「黑燦可能把二個孩子和一個大學生收藏起來。」

「什麼？黑燦爲什麼要這樣做？」

「我聽說，黑燦也想開一間鬥魚賭場，他們知道那三個學生有這一類會打架的熱帶魚供應。」綫人又說道，「黑燦是大鼻林的死對頭，近年來只因爲有些老叔父輩出來勸諫，他們才沒有鬥到出面而已。」

「大鼻林的鬥魚賭場在那裏？」

「我……我沒有打聽到。」

「他媽的，你活得不耐煩了，我知道你一定知道的，怎麼不說？」

綫人抖聲說道：「你沒法澈底對付他們的，他們在警局裏，以及賭場附近，全都佈下了探子。所以，你未出發，他們已經疏散。」

「什麼？他們在警局裏也有綫人？」

「是的，他們有錢，自然有人替他們工作。」

「你再替我打聽一下，看看警局中誰在爲他們工作，賞金是一千大元。」

「好吧！儘管查查看。」

「別敷衍我！你的盜竊罪名仍然握在我手中，做得好嗎？一千元以外，這些罪名我可以替你抹掉。否則，嘿嘿！你等着瞧吧！」

綫人連聲支吾。

呂偉良低聲對阿生說：「辛尼果然有辦法。」

阿生道：「警局裏像他這麼認眞辦事的人不會太多。但是，那一千元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小子可能另有門路找外快。」

「不！他是從夏維那兒取來的。警方最近這幾年來，已經承認有綫人費這筆開支。」

「哦！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他也貪污。」

「辛尼是新生的一代，本地警政是否攪得好，有望於他們。坦白說，作爲本市市民，大家都希望警方表現出他們的力量來，但不是爲了對付善良市民的，而是對付歹徒的。」

「師父，你瞧！綫人走了。」阿生遞了一個眼色給呂偉良。

果然，辛尼也付了酒賬，然後走回卡位這邊。

他未開口說語，已經把一些東西交給呂偉良：「果眞是高手！」

那一枚正是呂偉良放入辛尼口袋裏的袖珍擴音器，辛尼在掏鈔票時才發覺的。

呂偉良接了過來，微笑道：「你也不愧是個高手。」

辛尼道：「你不必我再嚕囌，也知道我們在談些什麼了。」

「那些全不新鮮，我早已經知道了。」

「現在我立即就要去找找黑燦的手下，你有興趣麼？」辛尼沒有坐下來，表示他立刻就要走了。

呂偉良道：「我不想江湖上的人誤會我轉行吃公家飯，還是避免與你在一起。」

辛尼笑了笑，走了。

呂偉良和阿生也相繼離去。他們的汽車緊緊跟



在辛尼等人的背後。

辛尼身邊經常帶有數名手下，都是年青力壯的探員。

許多人都在預料，夏維一旦退休，辛尼便是他的繼承人。

事實上，警局各部門都有一班年青人，他們希望大權到手之後就澈底改革警局的內部行政，不再沿襲那老一套。

例如辛尼，他希望當局多添新式的儀器，就不用全憑綫人。因爲經驗告訴他們，綫人許多時也不大可靠。而外國不少警局已經全部電腦化了。

最簡單的一件事：有間首飾店被劫，歹徒留下不少指紋。照例有大批專家到場印取這些指紋，以便破案之用。但是就像平時在報紙上面見到的一樣，這類案件往往石沉大海，即使憑綫人拉到一個竊匪，也是由於這傢伙過去有過案底。或者竊匪合該倒霉，出售賍物時，給綫人偵查到了。眞正憑指紋破案的百中無一，除非竊匪有過案底，又當別論。

原來警探們於查出了指紋之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核對有過案底的歹徒，看看是否有指紋相同。假如在積犯的案底中找不出答案的話，那就麻煩了。因爲全市幾百萬人口，要逐個指紋去核對麼？那是絕不可能的事。那就只有將指紋先由專家分門別類，然後才慢慢的去查。這是陳舊的方法，費時也失事。

新的方法是利用電腦加以控制的，由美國電腦研究中心的華斯坦發明，數百萬人的指紋，只須一具電腦即可加以控制。

如果要在這數百萬份的指紋咭中，找出某一個人的指紋來，大約不會超過十秒鐘。最大的一副鑑定指紋的電腦系統，可以積存六十萬人的指紋，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所擁有的。

至於舊的所謂「亨利系統鑑定指紋法」，已經非常落後，在許多進步的國家已經摒棄了。奇怪的是這個被號稱走在時代尖端的城市，却依舊採用這套老陳皮的方法。

所謂「亨利系統鑑定指紋」，首先是觀察了指紋的特徵，例如拱形，螺形或者環形等，然後是計算一下指紋中兩個特別紋理的條紋數目，才確定是屬於何種類型。這種方法確實是令人心煩的。

但華斯坦分辨指紋的方法却是將每一個不同的資料灌入電腦系統中。這種複雜的電腦技術當然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試想想吧，舊的和新的相差何止十萬八萬里？但一副這樣的電腦系統，須要數百萬元。至於其他的協助破案的電子儀器，例如紅外綫攝影機等等，要一一購置，自然須要更多的欵項。

有頭腦的人都會問：以其付出數以百萬計的「綫人費」，何不增購一些進步的科學儀器？那起碼會比綫人更可靠吧！

且說呂偉良和阿生跟踪辛尼到了西區，這是三流九敎聚集之地，有一條街道甚至一日二十四小時有海洛英供應。

辛尼自然也知道呂偉良他們跟在後面，但他却佯作不見。

辛尼停車後，帶了二名手下走進一個荒廢的建築地盤之內，裏面的人早已疏散了。他有點失望，立卽又衝上一幢舊樓的天台。那兒有不少天台木屋，一些婦人以奇異的目光注視着他們。

他們一口氣搜索過數間天台木屋，結果一個人也找不到。

最後，他們落到街中，有一名年約二十餘的男子，這傢伙見了他們就想迴避，但結果給辛尼喝住：「站着！舉高雙手！」

那男子不敢再動，雙手按在頭上，乖乖的站過一旁，讓警探搜身。豈料這麼一搜，却搜出了一小包海洛英來。那男子的面色也變得死灰。

辛尼走過去問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那男子訥訥地說：「饒……饒了我這一次吧！各位先生。」

辛尼問那警探：「這傢伙可有案底？」

「有過帶毒品的案底。」

「把他帶回去。」

那男子雙膝一屈，立即跪倒地上，哭喪着臉哀求着說：「請你做做好心，這次如果我被判入獄，我的家人就會餓死！」

辛尼問：「誰叫你携帶毒品？」

「我……我不能說！」

「你可以不答我，因爲現在起，你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爲他日呈堂的口供。」

「先生，饒了我吧！下次我決不再犯！」

辛尼想了想，問道：「告訴我，黑燦的架步在那裏？」

「你找燦哥，嗯……」

「你再支吾，我就把你帶走！」

「不！我說了，我說了，」那男子抓抓後腦，然後指指街口一幢舊樓，說道：「就在那裏！」

「幾多號幾多樓？」

「一百六十六號五樓。但是，你……你切不可說是我告訴你的。」

「不要忘記，如果你說謊，我下次還有機會抓你入獄的。」

辛尼說着，向那警探打了一個眼色。警探推了那男子一把，那傢伙急急如喪家之犬的走了。

辛尼帶領着數名手下，浩浩蕩蕩的，衝上街口一幢舊樓的五樓。

出乎意料之外，那兒的大門洞開着。

辛尼出示證件之後，表示要入屋搜查。看門人把手一攤：「請進來！」

辛尼等人入內搜索，結果一些可疑的綫索也沒有。屋子裏只是堆積了一些傢具雜物，全間屋就只有剛才那個看門人。

辛尼大感失望，他正要離去，有幾個西裝畢挺的男子上來。爲首一人出示他的身份證明，道：「我是這間屋子主人的律師，你憑什麼理由到那裏來搜索？」

辛尼道：「我懷疑這裏是作非法用途的。」

「有入屋手令麼？」律師攤大手掌問道。

「當然有！」辛尼心裏暗自慶幸，早已有了準備，於是把一張手令掏了出來。

爲了完成一些突如其來的搜查行動，辛尼的口袋裏經常有一張手令紙，及至須要時才臨時塡上地址。

律師無可奈何，只好說道：「我代表我的當事人，必要時保留追究的權利。」

辛尼反問道：「請你先看看這裏有沒有什麼損失？」

律師問看門人，看門人答道：「還好，我們沒有任何損失。」

辛尼於是又出示另一張紙，要看門人簽字。這是正常手續，律師也不能制止。

各人在那裏逗留片刻，然後分別離去。

辛尼心裏生氣，看那律師的神態，他顯然是受人所託，有人通知他及時趕到這裏來。那人是誰？大概早已有人知道他開始了這一項行動，起碼也有人發覺他闖入這一區來了。

然則，這人是誰？

警方既然有綫人，歹徒們也可能有更多的綫人或者放哨的。

辛尼等人正歎在車旁，看看有沒有黑燦的手下經過，想不到有人哈哈大笑的自那邊走來。辛尼仔細看清楚，那是呂偉良，與他同行的當然是阿生。

呂偉良笑道：「大有所獲吧？」

「你眞的是神出鬼沒啊！」辛尼苦笑一下，「一切結果大概你也知道了。」

「當然。其實，猜也可以猜到了。」呂偉良說，「所謂狡兎三窟，一個有組織的黑社會組織，比起一家大公司更具規模。你要用警方常用的正當方法去對付他們，那簡直是浪費氣力。」

「問題不是做對與做錯，而是太過張揚，而且，你們每個兄弟早已被黑社會中人認識。所以，你們只要踏入這地區一步，他們已經知道，而紛紛作鳥獸散。在搜查大鼻林那個架步的時候，你的失敗也是同一道理。」

「然則，你以爲我應該怎樣做？」

「我的格言是：對付不正當的人要用不正當的方法。」呂偉良說，「你是警探，當然要循正常步驟去做。不過，我不妨告訴你，你並沒有找錯目標，剛才你上過去的地方，正是黑燦的架步。」

「你怎麼知道？」

「你不要忘記，許多時我的消息總比你較爲靈通。」

辛尼迷惑地說：「爲什麼上面一些可疑的痕跡也沒有？」

「他們是有備而戰，如果給你抓到證據，那還了得麼？何況這是日間，那裏沒有人賭錢的。」

辛尼嘆了一口氣：「那麼，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

「你要找答案，等着看看我的吧！」呂偉良忽然又壓低聲音說：「如果我的情報沒有錯，二名小學生正在黑燦手中。」

「你說什麼？」

「二名小學生當然是指唐小田和邱志光。」

「他們爲什麼被人綁架？」

呂偉良道：「不外又是爲了會打架的熱帶魚。這二個孩子曾將大批打架魚供應大鼻林的鬥魚場，黑燦見獵心喜，也要開設一間鬥魚賭場，第一件要解決的事，自然是大批會打架的熱帶魚。黑燦可能查出了這二個孩子，有這些東西供應，所以把他們請去。」

辛尼道：「既然確定了他們必在本街，我們可以進行一次地毡式的搜索。」

「你只搜查一間屋，已經引起律師的干涉，如果逐家逐戶去搜，麻煩的事更多。」

「是的，剛才要不是我早有準備，眞不知如何下台。幸好我還懂一點兒法律。」

呂偉良冷然一笑道：「絕大部份的律師都只曉得替金錢服務，那裏懂得什麼是道義？坦白說句，我對這一行業絕無好感。只要有錢，他們可以歪曲事實，顚倒是非。甚至殺人的罪名，也可以替你洗脫。難道這就是法律？」

「是的，想落去還是你的方法好，要做就做，認爲值得做嗎，就決心做下去，不理什麼法律與手續，但求問心無愧。」

「這世界上許多事情本來就是十分虛僞的，有些事情表面一套，實際又是另一套。所以，在今日這個世界上做人，一定要看清楚是非黑白。過去我每做一件事前，必先問一句：這件事是否對大多數市民有好處。但我從不會問：這樣做是否犯法？」

「當然，如果你懂得這樣問，你就不會有案底了。」辛尼又說：「我們現在就是受到法律的束縛，否則，歹徒早已滅跡了。」

呂偉良又低聲說：「由現在起，派人包圍這條街道。我的行動大概在晚上開始，你要領功就必須忍耐。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好吧！讓我調派一批新人到這裏來，化裝成各式人物，在此監視一切。」辛尼又問：「我如何與你取得連絡啊？」

「不！我不會與你合作的，你只可見機行事，否則，萬一有麻煩，你就更多頭痛了。」

辛尼自然明白：呂偉良是一名江湖好漢，他的所作所爲儘管深得人心，但許多時站在法律的觀點是錯的，辛尼既是警務人員，他當然不希望他日給歹徒留下一些把柄！

說到在當地的下層社會裏，呂偉良所認識的人自然要比辛尼多，所以他要探消息，許多時候比起警方的綫人更快更準！

那一天他跟踪辛尼進入西區之後，就是利用一些三山五嶽的人取得確實的消息，知道黑燦的手下確實把二名小孩子帶到西區裏來。但以後怎麼樣？就只有黑燦他們才知道。

因此，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便決定晚上到這裏來查探一下。

西區這些地方，通常是在晚上才較爲熱鬧。賭徒，吸毒者以及嫖客，都會在晚上混到這一帶來找尋他們所須要的消遣！

黑燦是這一區的大頭目，他的手下控制着每一種利錢可觀的非法買賣。其實，單是毒品的收入已經非常可觀，何況還有娼妓和黑市賭場，許多大富翁的身價也沒有他那麼厚。

但是，正如許多有錢人一樣，對於金錢是不會滿足的。因此，黑燦又要經營一種新興賭博事業，那就是「鬥魚」。有人認爲這玩意比起賽馬跑狗更具刺激。大鼻林的賭檔賺了大錢，更令其他黑社會中人發生興趣。

到了那天晚上，辛尼果然調派大批剛訓練出來的警探，扮成各式各樣的人物，混到西區黑燦的賭場附近。辛尼自然亦在其中，但是，他却不見呂偉良師徒二人。甚至很夜了，仍然未見他們露面。

呂偉良和阿生其實早已混進了賭場之內，黑燦的賭場不及大鼻林的設備齊全，人客却也不少。番攤，骰寶之外，還有二十一點。

在賭場內，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先後贏了不少錢，逐漸也引起了賭場中的人注意。

呂偉良賭「二十一點」，但並非獨佔「一門」，而是「搭注」性質。他的贏錢秘訣就是在這裏：永不坐下去賭。原來坐下去獨佔「一門」，輸了不好意思離枱，贏了更不好意思走，甚至要給小賬。

站在一旁「搭注」的好處就是：可以看準誰家是「旺家」，那「一門」是「衰家」。一桌「二十一點」的賭檔通常是六門，你可以向「旺家」搭注。假如莊家變成「旺家」，你可收手不再賭下去。

這種「塘邊鶴」方式的搭注。只要你不大貪，十九可以贏錢離場。因爲一家賭場總有數檔「二十一點」，你先化點時間觀察一下，誰是「衰家」，誰是「旺家」，然後才下手搭注。

賭博有時要講講運氣，人家運氣好，你不跟進

便是你吃虧，等到莊家轉「旺」，你就收手。因爲你不獨佔一門，只是搭注隨時離去也無人理會你。

至於阿生，他的賭法却有些旁門左道。

他在骰寶檔上也贏了錢。他的辦法是：永不跟人多下注的一門。例如連開幾手「大」，人人下注「大」，阿生却下注「小」。往往就在這種微妙的情形底下給他贏錢。

不過，話雖如此，賭博到底只可以當作玩耍性質，天下間那有必勝之道。

呂偉良就是在搭注的時候，與一個賭客發生了糾紛。

情形是這樣的：呂偉良偶然看見一桌「二十一點」賭檔的莊家很弱——差不多是每一手必「爆」。通常稱超過了二十一點便是「爆」，那麼，所有的「閒家」都贏，除非「閒家」早已經「爆」了。

六門「閒家」之中有一家是十分「旺」的，差不多手手都贏，就是呂偉良開始搭注那一手開始，他的運道不濟了。

這大漢怒目而視，對呂偉良說：「你有心靠害麼？老子一直贏開錢，給你一搭就搭沉船了。」

呂偉良向來够修養，通常人家取笑他是個跛子，或者跛鬼，他都可以忍讓，不與人家斤斤計較，但這一次，他是有事而來，而且一直在等機會，所以，他便趁機找藉口與大漢打架。

他反唇相稽道：「你是不是輸光了？那請起來，讓我接替你。」

那大漢實際上一直都在贏，只是輸了一兩手，除本仍有錢贏。只是聽呂偉良這麼說，心裏更生氣，怒道：「他媽的，老子爲什麼要讓你接替？」

呂偉良道：「那我只好搭注了。」

「老子偏偏不讓你搭，你到底走不走開？」

「不走開又怎麼樣？」

那大漢想不到一個跛子的嘴巴這麼硬，反手就是一拳，朝住他的心臟部位打去！但是，他却不知道這跛子不是普通人。只見呂偉良把手一揚，搭住他的臂胳，運勁一扯！那大漢已從高椅子上翻了下來。

賭場中的打手看見有人打架，立卽過來干涉。但是，呂偉良既然是有心要造成混亂，那會就此罷手？只見他杖起拳落，不分皂白的，與各人大打出手。

阿生趁此機會竄進了走廊那邊去。

走廊那邊有個木牌豎起，寫明「不准內進」的，阿生早已懷疑那是另有天地的秘窟。說不定唐小田和邱志光都在那裏。

由於賭場中發生打鬥，許多打手都湧了出來，呂偉良本來與那大漢是敵對的。但現在他們反而聯手對付賭場中的打手。

爲什麼？

原來呂偉良不願受制於人，那大漢也明白到這是黑社會控制的地方，如果讓打手們抓住，苦頭一定有得吃。

於是二人均極力掙扎，無論如何不肯被打手們抓住。湊巧他們都孔武有力，等閒人不易接近。因此越打越人多，場面也更難以控制。

阿生趁機入到走廊裏面，許多房間都閉上房門。阿生逐間房搜索，發覺有些房間裏面有一男一女擁作一團，有些則橫床直竹，癮君子正在吸毒。

但是，他們都沉迷於女色與毒品之中，竟未留意到有人推開房門偷窺了一眼。

阿生這時才發覺到，這條走廊是通到另外一幢樓宇之內的。大概是賭場隔壁的樓宇吧。

阿生摸到最後一間房，房門鎖上了，阿生又重施故技，俯首彎腰，要將門鎖弄開之際，突然有人在背後用手拍拍他的肩膊。

阿生反身就是一拳，根本沒有問及對方是誰，他只知道不會是呂偉良。

但是，對方閃開了。

有人喝一聲：「小子！舉手！不准動！」

阿生在暗淡的光綫底下，依稀看見一個人由彎角處走出來，手中有槍！

阿生只好乖乖的舉起雙手。

剛才那個人站得很接近阿生，他迅速檢查過，發覺阿生身上沒有武器，於是回頭對那個持槍的人說：「他身上沒有刀槍。」

「把他帶入房。」持槍的人說。

「慢着！」阿生說，「你們忘記了外面有人打大架麼？」

持槍的人笑道：「小子！沒有人可以在這裏輕舉妄動的。」

阿生被人推入一間房裏。

不一會兒，呂偉良也被人押了進來。

持槍的人笑道：「二位有什麼指敎？」

呂偉良認出他是黑燦，苦笑一下：「本來找些生活費，想不到遇上一個夯漢。」

「別開玩笑了，你要多少？」黑燦說道，「我看你不會無端白事闖進這裏來。如果眞的要錢，我可以給你。」

「你眞豪氣，但我姓呂的不是乞丐，無功不受祿，如果你願意出價，我可以供給你一批會打架的熱帶魚。」

「什麼？你也有這種東西？」

「是的，但除了錢之外，還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知道二名小童和一名大學生的下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黑燦束着眉梢說。

「唐小田，邱志光和車彬這三個人，是不是給你綁架的？」

「胡說！我黑燦從來不做這件事。」

「好吧！我且相信你。」呂偉良又說，「但是，你可知道他們的下落？」

「一點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要開設一間鬥魚賭場。」

「可惜缺乏那些會打架的熱帶魚。」

「你一定知道車彬他們有這些魚類供應。」

「是的。但是，我們找不到這些人的下落。」黑燦道，「如果你長期供應這些魚類給我們，我出價一定高過大鼻林。」

呂偉良心裏已經冷却下來。因爲他的目的不會是眞的在乎錢，而是在乎救出那二名可憐的小孩子，但是，如果黑燦所講屬實，他又白費了心血！

阿生却坦白地說：「有人證實是你把二名小學生抓去了的。」

黑燦道：「我們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所不同的是你師父名氣較我响亮，我何必對你說謊？」

呂偉良說道：「客氣話可不要多說了，你如果尊重我的，就請指點一下，二名小學生是無辜的，他們不該被囚禁起來。」

「讓我對你說出一點事實，也許會對你有些帮助。」黑燦忽然又改變了態度，「那二名小童，我的手下確曾企圖接觸他們，但是給人捷足先得！」

呂偉良暗吃一驚：「你的意思是：有人先你一步把他們捉去了。是不？」

「是的。」黑燦說，「我的三名手下會知得比我更多。因爲我派他們去找那二名小童的。」

「那麼，車彬呢？」

「從未聽過這名字。」

呂偉良半信半疑。

他正想再說些什麼，外面突然傳來人聲哄動。本來已經平息了紛爭，怎麼又吵了起來？呂偉良和黑燦等人都大感驚奇。

一名黑燦的手下走進來報告說：「警方的人員闖了入來……」

話未說完，黑燦已經面色大變，凛然對呂偉良說：「姓呂的，你太不够道義，竟敢出賣我！」

呂偉良道：「我沒有這樣做的必要，除非你眞的把二名小學生扣押起來。」

「我早說過沒有就是沒有。」黑燦恨恨地說，「你，……」

「不准動！」突然房門被人推開。

黑燦一轉身，就想開槍！但是，對方比他更快，一顆子彈擊中黑燦的手腕，手槍墮在地上！

數名大漢分別撲了入來，他們顯然已控制了外面的大局。

數人之中只有一人露械，就是剛才開槍擊中黑燦的手腕。

但是，室內各人之中，包括呂偉良師徒二人與黑燦手下等，也只有黑燦一個人有槍在手。因此，大局已定，再也沒有人反抗。

這間房是黑燦的辦公室，除了寫字枱之外，便是藏鈔票的夾萬和保險箱。

呂偉良看不出這班闖進來的人就是辛尼的手下警探。但是，警探之中有太多的新人，卽使他不認識，亦不出奇。

辛尼也不見露面。

有人對黑燦說：「打開保險箱！」說話的，正是持手槍的人，他把槍嘴一擺，打了一個手勢！

黑燦心裏很奇怪，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警探！」那人答道。

呂偉良道：「不！你們不可能是警探。」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莫不驚愕。

黑燦也醒覺了，警探行事不是這麼簡單的，爲什麼要他開保險箱？他想反抗，給二名大漢制服，呂偉良立卽發難！

只見鐵杖一揚，擊向持槍人的手腕，手槍先飛向天花板，再落下來時，阿生已經伸手接住！師徒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

呂偉良絕未稍爲鬆懈，只見他一側身，衝前又是一掌！

「叭」的一聲，一名扣住黑燦的大漢中掌，翻倒一旁！

呂偉良急急轉身，回杖打在另一名大漢的腿部，痛得他彎下腰來。

室內一片混亂，黑燦率領他的手下與這班來歷不明的人，糾纏在一起！

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因此黑燦等人顯處下風。呂偉良在人叢中左穿右插，也見不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更不要說是辛尼了。因此他更肯定這班人不是警探。

阿生奪得手槍之後大喝一聲：「不准動！」

但是，兩帮人正打得天翻地覆，那裏有人去理睬他。

室內混亂一片。

屋外突然响起了一陣陣警車聲，屋子裏的人無不呆了一陣。

呂偉良竄至阿生身旁，低聲說道：「快些保護黑燦離開這裏！」

阿生怔了一怔：「什麼？保護黑燦離開這裏？」他以爲自己聽錯了。

呂偉良沒有再答他，因爲情形是那樣的混亂，本來就已經够混亂了，在警車聲响起後更加混亂。

人們在驚惶中走避，剛才冒充警探的人更加奪路奔逃。

呂偉良在紛亂中找到黑燦，問道：「除了正門，還有後門嗎？」

黑燦給他提醒了，指指後面說道：「那邊有一度太平梯，你跟我來！」

但是，數名來歷不明的大漢却截住他們的去路，爲首一人說道：「黑燦，你休想逃去！」

呂偉良一言不發，鐵杖前伸，挑點撩撥，絕招連發，登時把數名大漢打得七顛八倒，那數名大漢手中都分別持有刀棒，但在鐵枴杖的面前，都變成了廢物。

阿生手中仍然保存着那支手槍，但是，他自始至終不敢放過一槍，主要是對方的身份難明，索性留着數顆子彈防身。

呂偉良與黑燦殺開一條血路，終於到了後門，阿生跑到街上，看看外面沒有人，揮手示意，呂偉良與黑燦先後衝出！

三人正跑向黑暗處，巷口有一隊警員開到，一名警長高聲發號施令，指揮各警員佈防。

呂偉良低聲對黑燦說道：「這一回眞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假的警察未得手，眞的警察又來了。怎麼辦？」

黑燦道：「他們一定以爲這是窮巷，另一邊沒有出路的，其實，這裏的環境我最熟悉，你們不必着慌，跟我走吧！」

黑燦說着，掏出一枚鎖匙，將一度門開啓，那是一處位於賭場後巷對面的屋宇的後門。

門開後，三個人剛剛入內，數名手持電筒的警員已走過來。他們的注意力顯然集中在賭場方面。因此，他們似乎並未注意到黑燦他們躲藏的地方。

黑燦低聲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救我？」

「救你？不！我們只爲了救自己。」呂偉良說，「你當然已經明白，剛才那班不是警察。如果給他們制服，那就麻煩了。」

黑燦帶着師徒二人走進屋內，原來這是一間專賣舊傢俬的夜冷店，到處積着一些舊傢俬和離物，但却見不到有人。

黑燦由正門的門縫處望出街外，但見軍警林立，警方已將附近幾條街道加以封鎖。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說道：「看來我們還是走遲了一步！」

黑燦嘆氣說：「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眞的給他們弄得莫名其妙。」

「我早對你說明白了，有人以爲你綁架唐小明和邱志光這二個小學生。」呂偉良說，「警方可能是爲了囮賭而來的，於是兩件事碰在一起，結果還是苦了我們。」

「嗯……」黑燦在黑暗中若有所思，「早知那二個小鬼如此麻煩，我就不會惹他們了。」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怎麼惹上了他們？你的意思是……」

「呂老兄，不妨對你坦白說吧！我的手下的確綁架了二名小鬼。」黑燦不好意思地說：「剛才我否認，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呂偉良焦急地問：「那麼，那兩個孩子現在那裏？」

「我把他們收藏在一幢樓宇之內。」

「在什麼地方？」

「就在本區之內，可惜咫尺天涯，目前我們却無法可以瞞得過外面的警察。」

呂偉良埋怨道：「你早不該隱瞞事實。」

「我們只是想說服二名小童，長期與我們合作，把會打架的熱帶魚供給我們，不再跟大鼻林來往。想不到，事情越來越糟。」

阿生說道：「我們總算有了結果。」

呂偉良道：「但是，我們怎麼樣可以離開這裏呢？」

黑燦說道：「現在要看你的了，呂老兄。」

透過門縫，瞭望出街外，依然是軍警林立。賭場那邊，有着更多的軍警，黑燦的手下和那批來歷不明的冒警者，全部被圍捕，賭徒們也被邀返警局問話。

呂偉良師徒二人與黑燦困在那裏，心裏的感受各有不同。呂偉良要設法離開這裏，早些與黑燦找回二名小童，阿生則希望警方搜到這裏來，即使一網成擒，他也相信他們師徒二人沒事，至於黑燦呢，他只希望知道那班冒充警察的人是誰，對方顯然是早有計劃而來，要不是呂偉良師徒二人仗義相助，他可能已遭人毒手。因此，他才在感激之餘，將那二名小童的下落，對呂偉良說了出來。

大批軍警仍在附近展開一連串的搜索行動，呂偉良急不及待，正想設法偷到隣街，後巷裏突然傳來人聲嘈雜。

其中一人是辛尼，他說：「有人明明看見黑燦由這兒逃出的，大家小心點搜索一下。」

各人答應了一聲，便四下裏散開。分頭在後巷

搜索。

黑燦担心他們會搜進這裏面來，低聲說道：「怎麼辦呢？他們遲早會搜到這兒來的。」

呂偉良道：「你放心吧，我不會留下你在這裏的，只要你謹守諾言，把那二個孩子交給我。」

黑燦說道：「你們對我這麼好，我當然會謹守諾言，只要你不把我交給警方，我一定把二個孩子交給你們。」

呂偉良對阿生說：「你先由正門偷出去，引開他們的視綫，我們在汽車裏會合。」

阿生於是偷偷由正門出去，沿住行人道的騎樓柱急竄，遮遮掩掩的走了數間舖位，突然有一名武裝警員喝住他：「誰？站住，不准動！」

阿生站了下來。

那名警員小心翼翼地走過來，對阿生搜身。一邊又問道：「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阿生早有了準備，說道：「你以爲你做對了嗎？其實你破壞了我的行動，我是帮着辛尼捉人的，但給你一阻，人都走遠了。」

「你說什麼？」警員弄得莫名其妙，「誰是辛尼？」

「辛尼就是夏維探長的助手，他是這次搜捕行動的負責人。」阿生說。

「什麼事？」一名警長聞訊趕來。

那警員把情形約畧說了一遍，警長固然認識辛尼，於是把阿生帶到另一條街道去。

呂偉良與黑燦二人就趁住這機會，悄悄溜了出去。

這一條並不是屬於主要的搜索街道，所以軍警逐漸減少。呂偉良與黑燦的迅速行動，也令到對方的視綫受到瞞騙。加上阿生被捕後的掙扎和叫喊，所有人的注意都被扯開了。

黑燦和呂偉良繞過兩條橫街，鬆了一口氣。

這裏沒有軍警，街道上靜得連行人也沒有一個，呂偉良問黑燦道：「你把二個孩子收藏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一條街道的最末一幢舊樓內，我的手下看守着他們。」黑燦又問：「你可知道剛才暗算我的人是誰嗎？」

呂偉良道：「我怎麼知道？但是憑我自己的經驗，我却可以看得出他們不是警察，果然給我不幸而言中。最後來到的一批才是警方人員。」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一定是大鼻林的人。」黑燦咬牙切齒地說：「他媽的！我定要報仇！」

二人走到街口拐彎處，黑燦前後左右看了一遍，沒有人，這才登上一幢舊樓去。

舊樓僅高三層，呂偉良跟在後面，他只希望早日把二名小童尋獲，絕未想及其他。但是黑燦却爲了江湖上的所謂道義，希望對呂偉良作一點交代。

可是，當黑燦再三按响門鈴也沒有反應時，他們都大感驚異。

黑燦低聲對呂偉良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連這裏也出了事？」

呂偉良傾耳細聽，屋子裏似乎什麼動靜都沒有。他運用純熟的開鎖技術，輕輕將門鎖開了。

黑燦一直小心戒備着，好像担心屋內有人埋伏一樣。其實屋內什麼人都沒有，甚至連一些燈光也沒有，電流給人截斷了。幸而呂偉良手上的萬能枴杖內，隱藏有蓄電的電筒。

在呂偉良的帶領下，查遍屋內各處，竟然沒有絲毫動靜。

呂偉良道：「你有沒有認錯？」

黑燦道：「這是很少人知道的秘密地方，我怎麼會認錯？」

「孩子們不見了，連你的手下也不見了……」

呂偉良話猶未完，萬能枴杖中的手電筒光圈在掠過走廊末端時，却觸及了一些東西——那是一雙人脚。

呂偉良的說話頓住了，黑燦驚呆了一陣。走廊的另一端是通往露台的，這裏舊樓的露台也就是露天的地方。

呂偉良和黑燦自始至終未有到過那邊，想不到那兒竟然躺了一條屍體。黑燦走去細看，那是他手下，胸前插了一把刀，雙眼睜開，死狀十分可怖。

黑燦蹲下去，替他把雙眼蓋閤上，說道：「我就是派他看守住二名小童的。大鼻林的人果然是心狠手辣。」

呂偉良道：「你怎知道是大鼻林的人做的？」

「除了他還有誰呢？」黑燦說道：「我要去找他算賬！」

呂偉良正想巡視屋內其他各處，黑燦已經怒氣冲冲，直衝下樓去。呂偉良欲待阻止也來不及了！

黑燦一口氣跑到大鼻林的架步去，但是他找不到大鼻林，却給一隊便衣警探抓住。

大鼻林的人曾經去黑燦那家賭場搗亂，結果給辛尼等一班警探一網打盡，辛尼早已有心要找證據逮捕大鼻林，現在無意中遇上了這機會，當然不會放過。辛尼就是根據大鼻林手下的口供，找到他們的架步去，黑燦找大鼻林不着，反而做了警方的階下囚。

阿生被警員帶去見辛尼，辛尼不知道師徒二人的行動和意圖，只以爲是一場誤會，便將他釋放。

後來阿生回到汽車裏見到呂偉良，師徒二人談

起來才知道黑燦已經落網，但是呂偉良已無暇理會到這些，他叫阿生趕快開車返回寓所，把靈犬「多利」帶來。

「多利」很久沒有機會大顯身手了，如今難得有機會担任一宗任務。

「多利」的嗅覺非常靈敏，呂偉良利用牠追尋二名小童的下落。但是，當師徒二人帶着「多利」趕到那幢舊樓時，一隊警探也根據黑燦的口供，開到了兇案的現場來。

幸而辛尼及時趕到，他了解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的目的，不外是及早找到二名無辜小童，所以盡可能予以方便，讓「多利」展開工作。

警方也有警犬，參加追尋兇徒的工作，但是過去多數失敗的。這一次，警方也派出警犬參加現場上的追踪工作。

「多利」帶着呂偉良師徒二人越來越遠，竟然遠離市區，直趨郊外，但是，警犬的追踪路綫却有顯著的不同，牠却帶着警探們跑到市區一條街道上去。

過去這種情形是常見的，警犬雖然受過訓練，往往不及「多利」的機靈。事實證明「多利」屢次替警方立下奇功。

這一次，辛尼自然相信「多利」追尋的路綫是正確的，所以他和呂偉良師徒二人在一起，一直追隨「多利」到市郊去。

出乎意料之外，「多利」竟會跑到谷中的邱山農莊裏去。

辛尼說道：「可能是那個小學生邱志光已經返家了。」

呂偉良覺得也有道理。

「多利」的狂叫聲驚動了農莊裏的人，邱氏夫婦睜着惺忪睡眼出視，辛尼等人道明了來意，邱山却莫明其妙地說：「沒有啊！我的孩子一直未見回來，你們怎麼會說他回來了？」

呂偉良和辛尼也感到驚奇。

阿生低聲責罵「多利」道：「你眞糊塗，害得我們走了不少寃枉路！……」

「多利」似有靈性，給阿生罵得眨着雙眼，突然發狂的衝向屋後跑去！

邱山夫婦正待向辛尼追問愛子的下落，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兒子邱志光的叫聲却自屋後傳了過來，各人可以同時聽到了「多利」的吠叫聲。師徒二人這才知道「多利」實在沒有弄錯。

辛尼却怪責地說：「你們夫婦到底爲什麼要隱瞞事實？……」

可是，邱氏夫婦沒有解釋，甚至也沒有聽他說完那一句話，便一溜烟的，衝到屋後去。

這時候，天色已逐漸放亮。在晨光曦微中，一名年約十一二歲的少年人在屋後的空地上，被「多利」團團繞着奔跑，那驚惶失措的呼叫聲就是由這少年人發出的，邱氏夫婦立即就可以認得出，那是他們的兒子邱志光。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辛尼也趕到了，阿生高聲喝住「多利」。

「多利」雖則停止了叫聲，但是，牠却虎視眈眈的，踞在一旁。

邱氏夫婦擁抱着孩子，哽咽着問：「寶貝，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各人旁觀，看見這種情形，不問可知，邱山夫婦原來也不曉得自己的兒子已偷偷返家來。

辛尼乘坐的無綫電警車這時也收到了總部的報告，原來在市區內的警犬，也帶領着一小隊警員，找到了另一名失踪的小童——唐小田。

邱志光驚魂未定，在各人的追問下，欲語還休的說出了失踪的經過。

他和唐小田的確是給人綁架去了，雖然他不知道對方是誰，但呂偉良等人已經知道是黑燦的手下。綁架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爲了那些會打架的熱帶魚。

邱志光又說：「直至到不久之前，才有一個人把我們救了出來。」

辛尼問道：「誰把你救出來的？」

「車彬。」邱志光說，「他是我們好朋友。」

呂偉良心裏一凛，問道：「車彬現在在什麼地方？」

「嗯……」邱志光支吾着，說不下去。

辛尼說道：「你乖乖的照實說了，否則你會有麻煩，明白麼？」

邱山也說：「是的，孩子，你照實告訴他們吧，何必吞吞吐吐呢？」

邱志光眨着一雙小眼，後悔地說：「眞該死，我不該說出他的名字。」

呂偉良問道：「爲什麼呢？是不是車彬吩咐過你，不要向別人提及他的名字？」

「是的。」邱志光嘆了一口氣！

「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嗎？」呂偉良道，「因爲他用刀子殺死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看守着你和唐小田二人的。」

「我當然知道，我什麼都知道。」邱志光說，「車彬是一個愛國青年，我們喜歡他。所以——」

他說不下去，垂低了頭。

辛尼這時看見「多利」由那邊走過來，口中咬住一些物件，那是一包衣物。

探員不敢動手接過這包東西，只有阿生伸手過去，「多利」才把衣物放下來。打開了，各人無不一怔！原來裏面全是邱志光的東西。

邱氏夫婦立刻明白過來，邱太太含淚問道：「孩子，你打算跟別人出走麼？」

邱志光垂下頭來，不作聲。

辛尼機警追問道：「是不是車彬唆擺你的？」

邱志光點點頭。

呂偉良的語氣比較溫和：「別害怕！告訴我吧！車彬約好在什麼地方等你？」

邱志光眨着眼睛道：「我不能告訴你，他會怪我的。」

呂偉良道：「傻瓜，車彬殺了人，他也逃不了多遠，你不說個明白，你也會被帶上法庭的。你爸爸媽媽爲了你已經够麻煩了，別再給他們帶來更多的麻煩。」

辛尼也說：「是的，你的好朋友唐小田也被我們另一隊警員追尋到了，即使你不說，他也會說的，但屆時你的罪名會更嚴重。」

邱太太淚漣漣地說：「孩子，你怎麼會跟一個殺人犯來往？」

邱志光道：「車彬是爲了救我們才迫得殺人的。你們別迫我了，我不會說的！」

在場的人都感到毫無辦法。

阿生說：「算了，別迫他！他已經洩漏了車彬的秘密，車彬遲早會來找他算賬，我們走吧！讓他吃吃苦頭好了！」

阿生這麼說，原來嚇嚇他，希望他說出實情，但是，却把邱太太嚇得忙了手脚。

她抖聲說道：「孩子，爲什麼你會這麼固執？我們爲了你，已經受够了，你再不說，我就死給你看！」

邱志光瞥了他父親一眼，好像在徵求邱山的意見，邱山拍拍他的肩膊道：「孩子，做錯了事一定要勇於承認，車彬現在是犯了其他刑事上的嫌疑，不關乎愛國方面的，你說吧！」

邱志光果然聽從了父親的意見，說道：「我們約好在實驗室見面的。」

「實驗室？那裏的實驗室？」辛尼急不及待地追問下去。

「就是我們常常去的實驗室，在近海的地方。」邱志光說道：「不怕坦白告訴你們，我們出售的輻射怪魚，就是在那兒實驗出來的。」

「什麼輻射怪魚？」邱山問道。

「一種化學藥物，令到魚類進食之後，立即發出一種輻射熱，一條很馴良的魚類亦會變得十分兇狠，比較食人魚更瘋狂。目前我們仍在試驗階段，想不到却給黑社會裏的人破壞了。」邱志光嘆氣道，「本來我們爲了經費問題，將一部份實驗魚類出售，想不到他們却希望長期控制我們。」

邱山說道：「你們做這種實驗目的何在呢？」

「我怎麼知道？我只是覺得很有趣。」邱志光道，「我和小田都是他的助手，我們經手賣出了不少輻射魚，賺了不少錢。」

辛尼說道：「車彬是個高級知識份子，如果他知道黑社會利用他實驗出來的輻射魚，令到許多市民誤入歧途，他應該感到難過。」

邱山又問：「他的實驗室在什麼地方？快些帶我們去看看。」

「由這兒往東行，要經過一條小河。」邱志光道，「車彬要我和小田去那兒長住，他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實驗，而且可以賺大錢。」

邱山嘆氣道：「你們仍在求學，要這許多錢幹什麼？你中了人家的詭計了。照我看，他可能企圖利用你們年少無知，做出些不可告人的壞事來。」

「不！他不是壞人！」邱志光道：「他是『保衞石油島行動委員會』的主席，誰都知道石油島是我國領土，却給日本人佔領了。」

邱山道：「這世界有許多兩面人的。正如不少名流紳士，表面是個善長仁翁，背後却販毒走私一樣。孩子，你還年青，聽我說，帶警察先生到車彬實驗室去，先把他找着了再說。」

邱志光想了想，終於答應了。

辛尼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與總部連絡，原來唐小田也向警方作了口供，內容與邱志光的差不多。夏維探長正帶着唐小田等人，乘車趕往車彬的秘密實驗室去。

辛尼根據無綫電的指示和連絡，在公路上與夏維探長會合，由唐小田與邱志光二名小童引路，再拐進了一條分岔路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帶住「多利」，也跟在後面。

分岔路崎嶇難行，那是由於這是一條少人使用的道路，日久失修便變得崎嶇不平。

呂偉良在記憶中從未使用過這條公路。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阿生：「有地圖嗎？」

阿生經常使用這輛汽車，因此車內有些什麼，他比呂偉良更清楚。

阿生終於找出一幅地圖來。他似乎會意到呂偉良的用意。查閱一遍之後，說道：「這條公路叫做小河路，前面不遠處有一條小河，然後過了河就是叢林地帶，再透過樹林便是海灘。」

呂偉良問：「有村莊麼？」

「根據地圖上的指示，沒有人居住在那裏。」阿生說道。

不久，前面的車隊突然停止前進。

師徒二人下了車，夏維正帶領手下們至小河旁邊觀察形勢，原來小河上的橋樑已毀，車輛與人俱無法由此通過。

小河道上的河水混濁得很，因此無法可以看清楚河水到底有多深。

從河旁的遺跡可以看出，河的兩旁來本有條小橋，供車輛及行人通過的，但現在橋已經毀了。另一邊既然沒有人居住，所以也沒有人把小橋修復。

夏維探長問唐小田：「車彬的實驗室是不是接近海邊？」

「是的。」唐小田似乎比較合作，「他經常用車子載我們過河，現在不知道爲什麼小橋斷了。」

「你記得是走這條路嗎？」夏維又問：「會不會另外有路可通？」

唐小田道：「我絕不會記錯的，你可以問志光啊！」

邱志光也說：「我認得是這一條路，尤其是這裏有一棵大樹。」

夏維探長下令探員們涉水渡河。先以乾枯的樹枝，探一探河水有多深，發覺水深僅及膝，各人也就安心了許多。

可是，頭一名探員剛走入河中不到半分鐘，突然驚叫起來。

岸上各人爲之愕然！

緊隨在後面的警員見狀問道：「你怎麼啦？」

那探員未及回答，又是一聲尖叫，然後回頭飛奔上岸來。

準備渡河的探員和警員們，原是赤脚的，這時各人看見那發出驚叫聲的探員的足踝血流如注。血肉模糊中似乎少了一塊肉。

阿生首先驚叫一聲：「食人魚！」

受傷的探員道：「是的，是給一條魚兒咬了我一口，却想不到如此厲害！」

唐小田道：「不！這兒又不是亞馬遜河，何來食人魚呢？」

邱志光道：「可能是車彬的實驗魚，你倒霉而已，這些魚很少傾倒入河。」

夏維探長一邊令人替受傷探員止血裹傷，一邊制止其他人員涉足渡河。但是，有些警員認爲是偶然事件而已，鼓起勇氣，涉足而過。豈料走不了幾步，又被小河中的魚類噬咬，急急退回原地！

呂偉良親眼見過小小的熱帶魚也殘忍無比，自然相信小河中的魚會傷人。阿生也要去設法撈一條上來看看，給呂偉良制止住了。

夏維探長急電總部，派來大隊工程人員，架搭了一道臨時木橋，讓各人通過彼岸。另一方面，警方人員以魚網在小河上打撈，將一批可以傷人的魚，帶回去加以化驗。

各人既渡了河，直趨叢林深處。

透過密密麻麻的樹林，車彬的實驗室果然就屹立在海灘之上。

「那就是了！」唐小田和邱志光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那是一間海濱別墅式的建築物，孤孤獨獨的，屹立在海旁，環境非常幽雅。

夏維探長親自指揮各人佈防，以免讓車彬突圍而出！

大批警員分別佔據有利地位，夏維探長這才帶人跑近別墅去。

但是，別墅重門深鎖！裏面似乎沒有人。門外有個木牌，上面寫住：「車彬實驗室」。

夏維探長示意二名小童張開喉嚨高聲呼叫，但是仍無反應。

夏維令人撬門大門。

大門將近撬開之際，突然白光一閃，各人立即閃開。可是，背後仍然有人來不及閃避的，一名警員慘叫一聲，倒臥在血泊之中。

一支魚槍揷在那警員的胸前，各人欲救無從。

夏維探長和他的手下們紛紛伏下，鳴槍一响，揚聲喝道：「裏面的人聽着！你們被包圍了，快些出來投降，否則我們就衝入來！」

但裏面一些反應都沒有。

呂偉良在此之前對車彬仍有多少同情，以爲他雖然可能有些變態心理，但畢竟還是一個愛國熱情的知識份子。但現在看見他的手段如此殘酷，却又有點反感了。

阿生要把「多利」放入去，但呂偉良担心裏面仍有陷阱，急忙制止。

夏維探長靜候片刻，仍無動靜，再派人過去將門推開。

這時各人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一支魚槍發射器安裝在門後一張木桌之上，用繩子牽引住，做成自動發射的陷阱，只要有人推門入來，觸及繩索，就會把彈簧觸發，魚槍就會射出！

各人鬆了一口氣！

雖然中了冷槍的警員已是傷重垂危，但是，這種情形相信再也沒有危險了。

夏維探長派出二名身手敏捷的探員入內，但是，他們剛衝入屋子裏，立刻就發出了一聲驚叫聲來。

屋外各人立即戒備。

但是，二名探員並沒有退出來，一切似乎十分的沉寂！

夏維心裏奇怪，高聲問道：「你們怎麼啦？」

「我們給人綁起了。」其中一名探員高聲叫了出來，「你們快些入來救救我們啊！」

屋外各人無不一怔！

夏維探長緊握手槍，率先入內，只見他的二名手下被繩子綁住足部，倒懸起來！離開地面足足有數尺那麼高。

各人未敢立即就衝過去解下他們，担心屋內仍有機關。

阿生却看得焦急萬分，因爲一名探員已是滿面通紅，有點氣絕的樣子。他急不及待地，摸出一把小刀，飛刀出手，繩子應聲被割斷，「隆」然一聲，人也落了地！

探員墮到地上，只是摔了一跤，並沒有什麼不對，因此其他人等，也放胆過去把另一名探員解了下來。

原來入門附近，繩索密佈，剛才二名探員一不小心，踏中圈套，便給倒吊起來。

經此一役，各人更是小心翼翼，担心還有其他機關和陷阱。

夏維探長再用擴音器向裏面呼籲，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夏維問唐小田道：「你以前到過這裏沒有？」

「到過了。」唐小田說道，「但不是這樣佈置的。」

夏維又問：「有什麼不同？」

「入屋之後，應該是一處大廳，繞過走廊便是一間一間的實驗室。」唐小田摸摸後腦，表示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神態。「現在正門後邊加了一幅屏風，這是什麼用的？」

夏維道：「也許他不想我們直接看見內部的情形吧！」

夏維揮手示意，一名警員用長竹竿將擋在門後的屏風推倒！

在屏風倒下的刹那間，各人担心有陰謀，紛紛俯伏下來！

但是，事實上却又出乎意外地平靜。

夏維探長率領各人衝入去，發覺屋內靜得有如一座墳墓！

走過走廊那邊，許多房門均已關上了。

夏維又問唐小田：「是不是就是這些房間？」

唐小田道：「對了，這就是車彬的實驗室，他可能在裏面！」

各人給他嚇得倒退幾步！好像担心車彬就要由裏面跑出來一樣。

夏維比較鎮靜，伸手拍拍中一間房的房門：「裏面有人嗎？」

一些反應也沒有。

夏維示意他手下將門撞開，但門後似有阻力。就在門板裂開之際，一股狂潮自房內湧了出來！各人一時走避不及，紛紛給大水衝倒。

整間房好像充滿了水，因此這一股衝力强大的狂潮，令到各人防不勝防，全部被水淹沒。

本來水可以由內流出，自然亦可以由大門流去，但是，大門却給那頁屏風擋煞，使到水無法流出去，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水的。因此，轉眼之間，屋子裏變成了一個小塘。

各人驚魂未定，已有不少人發覺水中有魚，小腿足踝紛紛被咬傷。

水仍在不斷自房流出！原來幾間房是互相貫通的，只要一間房的房門有了缺口，水便會源源流出，大門與屏風的活動機關顯然又是一項預謀，只要水冲到屏風那兒，屏風就會像活壁一樣，將大門出口堵塞，讓水無法流出！

水位不停高漲，人們的叫聲不止！因爲魚兒隨水逐流，咬得各人傷痕處處。

夏維探長想揷個窗口竄出去，但是，這間別墅裏面沒有窗口。也許原本是有的，却給人堵塞了。

有些身手敏捷的探員和警員，紛紛爬上枱枱椅椅之上。

但是，客廳外面的枱椅有限，而且自房內流出大量的水，轉眼便升高到桌面了。

各人在驚惶失措中，幸得未曾進入屋內的警探們，將擋住大門的屏風擊毀，讓大量來歷不明的水流出屋外，才不致將屋內各人淹死！

呂偉良和阿生因爲不是警方人員，一直被勸諭留在屋外。

唐小田和邱氏父子等人，亦由一組警探陪同，留在屋外等候。

這時各人看見大量清水自屋內流出，無不爲之驚奇不已。

但是，當各人再仔細看清楚之後，水中竟有魚兒混在其中，更爲之吃驚不少。

提起魚兒，各人都會想起小河中被魚兒咬傷的警員。所以，雖然他們還未知道屋子裏已有不少人被魚兒噬傷，但看見了這些五顏六色的魚兒，也爲之心寒。

水的衝力很大，數名探員和便裝警員竟被水冲了出門外！

他們受了傷，有些碰着硬物登時昏了過去！

要不是親眼看見，各人幾乎不敢相信這些怪事

發生在一幢別墅之內。

但是，水仍在不斷流出，一些受了傷的人仍在尖聲驚叫！

附近頓成澤國，各人紛紛跑到高處去！以免被水淹沒！

幸而別墅不遠處便是海灘，大量淸水帶着魚兒流入大海去了。

夏維探長渾身盡濕與他的手下在混亂中掙扎，直至淸水盡由房中流出，地板上仍有不少魚兒在跳躍。

屋內一些較爲細小的物件，都被水衝出了屋外，枱椅也七顛八倒的，翻倒在各處。

夏維探長有如落湯之鷄，他非常生氣地由屋內帶領各人持槍衝進房間裏去！

房內什麼也沒有。

牆脚有些洞孔，剛才那些淸水和魚類，就是由那兒流過來的。

夏維叫人設法把其他幾間相連的房門打開，裏面只有水漬斑斑，什麼也沒有。

房間共有四個，牆脚都有洞孔相通，沒有窗門，看來每一間都是水族箱似的，要不是人多勢衆，剛才即使被淹死在這裏也不足爲奇。大門出口被堵塞，屋內水位高潮，加上魚兒在水中作怪，被活活淹死大有可能。

呂偉良看見不少魚兒隨水流入大海，他就忍不住對阿生說：「這些魚兒如此兇狠，會不會把海中較大的魚兒咬死？」

「當然會的！」答話的竟不是阿生，而是唐小田。他又說：「車彬試過了，小小的輻射魚，可以打勝很巨大的魚類。」

「你怎麼知道？」呂偉良故意問道。

「我看過他實驗。」唐小田道，「他還要製成更烈性的化學飼料，可以令魚兒發狂，甚至產生一些毒素，如果成功了，只要給牠咬上一口，也就沒命了。」

阿生問道：「車彬很有科學頭腦，但是，他爲什麼要做這些實驗？」

「誰知道？我們只是覺得有趣。」唐小田道。

大批警員在嚴密包圍下，將那幢別墅進行了一次澈底的搜索。但是，一個人也沒有。

夏維探長再三質問二名小童，但唐小田和邱志光他們事前都不知道這裏有陷阱。

附近地區都搜索過了，沒有人，也沒有其他屋宇。由此看來，車彬早已逃之夭夭。

邱山說道：「要是讓孩子們到這裏會見他，他們一定九死而無一生的機會。」

邱志光却說：「那又未必，坦白說吧，車彬對我們一直非常好，有可能他看見大勢已去，知道警方必到這裏來，所以佈下了陷阱，目的不是爲了對付我們，而是爲了對付警方。」

夏維探長亦覺得他言之有理。

夏維又問二名小童，「你們所講的輻射魚，又是由何得來的？」

唐小田爭先解釋道：「輻射是物理學名詞之一，凡由一種物體發出之熱力，無須經過任何媒介，而將熱力傳播到遠處，稱之爲輻射熱。例如太陽直接晒向地球，也是屬於輻射熱之一。」

邱志光接着說：「輻射魚就是能够發射熱力的魚類。」

阿生大感興趣，問道：「魚類又如何會發出熱力？」

「因爲牠吃了某種化學藥物之後，機能產生變化，性情亦變得兇殘。」唐小田道：「這是車彬經過不斷研究的結果。如果你不相信，大可以把一條餵了化學飼料的輻射魚，放入魚缸中，那缸水也會漸漸發熱。如果你再把其他魚類放入內，那條輻射魚就會把牠吃掉。」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進入過鬥魚賭場，自然相信孩子們所說的是事實。

至於夏維探長等人，剛才也給那些大小不等的魚兒咬過，當然也沒有懷疑。

但是，車彬爲什麼要作出這連串的實驗？兩個孩子答不出，也沒有人想出他的眞正用意來。

夏維沉吟道：「他未必爲了錢那麼簡單。」

唐小田道：「但我們替他把不少吃了藥的熱帶魚售給鬥魚賭場，也賺了不少錢。」

「如果眞的是那麼簡單，那當然最好不過了。」夏維說。

呂偉良也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但是，車彬一日未找到，一日也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到底他的眞正目的何在？

由於儲滿了水的緣故，別墅內許多東西盡被水淹沒，許多儀器也給衝毀了，警方人員雖然盡可能把它收拾起來，帶回去研究，但二名小童口中所說的化學飼料却找不到一些。

呂偉良本來在車彬的住宅內，搜到了些粒狀的東西，那正是可以令到魚類失去常態的化學飼料，但是，那一小包東西，也不知掉到那兒去了，因此，呂偉良要幫助警方進行化驗工作，也不可能。

呂偉良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問唐小田：「憑你記憶，海邊有沒有船隻停放着？」

唐小田和邱志光回憶着，異口同聲說：「有一

艘小快艇！」

「但是，現在那艘小快艇呢？」夏維探長也醒悟了，立刻對一名手下說：「快些通知總部派水警輪和直升機隊到附近海面搜索。」

各人望向汪洋大海，但見風平浪靜，海天一色，在視綫之內，竟然沒有任何船隻出沒，也不見有任何島嶼。

一隊直升機隊與水警輪配合，在海面上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但搜了大半天，仍然是一無所獲。

警方爲此而發出了通緝令，各報紛紛刊登車彬的照片。

但是，屬於一個「保衞石油島委員會」成員的學生們，認爲這是警方迫害他們首領的變相手法，他們不相信車彬會做出這些驚人的實驗來。

無論如何，警方的實驗室人員却忙個不了。他們把一些在別墅現場檢獲的大小魚類加以化驗。也要把由小河中撈獲的，一一比較。

結果，發覺這些魚類之中，每條都吃進了一種不知名的化學藥物，因此大失常態。

政府化驗官也找不出確實的答案。

一位教授證實車彬是個絕頂聰明的大學生，尤其是在化學實驗方面，成就更大。但是，這位教授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同時也無法了解這些化學藥物的方程式是什麼。

消息傳開，立刻轟動一時，在此之前，沒有人知道有輻射怪魚這一回事，既然知道了，想開開眼界，却又沒有機會。

小河，別墅等處，全被警方封鎖，閒人不准接近，配有證件的記者們，也只准攝影，不准到小河下面去撈魚。

二名小學生在警方的嚴密偵訊和保護中，記者們要訪問他們幾句，也不可能。

警方最大的收穫，只是破獲了二個黑社會組織，那就是大鼻林和黑燦這二幫人。但是，警方也付出了不少代價。

羈留所裏　怪人失踪

就在「輻射怪魚」的新聞鬧得天翻地覆之際，另一件奇事又發生了。

數天以來，警局的報案室裏一直忙個不了，許多傷人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沒有人知道這一類案件何故突然增加。

行兇的人目露兇光，甚至數名武裝警員往往也無法把他們制服。

都市生活緊張，神經不正常的人亦越來越多，但突然之間，一天之內發生超過十宗同一類的發狂毆人事件，過去從未試過。

報紙，電視台争相報導，市民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因爲他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會輪到自己，也不知道誰不正常。幾乎任何人也可能突然失去了常性，行兇傷人。

甚至一個家庭之內，父母子女也互不信賴，好像每個人都患了心理變態一樣，只要有人目露兇光，其他人就無不紛紛走避。

一時之間，到處有人在放謠言，說什麼狂人怪病侵襲本市，又說什麼上帝發怒，現在是世界末日了。於是教徒們紛紛祈禱，懺悔！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會相信這些迷信的說話，他覺得其中必有原因。

師徒二人駕車出遊，但見大街小巷，每屆入黑時份便人跡全無。

「眞像是世界末日！」阿生說。

呂偉良道：「這也難怪，前幾天每日三幾宗無辜傷人事件，以後逐日增加，如今每天超過了十宗，誰知道自己何時倒霉？所以，索性留在家中，極力避免外出。」

「但是，聽說有不少家庭，父母子女之間，突然每個人都失去了常性，互相毆鬥起來，這又是什麼緣故？我看，要拜那些武俠兇殺影片所賜，除此之外，實在找不出理由。」

呂偉良把車子開到警局。

警局門前聚集了不少記者，都是爲了採訪新聞而來的。

但是，警局門上的大鐵閘關上了。

呂偉良和阿生下了車，一名認識師徒二人的記者，向他們招呼說：「你們來得正好，請問有什麼高見？」

呂偉良苦笑了笑，道：「你應該找夏維探長問問吧。」

「警方好像也担心我們發起神經病來，你沒有看見麼，警局的大門也關起來了。」那記者說道，其他在旁的記者都忍不住笑了。

笑聲未止，鐵閘後面一名警官揚聲說道：「各位記者先生請注意，我們警方現在正懷疑連日來的傷人案件，可能與輻射魚有關。因爲日前曾有大批此類怪魚流入海中，附近海域的魚類可能因此而沾染了化學元素，以致人類吃了之後神經引致不安定，目前我們正把市場的魚類抽驗，待有了結果之後再公佈。」

警方是由於記者太多，警局內工作太忙，所以不准各人入內，只在若干時候向他們宣佈警方要發佈的消息。而這一則消息却令到記者們大爲緊張，

因爲魚類乃當地市民日常的主要食物之一，差不多每個市民都要吃魚，那麼，豈不是每一個市民都有可能變成不正常？

記者們正要追問下去時，那位高級警官已經沒在鐵閘之後。

記者們十分鼓噪，尤其是日前在和平示威中，一名警官不分青紅皂白的毆傷兩名記者之後，再經今日這種冷淡對待，於是他們在返回報社之後紛紛爲文抨擊警方的不當措施。

然而，那班做官的都是地道的官僚，向來就習慣了不尊重輿論，那裏會把這些文字放在眼內？

呂偉良和阿生也覺得警方人員也好像有了神經病，他們應該讓市民更了解目前的形勢，以免自相驚擾。

輻射怪魚可能影響人類神經的消息傳開了之後，市民果然不敢再吃魚，深恐錯吃一條有問題的魚類，會影響神經不正常。

於是，市場上，魚類堆積如山，魚商都叫苦連天。

魚類不同蔬菜，時間一久便會發出臭味，因而臭氣薰天，中人欲嘔。

市面上人心惶惶，一片混亂。

呂偉良希望找着夏維探長談談，但夏維這幾天正忙個不了，要找他眞的難以登天。

警局裏不再像從前那樣大開方便之門，經常重門深鎖，如臨大敵似的。

呂偉良知道警方對外宣佈的，往往只是一小部份，要知道實情，只有找個負責人問個明白。

直至那晚深夜二時，呂偉良才在電話中找到夏維探長。

當時他已經睡着了。

呂偉良在電話中笑道：「恭喜你，探長先生，你又升級了！」

夏維正睡得朦朦朧朧，聽到呂偉良這麼說，不禁反問道：「你說什麼？」

「我說恭喜你，你又做了神經病專家。」

「我以爲我在發夢，原來你也在做夢。什麼神經病專家？」

「可不是嗎？近日神經病人突然增加，因此你也忙起來了。」

夏維恍然大悟道：「你攪錯了，你以爲我在偵查神經病人嗎？不！我仍在追尋車彬這個人的下落了。」

「可是，你一定知道貴局扣留了不少神經病人。對於這方面，有什麼新發現？」

「還要等待專家的證實，看看是否與輻射魚有關。」

「警方扣留了這許多神經病人，我以爲你也變成了神經病專家呢。」

「別開玩笑了，這次你怎麼不幫幫我？我找車彬實在找得很吃力。」

「爲什麼一定要找他？」

夏維說道：「並不是因爲他曾佈下陷阱殺害警方人員，而是因爲輻射魚須要找答案，專家們急於要找到他，他似乎有瘋狂的趨向。」

「不是因爲他是個問題學生麼？」

「不！絕對不是。坦白說，我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否則，我早就抓住他了。但現在，車彬實在是個危險人物。」

「我現在只對那些神經病人有興趣，到底警方如何處置他們？」

「有些仍在羈留所內，有些則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車彬一些消息也沒有嗎？」

「沒有，我們已經通知世界各地的國際刑警，協助追緝這個危險人物歸案。」夏維探長担心地說，「如果專家證明最近一連串的瘋狂症與輻射魚有關，我們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呂偉良還想談下去，但夏維探長已是呵欠連連，疲態畢呈地說：「晚安！」

夏維探長剛掛斷綫，電話立刻又响起來。他以爲又是呂偉良，但聽淸楚才知道是警局裏打來的，那是一位當值警官的聲音。

警官焦急地說道：「羈留所裏，一名犯人逃脫了。」

夏維探長這份差事眞的是沒有一分鐘空閒，想到這該是他休息的時候，他就生氣地說：「你們吃飯的麼？怎麼會給他逃脫？」

當值警官道：「他什麼時候逃脫的，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人入去接班時，才發覺守衛的倒斃地上。」

夏維一聽到這裏，整個人跳了起來：「什麼？你的意思是：羈留所的警衛被他殺死了？」

「是的，否則，我又怎麼會打電話來騷擾你呢？」警官說道。

夏維探長匆匆坐直了身體，只說了一句：「我立刻回來。」

當夏維探長趕到警局時，許多高級警務人員已經齊集在那裏，他們都是接到報告而趕回來的。出命案的地方在警局內，這當然是一件值得重視的事。何況走脫的犯人，又是被疑爲神經不正常的人，因此，一切就顯得更爲緊張。

夏維探長未到時，偵查工作已告展開，只是他來了，一切更有秩序罷了。

犯人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今晚才因爲傷人罪被捕，暫時羈留在警局內，正準備明天帶上法庭，想不到今晚就走脫了。

按照當地的警例，犯人可以留在警方手中不超過二十四小時，直至被解上法庭爲止。如果法官立刻判罪，犯人固然要被送入獄中，否則，警方仍可向法官申請，繼續羈留這犯人。

連日來警方由於傷人案太多，犯人解上法庭之後，大多數要交給專家檢驗或觀察，其中亦有不少押在警局的羈留所內，但是從沒有事發生過。

夏維探長發覺羈留所內的鐵枝被拉彎了。最嚴重的，當然是警衛的手槍也同時失踪！

消息很快就傳開了。由於犯人是被懷疑爲神經病人的人，而且手上有一支警槍。因此市民更爲驚慌。

警方爲緝兇歸案及安定民心起見，漏夜把該犯人的照片派發全市各報章，希望憑住報紙，和電視的宣傳，讓市民認識這名兇犯的面目，一方面可以加以戒備，另一方面亦可以於發覺此人時，通知警方。

這個犯人叫林大紀。

林大紀是個典當商人，有妻子兒女，也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就是不知何故會無端端傷人，以致爲警方拘捕。林太太本來要保釋他出外候審，但警方懷疑又是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所以拒絕了這項保釋，想不到事情更嚴重到這個田地。

一隊警方派出的神槍手，埋伏在林家附近各處天台和街口。

林太太當然也接到警方的通知了。她心裏想：除非他丈夫是眞的神經病，否則，他一定會跑回來看看她和他們的兒女。

因此，她整夜不眠，等待着。

但是，一直等到天亮，連人影也不見。

林大紀有個兒子已經十六歲了，女兒只得十一歲，也非常懂事。這對兒女一直陪伴住母親，直到第二天，無意中由窗口處看見天台各處埋伏有警方的槍手，心裏不禁担心起來。

是的，如果他們的父親這個時候悄然歸家，又怎麼樣？

十六歲的占士怕母親不安，悄悄將妹妹安妮拉入房中，低聲對她說：「你小心陪住媽，我出去一陣。」

「這個時候，你還要去那裏？」

「我們不能坐在家中等父親回來，他的處境十分危險。你可知道嗎？四處有槍手埋伏，他一回來就會沒命，所以，我一定要出去想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我準備去找一個人。」

「誰？」

「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聽說他們最扶助弱小。」

安妮說道：「人家又不認識你。」

「你懂得什麼，還是小心陪住媽，如果父親打電話回來，叫他千萬不可回家，通知他這兒有很多槍手等着他。明白嗎？」

安妮點點頭。

占士悄悄由後門溜了出去。

一名便衣警探在後巷附近埋伏，見狀立即通知街口的臨時指揮部。原來警方很重視此案，爲了緝捕這個逃犯歸案，在街口設下了臨時指揮部，直接控制在附近埋伏的槍手。

既然有人偷偷由屋內溜出，警探當然不會放過，於是派人暗裏跟踪和監視。豈料占士去的地方竟然是「鐵枴俠盜」呂偉良的住宅，他們才恍然大悟，也只好把實情報告上司。

呂偉良師徒二人較早時已經從收音機的晨早新聞中獲悉此事，但想不到犯人的兒子會找上門來。

占士說道：「我父親是個十分正常的人，他向來沒有跟人毆鬥過，今次可能是有了一些誤會，至於是什麼原因，我當然不知道，但是，警方既然當他是個神經病人，危險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希望二位無論如何，一定要想想辦法，幫幫我們！」

呂偉良道：「爲什麼你不直接與警方連絡？」

阿生也說：「是的，你應該向警方親自解釋淸楚才是。」

占士說道：「沒有用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你是警方，你也不會相信我的解釋。何況，我怕他們可能也會認得我……」

「認得你？」呂偉良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曾參加過和平示威，警方可能會認爲我是個問題學生。」

「反對政府施政失當，是每個市民的基本權利，但爲了令尊大人的安全，這又是另一回事。」呂偉良又問：「既然你强調令尊大人是正常的，爲什麼他又會殺警奪槍呢？」

「……」占士啞口無言。好一會兒他也莫名其妙地說：「這的確是令人難明！」

呂偉良想起輻射怪魚的事，又問道：「你們日常當然也吃魚的，是不？」

「是的，父親很喜歡吃魚。」

「你呢？」

「我們同枱食飯，無分彼此，他吃什麼，我們當然也吃什麼。」

阿生插嘴道：「會不會有些食物，他喜歡的，你們不喜歡？」

占士抓抓腦袋，左思右想，終於搖搖頭：「沒有。」

呂偉良又問：「令尊大人喝酒麼？」

「噢！對了，我幾乎忘記了。」占士又說：「就是喝酒這件事與我們有些分別。除此之外，沒有什麼不同的。」

阿生拍腿道：「對了！酒與輻射怪魚必然大有關係。」

占士驚詫地問：「你說什麼？輻射怪魚？」

阿生道：「是的，你當然會知道什麼是輻射怪魚，連日來報紙均有報導過這件事。」

「是的，但是，自從警方懷疑魚類有問題之後，我們已經不吃魚——起碼暫時不吃魚。」

阿生本來滿懷高興，以為找出了問題的答案，現在又冷却下來了。

呂偉良決心要幫幫這個青年人，於是問及一連串關於他家庭中的問題。

呂偉良不是要知道人家的私事，他只是希望盡可能想辦法幫幫這個可憐的兒子。但是，用什麼方法去幫他呢？

已經知道他父親手上有一支手槍，其中有六發子彈，但却不知道他躱到什麼地方去了。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把這件事與警方商量，警方即使不以為他也有神經病，到頭來也決不會答應的。

怎麼辦呢？

呂偉良最後打發占士返家去，然後與阿生駕車出去。

當他們的車子經過林家附近的街道時，果然也可以看得出，各處天台和隱蔽處，佈下了不少警探，他們都是警方的神槍手。

也難怪占士担心，萬一他父親在這時候回來，稍有不對勁的話，他就會被這班槍手所殺。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他手上有警槍，神經既然有問題，為公衆利益和安全着想，也難怪警方作出這種安排的。

在街口，呂偉良發覺夏維探長躱在一輛汽車之內。那不是一輛警車，只是一輛十分普通的私車家，但呂偉良目光銳利，一早就發覺了。

他把他自己的車子開到旁邊，夏維探長這才發覺呂偉良也來了。

呂偉良問道：「找到林大紀嗎？」

「還沒有。」夏維隔住車窗答道。

「他是否神經不正常。」

夏維道：「當然是的，一個正常的人，怎麼會這樣子？」

「找專家證明過了嗎？」

夏維道：「專家未到來替他檢驗，他已經跑掉了。不過，也不必怎樣驗了，這神經漢氣力驚人，非其他同類犯人所能及。」

「剛才他的兒子來找過我們。」

「我知道。」夏維說，「我派人暗中跟踪林占士。」

「據他說：他父親一切正常。」

「正常的人會襲警奪槍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更正常也變成了不正常。」

「他希望警方不要開槍射殺他父親！」

「現在我們正担心他首先開槍。」

「可否讓我參加圍捕工作？」呂偉良說，「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他的消息，立即通知我。」

「恐怕來不及了，除非你時刻與我們在一起。目前這形勢，正是瞬息萬變！」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砰」的一聲，槍聲乍然響起，附近的警方人員無不驚惶！

夏維探長和呂偉良不約而同，四處張望，但是，四周圍一片靜寂，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呂偉良立即把汽車開過路邊，以免把目標集中在同一地方。

但是，車子幾乎未停好，便看見一條人影自高處飛墮而下！

「叭」的一聲！一個男子連人帶槍跌在呂偉良的汽車旁邊！

夏維探長首先認出，那是警方派在附近天台監視的狙擊手。

他立即示意手下拔出佩槍，衝上那幢舊樓的天台上面去！

但是，天台上鬼影也沒有一個。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早已離開了他們的汽車，抱起那身受重傷的槍手，可是，那槍手已經死了。

師徒二人分頭張望，希望可以找出偷襲者之所在，但附近大厦林立，每一幢大厦都有無數窗戶，任何一個窗戶也有可能躱着一名偷襲者。

夏維探長在天台上也找不到半點痕跡，槍手是中槍後墮下去的，事前並無半點掙扎的跡象。他的遠程來福槍也未曾發射過。

呂偉良說道：「這不可能是一個神經病患者所

能做得出來的事。」

他的意思是：不相信這是林大紀做的，如果他果真是患了神經病的話。

夏維探長親自指揮大批警探，搜索隣近各大厦及可疑樓宇。

林太太躱在家裏，聞槍聲而喪胆。因為這時候，她也知道了警方在附近佈下了天羅地網，她真担心她丈夫摸回來。

但是，不但人不見，電話也沒有一個。

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首先撲過去接聽的，是林太太。她抖震着聲音問道：「誰？」

「占士在家嗎？」對方是一個男子，但決不是林大紀的聲音。

林太太失望地將聽筒交給她兒子：「你的，占士。」

林占士接過電話聽筒，發覺那是他的同學劉海打來的。

劉海常常有電話去找占士，多數談及學業上的問題。但這一次，劉海却問道：「你父親回來了沒有？」

占士道：「還沒有。」

「我們一班同學十分同情你，你須要幫助的話，就告訴我吧！」

「你們幫不了我的。」

「那又未必！」

劉海這麼一說，令到占士無限驚奇，他追問道：「你說什麼？」

劉海說道：「我的意思是：世事很難預料的，你不要以為我們手無寸鐵，但我們有頭腦，也有手脚，只要你認為須要，我們就會前來相助你一臂之力的。」

林占士道：「我不敢小睹你們，但我的處境令人担心，一方面深恐我父親闖回來，另一方面又希望見他，與他團聚。」

劉海說道：「好吧！你且等着，我們想辦法替你找找他。」

「什麼？你……你說找誰？」

「你不是說，要找你的父親嗎？」

「是的。」

「那麼，我們一班同學現在就替你找吧！」

林占士反而担心起來：「如果你真的能替我找到他，可千萬別把他帶返家。」

「為什麼？」

「警方在附近佈置了很多槍手。」

「不要把警察放在眼內，他們都是欺善怕惡之輩，你沒有看見嗎？我們手無寸鐵的進行和平示威，他們就拔出警棍亂打一通，可是，賊公們以假槍眞刀，隨街打劫，有如他們上班一樣，他們反而視而不見，巡邏中的警察都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別批評他們了，目前我們的家門前有事發生呢。」

「我知道，一名槍手被人殺死了，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劉海輕輕地冷笑一聲，道：「我當然知道，那班飯桶也該死有餘了。我們和平示威要捱打，我們的愛國遊行也被阻止，現在，該是他們澈底懺悔的時候了。」

林占士覺得出奇：「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劉海。」

劉海道：「沒有什麼，你等我消息吧！」

劉海說完就掛綫。林占士呆了一陣，他似乎想起了一些什麼。

林占士匆匆找出一具望遠鏡，到窗前瞭望。但是，他並不是俯視街上的情景，街上正在警方的戒備中，因為一名槍手的屍體還未搬走。林占士瞭望的，是遠處一幢大厦的一個窗口。

他依稀發覺劉海也站在那兒一個窗口前瞭望過來。

劉海正是居住在那兒大厦的十一樓。

林占士現在似乎明白了。劉海剛才那個電話是有些來歷的。

呂偉良師徒二人於發覺林占士的古怪舉動之後，同時也發覺警方在大舉調動。

是的，警方已經竊聽了剛才劉海那個電話，他們早已想到駁綫偷聽這一着，因為他們担心林大紀會打電話返家裏。

剛才劉海那個電話，顯然是有問題的，所以警方找出了電話來源之後，立刻包圍劉海的住所。

林占士忽發奇想：他父親想來亦有可能在劉海這班學生的手上。

劉海是「保衞石油島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此中可能另有玄機。

林占士不知道警方已經對劉海採取行動，他只想跑到劉海那裏看看，因為他實在關心他父親的安全。於是，他又偷偷由後門溜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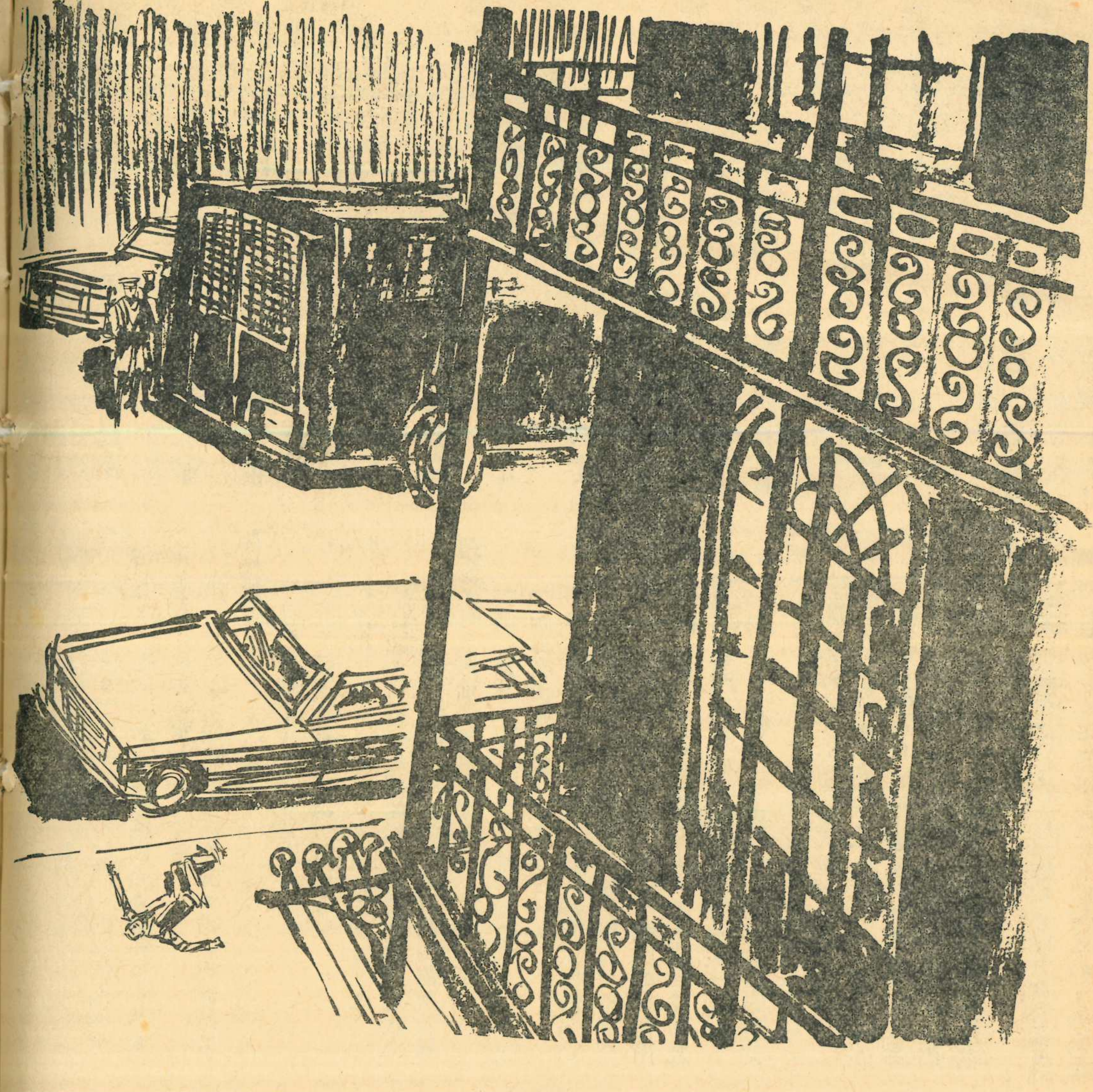
這一次，却給呂偉良和阿生瞧見了。

呂偉良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林占士支吾着說：「我要找個朋友。」

「請上車吧，我用車子載你去。」呂偉良說着把車門推開。

林占士坐上車來，把地址告訴了呂偉良，同時也把剛才那個電話說了。然後又說道：「我懷疑劉



海他們不會無的放矢的。」

呂偉良這才明白，警方的調動可能與劉海有關，尤其是在這種情形底下，竊聽電話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透過警方的權力，要從電話局方面查出電話來源，那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

呂偉良問道：「劉海與你是好朋友嗎？」

「只是同學。」林占士道，「過去常常在一起研究學術上的問題，但是，最近他為了响應車彬等人的號召，攪其他活動的時間，比坐在課室裏的時間更多。」

「他既然是『保衞石油島委員會』委員之一，當然認識車彬。」

「何止認識，可能是好朋友。」

「可以介紹我認識劉海嗎？」

林占士一怔：「為什麼你要認識他？」

呂偉良沒有說出他要找尋車彬的企圖，只說道：「你不是說過，希望我幫助你找回你父親嗎？」

「是的，但是，我暫時不希望你見他，還是讓我先去見他一次。」

「好吧，那到時候我在下面等你消息。」

車子轉眼駛入那條街道，林占士指指一幢大厦說：「就是那一間。」

呂偉良一邊開車過去，一邊留意到街上有許多便衣警探在佈陣。他沒有把實情告知林占士，以免影响他的行動。

當林占士下了車，走進大厦中去的時候，夏維探長也出現在他的汽車旁邊。

夏維問道：「那小子又在幹什麼？」

「找他的一個好朋友。」呂偉良故意反問道：「你們又幹什麼？」

「他要找的人，可能正是我們要找的人。」夏

維說道：「為什麼你不跟他一齊進去？說不定車彬也在裏面。」

「我想進去，給林占士勸住了。怎麼，你想我做內應嗎？」

「你也看見了，一名警探被人用遠程來福槍射殺，這件事非同小可。」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我並沒有接受警方的薪津，我只想替林占士去找回他的父親。」

「我以為凡是羣衆的事你都關心，想不到你也對我們警方有成見。」

「不！千萬不要誤會，我是個非常客觀的人。警方有不少貪污腐化的份子，但是，像你那樣盡忠職守的，實在也有不少。最可惜的是：市長的決策影响了你們的行動，以致促成你們警方無法與羣衆打成一片，這正是近日市面一片混亂的原因。市民既然普遍對警方有所誤解，自然不會去幫助警方捉賊。」

一名警方的槍手被伏擊，警方人員立卽向那幢樓宇展開包圍。

夏維說道：「其實市民守望相助，等於幫了自己。」

「可惜他們不懂得像你那樣想呢。」

這時候，一名高級警官走過來對夏維說：「我們已經完成了包圍。」

「那麼，我們的行動可以開始了。」夏維探長說道。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要怎樣做，只見警方人員把守着大厦的大門，然後由夏維探長親自率領一隊人，乘搭電梯登樓。

電梯在行進中突然壞了，夏維等人被困在電梯之內，上不得，下也不能！

警方高級負責人知道事有蹊蹺，一邊派人召來工科修理人員，一邊乘搭另一座電梯登樓。可是，電梯升至半空時，又停頓下來。

警方這時才知道電流被人秘密加以控制，否則決不會這樣的。於是立卽派人由樓梯徒步衝上十一樓，形勢亦頓告緊張起來。

劉海的住宅重門深鎖，沒有人應門。

夏維探長等人被修理人員救出之後，登上十一樓時，劉宅的大門亦已被警方撬開。

奇怪！屋內空無一人。甚至傢俬雜物也少得可憐。

「給他們逃掉了。」辛尼嘆氣說，「我們可能來遲了一步。」

夏維探長道：「不可能的。我們明明白白看見林占士進來的。」

警探在屋內大事搜索，既無暗門可通別處，亦無暗格可以藏人。

但是，負責跟踪林占士來的一名警探，却極力指證林占士的確進了那一個單位的住宅。

夏維探長把大厦管理人員找來，那管理員也不知道這裏到底住了一些什麼人。這也難怪，一幢大厦有數以百計的單位，要逐一了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警方大規模搜索行動正要開始，辛尼就在此時發現了一些綫索。

一條繩子，拖在窗緣下面，表示有人曾由此逃去。

窗下的後巷，照理不易被人發覺，但整幢大厦前前後後俱被警方人員包圍，他們怎可以在衆目睽睽之下逃出重圍？

夏維想到他們可能仍留在這幢大厦其中一層樓宇之內，於是下令對該幢大厦作了一次地毯式的搜

索。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呂偉良和阿生知道了結果之後，也感到無比的驚奇，師徒二人跑到後巷對面的一幢舊樓天台之上，發覺那兒天台的欄杆上留下一小段尼龍繩索，心裏立刻明白過來，原來劉海等人是由大廈十一樓的窗口，將一條尼龍繩與這兒的天台欄杆連貫，由於這兒是舊樓天台，矮了幾層，於是造成傾斜角度，只要利用童子軍裏面的輸送方法便可以將人逐個逐個由高處運下。

警方似乎還沒有留意到這一點。

呂偉良知道附近的街道已被警方封鎖，劉海與林占士等人，可能仍在這舊樓之內，但是，這舊樓樓高五層，除了樓下舖位和六樓天台之外，中間還有八個住宅單位，到底他們躲在那一個單位裏？

呂偉良對阿生說：「如果我們把多利帶來，立刻可以找出他們之所在。但是，這時候如果下樓去，警方一定會注意到這裏。我們不是幫誰，只是這班學生還年青，我想先見見他們。」

阿生抓抓後腦說：「我們開始由五樓查問下去，每層樓只有兩個單位，相信不會十分困難。」

「未必會問出結果的。」

「但總有綫索可尋吧！」

於是師徒二人開始由天台的欄杆走向樓梯間，就在這時，呂偉良突然站住了脚。阿生的視綫也跟踪着他，一齊望向水箱那邊去。

天台水箱那兒，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但呂偉良還是拄杖走過去。

阿生看見呂偉良的態度非常愼重，因此一句話也不敢說。他只默默無言地，跟在後面。

呂偉良走到水箱旁邊。水箱高過他的頭部足有數尺之多，但有一道扶梯掛在邊緣，扶梯是用鐵枝製成的，已經生銹了。

地上有些銹蝕的鐵皮掉下，扶手地方也留下了手印——那是有手汗的人才會留下的。顯然有人剛剛登上過水箱。

呂偉良心裏有數，示意阿生爬上去看看。

阿生扶住扶梯爬登水箱之上，發覺水箱裏沒有水儲存。一個鐵蓋半掩，裏面空空如也。

阿生向呂偉良做了一個手勢，表示那兒什麼也沒有。

呂偉良示意他下來，讓他自己攀上去再看了一遍，他果然看出了一點破綻來了。

水箱之內的底部有裂痕，那是一塊塊厚厚的鐵板由中間開始分作兩半。

通常舊樓的天台水箱是用水泥建成的，但底層亦無須用鐵板，這顯然是一個僞裝的水箱。也許有人用鐵板造成一度活門。

呂偉良不想打草驚蛇，由扶梯走下，對阿生說道：「現在我去敲門，這裏的五樓可能就是他們的機關。你守在這裏，見機行事。」

阿生點點頭。

呂偉良敲响五樓的大門，好久仍沒有人出來應門。他心裏狐疑，正要動手施用開鎖絕技之際，門突然開啓了！

呂偉良暗吃一驚！

在同一時間，一支來福槍對準了他的心胸，有人沉聲叫道：「進來吧！」

呂偉良拄杖入內。

他沒有找錯門路，劉海就在這裏，持着附有遠距離瞄準器的來福槍的青年人，就是劉海。

呂偉良剛走進去，大門便掩上了。

屋內還有好幾個青年人。劉海狠狠地對呂偉良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跛子，今天是你的末日了。」

說着他就要扳動機掣。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有人喝叫了一聲：「不准動！」

一個青年男子由裏面走出來，呂偉良見過這個人的照片了，他竟然就是車彬。

車彬說道：「劉海，你瘋了嗎？槍聲會驚動外面的警察的。」

林占士這時也跟了出來：「呂先生，怎麼會是你呢？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劉海出奇地問：「占士，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他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了。」

林占士此語一出，在塲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哦」了一聲。

車彬的態度也有了改變，他命令劉海把槍嘴移開。走過來說：「我聽過閣下的大名了，據說你喜歡行俠仗義，鋤强扶弱，現在，我們這一羣就是弱者，如果你眞的是一位俠士的話，就應該帮助我們才是。」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是什麼大俠士，大英雄，只是一個殘廢的人，我行事從無規律，只要覺得值得做的便做。」

「我們都是一班熱血青年，也有一股愛國熱情，但目前，我們遭遇了困難，計劃也無法展開。」車彬說，「如果你能助我們一臂之力，你將名垂千古！」

「你以爲我有這種力量麼？」

車彬道：「據說，在你的字彙裏沒有『困難』二字的。」

「你過獎了。」呂偉良乘機又問林占士：「找

到令尊翁沒有？」

林占士道：「他不在這裏。」

「那麼，你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他們要我加入這組織。」

車彬插嘴道：「每一個青年人應該站起來，我們不能再讓別人欺負。」

呂偉良道：「我想知道你的計劃。」

「當然可以。」車彬把手一攤，說道：「請進來吧！」

呂偉良跟他走進一間房。

房內陳設十分簡陋，一張書桌上擺了一具模型，那是一個泥塑的小島。

車彬說：「這就是石油島，許多人都聽過這名字了。」

「我還是第一次認識它的輪廓。」呂偉良說：「說起來我也覺得慚愧。」

車彬說道：「這也難怪，我們都生長在亂世之中，對國家民族，毫無貢獻者，何止我和你？尤其是在這個地方，醉生夢死的人，心目中只有聲色犬馬，整日追求金錢與享受，此外，什麼都不知道的了。」

呂偉良道：「你的計劃怎麼樣的？」

「我當初有個狂想，萬一我國在爭奪石油島失敗之後怎樣？於是我開始研究一種化學藥物，令到魚類吃了之後發狂，結果我獲得初步成功，一些馴良的熱帶魚，在吃了我的化學藥物之後變成打架的魚。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在於此。」

「你想把這些化學藥物拋入石油島附近的海裏去，讓那兒附近的魚類發狂，是不？」

「不！」車彬笑了笑，「日本人喜歡吃魚，尤其是生吃，所以，我準備在他們侵吞石油島之後，把這種化學藥物大批製造，投入日本海，讓那些倭奴吃了之後也會發狂。」

「你的意思是：人類吃了這些魚之後，本身的健康也有變化，是不？」

「是的，我最終的目的是這樣，即使不成功，也要日本海的魚類大造反，讓日本漁夫一無所獲不特已，還要葬身於魚腹。如果我的實驗全部成功的話，那當然更妙，因爲日本人喜歡吃魚，那就讓他們自相殘殺好了。你想想，如果全國到處都是狂人，情形會變成怎麼樣呢？」

呂偉良苦笑道：「那不過是執政者的罪孽，與老百姓何關？」

「我要老百姓造反，把執政者弄到不可收拾爲止，但我的實驗只成功了一部份。」

「不！我看你完全成功了。」

「還沒有。」車彬搖頭嘆息道，「只是一部份人吃了輻射魚之後發狂，不是每一個人都如此，這就不能說是全部成功。」

呂偉良幽默地說：「想不到你會把本市市民當作日本人。」

「這是無意之失，絕不是有意的。相信你也知道這件事如何發生。」

「我怎麼知道？」

車彬說道：「爲了二名小學生，我被警方追到實驗室裏來，據報載，當時你也有份——」

呂偉良解釋說：「我只是爲了救孩子，但孩子向警方說出了實話。」

「我也不會怪你，問題是我決心放棄我的實驗室，也要警方嚐嚐苦頭，所以佈下了陷阱，把大批實驗魚類留在別墅內，想不到，那些輻射魚有不少流入了大海，因此海中的魚類也在大魚吃小魚的情形下，變成了輻射魚。」

「如果你也有看報紙，當然知道不少市民變成了狂人，無端傷害了別人的身體。」

「我們研究過了。」車彬慢條斯理地說：「不是每個吃了輻射魚的人都會發狂，只是一部份而已。他們都是吃進了輻射魚之後，再喝了烈酒，然後才會引起變化。」

「即使如此，你也算作成功了。因爲日本男人也有不少喝酒的。」

車彬道：「不！我不會滿足的。我現在有了新的概念，我和我的同學們，會以實際行動去保衞石油島的。」

「實際行動？」

「是的。」車彬說，「反正我不能再在本市立足，我們要離開這裏。」

「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最後的目的地當然是石油島。但是，在未到那兒去之前，我們希望離開這裏，找到小荒島作爲根據地。」

「你們的思想，實在令我肅然起敬，只怕問題不像你們所想的那麼簡單。」

「你似乎小睹了我們的力量。」車彬在一張靠背椅上坐了下來，「其實，我們這班同學非常有頭腦，例如劉海，他的槍法是第一流的。」

「那個警方的槍手，就是他殺的，是不？」

「是的，他知道警方包圍了他好朋友林占士的住宅，他要對那班槍手顯顯顏色。但是，這一回却苦了我們。現在只怕我們無法闖出重圍。」

呂偉良正要說什麼，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打鬥的嘈吵聲。

車彬立即拔出手槍，指住呂偉良：「你不要動

，原來你是警方的奸細。」

但是，在外面糾纏着的，並不是警方人員，而是阿生。

阿生看見呂偉良入屋之後，久無反應，便偷偷撬開水箱下面的活門，潛入屋內。想不到却給屋內的學生看見了，於是雙方發生糾纏。

劉海高聲喝道：「小子，你再動一下，我就開槍殺死你！」

阿生想起那個警方神槍手之死，便不敢再反抗，只好束手就擒！

這時候，車彬押住呂偉良由房內走出！看見不是警方人員，這才悄然鬆了一口氣！

車彬說道：「你們能找出我們之所在，總算還有一些本領。」

劉海道：「就是怕警方人員會接踵而至。」

林占士道：「早知如此，我就不會來找你。」

劉海笑道：「也好，反而我也想大顯身手，讓警方的人吃點苦頭。」

車彬說道：「我們這班青年人之中，有神槍手，也有電器專才。剛才他們利用電梯困擾警方，就是一個好例子。」

呂偉良道：「我以為你們不該再冒險，還是好好的回到課室裏去吧！」

劉海面色一沉：「你到底帮誰講話？」

呂偉良道：「我只帮道理。」

「你顯然在帮警方。」

呂偉良苦笑一下：「如果我要帮警方，現在你們早已變成了階下囚。」

車彬半信半疑：「你眞的沒有告訴警方？」

呂偉良道：「沒有，但他們可能遲早會發覺天台上的痕跡。」

車彬走到窗前，輕輕揭開窗簾，俯視街上的情形，只見警車穿梭來往其間，軍警林立於街道上。

車彬嘆氣說：「看來我們的處境很危險！」

呂偉良怕這班青年人性情衝動，安慰他說：「再搜不出什麼綫索時，他們總會撤退的。」

劉海逞強地說：「必要時，我們還可以支持一個時期的。」

一名學生說：「最好不要開火，這裏左隣右里有不少無辜百姓。」

呂偉良也說：「是的，在任何情形底下，不能傷及無辜百姓。」

劉海含恨道：「我恨不得把這班飯桶一一殺光。尤其是想起他們在和平示威中的態度，簡直是狐假虎威。除了捉小販之外，眞的是一無是處。」

呂偉良道：「每一個階層與每一個階層之間，總難免會有多少誤會的。警察裏面有好人，自然也有不良份子，問題是每個人的立場不同，有些警員是奉命行事的，有些揮動警棍時，覺得自己有種優越感，也够神氣，怪只能怪那些會說話的啞巴！」

車彬說道：「誰可以在市長面前說話？」

「議員。」一名學生答道：「但他們都是會說話的啞巴！」

另一名學生說：「只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腦滿腸肥，憑着那職位佔到了一點便宜！什麼市民的利益，早已拋諸於腦後了。」

又有一名學生嗤鼻說：「我就從來看不起這班飯桶，在他們的心目中，既無所謂國家觀念，也無所謂民族意識。生活在這個世界，便是這樣渾渾噩噩的追求毫無意義的名利。國人既然無法克服這份自私心理，也難怪四分五裂，處處被人欺負了。」

呂偉良默然無語，他覺得這班青年人的確沒有罵錯。無論他們是否做對了，但是他們的思想總算是正確的。

如果每個人都只懂得為自己，沒有國家民族的觀念，那的確是一個可怕的現象。

然而，這種渾渾噩噩的人，此時此地正多着！

大街上很靜，因為警方封鎖了附近幾條街道，要展開地毡式的搜索行動。

街上沒有行人，只有軍警往來。

車彬生氣地說：「叫他們捉賊，他們一定不會如此熱心。」

搜索行動逐漸移到這邊來了。

屋子裏的人靜耳傾聽，彷彿暴風雨的來臨。

軍靴的「格格格」聲响，敲擊在樓梯之上，一小隊軍警登樓搜索。

車彬低聲吩咐各人，非到迫不得已，切不可胡亂動手！

呂偉良和阿生都在監視底下，無法動彈。

警察搜完了四樓，正登上五樓。

「格格格」一陣敲門聲！

車彬揮手示意，要各人退入房內，他和劉海等人則分據各隱蔽處。

阿生知道，只要槍聲一响起，他們就可能死在莫名其妙中。因為警方一定不會知道他們師徒二人也夾雜在學生之中。

呂偉良勢成騎虎，根本沒有想到危險這回事，只是他十分欣賞學生們的冷靜。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顯得一點也不慌亂，就像一隊受過訓練的軍隊一樣。

因此，他心裏不免會這樣想：這輩青年眞不愧為國家的未來主人翁，就是可惜沒有人好好的教導他們，導他們於正軌，否則，將來必是國家的棟樑

之才！

「喂！裏面有人嗎？」一名警員在揚聲高叫！

劉海的手指伸進了來福槍的機掣裏去，槍嘴瞄準了門縫！

車彬的手槍却指住呂偉良的腦門，他顯然担心師徒二人會做內應！

其實，呂偉良也不希望這班青年會落入警方的手中。

但是，敲門聲有如行雷，大有破門而入之勢！

青年學生之中，有些額角滲出了汗珠，有些咬住牙關，壓制住那股緊張的情勢。

呂偉良眞想教他們如何應付，但無論如何現在也太遲了。

一名警官說：「把門撞開！」

那警員道：「裏面沒有人啊！」

「沒有人也要入去看看。」

「那何必撞門，讓我們把這把門鎖弄毀好了。」警員說着，下樓到車上去取工具。

阿生心裏想：如果換上他們師徒二人，根本不必任何工具，亦可以得心應手。」

就在這時候，另一邊有人開門。這是一梯兩伙形式的建築，當警方在這邊敲門時，另一組警員也在對戶按鈴。

一名年已七十歲的老太婆開門出來，她看見這許多警察，就不禁問道：「你們幹什麼？這裏又沒有打劫，吵什麼？」

一名警官道明來意：「我們奉命查屋，因為有個危險人物可能躲在這裏？」

「見鬼！」老太婆說：「什麼危險人物，這裏一向很太平，也沒有什麼給小偷們去偷的，你們快走！吵得我心煩，我要請律師告你！」

警官怔了一怔！

屋內走出另一名老年人，看來這男子也有七十過外了。他可能是老太婆的丈夫。

這老翁的態度比較溫和，說道：「你們要搜就入來搜好了，可別喝喝殺殺的，我們最怕嘈吵的聲音！」

於是警官派人入內搜索，老太婆却在嘰哩咕嚕的，罵個不休。

老翁勸道：「別吵了，他們是警察，當然有權這樣做的。」

警員在這邊住宅找不到什麼，屋內只住了這對老年夫婦。

警官看見老翁十分合作，問道：「這裏有人居住麼？老伯。」

老翁道：「沒有，那間屋丟空很久了。」門板很薄，因此他們的一問一答，屋內人完全可以聽到。

這時各人都為之暗喜，以為老翁既說沒有人居住，大概警官也會不堅持一定要開門入來搜個明白吧！

可是，剛才下樓去取開鎖工具的警員就在這時回來了。

屋內各人的心臟都幾乎快要停頓，只要門一開，一切事情都可能發生！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街上槍聲乍起，這一來，不但把各警員嚇呆了，就是屋內各人，也感到莫名其妙起來。

警官下令各警員衝到街上，暫時放棄了開鎖搜查工作。

對面一雙老年夫婦聽到槍聲卜卜，立刻關上大門，躲了進去！

屋子裏的學生們與師徒二人，在莫名其妙中紛紛走近窗口去，俯視街上的情形。

沒有人知道街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見警員們紛紛拔槍在手，埋伏在有利陣地，顯然街上出現了他們的對手。

「糟糕！是我父親！」一個青年突然叫了起來。他正是林占士。

車彬立刻制止：「不要吵！」

各人俯視街中，果然在林占士的提示中，看見一名中年男子握住手槍，躲在一輛汽車的後面。他，正是林大紀。

劉海道：「他眞笨，這不是有利陣地，後面有警察出現，他就會沒命！」

車彬道：「無論如何，我們不要插手。」

車彬這番說話，原是對劉海等人說的，但是，林占士却道：「你怎麼可以見死不救？他是我父親，你們還想我參加你們的組織嗎？」

車彬說：「在這種情形底下，你可不能怪我們。我們是為了全體的安全，我們要全體撤離這裏，一齊去實現我們的理想。」

「不！不！」林占士突然發狂的叫了起來。

車彬立即叫人把他捉住，推入房內，不准他再作聲。

這時候，除了二名捉住林占士的學生之外，其他人等都在注意着街道上的情形。

林大紀好像西部片的英雄，倚着車後間歇地開槍射擊警員！

他的槍法十分準確，三番兩次幾乎擊中埋伏在附近的警員。

但是，正如報紙所說，他只有六顆子彈，在此之前他有沒有用過不知道，但眼前他已用了三顆。

警員們似乎早已奉命進行消耗戰術。一直在希望他用光那些子彈為止。

不知道他在那兒竄出來的，也許他躲在隣近的樓宇之內，看見警方大舉搜索，所以企圖闖出重圍。但終於給警員發覺了。於是一場巷戰就此展開。

呂偉良看見他們僵持在那裏，心裏不禁想：如果他可以加入戰圈的話，一定會用萬能枴杖中的痲醉針將林大紀制服。

根據林太太和警方公佈的資料，林大紀顯然是神經一向正常，但何故突然變得不正常？何故又會殺警奪槍？

也許正如車彬所說，他們都是吃了輻射魚之後，喝了酒，所以神經便出現了毛病。

呂偉良覺得：如果林大紀就這樣死去，的確是死得有點不明不白。

他對車彬說：「可以讓我下去嗎？我可以留下阿生作人質。」

車彬道：「不！誰也不准離開這裏。」

呂偉良道：「我要救林大紀，他有妻子，也有兒女須要他照顧。」

「你怎麼可以救他？」

「我有辦法可以勸服警方。」呂偉良不想說出他那枝萬能枴杖的秘密，「你也知道，林大紀的神經有了問題。」

「是的，但是，如果你下去，警方就會知道我們在這裏。」

「我不會告訴他們的。」呂偉良說，「我留下阿生，這證明我不想出賣你們。」

「不！」車彬還是堅持着說，「你不能下樓去的！」

林大紀突然打開那輛用作護身的汽車，跳上汽車去，就想開車！

但是，一排子彈射過去，四個輪胎之中有二個中子彈爆炸了。林大紀失望之餘，把汽車的油缸射擊，「轟」然一聲，立即發生爆炸。

就在這剎那間，林大紀又開了一槍，一名警員首當其衝，頭部中彈身亡！

呂偉良計算着：他只賸回一顆子彈了，為什麼警方不澈底執行「消耗戰」？只要再堅持三幾分鐘，也許可以死少一個人。

說不定警方想生擒林大紀，說不定警方不想他死在焚燒的汽車裏，又或者……

呂偉良想也未曾想得完，又是一聲槍響，林大紀在汽車裏飲彈身亡！

警方高級指揮官顯然也計算過林大紀的子彈已經用完了，所以這一聲槍聲響過了之後，他們也一湧而上，冒着危險，把林大紀從火海中救出！

但是，林大紀腦部中槍，早已氣絕身亡。

阿生看得眼淚直流，他看不慣這種悲慘場面。悻悻然問道：「他為什麼會這樣？誰害死了他？他本來就是無辜的。」

車彬凜然回轉身來：「你在指桑罵槐麼？」

阿生忘記了眼前的處境，反唇相稽道：「你的計劃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剛才那一幕悲劇是你一手造成的——」

「住口！」車彬喝道：「任何事情必然有所犧牲的，何況這是意外，又不是我故意造成的，你少說廢話！」話猶未完，突然有一條人影由房內飛撲而出，那是林占士。

林占士學過一點武功，剛才被人押入房間去的時候，先後將二人擊昏，後來聽到阿生和車彬的談話，知道他父親已經死了，不禁大為悲慟！

車彬看見是林占士，槍嘴一擺，「砰」然一聲槍響！子彈射向房門那邊！

阿生不及細想，飛起一脚，踢去了車彬手中的手槍，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呂偉良也掣杖在手，揮擊劉海，劉海幌了幌，倒向一旁！

呂偉良完全是迫不得已的，他再不動手，劉海就可能開槍射擊阿生。

劉海槍法如神，只要他開槍，阿生就有生命危險，所以先下手為强！

劉海跌倒，還未爬起來，便舉槍射擊！

「砰」然一聲槍响！呂偉良手臂中彈，血流如注！阿生踢去車彬的手槍，回頭看見師父受傷，飛前一脚，踢向劉海的面部，雙手奪槍！

車彬剛才一槍擊不中林占士，占士已經飛撲過來！林占士手急眼快，一下子滾身掠過地上，再次站起來時，已把車彬掉在地上的手槍奪在手中，高聲喝道：「所有的人都不要動！」

但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阿生也從劉海手中奪過那支長程來福槍。

阿生担心林占士一時激憤，會射殺車彬，他也喝道：「不准動！請你放下手槍！」

林占士含淚道：「不！我要替我父親報仇！」

話未說完，「碰」然槍聲一响！子彈自大門那邊射過來！

林占士手中的槍突然脫手飛出，手腕有血！

開槍的是夏維探長，大門不知何時被人偷偷打開了。警方人員是聽到這裏有槍聲傳出而趕來包圍查看的。

林占士雖受了輕傷，但車彬倖免於難。至於他落網後是否會被法律所制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全文完——

金獅吼

一夜夫妻百年恨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拯救師圓圓脫險後，一路追踪美人帮主，來至病美人水香蘭住處，伏在窗外竊聽美人帮主和水香蘭及萬勁松的談話，詎未幾為萬勁松所發覺，凌空點出指風，迫使麥飛龍現身，病美人對美人帮主指責盜竊武林金獅之事，矢言並不知情，美人帮主懾於萬勁松的功力，不敢用强，迫得偕麥飛龍辭去，麥飛龍為欲探知武林金獅的秘密，乃與美人帮主同車，上路久久，仍未見美人帮主把武林金獅的秘密說出，心中雖不耐煩，又不敢强迫她說出，遂向美人帮主旁敲側擊地提出疑問——

美人帮主歛去笑靨，正經地道：「總而言之，本帮主對武林金獅絕無非分之想，因為一年半之後，我們將名正言順的接收它，用不着在這個時候以不正當的手段奪取它，你說對不對？」

麥飛龍不欲與她多爭論，乃點頭道：「那麼，帮主現在請將武林金獅的秘密告訴小可吧！」

美人帮主身子往車廂靠去，裝出疲倦之態道：「我累了，且讓我歇一歇，等今晚投宿客棧時，再慢慢說給你聽便了。」

說畢，閉上眼睛。

麥飛龍很感不快，但也無可奈何，暗道：「好吧，我反正跟定了妳，看妳能拖延多久！」

馬車，在道上疾馳着……

夜幕垂下時，她們回到了蒲城，在原來的一家客棧門口停車，下車進入。

麥飛龍自然跟入，他已決心要逼美人帮主說出武林金獅所包藏的秘密，因為這個「秘密」和武林金獅的失竊必有極大關聯，要知誰偷了武林金獅，先得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

大家在客棧安頓了下來之後，美人帮主召來了一名店小二道：「小二，我們餓了，快開一桌酒菜來！」

店小二連聲應諾，急急而去。

美人帮主接着向麥飛龍笑道：「麥少俠，等吃過飯後，本帮主再把一切告訴你，如何？」

麥飛龍點頭道：「好。」

美人帮主道：「鳳丫頭，替我備水，我要洗洗身子。」

花鳳答道：「是，帮主要在那裏洗？」

美人帮主道：「自然在我房中，此地設備那有咱們美人谷好，只好將就一些了。」

麥飛龍聽說她要在房中洗澡，自不便再呆着不走，當即辭出回到自己房中去，和衣躺上床。

× × ×

半個時辰之後——

「砰砰砰！」

有人在外敲門。

麥飛龍翻身坐起，問道：「那一位？」

花鳳在房門外答道：「是我，麥少俠，我們帮主請你過去吃飯。」

麥飛龍上前開門，道：「在那裏吃？」

花鳳道：「就在我們帮主的房間，店小二已經把酒菜送來了。」

麥飛龍當下即出房，隨她往美人帮主的房間走來。

進入房間一看，果見房中已擺好了一桌酒菜，美人帮主居中而坐，六女分坐兩邊。

美人帮主見他進來，便指着對面一個位置道：「麥少俠請坐。」

麥飛龍道謝坐下。

美人帮主道：「鳳丫頭，替麥少俠斟酒。」

花鳳答應一聲，提起酒壺，為麥飛龍斟了一杯酒，面含嬌笑道：「麥少俠酒量不錯，今晚可得多

喝幾杯。」

麥飛龍笑道：「不，今晚不能多喝。」

花鳳道：「爲甚麼呀？」

麥飛龍道：「今晚我要聽貴幫主講故事。」

美人幫主微微一笑道：「麥少俠怕醉了聽不到故事？」

麥飛龍道：「正是。」

美人幫主道：「別担心，今晚你若醉了，也還有明天，後天，大後天……總之本幫主遲早會把武林金獅的秘密說給你聽的。」

麥飛龍道：「小可却想儘快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以便早日尋它回來。」

美人幫主舉起面前一杯酒，含笑道：「來，爲我們之間的猜疑冰釋乾杯！」

語畢，撩開黑紗，一飲而盡。

七女跟着喝下。

麥飛龍忖度她們不致胆敢在酒中下藥，故隨亦舉杯喝了下去。

然後，大家舉箸吃菜。

美人幫主邊吃邊笑道：「麥少俠，你還想念那位孟凡姑娘麼？」

麥飛龍點頭道：「想。」

美人幫主道：「本幫那位粘護法至今毫無音訊，看樣子她有脫離本幫之意，要是她帶着女兒遠走高飛，你想又有何用？」

麥飛龍道：「小可會去尋找。」

美人幫主道：「要是找不到呢？」

麥飛龍默然不語。

美人幫主含笑道：「你和孟姑娘是否有了超友誼的關係？」

麥飛龍道：「沒有。」

美人幫主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如此痴情呢？」

麥飛龍笑了笑道：「幫主，我們不談這些，好麼？」

美人幫主笑道：「本幫主一直在想，要是你願意娶本幫的姑娘爲妻，將是武林一段佳話……」

麥飛龍道：「小可無此福氣。」

美人幫主道：「我不相信你會不喜歡標緻的姑娘，所以這表示你對本幫有着某種成見。」

麥飛龍道：「不敢。」

美人幫主道：「當初本幫主派遣勝雪紅協助你追查武林金獅，就希望你們能成爲美眷，沒想到你對雪紅竟無半點情意……」

麥飛龍甚窘，連忙說道：「幫主請別再說下去了。」

勝雪紅羞赧不堪，垂下頭去。

美人幫主笑道：「怕甚麼？我這個女流之輩都敢說，難道你一個大男人反不敢聽？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喜歡雪紅一人？還是統統不喜歡？假如你喜歡別的姑娘，可以告訴我，眼下在座的這七個，任由你選擇，怎麼樣？」

麥飛龍俊臉發紅，窘笑道：「幫主，我們來談談武林金獅的秘密，如何？」

美人幫主道：「現在正在吃飯，本幫主不喜歡在吃飯的時候提起那些不愉快之事。」

麥飛龍窘笑了笑道：「小可也沒心情談論兒女私情。」

美人幫主微微一笑道：「麥少俠莫非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

麥飛龍道：「幫主應該爲貴幫這七位姑娘留點面子，妳看她們都羞得不好意思吃食了。」

美人幫主道：「鳳丫頭，抬起頭來！」

花鳳抬頭羞答答地道：「幫主有何吩咐？」

美人幫主不答，回對麥飛龍笑道：「這個鳳丫頭聰慧異常，一向最討我喜歡，我很捨不得讓她出閣，但麥少俠若對她有意——」

麥飛龍想起那天在美人谷看到她赤裸裸一絲不掛的情景，一張臉登時脹紅，站起身子道：「幫主若要再說下去，小可只好告退了！」

美人幫主笑道：「好好，不說就不說，你請坐下來吧！」

麥飛龍快快坐下。

卓明珠忽然舉杯笑道：「麥少俠，奴家敬你一杯酒！」

麥飛龍說聲「謝謝」，舉杯飲下。

林馨也跟着端起一杯酒，嫵媚一笑道：「麥少俠，奴家也敬你一杯。」

麥飛龍感到不妙，笑道：「這不成，妳們一人敬我一杯，我非醉倒不可。」

林馨道：「我們一人敬你一杯，總共也不過七杯酒，那會醉倒呀？」

麥飛龍覺得不便推辭，只好斟酒，與她對飲下去。

杜鵑花提起酒壺，把他的空杯斟滿，然後也端起自己的一杯，羞笑一下道：「來！」

麥飛龍苦笑道：「嘿，這不是車輪戰麼？」

杜鵑花道：「就只這一杯，以後不再強迫你喝了。」

麥飛龍只得又飲了下去。

然後是蘇雪蓮、師圓圓和勝雪紅，他們也都敬了他一杯酒。

麥飛龍飲下最後一杯酒後，立刻拱手道：「好

了，小可先作聲明，今晚的酒，到此爲止，不再喝了。」

美人幫主笑道：「那就吃菜吧！」

麥飛龍舉箸吃菜，吃了幾口後，忽覺體內似有一股火在隱隱燒起，腦門也有些發暈，並且產生了一種綺念，不禁暗吃一驚，忖道：「奇怪，今晚我怎的這樣不濟？」

和美人幫的姑娘一道吃喝，他本來是深懷戒心的，所以他喝了八杯酒後，便不敢再喝，自以爲適可而止便不致醉倒，但現在他發覺自己竟然已經「醉」了！

他爲自己超乎尋常的「不勝酒力」深感迷惑，眼睛瞪望着面前的空杯，發起呆來。

美人幫主格格脆笑：「麥少俠欲再飲，請勿客氣。」

麥飛龍抬頭茫然道：「甚麼？」

美人幫主笑道：「我說麥少俠想再飲幾杯，請不要客氣！」

麥飛龍搖頭道：「不行，小可好像……好像醉了。」

美人幫主笑吟吟地道：「世事紛紛無已時，勸君杯到不須辭，但能爛醉三千日，楚漢興亡兩不知——人生難得一醉，一醉能够解千愁，醉了，又有何不好？」

麥飛龍沒有回答，他的神智漸漸喪失，腦海裏浮現着各種旖旎風光，春心蕩樣，漸漸感到不能自持了。

眼前七女，現在看來個個都那麼嬌美可愛，令他有「饞涎欲滴」之感……

總算他的理智還未完全喪失，當即起身道：「對不起，小可已吃飽，失陪了！」

說罷，急急忙忙「奪門」而出，奔回自己房中，上床躺下。

他扭頭側身而臥，努力想排除腦中的慾念，和小腹下騰騰有如怒蛙的一股火。

但是沒用，他僅剩的一點理智，很快就被渾身的慾火所淹沒了！

他雙目發赤，心跳氣急，開始渴望有女人前來投懷送抱；他想到了花鳳，彷彿又看到了她那身雪白美妙的胴體在露天下奔跑，肥美嫩白的玉腿在飄飛……

× × ×

花鳳悄悄走入他房中，輕輕掩上房門，然後開始寬衣解帶，一轉眼就已脫得一絲不掛，邁動一雙玉腿，走到了他的床前。

× × ×

好清楚的「幻象」！

麥飛龍眼睛直直的瞪視着出現在眼前的這個「幻象」，目中冒出火來了。

他伸出顫抖的手，摸上「幻象」的酥胸，發覺「幻象」如眞，登時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抓住花鳳的玉臂，將她抱上了床……

× × ×

雲行雨施。

雲消雨散。

麥飛龍漸漸清醒過來。

他以爲是做了一場夢，便把眼睛閉上，靜靜躺着養神，希望這個使他感到不安的「美夢」趕快消失。

忽然，他感到有一隻手掌在輕輕摸撫着自己的面頰，不覺喃喃自語道：「唉，這場夢到底要持續多久呀！」

却聽耳邊有個女人吹氣如蘭的低聲道：「親哥哥，這不是夢，這是眞的！」

麥飛龍臉上升起一絲微笑，仍閉目發夢囈道：「我知道妳希望這是眞的，但妳別做夢，這只不過是一場春夢罷了，春夢了無痕，哈哈……」

身邊的女人輕輕咬着他的耳根，情語綿綿道：「不，這是眞的！親哥哥，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人了！」

麥飛龍感覺被咬的耳根微微發痛，情況歷歷似眞，不禁倏然一驚，霍地翻身坐起。

睜眼一瞧，登時「啊！」的驚叫起來。

不錯，一切都是眞的！

花鳳活色生香的胴體，赫然橫陳於眼前！

而自己，也是全身赤裸！

「天哪！」

他嚇得魂飛魄散，一把拖起棉被掩住了自己的身子，駭然大叫道：「妳——這是怎麼回事？」

花鳳玉臉微暈，却仍躺着沒動，羞答答道：「這要問你自己了，我們幫主叫我進來看看你，你却拉住我不肯放……」

麥飛龍震駭欲絕，顫聲道：「不！不！這不是眞的！我……我……」

正囁嚅間，驀聞「砰！」的一聲，房門突然被人推開，美人幫主走進來了！

麥飛龍睜大了眼睛，楞楞的說不出話來。

美人幫主臉寒如冰，怒叱道：「好呀！你們幹的好事！」

花鳳慌作一團，抓起衣裳掩住身子，惶聲道：「幫主，這不是我的錯，他方才瘋了，拉住我不肯放……」

美人幫主叱道：「還不快穿上衣服！」

花鳳連忙跳下床，抱着衣裳遁入床左的一方布後面……

美人帮主眼球一轉，瞪望麥飛龍冷笑道：「麥少俠，我只道你是正人君子，却不道竟幹出這種傷風敗俗之事，如今你可如何向我交代？」

麥飛龍仍在發呆發楞，他仍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眞實的。

但是看到床上落紅點點，他的心顫慄了，他知道一切都是眞的，自己已經幹了一件可怕的事，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泥沼裏！

美人帮主眉毛揚了揚，尖聲道：「說呀！你强暴了我的姑娘，這件事該如何解決？」

麥飛龍羞愧交迸，恨不得立刻死去，低頭悲聲道：「帮主請先出去一下，等一會……我們再來商量解決之策，好麼？」

美人帮主「哼！」的一笑道：「好，你穿衣服，本帮主在房中等你！」

語畢，轉身出房而去。

麥飛龍慢慢的穿着衣服，心亂如麻，六神無主，不知如何面對卽將來臨的責難，也不知如何處理善後，他感到有山那麼重的痛苦壓到自己頭上！

錯已鑄成，自己該怎麼辦？

美人帮主一定不肯原諒自己，她若將此事宣揚出去，自己還有臉見人麼？

恩師知道了，他老人家豈肯饒恕自己？唉唉，終南一派的聲譽，都被我一個人丟盡！糊塗！糊塗透了！我怎麼會幹出這種事？

我該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啊？

忽然，他的眼睛看見了一樣東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東西！

劍！

放在枕頭下的一把劍！

於是，他伸手拿起那把劍，抽了出來。

「拍！」

人影一幌，他的劍已被人打掉。

花鳳出現於床前，滿臉幽怨悽苦的望着他，道：「你……你想幹甚麼？」

麥飛龍垂下了頭，激動地道：「我對不起妳，妳讓我死了吧！」

花鳳苦笑道：「死？哼，你玷污了我，一死便能解決問題麼？你死了我怎麼辦？」

麥飛龍痛苦的抱着頭，道：「我該死！我該死！我該死……」

花鳳氣憤地道：「你是怎麼攪的？男子漢大丈夫，敢做就敢當，我失身於你都不後悔，你還後悔個甚麼勁兒？」

麥飛龍猛的抬起頭，雙目逼視她道：「我問妳，妳們是不是在酒中下了藥？」

花鳳杏目一瞪，尖叫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吃了一驚，忙道：「好了，好了，用不着這麼大聲鬼叫，我們去見帮主吧！」

花鳳一扭腰，往外便走。

兩人進入美人帮主的房中時，只見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六女正圍在美人帮主身邊窃窃私議，她們看見麥飛龍和花鳳入房，掩口直笑。麥飛龍一看這種情形，登時滿面通紅，窘得要死。

美人帮主心知這個時候不能再讓麥飛龍受到一點刺激，立刻揮手道：「去！除鳳丫頭之外，都給我回房睡覺！」

卓明珠等六女自然不敢違抗，齊聲應是，起身施禮退了出去。

美人帮主接着向麥飛龍冷冷一笑道：「你坐下吧！」

麥飛龍默默坐下，低頭不語。

美人帮主道：「令師眼下人在何處？」

麥飛龍低着頭答道：「此刻大約已返回終南山了。」

美人帮主道：「那好，我想來想去，覺得這件事非找令師解決不可，我跟你去！」

麥飛龍心頭大愧，抬頭面露求情之色道：「帮主，您不能給小可留點面子麼？」

美人帮主冷笑道：「哼，我給你留面子，那我們鳳丫頭怎麼辦？難道她該白白受你玷污？」

麥飛龍黯然道：「我們可以商量商量……」

美人帮主問道：「你打算怎麼解決？」

麥飛龍反問道：「帮主之意呢？」

美人帮主道：「我先把利害關係跟你說淸楚，你是名門正派的門下，而且又是本屆競技大會的英雄人物，眼下，你麥飛龍三個字已是家傳戶曉，你們終南派將因你一人而重振聲威，復興貴派大業，但假如你强暴敝帮姑娘的消息一旦傳到江湖上去，那麼，你的聲譽將一落千丈，由英雄變爲狗熊，成爲人人唾棄鄙視的小人，你們終南派也將再度垮台，永難復興，你也就成了終南派的罪人，我說的，對也不對。」

麥飛龍點點頭。

美人帮主冷聲一笑，又道：「同時，消息一旦傳出，說不定還會引起武林公憤，强迫令師辭去武林盟主的職位，對也不對？」

麥飛龍又點點頭。

美人帮主嘆了口氣道：「所以，這件事你可得好好處理……」

麥飛龍痛苦地道：「帮主要小可怎樣，請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吧！」

美人帮主轉望花鳳問道：「丫頭，妳打算怎樣啊？」

花鳳低首含羞道：「全憑帮主作主。」

美人帮主道：「妳願不願嫁給他？」

花鳳點頭道：「我已失身於他，若不能嫁給他，只有一死了！」

說畢，嚶嚶哭了起來。

美人帮主回對麥飛龍說道：「那麼，我對你有兩項要求，要是你答應了，我便不公開你的醜行，你要是不答應，卽只好公諸武林，讓大家來評評理了。」

麥飛龍道：「帮主若要小可娶她爲妻，小可答應便了。」

美人帮主微微一笑道：「這是我要求的第一項，我還有一項要求……」

麥飛龍道：「請說。」

美人帮主道：「我要求你加入敝帮，做敝帮的一位『護花使者』！」

麥飛龍渾身一震，衝口道：「這不成！」

美人帮主冷笑道：「沒關係，我原無强迫你答應之意……」

麥飛龍心知自己若然拒絕她的條件，她便要公開自己的行爲，心中大爲憤慨，道：「我佔有了花姑娘的身子，便娶她爲妻也就是了，憑甚麼還要加入貴帮做『護花使者』？」

美人帮主冷冷一哼，道：「這是敝帮的帮規，誰要娶敝帮姑娘爲妻，就得加入敝帮爲『護花使者』的！」

麥飛龍嘆道：「您爲何不設身處地替小可想一想？小可是敝派倚賴之人，怎能做您的『護花使者』啊？」

美人帮主格格笑道：「說得眞有趣！你强暴了我的姑娘，還要我替你設想，其實你該爲我設想才對，我辛辛苦苦養大了一個姑娘，平白送給你爲妻，這種血本無歸的生意我可不幹！」

麥飛龍沉沉臉，道：「您有這個要求，足證我是中了您的計，您必是在酒中下藥——」

美人帮主猛拍身邊茶几，截口低叱道：「你胡說！」

麥飛龍冷冷一哼，道：「是不是胡說，您心裏有數！」

美人帮主怒道：「本帮主眞沒見過像你這樣無賴的青年，你幹了壞事還不肯認錯，還要反咬人一口，你有何證據能證明我們在酒中下藥？」

麥飛龍默然不語。

他愈來愈相信自己必是吃下了某種藥物，才迷失本性犯下淫行，但他如何去找出「證據」呢？

美人帮主不耐煩地揮了揮手，道：「好了，你回房去吧，我早就知道，這件事應該找你師父才能解決！」

他覺得這件事萬萬不能讓師父知道，也不能傳到江湖上去，自己死不足惜，却不能連累了本派，使眼看有復興之望的本派又垮下去。

美人帮主道：「怎麼回事？本帮主要就寢了，你別賴着不走好不好？」

麥飛龍仍坐着不動，嗒然道：「我甚麼都可答應您，但若要我叛離終南派投効於您，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事。」

美人帮主道：「我沒有說要你叛離終南派，你做了敝帮的『護花使者』，仍然可以留在你們終南派！」

麥飛龍不覺心頭一動，注目問道：「您的意思是說：我做了『護花使者』之後，可以不必留在美人谷？」

美人帮主道：「是的，你可以一直留在終南派，接到本帮主的命令時，再替我辦事就行了。」

語聲微頓，說道：「並且，你若怕令師知道，我也可以替你保守秘密。」

麥飛龍道：「如果妳命令我做不利敝派之事，我也遵辦？」

美人帮主笑道：「這一點你倒可放一百二十個心，我絕對不會命令你做不利於貴派之事，甚至也不會命令你做壞事！」

麥飛龍道：「那麼，您要我做甚麼？」

美人帮主道：「護花而已！」

麥飛龍道：「保護貴帮姑娘的安全？」

美人帮主點頭道：「正是，我的姑娘在執行各種任務時，常須有人暗中保護，必要時出手支援她們，如此而已！」

麥飛龍覺得條件不苛，不禁有些心動了，問道：「那麼，我和花姑娘的婚事呢？」

美人帮主道：「你們可以先行文定，立下婚約，這樣何時成親均可。」

麥飛龍起身來回踱步，靜靜的考慮了好半天，才點頭道：「好吧，我答應您！」

說出這句話後，目中跟着湧出兩行淚水，他知道自己的一生完蛋了。

美人帮主隨卽遞出兩張紙，說道：「這裏是入帮誓書和婚約書，爲恐口說無憑，請在這上面寫下你的姓名。」

麥飛龍接過一看，只見一張寫的是「余願加入美人帮爲護花使者，服從帮主領導，如有違抗情事，願受帮規處罰」；另一張寫的是「余一時失檢，玷辱花鳳姑娘，今立此婚書，願娶花鳳姑娘爲妻，如有背棄行爲，願受武林公裁」等語，不禁苦笑一聲道：「小可既已答應了，又何必此字據？」

美人帮主道：「非如此不可！」

麥飛龍乃是最重信義之人，自覺既已犯了錯，答應了人家的條件，自然不能反悔不認帳，而對方要求立字爲憑，也算是「合理」的要求，當下不再與對方爭論，要來一支筆，分別在帮誓書和婚約書上簽下了姓名，然後遞還給對方。

美人帮主欣然收下，笑道：「好了，現在你已是本帮的『護花使者』了！」

她接着轉對花鳳笑道：「丫頭，妳該和他交換一件信物才對，拿甚麼東西送給他啊？」

花鳳羞不可抑，舉袖掩面，道：「我……我不知道……」

美人帮主脆笑一聲，道：「哼，現在還害甚麼臊？我記得以前曾經送給妳一顆大珍珠，它還在不在？」

花鳳點點螓首。

美人帮主道：「那麼，就把它送給妳的未來夫婿吧！」

花鳳依言取出一顆大如龍眼的珍珠，往麥飛龍面前一送，含羞道：「給你！」

麥飛龍接下了珍珠，隨亦摸出一條汗巾，送到她手上，道：「我身上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這條汗巾妳收下吧。」

花鳳接過汗巾，嫣然一笑，立即轉身「逃」出去了。

美人帮主笑道：「好了，事情總算有了圓滿的解決，今後我們是一家人啦！」

麥飛龍强笑一下，沒開腔。

美人帮主道：「夜已深，你回房安寢吧。」

麥飛龍道：「帮主一直說要把武林金獅的秘密告訴小可，現在何不說出來？」

美人帮主格格脆笑，道：「現在，你已是本帮的『護花使者』，我不主動告訴你的，你就不要多問！」

× × ×

麥飛龍一夜未睡，躺在床上瞪眼睛，他爲「今後不知如何做人」而徬徨無主，而怨恨，終宵……

× × ×

天亮時，美人帮主召他到面前，說道：「我想了一夜，決定兩個步驟：你和花鳳連袂奔赴長安，澈查金山樓金匠房德聲死亡的眞相，我則帶卓明珠六人再去石門河，暗中踩探病美人水香蘭和獨臂劍神萬勁松的行爲，你意下如何？」

麥飛龍道：「石門河我看不必再去了。」

美人帮主道：「爲甚麼？」

麥飛龍道：「武林金獅是被那兩度出現的『金身怪人』所窃無疑，而那兩個『金身怪人』中，沒一個酷像獨臂劍神，所以可斷定武林金獅絕非爲獨臂劍神所窃。」

美人帮主道：「那兩個『金身怪人』難道不可能是他部下？」

麥飛龍道：「獨臂劍神乃是當今武林罕有敵手的劍術大家，他若要搶奪武林金獅，絕不顧假手於人。」

美人帮主道：「話雖不錯，但天下事總是難以逆料的，我決定再走一趟石門河，暗中監視他們一段日子看看。」

麥飛龍不大樂意與花鳳同行，便道：「那麼，長安之行，由小可一人去即可，花姑娘仍讓她侍候帮主吧！」

美人帮主微笑道：「怎麼？你不喜歡和她一道走？」

麥飛龍道：「不，小可的意思是——」

美人帮主擺手打斷他的話，道：「別說了，你們已是未婚夫婦，理當走在一起！」

麥飛龍情知她要花鳳監視自己，再說無益，只得點頭道：「好，我們何時走？」

美人帮主道：「等下就去。」

麥飛龍道：「若查出房德聲確是被人殺害的，便可斷定是崆峒派所爲，那時該怎麼行事？」

美人帮主道：「我已吩咐花鳳怎樣行事，到時，你聽她的就是。最要緊的是：你絕對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武林金獅蘊藏着某種秘密一節，包括令師在內！」

麥飛龍道：「假如我說了呢？」

美人帮主冷笑道：「那麼，我便把你强暴花鳳之事公開！」

麥飛龍苦笑道：「若尋獲武林金獅，也不能讓家師知道？」

美人帮主道：「要先讓我看過之後，才可交給令師；老實告訴你，我要的是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秘密，不是那隻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帮主可否透露一下那『秘密』的內容？」

美人帮主道：「不能！」

麥飛龍道：「帮主不以爲窃獅者已取去了那個『秘密』麼？」

美人帮主道：「普天之下，除我和病美人水香蘭之外，我敢說沒有第三人知道它的秘密。」

麥飛龍道：「若然如此，假定武林金獅非病美人水香蘭所窃，則窃獅者的目的何在呢？」

美人帮主道：「不知道。」

麥飛龍道：「小可不信有人光爲了那百斤黃金而窃去武林金獅。」

美人帮主道：「這可說不定，百斤黃金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

說到這裏，一揮手道：「好了，你們去打點衣物，立刻動身吧！」

× × ×

兩刻時之後，麥飛龍和花鳳各騎一馬，馳離蒲城，取道長安而來。

麥飛龍對於跟在身邊的花鳳，其感覺就如被人在腰上揷一把刀，打心底生起一股厭惡之感，故一路出城之後，都不跟她說一句話。

花鳳却也像個「羞於啓口」的新娘子，默默的跟着，大有「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決心。

兩人走了好半天，麥飛龍反覺過意不去，暗道：「她雖厚顏無恥，畢竟是把貞操獻給了我，而且她已打定主意跟定了我，我又無法甩掉她，若一直不跟她交談，也不是辦法……」

想到這裏，便開口道：「花姑娘，妳怎麼不說話？」

花鳳不谷，木無表情。

麥飛龍不禁暗發一聲冷笑，暗道：「哼，我願意跟妳說話，妳該高興才對，居然反跟我賣起嬌來了！」

當下，笑笑又道：「妳怎麼啦？」

花鳳冷冰冰地道：「你在跟誰說話？」

麥飛龍道：「跟妳。」

花鳳道：「我是你甚麼人？」

麥飛龍一怔，繼之「哼！」的一笑道：「妳是我未過門的妻子，不是麼？」

花鳳道：「既然是你未過門的妻子，你在稱呼上就應該改變一下！」

麥飛龍沉聲說道：「我叫妳『花姑娘』，並無不對。」

花鳳道：「還有更適當的稱呼！」

麥飛龍道：「敬請指教。」

花鳳道：「鳳妹！」

麥飛龍一笑道：「哦……」

花鳳道：「今後你在人前人後都要稱呼我爲『鳳妹』，否則我不依你！」

麥飛龍乾笑一聲道：「沒問題，只是我這個未來的夫婿脾氣很暴，要是有對不起妳的地方，妳可得忍耐啊！」

花鳳冷冷一笑道：「我才不怕你呢！」

麥飛龍道：「有一句話說『惡人自有惡人磨，蜈蚣碰見蜒蚰螺』，妳若不相信，咱們騎馬看唱本，走着瞧！」

花鳳冷冷道：「還有一句話，不知你聽說過沒有？」

麥飛龍道：「願聆高言。」

花鳳道：「孫猴子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却翻不出如來佛的掌心！」

麥飛龍哈哈大笑，道：「對！對！但妳別忘了孫猴子曾在如來佛的手指上撒了一泡尿，我雖逃不出妳的手掌，但總可在妳手上撒尿！」

花鳳微笑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要撒尿，就儘管撒吧！」

麥飛龍聳聳肩，道：「說眞的，我很爲妳可惜，妳本是個黃花閨女，爲了協助你們帮主達到她的目的，竟肯犧牲自己的貞操，實在太不值了。」

花鳳道：「我失身於未來的丈夫，算不得謂犧牲。」

麥飛龍冷聲說道：「但妳認爲嫁給我，會有快樂麼？」

花鳳道：「如果你不肯給我快樂，你也別想過快樂的日子！」

麥飛龍不覺長嘆一聲，說道：「這眞是何苦來哉！」

花鳳道：「所以，你最好眞心眞意喜歡我，這樣大家都好。」

麥飛龍道：「如今木已成舟，妳老老實實告訴我，昨晚妳們在酒中下了甚麼藥物？」

花鳳道：「助情花。」

麥飛龍不懂，問道：「助情花是甚麼東西？」

花鳳道：「一種可以助情發興的藥物，縱是大羅天仙吃了此藥，也叫他不克自持。」

麥飛龍道：「妳們爲何要這樣陷害我？」

花鳳道：「因爲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得不如此降伏你。」

麥飛龍道：「妳可告訴我武林金獅所包藏的秘密是甚麼？」

花鳳道：「不行。」

麥飛龍道：「唉，妳若想獲得丈夫的歡心，最好不要對丈夫守密！」

花鳳道：「你還不算是我的丈夫。」

麥飛龍道：「那麼，換個話題，你們帮主以前的丈夫是誰？」

花鳳道：「這也不能告訴你。」

麥飛龍笑笑道：「別忘了我已是你們帮中的『護花使者』，不是外人啊！」

花鳳道：「護花使者在我們美人帮中的地位僅高於『花奴』而已，還不够資格過問帮中事務！」

麥飛龍沒再開口，他覺得跟她說話，還比不上跟自己膝蓋說話來得有趣……

× × ×

馬蹄聲中，日漸西斜。眼前，來到了一片不見人烟的荒野地帶。

麥飛龍突然有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感覺，感覺到四周似乎埋伏着敵人，不由得一勒坐馬，運目四下搜視起來。

花鳳跟着一勒韁繩，詫聲道：「怎麼了？」

麥飛龍仰臉望天，抽動着鼻子，道：「好像有一場驟雨要來了！」

花鳳披嘴一哂道：「瞎說，天上沒一片烏雲，那來的驟雨？」

麥飛龍笑道：「天有不測風雨，人有旦夕禍福，妳最好趕快準備一下！」

花鳳道：「我沒帶斗篷出來，如何準備？」

麥飛龍道：「不要斗篷，有劍就行了。」

花鳳一怔道：「甚麼意思？」

一語甫出，四周的幾堆野草底下，突然冒出幾顆人頭來！

前面出現兩個，後面出現兩個，左右各出現一個，一共是六個人。

六個金身怪人！

他們由草叢裏站起，移步走了出來。將麥飛龍和花鳳緊緊包圍起來。

其中一個，可從其身材上看出是首次在潼關客棧上出現的外，餘者五人身高一樣，胖瘦也一樣，就好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

花鳳臉色遽變，迅捷的撤出佩劍，目注麥飛龍，吃驚地道：「這些人卽是你屢次見到的『金身怪人』？」

麥飛龍點點頭道：「不錯！」

說也奇怪，他對今天出現的這六個「金身怪人」，心中毫無一絲懼意，明知這次遭遇凶多吉少，却一些也不担憂，他甚至有一種奇怪的希望，希望自已能死在他們的劍下……

這時，六個金身怪人，已站定了脚步，爲首那個數度出現的金身怪人，開聲陰惻惻的笑道：「小子，這次不會再有第二個午瞎子孟三彥現身搭救你了吧！」

他的整個腦袋都包在「金皮」之中，只露出一雙熠熠發光的眼睛，連雙耳和嘴巴都沒開個洞口，是以說出來的話聲，給人一種悠遠空洞之感。

麥飛龍端坐馬上紋風不動，淡淡一笑道：「我也不希望再有武林高人現身搭救。」

那金身怪人瞥了花鳳一眼，沉笑道：「你以爲今天換了這個丫頭，就能保你於不死？」

麥飛龍搖頭道：「不，這位花鳳姑娘的力氣容或比原先那位勝姑娘大，但在劍術方面，絕不比那位勝姑娘高明。」

花鳳瞪了他一眼，嗔聲道：「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麥飛龍舉手一指那金身怪人，笑道：「這位朋友認爲我在依靠妳，所以我不得不說淸楚。」

那金身怪人嘿嘿大笑，道：「小子，咱們廢話少說，今天你們兩人若想活命，只有一條路走！」

麥飛龍左右看看，問道：「那一條？」

那金身怪人道：「我要知道武林金獅所蘊藏的秘密，你們說出來，我便放你們一條生路，否則此地便是你們埋骨之處！」

花鳳驚詫道：「咦，是誰告訴你們武林金獅蘊藏着某種秘密的？」

那金身怪人詭笑道：「住在石門河邊的一對夫婦！」

花鳳臉色一變道：「哼，我們帮主猜得不錯，果然是那賊人洩漏了秘密！」

麥飛龍却不相信對方之言，笑笑道：「閣下挑撥離間的手段實在不高明……」

那金身怪人兩眼一瞪道：「你說甚麼？」

麥飛龍緩緩道：「既然那對夫婦肯告訴你武林金獅蘊藏某種秘密，那他們爲何不告訴你『秘密』是什麼呢？」

那金身怪人似乎呆了一下，才又爆發一陣狂笑，冷聲道：「因爲我們談不攏，因此，他們不肯說出來！」

麥飛龍道：「依我看，閣下是跟踪美人帮主到了石門河，遠遠聽到了『武林金獅蘊藏某種秘密』這句話而已，我敢說，閣下甚至不知道那對夫婦是誰！」

那金身怪人突然右腕一翻，拔出肩上的長劍，厲笑道：「小子，你廢話太多了，如今一句話，你們到底說不說出來？」

麥飛龍一指身邊的花鳳道：「閣下該問她才對，她才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

那金身怪人果然轉望花鳳問道：「丫頭，妳說不說？」

花鳳心神已漸趨穩定，聞言面現嬌笑，說道：「要我說出武林金獅的秘密，你首先得回答我一些問題！」

那金身怪人道：「好，妳問！」

花鳳笑道：「我只問你兩個問題，你只要肯回答其中一個問題，我便把武林金獅的秘密奉告。」

那金身怪人不耐煩的促催道：「妳快問吧！」

花鳳道：「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誰？」

那金身怪人搖頭道：「問第二個問題！」

花鳳道：「第二個問題是：你們爲何要竊走武林金獅？」

那金身怪人嘿嘿一笑道：「這個問題，我也不能回答！」

花鳳雙手一攤道：「那就算了，你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我也不能把武林金獅的秘密相告！」

那金身怪人獰笑道：「沒關係，我會迫妳說出來！」

語至此，舉劍一揮，示意大家一齊上！

包圍在四面的六個金身怪人同時拔出長劍，一齊圍撲上去。

麥飛龍滾鞍下馬，脚未着地，劍已出鞘，大喝一聲，向其中一個金身怪人的雙脚掃去。

他的劍法並非以快爲主，但這一劍却發得奇快無比，宛如一道閃電由地上掠過，凌厲的劍風，捲起地上的無數小枯葉！

那金身怪人却也不是弱者，一見劍到，疾忙跳起三尺，跟着身形一旋轉，一劍反向麥飛龍左膝上點去。

而就在這一刹那間，另外的兩柄長劍，鋒利的劍尖也已點到了麥飛龍的身前……

與此同時，花鳳也已跳下馬，跟另外兩個金身怪人打了起來。

花鳳的劍術其實並不比勝雪紅差，她出劍的速度，也快得無以倫比，雖是以一敵二，居然是攻多於守。

但與她交手的兩個金身怪人却也能見招破招，沒有一絲慌亂之象。

一時間，雙方劍如游龍，展開了一場劇烈的搏鬥，打得難分難解。

那位顯然是「首領人物」的金身怪人沒有加入圍攻，站在一旁按劍未動。

麥飛龍由於落入美人帮主的陷阱，對自己的前途已經失去信心，頗想一死以解脫痛苦，在這種心情之下，對死亡自然不感到多大可怕，故出手全無顧忌，雖是以一敵三，却着着搶攻，毫不把對方三人放在心上。

手中一柄長劍，縱橫翻飛，勇若神龍！

三個圍攻他的金身怪人一時反爲他的氣勢所懾，竟未能傷到他一根汗毛。

四柄劍不時爆起火花，碰擊聲不絕於耳……

雙方打了盞茶工夫，麥飛龍越戰越勇，劍招越來越凌厲難當，只見他突然一個大盤旋，長劍繞身，劃出一道虹光，繼之抛向其中一個金身怪人的腹部——

一聲輕微的「刷！」如電而過，那金身怪人的腹部頓時洞開，大小腸掛了下來！

「啊……」

那金身怪人發出一聲長長的慘叫，踉蹌顚退數步，仰身倒了下去。

聽其聲音，年紀似在三十左右。

那位「首領人物」一看自己的人中劍倒下，大吃一驚，疾忙飛步跳過去，探臂攬起中劍的金身怪人，頓足往後縱退，同時大聲道：「你們小心應付，我馬上就來！」

他縱退數丈之後，卽將中劍的金身怪人放下，低聲道：「世泉，你受傷極重，已難活命，爲師也不忍見你痛苦，所以你這就去吧！」

話落，駢指疾下，點中了「世泉」的死穴，然後抱起旁邊一顆斗大的石頭，對準「世泉」的面部用力砸下去。

只聞「拍！」的一聲，世泉的面部頓告稀爛，鮮血和腦漿由眼上的兩個洞口溢出！

他接着抓起長劍，飛身一掠三丈，撲上麥飛龍身後，一劍便向麥飛龍的「氣海兪穴」刺去。

麥飛龍錯步轉身，沉劍一削，打開來劍，緊接着一抬左足，踢向另一個金身怪人……

再度以一敵三，却已無先前的氣勢了。

因爲加入圍攻的這位首領人物，功力之强，可謂武林罕見，他連發三劍，麥飛龍被迫擋了他一劍，一條右臂頓被震得一陣痠麻，脚下也站立不穩，顚出了一步！

「刷！刷！刷！」怪人首領又乘機劈出三劍，每一劍都像大刀濶斧，銳不可當！

麥飛龍不敢用劍招架，脚下連閃，退開數步。怪人首領冷然一笑，如影隨形緊迫而上，又揮劍「刷刷」的猛劈上去。

原在圍攻麥飛龍的兩個金身怪人一看「首領」吃定了敵人，便轉去協助另兩個同伴，合力攻擊花鳳。

花鳳以一敵二，勉强保住不敗，現在突然再加上兩個敵人，那裏吃得消，登時被攻得手忙脚亂，急得尖叫起來，道：「喂！你們要不要臉？四個大男人攻我一個女子！」

那四個金身怪人默不作聲，他們自出現到現在始終不發一語，好像四個啞巴。

（以下轉入74頁）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在北豪弓策處探聽到擄刼江采蘋的人是法天門掌門人海天禍水諫笑姑，遂追往齊州，找到諫笑姑落脚處天香書寓，通過書寓中的侍客姑娘肖雲的指引，在一間複壁密室中，見到了法天門掌門人諫笑姑，甫見面，諫笑姑立即認出了英羽，驟然使出擒拿手法，要扣拿英羽穴道，英羽雖盡展沸波神功，仍非其敵，爲諫笑姑一把扣住脈門，隨即點了他的穴道，英羽遭擒，不特不氣餒，更且出言譏嘲，諫笑姑大怒，玉掌一揚，一股窒人勁風已向英羽面門壓去，這一掌是她含怒而發，不必掌勢落實，英羽也必無倖理——

爲救故劍遊青樓

可是當掌風當眞壓上英羽的面門之際，却是那麼柔軟無力，而且它像春風，像醇酒，它沒有擊凳英羽，却使他有一股全身酥軟的感覺。

這自然是諫笑姑掌下留情了，在英羽來說，難免會感到萬分詫異。

諫笑姑的臉色原本是十分憤怒的，此時也變得極爲隨和，她瞧着英羽淡淡一笑道：「說說看，年青人，你到這兒來究竟爲了什麼？」

英羽冷冷一哼道：「妳不認爲問得多餘麼？哼，一般人都覺得女人比男人聰明，其實……」

諫笑姑道：「其實最聰明的還是男人，因爲男人才是天地間的主宰，女人不過供給男人玩弄而已，是麼？」

英羽道：「在下不善開口，更沒有興趣跟妳閒磕牙，妳到底將她怎樣了？」

諫笑姑道：「你好像狂得很？可惜忘了你目前的處境了！」

英羽並沒有忘記他變作別人的階下之囚，不過，他對自己的安危，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他念念難忘的只有一個江采蘋，因此，他不理會諫笑姑的諷刺，劍眉一挑，沉聲道：「我問妳，妳將她怎麼樣了？」

諫笑姑道：「你當眞如此關心她麼？」

英羽道：「她是我的妻子，我關心她難道有什麼不對麼？」

諫笑姑道：「你的妻子似乎不止她一個，你爲什麼不關心那幾位呢？」

英羽道：「妳不嫌管的太多了！」

諫笑姑一嘆道：「我很同情你，因爲她是你幾個妻子中最美麗的一個。」

英羽怒叱道：「妳胡說些什麼？」

諫笑姑叱道：「我那裏胡說了？難道你不是有幾個妻子？想想看，敬珍珍，江采蘋，楊綠君，再加上咱們這兒的肖雲……」

英羽神色一呆，一時之間竟忘了作答。

諫笑姑固然是在强詞奪理，惡意中傷，不過，她何以會對英羽的往事如數家珍那樣明白，就不能不使英羽大爲惑然了。

他還沒有作答，諫笑姑又咳了一聲道：「閣下風流成性，玩女人玩到書寓裏來了，易地而處，你該如何想法！」

英羽大喝一聲道：「不要說了！」

諫笑姑道：「我可以不說，你却不能阻止江采蘋不想，她瞧到了你跟肖……咳，那醜惡的面目，對你已經完全絕了望了！」

英羽道：「她在那兒？我要見她！」

諫笑姑道：「很抱歉，她不想見你。」

英羽大聲道：「不，妳騙我，采蘋不是那麼絕情的人。」

諫笑姑道：「看來不到黃河，你是不會死心的了！」

英羽道：「不錯，除非讓我瞧到她，除非她當面對我說！」

諫笑姑道：「好吧，我就幫助你一次，不過今天不行。」

英羽道：「爲什麼？采蘋不是被妳擄來的麼？只要妳放她出來就可以，爲什麼今天不行呢？」

諫笑姑淡淡一笑道：「姓英的，你太無知了！你不想想當采蘋瞧到你與肖雲……咳，她今天還會願意見你麼？」

英羽一哼道：「這還不是妳故佈陷阱，一手造成的麼！英某不明白咱們何怨何仇？妳要這麼陷害於我！」

諫笑姑面色一沉，道：「你以爲我在害你麼？」語音一頓，伸手向壁間輕輕一按，一個五寸見方的小洞立即現了出來。

片刻之後，一縷嬌嫩的嗓音由洞中傳來，道：「稟掌門……」

諫笑姑道：「去將妳江師妹請來。」

那嬌美嗓音道：「遵命。」

小洞傳音，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但英羽的感受，却如同焦雷轟頂一般。

顯然，江采蘋已經投入諫笑姑的門下，當了海天門的弟子了，那麼諫笑姑適才所說，他就不得不相信幾分。

如果江采蘋當眞瞧到他與肖雲歡好，如果她當眞因此發生誤會，他不僅弄巧成拙，又怎樣來收拾這一局殘棋呢！

約莫盞茶時分，壁間小洞重行開啓，那嬌嫩的嗓音又傳來道：「稟掌門！不好了……」

諫笑姑喝道：「什麼事？妳江師妹呢？」

嬌嫩嗓音道：「江師妹跳進小清河去了。」

英羽心頭嗡的一聲巨震，便迷迷糊糊的失去了知覺。這打擊太大了，他實在有點難以承受。

暈眩的時間似乎沒有多久，他便清醒了過來，而且一絲暖氣正在丹田中滋長着，只要他善爲運用，不難藉此衝開穴道，恢復功力。

這是他一綫生機，放過了也許要落得萬劫不復，因此，他就原來臥倒之勢，暗提眞力，默默的向穴道衝擊。

約莫一個時辰，他終於衝開了被制住的穴道，身形一挺，湧起一股疾風，雙掌一錯，向一具纖弱的嬌軀撲去。

强敵當前，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因而這一撲之勢，不僅暗含凌厲的殺着，全身功力，也同時提到十成。

那身材纖細的女郎，原本是面壁而坐的，此時呼的一聲，就原坐之勢旋轉過來。

她瞧到英羽滿面殺機，而那凌空撲擊之勢，又是如此的驚人，因而嚇得面色一變道：「你要做甚麼？公子。」

「啊……妳是誰？」

「我姓沈，名妙容，公子！你適才……是想殺我麼？」

她猜的不錯，英羽適才確有殺她之意，不過，當他瞧出這位沈姑娘只是一個荊釵布裙的村姑之時，他又臨時改變了主意。

最使英羽不忍下手的，應該是沈妙容那醜陋的面容了。她左目已眇，右頰之上生出一個拳大的肉瘤，如此難看的女人，可說人間罕見，雖然他敵意未消，却不願對一個有着缺陷的少女遽施煞手。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不錯，我適才是想殺妳，如果妳不說出江采蘋的所在，我依然不會饒妳！」

沈妙容撇撇嘴道：「原來你是一個壞人，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英羽愕然道：「什麼？你救了我？」

沈妙容道：「昨天風浪太大，咱們島上沒有人出去捕漁，我要不是接我娘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沈妙容似乎越說越玄了，她救了英羽，並非決

無可能，如果說她是水中拯救英羽，就有點令人無法相信了。

英羽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打量目前的環境，沈妙容不是說他們在島上麼？難道她還能將天香書寓變做海島不成！

這是一間寬大的臥室，論陳設，可以說極端簡陋，只是房頂中央，用紗巾網着一粒鵝卵大小的明珠，它雖然光芒四射，却顯得與四週的景物極不調和。

囊珠作燈，在王侯之家也不多見，沈妙容的謊言似乎不攻自破了，但竹影映窗，風濤盈耳，這又應如何解說？

要解決這個疑團，只有瞧看一個究意，因而他身形一晃，逕自奪門而出。

現在，他瞧明白了，却呆呆地立在屋簷之下，半晌做聲不得。

這確是一個島，綠波盪漾，遠山如烟，景物美麗已極。

「公子！我沒有騙你吧？你大病初癒，吹了風不是好玩的！」

是沈妙容跟了出來，她語氣温婉，而又十分關切。

英羽身形陡旋，一把扣着沈妙容的脈門，道：「少跟少爺玩花招，妳們將江采蘋弄到那兒去？」

沈妙容面色一慘道：「你果然不是一個好人，我救了你，你却恩將仇報，欺侮我來了！」

她獨目中淚珠滾滾，惟一美好的櫻唇，也變得一片慘白。

英羽冷冷道：「妳沒有騙我？哼，那顆寶珠是那兒來的？」

沈妙容道：「是我爹送給我的，怎麼，你認爲是偷來的不成？」

英羽道：「妳爹是誰？」

沈妙容道：「陳之禮。」

英羽道：「那一個陳之禮？」

沈妙容道：「陳之禮就是我爹，我爹就是陳之禮，甚麼這個那個的！」

英羽道：「妳爹姓陳，妳爲甚麼姓沈呢？」

沈妙容道：「我爹到宮庭做官就不要咱們了，我娘恨他，所以叫我跟着娘姓。」

英羽道：「妳爹在宮庭做甚麼官？」

沈妙容道：「不知道，聽娘說他在洛陽……」

英羽暗忖：「沈妙容的爹在洛陽宮庭做官，八成就是總管上陽宮的給事黃門陳之禮，如果當眞是他，那一顆明珠就不算出奇了。」

他沉默良久，道：「對不起，沈姑娘！也許是我誤會妳了，妳娘呢？我想跟她談談。」

沈妙容眼眶一紅道：「一年前娘駛船去找我爹，她不幸碰到風浪，就……不回來了……」

英羽道：「妳不是說昨天曾經去接妳娘麼？」

沈妙容道：「每次大風起波浪之時，我總去找我娘的，因爲我希望有一次能見到她……」

英羽一哼道：「姑娘原來是一個孝女，英某倒有點失敬了……」

沈妙容櫻唇一噘道：「你弄痛我了，放開手我不會逃跑的。」

老是抓着一個女孩子的手腕，的確是有點不太應該，英羽面色一紅，也同時鬆開手來，不過他感覺這位面目醜怪的女郎，玉腕渾圓，指如嫩葱，加上那美好的身段，決不比任何一個女人遜色，爲什麼天妒紅顏，會生出如此一副怪相呢？他呆呆地瞧着這位陌生的少女，爲她感到一份惋惜。

沈妙容瞪他一眼，羞得低下頭去，道：「幹嗎老瞧着人家？賊兮兮的也不害臊！」

英羽尷尬的咳了一聲，道：「我猜姑娘身負武功……」

沈妙容道：「我爹娘都會武功我自然也會。」

英羽道：「姑娘也是海天門下？」

沈妙容道：「甚麼海天門下？我不懂。」

英羽道：「妳認識諫笑姑麼？」

沈妙容道：「不認識。」

英羽道：「妳到過齊州麼？」

沈妙容道：「我娘帶我去過，那是幾年以前的事了，公子！你再帶我去玩玩好麼？」

英羽道：「好是好，但咱們孤男寡女，只怕有些不便！」

沈妙容道：「不要緊的，我做你的丫頭就不會有什麼不便了，可以麼？公子。」

英羽覺得這位醜姑娘決不簡單，也不信她與海天門毫無關連，遂淡淡一笑道：「那麼我就是妳的主人了！主人有什麼吩咐，丫頭是不能反抗的！」

沈妙容道：「我知道，今後一切聽你就是。」

英羽道：「好，妳收拾一點隨身之物，咱們這就走。」

沈妙容應聲奔進茅屋，片刻之後，再度奔了出來，她揹着一個包裹，手裏執着一根鐵棍，面上用一塊黑紗遮蓋着，乍看起來，風姿頗爲不俗。

他們由白雲湖經歷城縣直奔齊州，在一個傍晚時分，趕到了他原先寄宿的惜春客棧。

但人去樓空，敬珍珍等已離此地他往，經詢問店伙，據說他們已經離開三日，去向不明。

再到天安街鴻運綢緞莊找武元直，店伙說他已南下結算賬務，何日返回齊州，沒有人能够答覆，

再詢及敬珍珍等曾否前來拜訪，更是問道於盲，得不到絲毫要領。

最後英羽一横心，帶着沈妙容逕闖天香書寓，他雖然知道海天禍水諫笑姑不好惹，現在山窮水盡，他也顧不得那麼多。

當他們到達天香書寓所的門前，英羽舉目一瞥，又有點遲疑起來。

這幢名滿齊州的銷金窟，依然車水馬龍，弦歌盈耳，與往日沒有什麼兩樣，唯一不同的，是天香二字改爲舞鏡，天香書寓改作舞鏡書寓了。

武元直爲甚麼要離開齊州，他眞的是爲了結算賬務麼？天香書寓名滿江湖，又爲甚麼要改換名稱呢？

江湖之中無奇不有，這些也許是一種巧合，但敬珍珍不可能棄他而去的，她縱有必須離開齊州的理由，最少她也應該向店家留下言語。

這些出人意外的變故，八成都與海天禍水有關，他不相信諫笑姑會放棄天香書寓，更懷疑敬珍珍等也可能遭到她的暗算。

不管怎樣，他必須去闖他一闖，問題是沈妙容怎麼辦，他總不能將一個黃花閨女拖進那些骯髒的地方！

於是，他回顧沈妙容道：「沈姑娘……」

沈妙容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不知道。」

「這是一個十分骯髒的所在……」

「哦，我看那些人衣冠楚楚，似乎並不怎樣骯髒。」

「我是指他們的行爲……」

「他們怎麼啦？」

「這個……咳……」

「說嘛，公子！你怎麼吞吞吐吐起來了？」

「不是我吞吞吐吐，因爲……這兒是一個千金買笑的青樓……」

「啊……」

「妳回去吧，沈姑娘。」

「公子要到青樓尋歡？」

「不，我要找人。」

「什麼人會在這兒？」

「我的妻小，是被他們擄來的。」

「當眞麼？公子。」

「我曾經來過這兒……」

「找到了？」

「沒有找到，但他們承認了。」

「那就應該問他們要啊。」

「擄劫我妻子之人武功十分之高，我不僅沒有要到妻子，反而中了她的道兒，否則我也不會遇到妳了。」

「咱們再去，我帮你。」

「不，這兒不是女孩子該來的地方。」

「我不怕，你是我的主人，你去的地方我就該去。」

「妳不聽話了，妙容，妳不是答允要聽我的話的麼？」

「可是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冒險，何況他們不見得就能認出我是女人。」

她取出一條黑帕，扎成一個英雄巾，將滿頭青絲包了起來，道：「你瞧，我那一點像女人？」

黑紗蒙面，黑帕包頭，確是不易分出她是男是女，但她那嬝娜的身材，高聳的胸脯，令人一目之下，就能瞧出她是一個女人，英羽啞然一笑道：「妳那一點都像女人，我看妳還是不要去吧！」

沈妙容櫻唇一噘，道：「我不管，你去我就要去。」

英羽拗她不過，只得應允道：「那妳可得小心一些，女孩子决不能失陷在這裏的，如果形勢不利，妳就趕緊退出，再設法救我不遲。」

沈妙容道：「我知道了，咱們進去吧。」

英羽點點頭，邁開大步，逕向舞鏡書寓大門走去。

大門一側有兩名勁裝大漢，他們果然一眼瞧出英羽身後是一個女人，買笑尋歡，是男性的特權，走遍天下，只怕也找不出女人逛書寓的。

因此，他們伸手一攔，道：「兩位找誰？」

英羽冷冷道：「你們這兒不是書寓麼？」

大漢道：「不錯，但咱們並不招待女人。」

英羽道：「只怕由你不得，滾開！」

一掌拍出，去勢若電，噗的一聲，大漢一連幾個翻滾，一頭撞到牆壁之上，英羽只用了三成眞力，他仍然撞得暈了過去。

另一名大漢知道來了煞星，一面向屋內奔逃，一面高聲道：「快來呀，打死人了！」

如此一來，這個燈紅酒綠，依紅偎翠的所在，立即鷄飛狗跳的大亂起來。

英羽剛剛走進大門，一名面目陰森，年約五旬的老者已迎面走了過來，他身後跟着八名大漢，每一個都是目蘊英華，神態勢猛，看來全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那五旬老者冷哼一聲道：「朋友貴姓？是找碴來的麼？」

英羽道：「在下英羽，將來求見海天門掌門諫笑姑……」

那老者道：「原來是英朋友，你找錯地方了，諫笑姑不在這兒。」

英羽道：「當眞麼？閣下是誰？」

那老者道：「老朽古長勝，是舞鏡書寓的總護院，朋友如果要女人，肥的瘦的任憑挑選，要找碴麼，嘿嘿，只怕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了！」

英羽暗暗一懍，他知道古長勝渾號叫五殿閻羅，是黑道中一個極難招惹的大魔頭，他使用的兵刄也極爲特出，七十二招鬼王抓，在江湖上未遇敵手，最厲害的還是他的掌力，「奪命陰手」威懾羣倫，人們稱他爲閻王帖子。

英羽估不到在書寓之中會碰到這麼一個名震江湖的大魔頭，今日之行看來是凶多吉少了，他目光一轉，道：「好吧，請你叫肖雲姑娘來見見，咱們是素識。」

五殿閻羅古長勝道：「對不起，咱們這兒只有蕭雲娘，沒有名叫肖雲的。」

英羽一怔，道：「舞鏡書寓不就是天香書寓所改？」

古長勝道：「不錯，不過諫笑姑將天香書寓出讓之後，她的班底也全部帶走了。」

英羽道：「諫笑姑到那裏去了？」

古長勝道：「不知道。」

沈妙容接口道：「公子別聽他的，海天禍水與五殿閻羅還不是一丘之貉！」

古長勝仰天一陣狂笑道：「說的是，小姑娘妳是誰？咱們舞鏡書寓，生活如同天堂，老朽歡迎妳來參加。」

沈妙容怒叱一聲，道：「老賊，你竟敢調侃姑娘！」

古長勝哼了一聲，身形像山岳般的凝立着，直待沈妙容的玉指堪堪點上他雙目之際，才右臂疾吐，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沈妙容的腕脉抓去。

這一抓來得如此快捷，幾乎與沈妙容的手指同時到達，拿捏之準，出手之快，實在驚人已極。

然而沈妙容並未被他抓着，她玉腕微挫，順勢一敲，待古長勝驚呼出聲之時，她已飄退到英羽的身側。

這才是人不可貌相，不僅古長勝心神狂震，連英羽也有點大出意外。

五殿閻羅古長勝身手何等驚人，要逃過他那全力一抓，已經是不太可能之事，想傷他豈不是痴人說夢！

天下沒有絕對之事，痴人說夢有時也會變作事實的，沈妙容確實逃過了五殿閻羅妙到巔毫的一抓，還以纖纖玉指劃傷了他的腕脈。

現在她技驚四座，人們對這位纖纖弱女子，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五殿閻羅古長勝哼了一聲，道：「好工夫，姑娘可是姓沈？」

沈妙容道：「不錯，我叫沈妙容。」

古長勝道：「孤烟門掌門沈悲秋與姑娘怎樣稱呼？」

沈妙容道：「你太嚕囌了，我不告訴你。」

古長勝道：「古某與孤烟門素無恩怨，沈姑娘何苦淌這渾水！」

沈妙容道：「你是說我不該管英公子的事？」

古長勝道：「古某爲姑娘借箸代籌，離開姓英的才是明智的抉擇！」

沈妙容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本姑娘也奉勸閣下一句，說出諫笑姑的藏身之處，咱們公子會不究已往的，代人受過，就有點愚不可及了！」

古長勝面色一變道：「古某縱横江湖數十年，還沒有見過像沈姑娘如此狂妄之人……」

沈妙容撇撇嘴道：「那你就開開眼界吧。」

五殿閻羅幾曾受過如此的頂撞，他雖然不願開罪孤烟門，此時也顧不得那麼許多了。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老夫要不管敎妳一下，妳還以爲江湖之上當眞無人了。」

他說話之間，已然一掌飄出，一股陰森的暗勁，遙遙向沈妙容的胸膛拍去。

沈妙容玉掌一立，中指疾挺，嗤的一聲，指力如急矢破空，竟然擊穿古長勝的掌力直奔他前胸。

古長勝面色再變，眉宇之間籠上一層嚇人的殺機，他脚下斜踏，避開沈妙容那記剛猛的指力，反臂一撈，取下一枝黑黝黝的鬼手，道：「沈姑娘果然不凡，古某想在兵刄上討敎幾招。」

沈妙容摘下肩頭的鐵棍，道：「只要你劃下道來，本姑娘奉陪就是。」

英羽道：「妙容，讓我先試試怎樣？」

沈妙容道：「大將未動，小卒先行，你還是歇着吧。」不待英羽回答，鐵棍一挺，直搗五殿閻羅的左肩。

五殿閻羅道了一聲「來得好。」踏步側身，鬼手横掃，避招還擊，如同行雲流水，一代巨魔，身手畢竟不凡。

沈妙容雙臂猛挫，嬌軀疾旋，噹的一聲巨震，鐵棍與鬼手碰了個正着，雙方被暗勁一震，秋色平分，各自退了兩步。

五殿閻羅古長勝一聲巨嘯，鬼手再擧，展開了他威懾江湖的絕技，只見烏光瀉地，勁風如潮，沈妙容那纖小的嬌軀，幾乎淹沒在他鬼手烏光之內。

英羽大吃一驚，他雖然手無寸鐵，仍然大喝一

聲，奮身前撲，但身形剛剛縱起，便被一片刀光迫得退回原地。

來人是五殿閻羅八大弟子之一，他排行第七，名叫賀三暉，在江湖之上，賀七爺也算得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一招迫退英羽，濃眉一挑，冷冷道：「要打架麼？來，七爺陪你過幾招玩玩。」

英羽道：「很好，你出招就是。」

賀三暉分明瞧見英羽手無寸鐵，仍然一聲大吼，一連劈出三刀，招沉力猛，功力的是不凡。

英羽無法以赤手對付鋼刀，只得展開身法，盡力閃避，遇到機會就回敬一記掌力。

一晃十餘招，賀三暉使盡了混身解數，仍未能碰到英羽的一絲衣角，這位賀七爺就有點煩躁起來了。

當他一刀劈出之後，他算定英羽必向右側閃避，不待招式用老，他點足斜跨，挫臂回擊，鋼刀一圈，逕向英羽攔腰一劈。

這一招賀三暉算得極爲準確，時間火候，也拿揑得分毫不差，英羽剛剛側身右避，刀光已然迫體而至，無論他功力如何高明，再要逃避，已然力難從心了。

他額際迸出了汗水，但仍能心神不亂，當刀光觸體的一瞬之間，他整個身軀倒了下去，同時一記巧妙的擒拿，抓着賀三暉執刀的手腕，左脚猛的飛起，正踢在那位賀七爺的小腹之上。

這一變化快如閃電，旁觀的七大弟子剛剛喊出一聲不好，賀三暉已一聲哀嚎，像騰雲駕霧般的飛了起來，他被四師兄飛身接住，但已面如金紙，痛得暈了過去。

在一片怒吼聲中，英羽被人羣圍起來，他們是五殿閻羅的六位門徒，要爲賀三暉討還一脚之仇。

英羽抱着賀三暉遺落的長刀，冷肅的哼了一聲道：「各位是一個一個的上，還是一齊來？」

一個一個的上麼？賀三暉以鋼刀對徒手還落得身負重傷，他們兄弟功力相差有限，單打獨鬥，誰也沒有勝過英羽的自信。

要羣毆麼？五殿閻羅的門下，可全都是响噹噹的人物，將來傳之江湖，他們兄弟，可丟不起這個臉。

他們這一遲疑，可給予英羽一次喘息之機，他還趁勢摸一把銅錢握在手中，飛珠錢鏢，也是沸波武學中的一項絕藝。

最後，由他們大師兄指定老三崔萬成與老五文不過二人聯手出戰，理由是報復傷弟之仇，不能墨守成規。

於是，另一場惡戰又展了開來。

英羽此時以一敵二，心情反而較適才還要篤定，因爲他有了一把刀，雖是雙拳對付四手，他總還可以還擊。

崔萬成用的是三截棍，文不過使的是一對鐵筆，一開始崔萬成的三截棍就使出一記毒惡的招式，他是右臂一長，再斜斜向下一抖，三截棍先點英羽的腰眼，並順勢掃向他的下盤。

這一招雙式，幾乎是一氣呵成，兩招雖有先後，快得却間不容髮，單憑崔萬成一人，就足够英羽應付的。

那位文不過更是一位難纏的高手，他出手較遲，却整個封閉了英羽的趨避之勢，也就是說對崔萬成的三截棍，英羽絕不能閃躲，否則必會送到文不過的筆鋒之上。

不躲麼，就得對三截棍硬架硬接了，如此一來，文不過的雙筆也必定趁勢疾攻，乘虛而入。

這兩人的配合，可以說乳水交融，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勿怪他們的大師兄會指定由他們兩人出戰了。

一經接戰，英羽就顯得手忙脚亂起來，他這才知道雖然有了一柄鋼刀，形勢較對付賀三暉更要險惡。

但他無法以一柄鋼刀接下三件兵刃，無論閃避怎樣困難，他還得盡力閃避。

起初，眞箇是危如纍卵，有幾次他不僅受了重傷，生死之機，只不過一線之差。

在幾個回合之後，他終於找出了他們配合的習性，每每能先一步由破綻之處脫身而出。

現在，他不僅已能攻能守，還在這兩位高手夾攻之下，領悟出一種巧妙的身法。

他稍涉易理，知道河圖有四象，卦上成八體，爻交太始，是爲太陽，太陽相交，而爲太陰，於是成兩儀，生四象，再由四象三爻而成八卦，因而山澤通氣，風雷相薄，天地之化機，皆露於此矣。

這是一種奇緣，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的，他得到了，自然易守爲攻，控制了戰局。

這種極端的變化，不是旁觀者所能瞭解的，崔萬成文不過成了傀儡，他們似乎只是在接受英羽的指揮，一招一式，都受到英羽的控制。

他們的師兄弟大感駭然，在大師兄王魯直一聲令下，除了身負重傷的賀三暉，全都狂呼着撲了上去。

其實人多了於事無外，對英羽練習身法則大有裨益，他像一條游魚，逢隙就鑽，刁滑無比，這七名師兄弟使盡了全身氣力，依然對他無可奈何。

他們打得有驚無險，沈妙容與五殿閻羅，却已

到達立判生死，險惡萬狀的境地。

五殿閻羅已不再快攻，每出一招，幾乎要等待半盞熱茶，但他一招攻出，陰風怒吼，掌力所經之處，變爲一片死城，其奪命陰手的駭人功力，果然當得是一代絕响。

沈妙容並不遜於五殿閻羅，只是功力火候不足，打得倍感吃力罷了。

她全身都見了汗水，連蒙面黑紗也一片水漬，每當五殿閻羅掌力攻來之際，她必然身形一盪，捷如輕烟，將對方的掌力閃避過去，再中指一吐，擊出一股無堅不摧的指力，然後雙目半闔，酥胸微喘，在盡快的調息着。他們這兩起拚鬥，全都是武林罕見的，誰勝誰負，任何人也難作預測。

忽地，一縷動人的歌聲，悠悠揚揚地飄入這些拚鬥者的耳鼓，那歌詞是這樣的：

「歎前生，寃和孽！才提起，聲先咽！單則爲，一點情根，種出那歡苗愛葉。他憐我慕，兩下無分別。誓生生世世也無休撇！不提防，慘凄凄，月墜花折！悄冥冥，雲收雨歇！恨茫茫，只落得死斷生絕！」

那歌聲珠圓玉潤，有如珠走銀盤那麼嬌嫩，然而它却悲切凄苦，有一股令人喪魂奪志的力道，任是鐵石心腸之人，也會悲憤塡膺，淚承眉睫的。

拚鬥者全都停了下來，他們像一羣窮途無依的孤兒一般，跳躍舞湧，聲淚俱下，隨着那一遍又一遍的歌聲在悲泣着。

全場之中，只有三個人例外，那就是五殿閻羅古長勝，英羽及沈妙容三人。

他們趺坐原地，盤膝運功，與那歌聲對抗着，但他們面頰之上，全是一片痛苦之色，顯然，他們的功力，仍不足與那歌聲相抗，時間稍久，可能會噴血而亡。

那歌聲時遠時近，忽高忽低，令人無法測知歌唱者的所在，唯一可以斷定的，歌唱者必然是一個情場失意的女人。

約莫頓飯時間，除了英羽等三人，五殿閻羅的八大弟子，以及舞鏡書寓的數十名護院武士，全部口噴鮮血，受到嚴重的創傷。

歌聲還在繼續着，她似乎嫉世憤俗，對世人恨意甚深，不管你是正是邪，是親是友，總以置之死地而後快。

他們盤膝運功的三人之中，英羽雖然曾獲奇緣，仍以他功力爲差，他已然面色慘白，青筋暴起，再過半盞熱茶，他可能難以支持了。

沈妙容的一身內力，似與五殿閻羅不相上下，但她關心英羽的安危，時常睜開雙目，向英羽投過來關切的一瞥，因而她拒抗之力，又較五殿閻羅差了幾分。

當她再度睜目之時，英羽已搖搖欲倒，情況當眞險惡已極，她忽地彈身而起，引吭一聲嬌呼，道：「娘……爲什麼妳要這樣？妳……殺了我吧！」

噗的一聲，她倒了下去，蒙面黑紗之上，沾上了點點血絲。

一聲幽幽的嘆息，歌聲終於停了下來，一條嬌小的黑影，以不可思議的身法，掠向沈妙容倒地之處，她匆匆餵給沈妙容一粒丹丸，並在靈台穴上輕輕一按，身影再起，疾愈飛烟，一晃之間，便已失去她的踪跡。

良久，沈妙容醒了過來，她內傷尚未痊癒，便奔向英羽的身後，玉掌輕舒，吐出一股暖洋洋的熱力，向他身體之內送去。

最後，五殿閻羅及英羽都先後醒來，但他們全都身負內傷，誰也沒有再戰之力，這一場拚鬥，自然就此作罷了。

但這等意外的結果，英羽實在心有不甘，他劍眉一挑，冷冷道：「閣下還願意告訴那諫笑姑的所在麼？」

（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與宇文敬潛往拯救徐督帥，鐵夢秋則與藍小月在外把風接應，適見葛玉郎與二幪面人在交換物件，鐵夢秋俟幪面人去後，現身與葛玉郎相見，詢問究竟，葛玉郎說出那二幪面人是少林僧侶，偷盜少林秘笈與紫天君交換毒藥，鐵夢秋獲此驚人消息忙與藍小月趕回帥府，未幾，劉婉蓉也已平安回來，說已送徐督帥往軍營安歇，這時，宇文敬也由軍營來至帥府，鐵夢秋遂將少林叛徒私勾紫天君之事說出，並說出今晚未見紫天君現身，懷疑他已率人前往掘寶，主張立卽往殲殺紫天君留下的一般手下……

僕僕終宵闖龍潭　茫茫白霧護空城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現在去麼?」

鐵夢秋道：「不錯，現在去。」

藍小月皺皺眉頭，道：「天色快要大亮了，爲什麼不休息一下，明天晚上再去。」

鐵夢秋道：「現在他們想不到咱們回去，咱們也用不着躲躲藏藏的去。」

藍小月道：「你是說，明目張胆，大搖大擺的去。」

鐵夢秋道：「不錯!」

宇文敬說道：「攻其不備，鐵兄之言，十分有理。」

劉婉蓉略一沉吟，沉聲道：「好，咱們立刻動身。」

宇文敬突然取出一副人皮面具，戴在臉上，笑道：「目下還不宜讓他們知曉我的身份。」

鐵夢秋站起身子，道：「咱們走吧!」

四人魚貫而行，直撲向紫天君等宿駐之地。

這一次，準備是明爭暗鬥，四人沿着大街，放步而行。

紫天君宿居之地，是城東一座很大的宅院，却佈滿了暗椿。

鐵夢秋當先而行，沿途上看到了不少人影在夜色中游動。

鐵夢秋無法知曉這些人是紫天君的手下，還是

丐幫和少林寺中人物，但他們既然沒有現身攔阻，鐵夢秋也就不予理會。

行近那大宅院三十餘丈之處，暗影中才擁現出三個黑衣大漢，攔住了去路。

鐵夢秋道：「退開去。」

大步向前行去。

三個黑衣大漢，各自手執一把鬼頭刀，三刀並舉，向面鐵夢秋劈了過去。

鐵夢秋長劍一展，閃起了一道寒光。

應聲慘叫中，三顆人頭，並排兒滾出了七八尺遠。

三把刀隨着那滾落的人頭，跌落在實地之上，然後是屍體摔倒。

宇文敬低聲說道：「好快的劍法，區區一生中，見過了不少武功高強的人，見過不少出劍快速的人，但像鐵少俠這樣的快劍，區區眞還是第一次見到。」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可是覺着這一劍的速度，並無人能够及得了麼？」

宇文敬道：「在區區的想法之中，也許有一人可以比美？」

劉婉蓉道：「什麼人？」

宇文敬道：「那位鏢旗主人。」

鐵夢秋笑道：「宇文先生，眼下就有一人，出劍可以和我比美。」

宇文敬道：「那一位？」

鐵夢秋道：「劉姑娘。」

宇文敬道：「兩位可是同出一門？」

鐵夢秋道：「不錯，她是我的師妹。」

幾人談話之間，已然到了那宅院門外。

突然勁風撲面，暗影中躍飛出兩個人影，分由左右撲了過來。

鐵夢秋走在最前面，却未攔阻兩個撲來的人影，一閃身，避了開去。

兩條人影，挾帶着一片寒芒和金刄劈空之聲，猛衝而至，鐵夢秋一閃避開，兩人收勢不住，直向宇文敬衝了過去。

原來，宇文敬緊追在鐵夢秋的身後。

宇文敬施一個很奇怪的身法，巧妙無比的避開了兩把交叉而來的兵刄。

但聞唰的一聲，兵刄劃空而過，接着是蓬然一聲大震。

回頭看去，兩個撲擊而來的黑衣人，早已被攔腰斬作兩斷。

也許是劉婉蓉的劍法太快，兩個黑衣人被殺之後，屍體仍然向前衝了有四五尺遠，撞在了一起，才落着實地。

再看劉婉蓉時，長劍仍在鞘中，似乎是根本沒有拔劍一般。

宇文敬笑一笑，道：「劍法快速至此，已登上乘境界，但出劍還有烟火氣，所以還未到至善之境，遇上了一流等級的高人，快劍手法，就失去了效用。」

鐵夢秋微微一怔，道：「不錯，我們師兄妹的劍道，還差一段火候——」

宇文敬哈哈一笑，接道：「够高明了，老夫只不過是隨口批評幾句，兩位不要放在心上。」

只聽呀然一聲，兩扇緊閉的宅院木門，突然大開。

這變化大出常情，當先而行的鐵夢秋也突然停下了脚步。

宇文敬搶上一步，和鐵夢秋並肩而立，凝目向門內望去。

只見門內一層層茫茫白氣，似是雲霧，也好像燃起的香烟。

這時，天色雖近黎明，但夜色還未消退，那片濛濛白氣，遮住了視線，使人無法可以瞧出門內的景物。

鐵夢秋冷笑一聲，長劍護胸，就要往門裏硬闖，却被宇文敬一把拉住，說道：「鐵少俠，不可造次。」

藍小月本來走在最後，此刻却搶前兩步，一揚右手。

三道藍芒，應手飛出，射入門內實地之上。

但聞波波波三響，三道藍光，落地後化成三團火焰，有如三盞藍色的燈火。

藍色的燈光，在濛濛的烟氣中，光燄大受限制，但仍可看淸四週三尺以內的景物。

三團藍色火燄，照射之下，茫茫烟氣中亦未見什麼可疑之處。

鐵夢秋一側身，準備衝入，又被宇文敬一把拉住，低聲說道：「紫天君不會和咱們開玩笑，也不會想弄此玄虛攔阻咱們，這片濛濛白氣，散去極緩，決非天色景象。」

劉婉蓉低聲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宇文敬道：「我想它可能是特別配製的一種毒烟。」

劉婉蓉傾耳靜聽了一陣，不聞有什麼動靜，似乎是宅院中對這片茫茫的烟氣，寄望很大，似是這烟氣足可攔阻幾人，闖入宅院，不禁一皺眉頭，說道：「老前輩，他們很希望咱們會進入這片烟氣之內。」

宇文敬說道：「不錯，所以，他們一直伏兵不

動。」

劉婉蓉道：「不過，這一片茫茫烟氣，決非毒烟。」

宇文敬道：「何以見得。」

劉婉蓉道：「這片烟氣，仍然在散消，如是毒烟，咱們早該中毒了。」

宇文敎沉吟了片刻，道：「姑娘覺着它是什麼呢？」

劉婉蓉道：「它一定有作用，作用何在，一時無法瞭然。」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它也不像是五行奇陣，看來只有進去試試才行。」

劉婉蓉道：「小妹試試……」

鐵夢秋說道：「小兄在此，怎能够讓師妹去冒險。」

宇文敬歎息一聲，道：「金刀紫天君，自受挫於鏢旗主人之後，息隱數十年未出現江湖，聽說這數十年中，他四出羅致各方奇人，只要有一技之長，能够用於害人的，都在他求才之列，所以，他能集了十大毒人，他本是極具天份的人，經過數十年的鑽研，自己也練成了無數古古怪怪的手法，用毒，暗器，無不高明，但他究竟會些什麼？只怕無人能够全盤淸楚，因此，最好不要涉險。」

劉婉蓉沉聲道：「咱們去捉他們兩個人來試試看。」

鐵夢秋道：「對啊！怎麼早想不起來。」

人影一閃，消失不見。

片刻之後，只見鐵夢秋左右雙手，各持了一個黑衣大漢行來。

這時，藍小月打出的三點藍色火燄，忽然全皆熄滅。

那茫茫的烟氣中，登時又恢復目光難及的景象了。

鐵夢秋扶起左手挾來的大漢，拍活他的穴道，推入那茫茫烟氣之中。

只聽一陣尖厲的慘叫之聲，傳了過來。

那是極端痛苦下的聲音，死亡前的呼叫。

鐵夢秋呆了一呆，說道：「是什麼東西傷了他的。」

宇文敬一皺眉頭，道：「藍姑娘，再打出一點火光瞧瞧，那人是怎麼死的？」

藍小月應聲抬手，又打出一道藍色的火燄。

藍光着地，化成了一團藍色的火燄。

茫茫的烟氣在藍光耀照之下，隱隱約約可見景物。

只見那穿着一身黑衣勁裝的大漢，爬倒在地上，雙臂，雙腹，都直挺挺的伸着，似乎是早已經氣絕而逝。

外面看去，不見他傷在何處。

宇文敬，鐵夢秋，劉婉蓉，都凝聚了目力，向裏面探看。

片刻之後，每人都變的十分肅靜。

原來，他們都未瞧出那黑衣人傷在何處。

但是那人死前的凄厲慘叫，仍然在耳際繚繞不去。

鐵夢秋輕輕咳了一聲，道：「看起來，那金刀紫天君果然學會了不少古古怪怪的東西。小月，再放出兩道藍燄，瞧的淸楚一些。」

藍小月心頭震動，道：「你要幹什麼了。」

鐵夢秋笑一笑，道：「我要看看這片茫茫的白烟之中，怎會傷人。」

藍小月道：「你要以身涉險。」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不用，還有一可用的人。」

伸手抓起了另一個黑衣大漢，解開他身上的穴道。

藍小月一揚手，打出兩道藍色的光芒，落地化成兩團藍色火燄。

這是八卦敎中特製的器暗，名叫陰燐火彈，出手之後，一受碰擊，立刻燃燒。

鐵夢秋長劍出鞘，壓在那人的肩頭之上，冷冷說道：「走入這片白色烟氣之中，那是唯一可能之路，左右前後，你都將死於我的劍下。」

黑衣大漢望望烟氣中同伴的屍體，無限驚怯的說道：「我……」

鐵夢秋接道：「你沒有機會選擇。」

暗運內力，劍上勁力突增，那大漢在身不由主之下，進入了烟氣之中。

突然間，响起了一陣慘叫，那大漢似是受到了一次重擊，身子向後退來。

鐵夢秋長劍加力，壓住了那大漢的身體，使他動彈不得，道：「什麼事了。」

那大漢道：「我的腿。」

忽然全身一陣抖顫，向地下栽去。

只見那大漢身上有很多白點在移動。

宇文敬失聲叫道：「好惡毒的佈置。」

鐵夢秋道：「先生瞧出了什麼名堂了。」

宇文敬點點頭，道：「吸血白蜘蛛。」

劉婉蓉道：「白色的蜘蛛？」

宇文敬道：「不錯，一種特殊的毒蜘蛛，奇毒無比，只要牠咬中一口，立刻經脈痲痺，傷處奇痛，難再掙動。」

劉婉蓉道：「從未聽說過的毒物？」

宇文敬道：「中原武林道上沒有，牠產於苗疆，但亦不多見，因爲牠每日要吸食動物之血，才能生存。」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這吸血毒蜘蛛，是那紫天君培養的了。」

宇文敬點點頭，道：「不錯。」

鐵夢秋道：「先生，可知曉對付牠的辦法？」

宇文敬道：「用火燒燒看。」

藍小月道：「如是火燒有效，那就用不着諸位費心了，不過，紫天君既然佈置了毒蜘蛛，爲什麼又弄這一片茫茫烟氣。」

宇文敬道：「這就叫故弄玄虛，但也並非是全無作用，一般的蜘蛛，都是黑的，只有這種奇毒的蜘蛛是白色，用這白色的烟氣，掩護起來，別人很難瞧出什麼了？」

劉婉蓉說道：「這些毒蜘蛛，行動很快速，是麼？」

宇文敬道：「我想這片茫茫白色中，早已盤滿了蛛網，蜘蛛在網道上面行動，一向快速，不過，老夫想不明白的是，他們如何會把這些白蜘蛛，阻止在這片茫茫烟氣之內，不讓牠向外發展。」

這時，藍小月已從袋內摸出一包事物，笑道：「諸位見笑了。」

右手一揮，撒入那片濛濛烟氣之中。

突然間，烟氣內，暴閃起一片火光，整個的白烟籠罩在內，都是一片綠色的火燄。

宇文敬低聲說道：「咱們向後退一點，嚴加戒備，別要毒物跑出來傷人。」

鐵夢秋等都依言向後退了一步。

但見那漫起的火光，熊熊燃燒，不過一盞茶工夫，火消烟散，那片茫茫的白光，散飛淨盡。

這時，天色已然大亮，火場中景物清晰可見，除了兩具屍體，還在燃燒之外，火場有着點點黑珠，想是被火燒死的毒蜘蛛。

打量了一下形勢，鐵夢秋突然飛躍而起，躍落到二門前面。

劉婉蓉拔出長劍，一面撥着場中的燃燒灰燼而行，一面流目四顧，終於被她瞧了出來，院落四角，有不少冒出地面的竹筒，想來是造烟氣之用。

但聞蓬然一聲，鐵夢秋一脚踢開了二門。

奇怪的是，也不見有人現身攔住。

二門內，是一個很大的井院，四面都是廂房，但所有廂房門窗，完全的關閉着，廣大的天井院中，也不見一個人。

劉婉蓉，藍小月，宇文敬魚貫行入。

這時，陽光普照，景物清明。

鐵夢秋緩步行入院中，高聲喝道：「紫天君，我們已經救走了徐督帥，而且，又回來找你閣下算賬，你如是稍有英雄氣概的人，應該現身出來，大家面對面以決生死。」

他這面連聲呼叫，但四面緊閉的廂房，却是全無動靜。

宇文敬沉聲喝道：「諸位小心了。」

右手一揚，一團黑光，直飛出去。

那團黑光，足足有拳頭大小，擊在木門上，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屋檐上瓦落塵飛，那緊閉的木門，竟被震開。

鐵夢秋心中暗道：「這人不知用的什麼暗器，竟有着如此的威力，一擊之下，門裂瓦落，力逾千鈞。」

只聽蓬然一聲，那黑光擊開木門之後，嵌在近面的小牆之上。

那是一枚烏黑油光的鐵胆。

木門撞開，廂房中仍然是全無動靜。

劉婉蓉一皺柳眉兒道：「檢查所有的房間。」

長劍一揮，當先劈開了一扇木門。

鐵夢秋，藍小月各自揮劍，劈開廂房。

所有的廂房中，都不見人影。

劉婉蓉輕輕歎息一聲，道：「他們走了，這是空城計，那吸血白蜘蛛，和宅院外面的護衞，都不過是障眼法罷了。」

宇文敬取下牆間的鐵胆，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劉婉蓉道：「去尋寶。」

鐵夢秋道：「那牧羊圖畫的十分隱密，紫天君能很快的找到？」

劉婉蓉道：「不要小看他，只怕他早已有了很完善的準備，一得牧羊圖，立時用作對照，只要能找出一點頭緒，那就可以行動了。」

鐵夢秋怔了一怔，道：「妳是說，他已經找到了那藏寶之地。」

劉婉蓉道：「對！所以咱們要趕快追上他。」

宇文敬仔細瞧過室中形勢，景物，道：「他們已經走了一夜。」

鐵夢秋道：「不可能！葛玉郎——」

宇文敬接道：「葛玉郎可能也不知道，到家之後，看到留字，才追上他們——」

語音微微一頓，又道：「其實，紫天君本人，可能走的更早一些時間，咱們救走徐督帥時，他如還在，定會出面攔阻，他留下兩位天王，只是要我們相信他們還留在這裏而已。」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少林和丐帮之人，不知是否知曉紫天君已離了開封。」（未完待續）

金獅吼

・本文承自第60頁・

花鳳又驚又氣，奮力擋開數劍之後，已感乏力，嬌喘吁吁的尖叫道：「龍哥，我不行了，快來救我！」

麥飛龍本來還能勉强抵擋怪人首領的攻勢，這下聽到她親暱的喊自已爲「龍哥」，頓如吞下一塊血淋淋的生肉，感到噁心極了。

高手對敵，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差錯的，就在他感到渾身不自在的一刹那間，怪人首領已蹈隙疾進，長劍一沉，壓住了他的劍，左手駢指點出，一下就點中了他的右幽門穴！

他頓感體內一痛，全身氣力盡失，仰身倒了下去。

花鳳大驚失色，不敢再事戀戰，虛發一劍將四個金身怪人迫退半步，立時頓足縱出戰圈，落荒急逃。

怪人首領哈哈一笑，騰身疾起，如鷹掠空，一下趕上了她，攔住去路，獰笑道：「丫頭，妳逃不掉了！」

花鳳面色大變，橫劍護胸，瞪目尖叱道：「你待怎樣？」

怪人首領用劍一指躺在地上的麥飛龍，哈哈笑道：「妳怎可棄妳『龍哥』而去啊？」

花鳳突地一劍刺出，叱道：「吃我一劍！」

怪人首領似已料到她有這一手，只見他身形一偏，長劍順勢挑起，「噹！」的一聲，正中她的劍身，把她的長劍震得脫手飛出，緊接着欺上一步，一劍抵上她胸口，獰笑道：「妳再動一下看看！」

花鳳面色蒼白了，顫聲道：「你不要殺我……」

怪人首領笑道：「妳乖乖聽話我便不殺妳！」

花鳳點點頭，表示服從。

怪人首領道：「把眼睛閉起來。」

花鳳依言閉上眼睛。

怪人首領駢伸二指，在她麻穴上點了一下，似乎他也有一絲憐香惜玉之心，順手拉住她的手腕，讓她慢慢倒下去，然後立刻轉向四個金身怪人說道：「把他們抬上馬鞍，咱們離開此地！」

其中兩個金身怪人立時把麥飛龍和花鳳抱上馬鞍，讓他們橫臥於鞍上。

另一金身怪人指了指已死的同黨，向怪人首領露出「怎麼辦」的眼光。

怪人首領道：「也把他帶走，咱們找個地方好好把他掩埋。」

那金身怪人便上前抱起那個已死的同黨，另兩人則上前牽起馬索，五人急急的離開當地，朝西方遠遠的一條山脈奔去。

疾行一二里，已到山脚下，怪人首領領路上山，又走了半里山地，看見一片濃密的樹林，五人乃進入林中，在林中歇下來。

怪人首領吩咐四人將麥飛龍和花鳳抱落地上，接着道：「到四下去看看！」

四個金身怪人乃分東南西北而去。

不久，四人先後回到林中，都向怪人首領搖搖頭，表示附近無人。

怪人首領笑道：「很好，現在你們動手把他埋了吧！」

四個金身怪人似是他的門徒，對他十分服從，當卽一齊拔出長劍，揀了一塊地挖掘起來。

怪人首領走近麥飛龍身邊，俯身察看，見他尚無活動能力，便又轉去察看花鳳，他似知花鳳較易逼供，乃在她身邊坐下，把劍輕輕按在她身上，嘿嘿怪笑道：「我只要用力一切，妳的身子便將一分爲二……」

花鳳臉色又一陣蒼白，惶聲道：「不，我不要死，請你別殺我！」

怪人首領笑道：「那麼，快把武林金獅的秘密說出來！」

花鳳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武林金獅蘊藏着某種秘密，至於那秘密是什麼，只有我們帮主一人知道！」

怪人首領獰笑一聲，把按在她身上的劍用力壓下去。

花鳳嚇壞了，駭聲大叫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說便了！」

怪人首領鬆起劍身，笑道：「說吧！」

花鳳說道：「我說出之後，你就立刻放我們走麼？」

怪人首領道：「是。」

花鳳道：「你賭個咒我才能放心。」

怪人首領道：「不必賭咒。」

花鳳道：「你不敢賭咒，表示你沒有眞心要釋我們，我不說了！」

怪人首領道：「眞的不說？」

花鳳道：「眞的不說！」

怪人首領道：「眞可惜，妳這麼年輕美麗，竟不能享受人生快樂……」

一邊說，一邊又用力把劍壓下去！

花鳳又驚叫道：「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求求你不要殺我！」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循着老伯花園中的地下水道，追踪來至馬方中的家，適巧鳳鳳說服老伯，放她出外往阻另一隊秘密部下前去襲擊飛鵬堡，孟星魂乃隨鳳鳳進入井底秘窟，與老伯會晤，老伯對於孟星魂的到來，似不感意外，反而有種說不出來的親切感，而孟星魂也似有此同感，但因兩人都是很能隱藏自己感情的人，所以他們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只是以平淡的語氣彼此交談着，此際鳳鳳正沉睡着，原來孟星魂在進入地窟途中輕輕點了她的睡穴，老伯知是孟星魂不信任她，因對孟星魂說出一番感慨系之之言——

簫音悱惻月淒迷

孟星魂道：「所以你一定要找個人來信任？」

老伯道：「不錯。」

孟星魂道：「爲甚麼？」

老伯道：「那就像一個人忽然落入無邊無際的大海中，只要有一根浮木漂過來，你就立刻會去緊緊抓住。就算你明知這根浮木並不能救你，你也會去緊緊抓住。」

孟星魂道：「但是你抓得再緊也沒有用。」

老伯道：「雖然沒有用，却至少可以使你覺得有了種依靠。」

他笑了笑，笑得很苦澀，慢慢的接着道：「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爲我這種想法很可笑，那也許只不過因爲我已是個老人，老人的想法，年輕人通常都會覺得很可笑。」

孟星魂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從來也沒有覺得你可笑過！」

老伯絕不可笑。

他可恨，可怕，有時甚至可憐。

但他絕不可笑。

只有覺得他想法可笑的人，才眞正可笑。

第六章 （一）

鳳鳳睡醒的時候，發覺老伯正在輕撫着她的柔髮。髮已乾透。

她坐起來，揉了揉眼，密室中已沒有別的人。

孟星魂已走了。

她不安的摸了摸自己的頭髮，勉强笑道：「他甚麼時候走的？我居然連一點都不知道。」

老伯微笑着，柔聲道：「你睡得很沉，我不讓他吵醒你。」

鳳鳳皺着眉，道：「我怎麼會睡了這麼久。」

老伯道：「年青人只要一睡下去，就會睡得很甜，只有老人才容易被驚醒。……老人們睡得總比年青人少些。」

鳳鳳眨眨眼，道：「爲甚麼？」

老伯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因爲老人剩下的時候已不多，花用在睡覺上，豈非太可惜了。」

鳳鳳眼珠子轉動着，突然噘起嘴，道：「我知道你在騙我。」

老伯道：「我騙你？」

鳳鳳冷笑道：「你們一定有很多話不願意我聽見，所以故意要我睡着。」

老伯笑了，搖着頭笑道：「你年紀青青的，疑心病已經這麼大了，將來怎麼得了。」

鳳鳳低着頭，弄着自己的手指，過了半晌，才慢慢的道：「他甚麼時候走的？」

老伯道：「走了已有一陣子。」

鳳鳳道：「你……你是不是叫他去通知虎組的人了？」

老伯點點頭。

鳳鳳用力咬着嘴唇道：「你怎麼能叫他去？」

老伯道：「爲甚麼不能？」

鳳鳳道：「你能保證他對你一定很忠實。」

老伯道：「我不能——但我却知道他對我的女兒很好。」

鳳鳳道：「但你莫忘了，連他自己都說過，是律香川故意讓他來找你的。」

老伯道：「我沒有忘。」

鳳鳳道：「就算他不會在律香川面前洩露你的秘密，但律香川却一定會特別注意他的行動，對不對？」

老伯道：「對。」

鳳鳳道：「律香川既然在注意他的行動，只怕他一走出去，就會被律香川截住，怎麼能到得了飛鵬堡？」

老伯閉上眼，臉色似已有些變了。

鳳鳳嘆了口氣，搖着頭道：「無論如何，你都不該將這種事交給他做的，我若沒有睡着，一定不會讓你這麼樣做。」

老伯苦笑道：「你爲甚麼要睡着呢。」

他又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發覺，一個人的年紀大了，想的事確實就不如年青時周到。」

鳳鳳的眼睛發亮，聲音突然温柔，道：「但兩個人想，總比一個人周到。」

老伯拉起她的手，道：「你又在想甚麼？」

鳳鳳道：「我在想，律香川現在一定在全心全意對付孟星魂，就算要他動員所有的力量，他也在所不惜。」

老伯嘆道：「不錯，因爲他知道無論動用多大的力量都值得。」

鳳鳳道：「所以現在正是我們的機會，我正好乘機趕到飛鵬堡去，只要孟星魂眞的能爲你保守秘密，我們成功的機會比以前更大得多。」

她很快接着又道：「因爲這條路上本來就算有埋伏的人，現在也必定被孟星魂引開，只要我能和虎組的兄弟聯絡上，能將這一注保留下來，我們就有翻本的把握！」

她說得很快，很扼要，美麗的眼睛裏更充滿了堅決的表情。充滿了信心。

老伯忽然長嘆了一聲，道：「你知不知道我在想甚麼？」

鳳鳳搖搖頭。

老伯將她的手握得更緊，柔聲道：「我在想，你不但可以做我的妻子，也可以做我的好帮手，我若在十年前就遇見了你，也許就不會發生今天這些事了。」

鳳鳳嫣然道：「你若在十年前遇見我，根本連看都不會看我一眼。」

老伯道：「誰說的？」

鳳鳳笑道：「我說的，因爲那時我只不過是個黃毛小丫頭。」

她拉起老伯的手，輕輕放在自已的小臉上，耳語般低語道：「但現在我却已快做母親了，等我們的孩子生出來後，我一定要讓他知道，他的父母爲了他，曾經多麼艱苦的奮鬥過。」

她聲音更低，更温柔，又道：「若不是爲了他，我現在怎麼捨得離開你，怎麼捨得走。」

老伯的手在輕撫，目中忽然露出了悽凉之意，緩緩道：「我實在也捨不得讓你走。」

鳳鳳垂下頭，黯然道：「只可惜我非走不可，爲了我們的將來，爲了我們的孩子，無論多麼大的痛苦，我都能忍受，你也應該忍受。」

× × ×

老伯的確能忍受。

他所忍受的痛苦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多得多。

他看着鳳鳳消失在池水中。

池水碧綠。

最後飄浮在水面上的，是她的頭髮，漆黑的頭髮在綠水上散開，看來就像是一朵潑墨蓮花。

然後水面上就只剩下一團團温柔美麗的漣漪，温柔得正如她的眼波——

老伯目中又露出了那種空虛凄凉之色，彷彿又覺得忽然失去了甚麼。

爲甚麼老人總對得失看得比較重些？是不是因爲他們自知再能得到的機會已不多？

最後，漣漪也消失。

水平如鏡，就像是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然後老伯就慢慢的轉過頭，去看屋角上那通風的鐵管。彷彿在等待着這鐵管傳給他某種神秘的消息。

他究竟在等甚麼？

（二）

夜。

孟星魂貼在井壁上，就像是隻壁虎——你若仔細觀察過一隻壁虎在等着蚊蠅飛過時的神情，才能想像到他現在的樣子。

風從井口吹過，帶着尖銳的呼嘯聲。

井壁上長滿了厚而滑膩的青苔，令人幾乎忍不住想嘔吐。

他沒有嘔吐，因爲他在等。

只要他想等下去，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忍受的。

因爲他有信心能等得到。

只有對自己有信心的人，才能忍耐，只有能忍耐的人，才能等到收穫。

地面上忽然響起了脚步聲。

兩個人的脚步聲，兩個人在喃喃低語！

「那兩個小子怎麼還沒有等到我們來換班就溜了？」

「我覺得這地方有點陰森森的，像是有鬼，他們莫要被鬼抓去了才好。」

他在笑，笑的聲音却跟哭差不多。

「小王胆子最小，只怕是溜去喝酒壯胆——」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突然覺得有隻冰冷潮濕的手從後面拎住了他的衣領，衣領上的一粒鈕子已嵌入他喉頭下的肌肉裏，勒得他連氣都透不過來。

再看他的同伴，一張臉已完全扭曲，正張大了嘴，伸出了舌頭，拚命的想呼喊，却喊不出。

「是不是律香川派你來的？」

聲音也在他們背後，比那隻手更冷。

兩個人拚命的點頭。

「除了你們之外，這裏還有沒有別的人？」

兩個人同時搖頭。

然後，兩個人的頭突然重重的撞在一起。

孟星魂慢慢的放開手，看着他們像兩灘泥似的癱了在地上。

以殺止殺！

殺人只不過是種手段，只要目的正確，就不能算是罪惡！

孟星魂雖然明知這道理，但心情還是很難保持平靜。

沒有人比他更厭惡殺人，沒有人比他更痛恨暴力。

怎奈他別無選擇的餘地。

他抬起頭，沒有往地上再看第二眼。

星光已黯淡。

在朦朧的星光下看來，世上好像根本就沒有完全醜惡的事。

他曳起兩個人的屍身，藏起。

飛鵬堡在北方。

北方有大星永恒不變，他找出了這一顆最亮的星。

可是他能不能到得了飛鵬堡呢！

× × ×

凌晨。

菊花在熹微的晨光下垂着頭，似已憔悴。花也像女人一樣，只有在一雙充滿愛心的手下，才會開得美麗。

孟星魂以最快的速度從老伯的花園外掠過去。

他甚至沒有往花園裏去看一眼。

現在已是初六的淸晨，他剩下的時候，已不多了。

幸好花園裏也沒有人看見他，此刻還太早，人們的活動還沒有開始，但天已經亮了，夜行人的活動却已該停止。

無論警戒多嚴密的地方，現在却正是防守最薄弱的時候，因爲夜間巡邏守望的人已疲倦，該來換班的人却還沒有完全淸醒。

孟星魂就想把握住這機會衝過去。

他當然可以繞過這裏，但這却是最近的一條路，爲了爭取時間，他只有冒險。

在這種情況下，時間甚至比鮮血還珍貴。

前面的密林中，乳白色的晨霧，正像輕煙般散發開。

他忽然聽到一陣比霧更凄迷的簫聲。

簫聲凄迷悱惻，纏綿入骨，就好像怨婦的低訴，充滿了訴不盡的愁苦寂寞。

孟星魂突然停下脚步。

然後他立刻就看到一個人從樹林裏，從迷霧中，慢慢的走出來。

× × ×

一個頎長的年青人，一身雪白的衣服。

簫却是漆黑的，黑得發光。

迷霧輕煙般自他脚底散開，他的人在霧裏，心也似在霧裏。

他本身就彷彿霧的精靈。

孟星魂停下來，凝視着他，目中帶着幾分驚訝，却又似帶着幾分欣喜。

因爲這人是他的朋友，手足般的朋友。

他雖然已有很久沒有看見他，但昔日的感情却常在心底。

那種同患難，共饑寒，在嚴冬中蜷伏在一堆稻草裏，互相取暖的感情，本就是任何人都難以忘懷的。

「石羣，石羣……」

每當他想起這名字，心裏就會覺得很温暖。

有一段時候，他對石羣的感情甚至比對葉翔更深厚。

因爲葉翔是他們的大哥，永遠都比他們堅強能幹，永遠都在照顧着他們。

但石羣却是個很敏感，很脆弱的人，許多年堅苦的生活，許多次危險的磨練，雖已使他的外面變得和葉翔同樣堅強冷酷。

但他的本質却還是沒有變。

看到春逝花殘，燕去樓空，他也會惆悵嘆息，終日不歡。

他熱愛優美的音樂，遠勝於他之喜愛精妙的武功。

是以孟星魂始終認爲他應該做一個詩人，絕不該做一個殺人的刺客。

淒迷的簫聲忽然轉爲淸越，在最高亢處戛然而止，留下了無窮令人低迴的韻致。

石羣這才抬起頭，看着孟星魂。

他的眼睛看來還是那麼蕭索，那麼憂鬱。

經過三年的遠征後，他心情非但沒有開朗，憂鬱反而更深。

孟星魂終於笑了笑，道：「你回來了。」

石羣點點頭。

孟星魂道：「滇邊的情況如何？」

石羣道：「還好。」

他也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

自堅苦折磨中長大的孩子，通常都不願用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感情。

孟星魂道：「你去了很久。」

石羣道：「很久……二年多。」

他嘴角露出一絲自嘲的笑意，慢慢的接着道：「兩年多，七條命，一道創口。」

孟星魂道：「你受了傷？」

石羣道：「傷已好了。」

孟星魂笑了，微笑着道：「這兩年來，你好像並沒有變。」

石羣道：「我沒有變，可是你呢？」

孟星魂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變了很多。」

石羣道：「聽說你有了妻子。」

孟星魂道：「是的。」

提起小蝶，他目中就忍不住流露温柔欣喜之色，接着道：「她是個很好很好的好女人，我希望你以後有機會能見到他。」

石羣道：「我好像應該恭喜你。」

孟星魂微笑道：「你的確應該爲我歡喜。」

石羣凝視着他，瞳孔似在收縮，突然說道：「可是，一個人就算有了恩愛的妻子，也不該忘記了朋友。」

孟星魂的笑意已凝結，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是不是聽人說了很多話。」

石羣道：「所以我現在想來聽聽你的。」

孟星魂抬起頭，天色陰暝，太陽還未升起。

他望着陰暝的穹蒼，痴痴的出神了很久，黯然道：「你知道，我跟你一樣，也不是個適於殺人的人。」

石羣用力咬着牙，道：「沒有人是天生就喜歡殺人的。」

孟星魂道：「所以你應該明白我，我並不是忘記了朋友，只不過想脫離這種生活。」

石羣沒有開口，頰上的肌肉却已因牙齦緊咬而痙攣收縮。

孟星魂道：「這種生活實在太可怕，我若再活下去，一定也會發瘋。」

石羣道：「是不是就像葉翔一樣。」

孟星魂點點頭，慘然道：「就像葉翔一樣。」

石羣道：「他本該也及早脫離這種生活的。」

孟星魂道：「不錯。」

石羣道：「可是他並沒有這麼樣做，難道他不懂？難道他喜歡發瘋。」

沒有人願意發瘋。

石羣的目光忽然變得冷而尖銳，凝視孟星魂，一字字道：「他沒有像你這麼樣，只因爲他懂得一樣你不懂的道理。」

孟星魂道：「什麼道理？」

石羣道：「他懂得一個人並不是完全爲自己活着的，也懂得一個人若受了別人的恩情，無論如何都應該報答，否則他根本就不是人。」

孟星魂只笑了笑，笑得很苦澀。

石羣道：「你在笑？你認爲我的話說錯了？」

孟星魂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沒有錯，但我也沒有錯。」

石羣道：「哦？」

孟星魂道：「人活在世上，有時固然難免要勉强自己去做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但也得看那件事是否值得？是否正確？」

他知道石羣也許還不能太瞭解這些話的意義，因爲在石羣的思想中，根本就沒有這種思想。

他們受的教育，並沒有告訴他，什麼事是正確的，什麼事是不正確。

他只知道什麼是恩，什麼是仇，只知道恩仇都欠不得的。

這就是高老大的教育。

石羣沉默着，彷彿也在思索着這些話的意義，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有我的，現在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孟星魂道：「你問。」

石羣緊握着他的簫，手背上已有青筋凸起，沉聲道：「我還是不是你的朋友。」

孟星魂道：「世上只有一樣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就是眞正的朋友。」

石羣道：「那麼我們還是朋友？」

孟星魂道：「當然。」

石羣道：「好，你跟我走。」

孟星魂道：「去那裏？」

石羣道：「去看高老大，她現在很想見你——她一直很想念你。」

孟星魂道：「現在就去？」

石羣道：「現在……」

孟星魂目中露出痛苦之色，道：「我若不去，你是不是會逼我去？」

石羣道：「會，因爲你沒有不去的理由。」

孟星魂道：「現在我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石羣道：「沒有事比這件事更重要。」

孟星魂道：「高老大可以等，這件事，却不能等。」

石羣道：「高老大也不能等。」

孟星魂道：「爲什麼？」

石羣道：「她病了，病得很重。」

孟星魂聳然動容。

在這一瞬息，他幾乎已想放開一切，跟着石羣走了。

但他還是放不下老伯。

老伯已將一切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他不忍令老伯失望。

可是他也同樣不忍令高老大失望。

陰暝的穹蒼，已有陽光露出，他的臉色更沉重，目中的痛色之意也更深。

石羣逼視着他，一字字道：「還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孟星魂道：「你說。」

石羣道：「這次我來找你，已下了決心，絕不一個人回去。」

孟星魂慢慢的點了點頭，悽然道：「我一向很瞭解你。」

他的確瞭解石羣，沒有人比他瞭解得更深。

石羣是個情感很脆弱的人，但性格却堅强如鋼，只要一下定決心，就永無更改。

他瞭解石羣，因爲他自己也同樣是這種人。

石羣道：「你若是願意，我們就一起回去，否則……」

孟星魂道：「否則怎麼樣？」

石羣的眼角在跳動，一字字道：「否則若不是我死在這裏，就是你，無論你是死是活，我都要帶你回去。」

孟星魂的手也握緊，道：「沒有別的選擇？」

石羣道：「沒有。」

孟星魂長長嘆息，黯然道：「你知道我絕不忍殺你。」

石羣道：「我却能忍心殺你！所以你最好不要逼我。」

他垂下頭望着手裏的簫，緩緩道：「我武功本不如你，可是這兩年來，情況也許已有了變化。」

孟星魂道：「哦。」

石羣道：「一個時時刻刻都等在別人刀鋒下的人，總比睡在自己妻子懷抱裏的人學得快些，學到的當然也多些。」

他已用不着說明學的是什麼事，因爲孟星魂應該知道是什麼。

學怎麼樣殺人，同時也學怎樣才能不被人殺。

孟星魂勉強笑了笑，道：「我看得出你簫管裏已裝了暗器。」

石羣道：「那是我故意要你看出來的，但你能看出裝的是那種暗器麼？」

孟星魂道：「不能。」

石羣淡淡道：「滇邊一帶，不但是點蒼派武功的發源地，也是江湖中一些逃亡者的隱藏處，那些奇才異能之士，遠比你想像中多。」

孟星魂道：「所以，你學會的，遠比我想像中的多。」

石羣道：「不錯。」

孟星魂長長嘆息了一聲，慢慢的走過去，道：「好，我跟你……」

他走出了幾步，身子突然往前一衝，手已閃電般扣住了石羣的腕子。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帮主十方羅漢離開劍王宮後，心知劍王宮方面定會在中途設伏，殺他滅口，但他爲維護身份，不甘悄悄溜走，雖知前面樹林中，劍王宮定有埋伏，依然勇往直前，果然，當他一進樹林，便中了無情金劍的詭計左脇中了一記冷劍，幸而無情金劍不知是心神不屬還是心慌意亂，這一劍竟刺不中要害，在第二次再度出劍之際，十方羅漢也使了點詭計，嚇退了無情金劍，這一來，可苦了無情金劍，因爲十方羅漢已被他的暗殺手段激起了怒火和殺機，施展出一套世無人知的掌法向無情金劍凌厲攻去——

劍使龍吟嘯　掌發虎風生

那位瘋師爺曾在劍王面前估計十方羅漢和無情金劍兩人的武功，說兩人的武功約在伯仲之間，這種估計大致上說來，確是持平之論。

只是這位智計過人的師爺也犯了一個錯誤。

他拿來作爲標準的十方羅漢，只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十方羅漢。

他並未將該幫這套神秘的掌法計算進去。

×　　×　　×

兩名武林高手交鋒，如彼此功力相去不遠，一點很小很小的意外，往往能使整個戰局大受影响。

現在的情形，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本來，十方羅漢因一時大意，落入對方預佈之圈套，無情金劍如果不是因爲操之過急，這位九

大幫主也許早就跟這個世界說再見了。

接着，這位大幫主福大命大，險中弄險成功

轉劣勢爲優勢，居然又使先發制人的無情金劍陷

苦戰之中。

可是，就在這時候，意外發生了。

禍根是一片枯葉。

×　　×　　×

當這片枯葉像湊熱鬧似的，從無情金劍面頰

掠過時，這位大總管忽然想到一件事。

他想起他們現在交手的地方，是在一座樹林之

中。

這化子頭兒已經捱了他一劍，他爲什麼不利用

四週天然的障碍，以或上或下的迂迴戰術來消耗

老兒的精力呢？

這老兒的血難道會永遠流不完？

他想到這裏，立卽奮力揮出一劍，同時借勢拔身而起，向附近一株大樹樹頂縱去！

十方羅漢眼看卽將得手，自然不容對方就此逸去。

可是，他才一挫腰作勢，便發覺左脇下的那處傷口，已使他失去竄躍的勁力。

適才那一陣急攻，他透支得太多了。

一個人在已負重創的情況下拾命相拚，中途決不能歇手，只要稍作停頓，便會帶來崩潰。

這位大幫主直到這時候，才發現左腰身以下的衣褲，已盡爲血水所濕透。

他突然感到一陣眩暈，幾乎無法站穩。

無情金劍目光銳利如刀，迅卽看出下面的十方羅漢已成强弩之末，當下不再遲疑，口中冷笑一聲：「老兒，你認命了吧！」

話發聲中，長劍一閃，縱身飛瀉而下！

十方羅漢自知已無還手之力，牙關一咬，突然全身向後仰倒。

他雖擺出了向後倒縱的姿態，但雙足仍然釘立原處，未曾移動分毫。

劍光一點，疾逾流星，只聽得嗤的一聲，鋒利的劍尖已從十方羅漢的右腿腿肚上穿透而過！

十方羅漢驀地拗身坐起，聚集全身最後一股眞氣，排掌猛往無情金劍胸口拍去。

這是他最後的一掌，也是他最後的機會。

無情金劍適才於半空中見十方羅漢雖欲向後倒縱，却未離開原地，誤以爲這位大幫主渾身氣力已盡，沒想到這竟是後者的一着誘招，這時發覺上當，雖有心騰身閃避，但急切間無法拔出寶劍，竟遭十方羅漢一掌拍個正着。

無情金劍喉頭一甜，雖想運氣壓迫，但仍忍不住將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十方羅漢蒼白的臉上不禁露出一絲笑意，點點頭乏力地道：「這樣還差不多……」

一語未竟，人已在劇痛中昏厥過去。

無情金劍站穩身形，以衣袖拭去嘴角的血漬，雙目中隨着迸出一股殺機。

他輕哼了一聲，從十方羅漢腿上拔出寶劍，然後上跨一步，一劍對準十方羅漢心窩刺去！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刹那，樹林中突然奔進來數十條人影。

無情金劍起先尙以爲來的是宮中的劍士，回過頭去一望，才發覺來的竟是一羣丐幫弟子！

最使無情金劍吃驚的，是來的這羣丐幫弟子，年紀雖然平均不超過四十歲，但每一個人的腰帶上，却最少都有四個衣結。

人到危急時，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自己的生命。

他這時只須劍尖往前一送，便可將十方羅漢一劍了結，只是他知道他如果貪這一劍之功，他自己的一條生命，無疑就要交給別人了。

所以這位大總管這時想也沒有多想一下，匆匆拉下面罩，雙足一點，拔起身形，如飛出林而去！

其實這位大總管這時只要多想一下，他就不會走得這樣慌張了。

他留下十方羅漢一條活命，他自己的一條命還會留得下來嗎？

× × ×

那些丐幫弟子奔上前來，一看倒在血泊中的人，竟是他們自己的幫主，一個個不由得又駭又怒。

只聽有人高聲叫道：「快追，諒那賊子尙未去遠！」

十方羅漢悠然醒轉，剛好聽得這聲呼叫，當下連忙擺手示意，意思叫衆人不必追趕。

衆弟子不敢違命，只得出聲將兩名已奔出好幾丈遠的弟子又喊了回來。

十方羅漢因失血過多，神情顯得甚是疲憊，眼皮睜開之後，僅僅無力地扭頭掃視了一下，便又輕喘着悠然闔上。

來的這二十多名丐帮弟子，身份最高的是六個衣結。

這時在那名六結弟子指揮之下，部份弟子迅速取出急救藥物，另一部份弟子則就地取材，用樹枝和布條，以熟練的手法，編結簡便擔架。

當這批丐帮弟子正忙着進行療護工作之際，樹林臨近小鎭的那端，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十方羅漢神色一動，眼皮遽爾再度睜開，同時掙扎着自地上欠身坐起，非常注意地迎向蹄聲傳來之處凝眸諦視。

那名六結弟子忙說着道：「來人不論是敵是友，自有弟子們出面應付，帮主兩處傷勢不輕，又是剛剛敷藥，不宜過份勞動……」

詎知話尙未完，來騎已然飛馳入林。

爲首一騎，人高馬大，馬背上坐着的，正是那位威儀顯赫的劍王；緊接着出現的，則是四名器宇軒昂的錦衣劍士。

十方羅漢眼角一溜，很快的又躺了下來。

那名六結弟子機警異常，他見十方羅漢一看到來的是劍王，臉上非但沒有喜色，反又突然躺了下去，知道其中必有蹊蹺，因此不待吩咐，立卽橫跨一步，用身子將十方羅漢擋住。

劍王率騎奔來近前，於馬背上揚聲問道：「這

裏出了什麼事？」

那名六結弟子正待答話，躺在地上的十方羅漢忽然發出了一聲呻吟道：「是老薛麼？老薛……你……你……來遲一步了。」

那名六結弟子只好向一邊側身讓開。

劍王目光一轉，訝然失聲道：「啊——什麼？原來是你老化子？你老化子是跟什麼人交手，竟給傷成這麼一副樣子？」

口中說着，人已自馬背上跳了下來，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十方羅漢緩緩閉上眼皮，輕輕嘆了口氣道：「我要飯的還能留下這條老命，已經算是夠運氣的了，我一直沒想到這小子……」

劍王聞言一呆道：「你是說那個姓申小子？」

十方羅漢苦笑了一聲道：「除了那小子，還會有誰？」

劍王目光閃動了一下道：「你老兒別是認錯了人吧？那小子殺人從不使用兵刃，看你老兒如今一身是血，顯爲刀劍之屬所傷……」

十方羅漢苦笑着搖搖頭，又嘆了口氣道：「說起來你老薛也是個聰明人，想不到連這麼一點顯淺的道理，你都想不透。」

劍王遲疑地道：「難道——」

十方羅漢皺了皺眉頭道：「你想想吧，那小子還在這附近下手，使用的兵刃又是寶劍，他小子用心何在，難道還用解釋？」

劍王的一顆心，至此方告完全放落，他那位寶貝總管雖未能達成使命，但總算還沒有露出痕跡，當下故意裝出不勝意外的樣子張目愕然道：「你老兒意思是說那小子這樣做法是爲了想嫁禍本宮？」

十方羅漢再度閉上眼皮道：「也虧這小子打錯了算盤，才使我要飯的檢回了這條老命，小子在劍術方面本來就不怎樣高明，而他爲要使我要飯的相信他是貴宮的一名劍士，又不得不處處模仿着貴宮那套天星劍法的招式出手，否則，唉唉，這種丟臉事，不提也罷！」

劍王一邊聆聽，一邊不時作出咬牙切齒的痛心之狀；其實心中却在想着另一件事。

他等着十方羅漢話說完了，抬眼四下一掃，像是直到現在才突然發覺到那些丐帮弟子似的，因而伸手一指那些弟子，以微帶好奇的聲調問道：「貴帮這些弟子，怎麼會這樣巧，恰好都在這個時候都趕來了呢？」

這一問如果要叫十方羅漢明實回答，這位大帮主無疑的只能回答一聲道：「不知道！」

但現在什麼話都可以說，就是這三個字不宜出口。

這位帮主顯然早已料定對方必會有此一問，所以他也早就準備了答詞。

他故意不忙着回答，先深深的嘆了口氣，才皺起了眉頭，苦笑着搖了搖頭道：「這就叫做禍不單行，據他們幾個適才報告，敝帮總舵新近出了一件怪事……」

劍王不禁一怔道：「什麼怪事？」

十方羅漢苦笑一聲，說道：「這是敝帮的家醜，本不足爲外人道，不過，你老薛與我要飯的交非一日……」

劍王聽得對方這樣一說，連忙岔以他語道：「你老兒看來傷勢不輕，這些話以後再說亦不爲遲，現在先去敝宮將養傷勢要緊。」

十方羅漢搖頭道：「薛兄這番盛情，我要飯的心領了，我要飯的如果不在十天之內趕回總舵，敝帮的金杖七老，很可能又會趕來；這點皮肉之傷，我要飯的還挺得住，爲了整個大局着想，你薛兄最好還是多辛苦一點，趕緊派人追捕那姓申的小子才是正經。」

劍王像是突然給點醒了一般，急忙接口問道：「對了，你老兒剛才有沒有看淸那小子離去時是走的那個方向？」

十方羅漢手一指道：「那邊，假如那邊沒有通路，小子可能還沒有下去多遠。」

劍王回身手一招，四名錦衣劍士，同時跳下馬背。

四人分別一拍馬屁股，那幾匹馬就像知道主人心意似的，立卽魚貫着循原路向林外奔去。

然後，由劍王抱拳向十方羅漢說了一聲失陪，五條身形，相繼拔起，依十方羅漢適才所指之方向，如五縷輕烟般飛掠而去。

十方羅漢目送五人身形消失，這才深深鬆出一口大氣。

他收回目光，正待下令衆弟子起程之際，忽然兩眼發直，脫口一聲驚噫，又盯着那名六結弟子週身上下仔細打量起來。

那名六結弟子趕緊跪了下來，不勝惶恐地低頭道：「弟子罪該萬死……」

後面那些六結以下的弟子，也都一個個相繼跪下，人人垂首不語，彷彿自知犯了大罪，只等帮主發落。

十方羅漢面孔一沉道：「這是誰的主意？」

那名六結弟子囁嚅着道：「三天之前，山陽分舵忽然有人送來一信，信上說帮主有難，囑傳支援，因總舵離此太遠，無法及時通知，所以這封信只好送來山陽分舵；那位送信人在信上又說，爲了加

強聲勢起見，分舵派出之弟子，每人至少要打四個衣結，以便冒充總舵之護法和堂主，好使對方知難而退。」

十方羅漢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送信的人生做什麼模樣？」

那位山陽分舵主道：「沒有。」

十方羅漢道：「那麼，這封信是在分舵中什麼地方發現的？」

那位山陽分舵主臉孔一紅道：「是……是……是在弟子的……枕頭底下……發現的。」

十方羅漢皺皺眉頭，沒有開口。

那位實話實說的分舵主見他們這位帮主似乎並無責怪之意，這才鼓起勇氣，又接下去說道：「弟子就是因爲這位神秘的送信人沒存惡意，才於接信後，斗胆命他們分別打上四至五個衣結，晝夜出發，趕來這裏，弟子自知此舉爲帮規所嚴禁，只求帮主念在初犯，大發慈悲，從輕議處。」

十方羅漢又皺了一下眉頭，忽然注目問道：「那封信你們帶來了沒有？」

那位山陽分舵主道：「已經燒掉了。」

十方羅漢愕然道：「爲什麼要把它燒掉？」

那位山陽分舵主道：「這是那位送信人在信末所作指示，他說這封信一但落入他人手裏，對本帮將只有害處而沒有好處。」

十方羅漢點點頭，想了片刻，忽又問道：「信上除了這些之外，還說了其他的什麼話沒有？」

那位山陽分舵主道：「另外的一些話，令人甚覺費解，不過弟子還是全部記下來了。」

十方羅漢眼中一亮，迫不及待的道：「信上怎麼說？」

那位山陽分舵主稍稍思索了一下道：「信上說：這封信雖然沒有具名，但是他相信帮主一定能猜得出它是誰寫的。」

十方羅漢點點頭，注目接着道：「還有呢？」

那位山陽分舵主道：「信上接着又說：這次如果帮主在離開劍王宮之後遇到狙擊，就證明帮主已經在該宮水牢看到了一些東西，倘若他沒有猜錯，他要弟子轉稟帮主，請帮主你老人家暫自忍一時之氣，保留有用之身，以作他日之人證。至於爲誰作證？證明一些什麼？信上一字未提。好像他只須說出這些，你老人家自然就會明白似的。」

十方羅漢聽完，深深的嘆了口氣道：「好了，你們都起來吧！」

× × ×

長安南門的聚仙居，生意突然興旺起來。

原因是昨夜下了一場雪。

隆冬天氣，百業蕭條，只有酒樓的營業恰恰相反。每年一到這個季節，幾乎沒有一家酒樓不是利市百倍；尤其是下過一場大雪之後。因爲凡是喜歡喝兩杯的朋友，差不多都知道只有在下雪天喝酒，才够意思。若是能一邊欣賞雪景，一邊喝着聚仙居的貴妃紅，當然更够意思！

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聚仙居，却在上座最旺的時候，發生了一件相當不够意思的事。

× × ×

約莫近午時分，樓梯口忽然出現一名年約三十來歲，面皮白淨，舉止斯文，模樣像個儒士的中年人。

這時樓上的大火爐旁，恰巧還空下一個座位。那儒士模樣的中年人就在那個空位上坐下來。

這名中年儒士除了臉上氣色不佳之外，其他並無特別引人注目之處。

他叫的酒菜，也跟別的酒客沒有什麼兩樣。一碗羊肉湯，一壺貴妃紅；一盤醬猪耳，一碟茴香豆。

這家聚仙居，店號雖然風雅，店面却小得可憐，除了酒還不錯之外，下酒的菜肴，就只這幾樣。如果闊氣一點，最多再來一籠包子，要點炒菜，歉難應命。

這名中年儒士自從上樓之後，就不住的喘氣。衆人起先尚以爲這名中年儒士喘氣是因爲趕路趕累了，又剛剛爬了一層樓梯的關係，所以在開始時，誰也沒有注意。

那知道，這位仁兄在喝下兩口酒之後，竟然越喘越厲害，喉頭呼呼作响，有如一具風箱，叫人聽起來好不難受。

衆人至此才發覺這位仁兄原來患了非常重的氣喘病！

那些酒客都覺得十分奇怪，一個患有氣喘病的人，爲什麼還要喝酒呢？

可是，這名中年儒士就像有意跟自己過不去似的，儘管已經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却仍抓着酒壺，咕嚕咕嚕的，照喝不誤。

這種情形之下，其後果自當不難想像。

結果，迫促的喘息，再加上烈酒的刺激，終於轉變爲一陣近乎摧肝裂肺的咳嗽。

樓上因爲地方狹小，只生了一個火爐，他這一咳不打緊，另外的那些酒客，可就大遭其殃了！

火星子夾着炭屑，一陣陣的從爐中飛揚起來，滿樓旋舞，倏起乍落，宛如穿花粉蝶，最後不是弄得別人灰頭土臉，便是落向別人的碗盤。

而他仁兄非但不設法廻避，且仍抓着那把酒壺死命不放，只要咳嗽一停下來，仰起頸子，咕嚕就

是一大口。

喝完了再咳。

咳過了再喝。

越喝越咳，越咳得兇，越喝得兇……。

那些酒客忍無可忍，終於一個個皺緊了眉頭，相繼起身，下樓而去。

說也奇怪，等那些酒客都走光了，這名中年儒士的咳嗽和氣喘亦告不藥而癒。

樓下那個有着一臉大麻子的店主人一面忙着結帳，一面於心底下止不住暗暗嘀咕。

客人一個接一個離去，人人臉上都滿佈着悻悻之色，有的還是剛剛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是嫌酒不好呢？還是——

他等到最後一名客人結妥了帳，三步併作兩步趕上樓來一看，樓上什麼異狀也沒有。

客人還剩下一個，正在安閒的喝着酒。

桌椅、碗盤，都放在應有的位置上，又不像鬧過事的樣子。這位店主人站在樓梯上，木然瞪大一雙眼睛，完全給弄迷糊了！

那中年儒士抬頭朝他微微一笑道：「酒還有沒有？」

麻子店主如同夢中突然驚醒過來一般，趕緊哈腰應了兩聲，身軀一轉，便待下樓。

中年儒士手一擺道：「慢一點，伙計。」

麻子店主停步回過身來道：「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中年儒士側揚着半邊臉孔道：「你伙計有沒有聽淸我的話？」

麻子店主一楞道：「大爺要酒，不是嗎？」

中年儒士道：「我有沒有告訴你伙計，我要多少酒？」

麻子店主像下棋被人將了一軍一樣，呆呆的站在那裏，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中年儒士指着火爐四週那些空座又道：「你先把這些桌子收拾乾淨，然後替我算一算共有幾個座位，有幾個座位，就放幾壺酒！」

麻子店主眼中一亮，精神馬上來了，趕緊哈腰應了一聲：「是的，大爺！」

這一次他學乖了。

他口中雖然應着是，人却站在那裏未曾移動一步，因爲他已看出這位客人的話顯然還沒有說完。

中年儒士頓了一下，又道：「除了酒之外，有什麼吃的，只管端上來。」

麻子店主哈腰道：「是的，大爺！」

中年儒士緩緩接着道：「你樓上就只這麼一點地方，假如有客人來，你將如何安置，那是你的事。不過，你若是願意提前打烊，除了我的朋友之外，不再讓別的客人上門，等會兒算酒帳時，每一壺酒我將會付你三壺酒的錢。」

麻子店主又一哈腰道：「是的，大爺！」

中年儒士道：「菜也一樣。」

麻子店主沒等身子直起，忙又彎下腰去應了一聲：「是的，大爺！」

他一連應了四聲：「是的，大爺！」一聲比一聲親切，似乎除了這四個字，已找不出第二句話來說。事實上，他也用不着再說第二句話。

樓上就這幾個座位，已經一下賣足了，而且是三倍價錢——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 × ×

天空一片灰暗，又開始下雪了。

有幾個冒雪趕來聚仙居，想喝兩杯的老客人，結果意外的都嚐到了閉門羹。

因爲今天的聚仙居，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業已提前關上店門。

不過，這時的聚仙居，兩扇店門雖然關得緊緊的，另有一種客人，却不在拒納之列。

那便是中年儒士的朋友。

這些人來的時候，很少成雙成對；多半都是一個一個的來，然後再一個一個的離去。

來的這些人，老少男女都有。

他們都有一個約定的暗號，來到店前之後，只須在店門上輕輕敲三下，店裏面問誰，他們不開口，店門自然就會打開。

這些人進門上樓之後，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暫。估計他們停留在樓上的時間，大概不够喝一壺酒，吃一籠肉包子，說上三兩句話。

× × ×

來的雖然什麼樣的都有，但却有着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每個人對中年儒士都很恭敬。

× × ×

第一個來到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

這人站起來至少要比中年儒士高出一個頭，但這人一站到中年儒士面前，却像小學生見到塾師一樣，兩手垂得直直的，眼睛望着地面，幾乎連動都不敢隨便動一下。

中年儒士却顯得很客氣。

他伸手指指桌上的酒壺，意思要對方先喝點酒，暖過了身子再說話。

漢子奉命唯謹，走上一步，抓起酒壺，骨嘟骨嘟的一口氣就將滿壺貴妃紅喝得點滴不剩。

中年儒士似乎知道這漢子能喝能吃，這時又朝那籠熱氣騰騰的包子指了一下，後者一聲不响，又將一籠包子，照樣吃了下去。（未完待續）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劫鏢成功，大擺慶功宴，當席打開箱蓋，擬檢視劫來寶物，詎知箱中藏的並不是金銀珠寶，却是活生生的俏佳人，據說名林雪貞，因恩師死於非命，胸口留有紙刀，乃與師兄孟宗元設計，僞作請鏢局押運名貴珠寶，引起旋風十八騎劫鏢，圖晤霍宇寰，請求偵查殺師兇手，霍宇寰因有人遺留紙刀嫁禍，不能置之不理，遂允所請。蘭州首富金三爺驟然暴斃，這日，有自稱與金三爺生前爲拜把兄弟的何老夫子者率領孫兒孫女到來致唁，金夫人延請後堂相見，何老夫子向她誇說身世——

靈堂演假戲　密室設奸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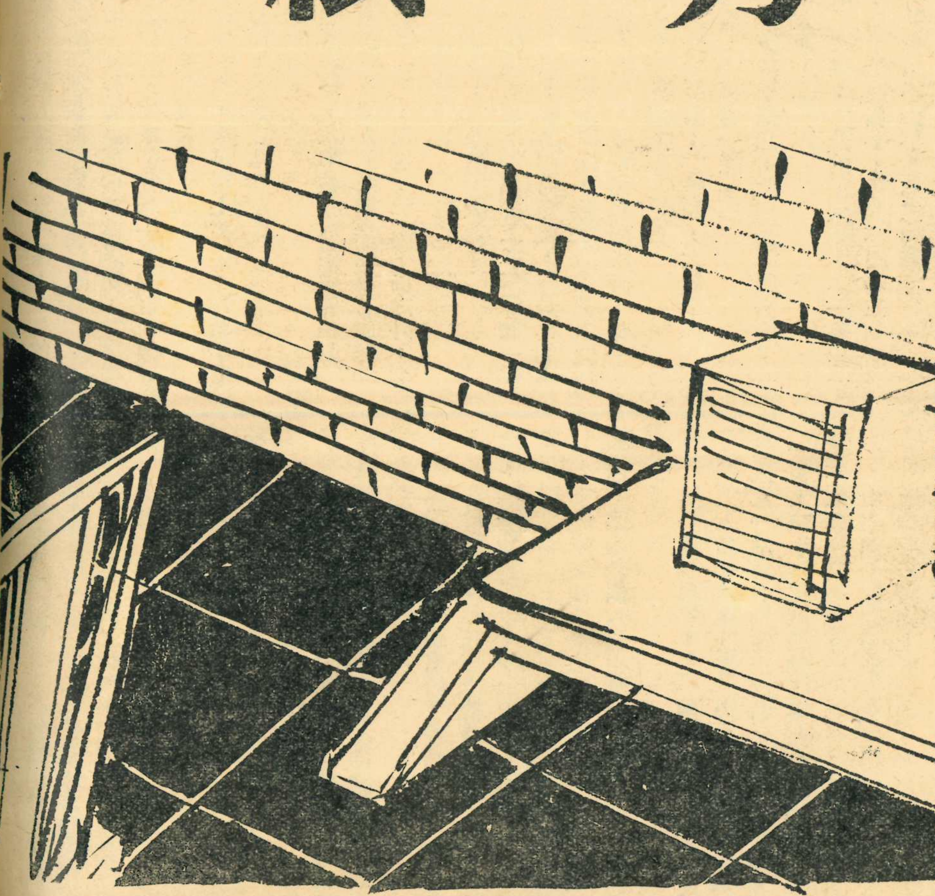
何老夫子雖然自稱慚愧，聽在金三奶奶耳中，却不禁爲之怦然心動。

那年頭，「士」爲百業之首，最受人尊敬，「商」爲百行之末，常遭人鄙視；做生意的雖然有錢，却不易獲得人們內心的敬重，只有「做官的」，位重勢大，老百姓誰敢不恭而敬之。

何況，「侍郎」是二品大臣，日近天顏，赫赫極品，這可不是等閒人攀交得到的。

金三奶奶驚喜的道：「大哥在朝爲官，位極人臣，可惜咱們竟不知道，早若知道，也沾沾大哥的光。」

何老夫子苦笑道：「說什麼位極人臣，常言道得好：『伴君如伴虎』，目下饞臣弄權，朝綱不振



，我年紀也老了，沒有精神再跟那些小人鬥氣，前年已拜本告老，退隱林泉，除了敎敎孫兒女，便以搜羅古玩消遣。」

金三奶奶道：「大哥也好收藏古董？」

何老夫子聳肩道：「談不上收藏，只因你大嫂過世太早，兒媳又相繼亡故，剩下我一個孤寡老頭子，帶着兩個不懂事的孫兒女，也不過借那些古物字畫，打發無聊的時間而已。」

說到這裏，突然長嘆一聲，道：「最近我由一名關外來的珠寶商人手裏，買到一批明珠，據說是朝鮮國宮內珍藏的古物，可惜無法鑑別眞假，因此想起金兄弟正是此道名家，才特地趕來，想不到他

竟已先我而去了。」

金三奶奶忙問道：「大哥說的，就是籃子裏那些珠子嗎？」

何老夫子點頭道：「正是。」

金三奶奶忍不住嚥了一口唾沫，道：「適才承大哥賞賜了一顆，小妹仔細看過，的確是價值連城的夜明珠。」

何老夫子却感慨地道：「明珠有價，舊誼難續。縱有千斛明珠，怎能換回金兄弟寶貴的生命。唉！故人已逝，珠子是眞是假，又有什麼意義呢？」

提到故友舊誼，老人家眼眶又紅了，聲音也哽咽了。

旁邊那少女連忙勸解道：「咱們總算來得還不太遲，相隔千里，能趕到靈前祭別，已經很不容易啦！」

那少年公子接口道：「是啊，等到正式大殮的時候，還能見到金爺爺最後一面的。」

何老夫子黯然的點點頭，問道：「弟妹，大殮的日子定在哪一天？」

金三奶奶怔了一下，遲疑地道：「這個……這個……」

何老夫子詫道：「怎麼？還沒有定妥日子？」

金三奶奶苦笑道：「不瞞大哥說，日子是定了，可是……大夫的意思——」

何老夫子道：「大夫？大夫怎麼說？」

金三奶奶爲難了好一會，才道：「反正大哥也不是外人，我就說了吧，據大夫叮囑，先夫患的是『黑瘟症』，爲防傳染，不能等到吉期大殮，所以——所以……」

何老夫子吃了一驚，道：「這是說，已經入棺殮了？」

金三奶奶神色傷感地點了點頭，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外間只知道是患暴病身故，實際的情形，咱們可不敢隨便說出去，按官府規定，瘟病死亡必須火化，豈不是使魂魄難安麼……」

何老夫子大聲道：「這有什麼關礙？此地巡撫，是我的同年，憑我一張名帖，他不會不賣我的面子。」

金三奶奶嘆道：「可惜咱們早不知道大哥，早若知道，無論如何也會多等一天的。」

何老夫子頓足道：「唉！這難道是天意？我千里迢迢的趕來，竟連他最後一面也見不到？蒼天！何其太忍啊！」

接着，悲天愴地，放聲大哭起來。

衆人莫不鼻酸，費盡了唇舌，百般勸解，好不容易才將他勸住了悲聲。

金三奶奶便吩咐設宴洗塵，藉以寬解愁懷。

怎奈何老夫子傷感過度，面對美酒佳餚，業已食難下嚥。大家都無意飲食，畧用了些，便草草終席。

飯後，何老夫子對金三奶奶說道：「弟妹，我和金兄弟情誼不比平常，生前雖未再見他一面，死後也當陪伴他幾日，煩你在靈堂附近，替老大哥準備數間靜室，咱們主僕要守靈三夜，聊盡心意。」

金三奶奶忙道：「我已經吩咐他們，將客室整理好了，以便大哥下榻，這守靈的事，實是不敢勞動。」

何老夫子道：「這是咱們結拜一場的情份，你不必攔阻，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了。」

金三奶奶苦苦相勸，但何老夫子執意要行，爭論許久，拗不過他，只得答應下來。

於是，吩咐將靈堂後側的西跨院全部騰讓出來，作爲何家主僕下榻之處。一應需用，由管事李順負責侍候，閑雜人等，一槪不許進入西院。

安頓妥當，金三奶奶告退自回後莊安歇。

那李順十分殷勤巴結，除了親自侍候茶水，又特地撥來兩名莊丁，在跨院牆外巡夜守望，一則備夜間呼喚侍應，二則防閑人驚擾。

何老夫子畢竟是上年紀的人，加以憂鬱傷神，早已支撐不住，寬衣上床，沒多一會便昏昏睡去。

李順直等到何家主僕五個人都已回房安歇，方才離開了西跨院。

誰知他一走，何老夫子忽又悄悄爬了起來，躡足下床，輕輕掩至「僕人」何義夫婦的臥床外，屈指叩了三下，低叫道：「大哥，九妹，請開門！」

「呀」的一聲，房門應聲而開，「何老夫子」一側身，閃了進去。

× × ×

房裏黑漆漆的，未燃燈火，却已有四個人在等候着，除了假扮夫婦的霍宇寰和鐵蓮姑，還有冒充兄妹的孟宗玉和林雪貞。

窗戶是開着的，鐵蓮姑身披黑衣，倚窗而坐，既可防人竊聽，又可遊目院中，監視那兩名守夜的莊丁。

百變書生羅永湘剛坐下來，林雪貞便由衷地讚道：「羅三哥不愧是百變書生，日間這場戲，當眞是表演得維妙維肖，別說金三奶奶，連我和師兄都要信以爲眞啦。」

羅永湘聳聳肩，道：「你若以爲金三奶奶眞會相信，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林雪貞訝道：「莫非她看出了什麼破綻？」

羅永湘搖頭道：「破綻雖未必有，但她很快就會知道，當年金沖並沒有一個姓何的朋友。」

林雪貞道：「她怎麼會知道呢？」

羅永湘冷冷一笑，道：「因爲，鬼眼金沖可能根本就沒有死。」

林雪貞駭然一驚，失聲道：「眞的？」

羅永湘沒有直接回答，却對霍宇寰道：「小弟曾留心查看，發現其中可疑的地方很多。」

霍宇寰道：「好！你且說說看。」

羅永湘道：「石家離蘭州不遠，女婿亡故，竟無一人前來弔祭，這是可疑之一。」

霍宇寰點點頭道：「說下去。」

羅永湘道：「丈夫去世，那石繡雲神色間並無絲毫悲慟，未免不近人情。」

霍宇寰又點了點頭。

羅永湘接道：「以鬼眼金沖的身份，死後竟匆匆入殮，已經令人起疑，如果確是患的『黑瘟症』，莊中必然會受了感染，死的決不止金沖一人，何況，『黑瘟症』多由食水傳染，蔓延最爲迅速，往往在數日之內，使整座城鎮烟火絕滅，附近一帶並未聽說有此瘟症蔓延，偏偏金沖却獨染惡症，這可能嗎？」

霍宇寰矍然動容，道：「不錯。『黑瘟症』是最可怕的厲疫之症，一人患病，萬戶走避，石繡雲停棺在莊中，難道自己就不怕感染麼？」

羅永湘又道：「還有，金沖夫妻一向吝嗇成性，莊中從來極少外客光臨，如今石繡雲居然大開莊門，廣招弔客，唯恐別人不到嘯月山莊來，這種行徑，也太反常。」

孟宗玉突然問道：「如果鬼眼金沖眞沒有死，他這般詐死欺騙世人，又有什麼目的？」

羅永湘搖頭道：「咱們必須先証實他有沒有死？然後才能推測出他的目的。」

林雪貞接口道：「那要怎樣才能証實呢？」

羅永湘微笑道：「我已經放下魚餌，祇不知魚兒是否肯上鈎？釣魚總是要有耐心的。」

孟宗玉道：「如果鬼眼金沖眞的沒有死，咱們住在莊內，豈非不利？」

羅永湘笑道：「不會的。至少他得先弄淸咱們的來意，更要確定那一籃子夜明珠，只有一顆眞貨，其餘都是假的，才會對咱們採取不利的手段。」

林雪貞接道：「如果鬼眼金沖的確已經死了，咱們應該怎麼辦？」

羅永湘仰面笑道：「據說金沖一生搜羅的奇珍古玩，都藏在這嘯月山莊內，如果他眞的已經死了，咱們總不會『入寶山而空手回』吧……」

鐵蓮姑接口道：「三哥說得對。反正是不義之財，取之何妨？」

霍宇寰正色道：「我要先提醒你們，事有緩急輕重，決不可捨本逐末。咱們現在要全力查証鬼眼金沖生死之謎，沒有我的吩咐，誰也不許擅動莊中一草一木。」

羅永湘忙道：「大哥請放心，關于金沖生死之謎，最遲三天內，便有消息。」

霍宇寰道：「你有把握？」

羅永湘點點頭道：「如果小弟沒有料錯，那石繡雲或許正在後莊……」

說到這裏，忽然壓低了聲音，「如此這般」，詳細闡述了一遍。

霍宇寰一面聽，一面頷首，道：「好……就這麼辦吧……寧可守株待兔，不可打草驚蛇……」

× ×

羅永湘的推測果然沒有錯，這時候，金三奶奶正坐在上房複壁內一間密室中。

室內燭影搖紅，獸氈鋪地，軟褥繡榻，紗幔錦帳……佈置之華麗舒適，不亞皇宮大內。

在金三奶奶對面香妃椅上，斜躺着一個錦衣老人，正拿着一具水晶鏡子，仔細審視鏡架上那顆夜明珠。

老人身裁臃腫，一身都是肥肉，油光光的胖臉上，嵌着兩隻細小的眼睛。

可別看他那雙眼睛生得細小，目光却烱烱懾人，閃爍生威。

這雙眼睛，就是名聞天下的「鬼眼」。

他反覆將珠子看了又看，許久，才推開水晶鏡架，抬起頭來，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奇怪啊！奇怪！」

金三奶奶道：「怎麼？難道珠子會是假的？」

錦衣老人搖搖頭，道：「一點也不假，的確是東海特產的夜明珠，一顆足值千两黃金……」

金三奶奶道：「像這樣的珠子，他們有整整一大籃子，少說些，也不下百顆。」

錦衣老人道：「所以我才覺得奇怪，明珠是眞的，我却根本不認識這姓何的朋友。」

金三奶奶道：「可是，他說的話並不錯，當年你的確在城南顏家溝住過，也的確在顏家大院放過牛。」

錦衣老人冷笑道：「這些事，蘭州城裏人人皆知，隨處可以打聽得到，不足爲奇。」

金三奶奶又道：「你再想想看，或許當年的兒伴，時隔多年，忘記了。」

錦衣老人連連搖頭道：「絕不可能，顏家溝是個荒村，總共不過幾十戶人家，既沒有糊裱店，也沒有姓何的隣居。」

金三奶奶沉吟道：「照你這麼說，姓何的竟是

來冒認朋友了？以他的身份地位，何必如此紆尊降貴，跟死人攀扯交情？」

錦衣老人道：「我想他們必然另有圖謀，或許是覬覦莊中珍寶，或許是對頭派來探查虛實的……總之，一定沒有懷着好意。」

金三奶奶道：「若依我看，他們倒不像壞人。如果說是爲了覬覦莊中的珍藏，出手怎會這般濶綽？像這麼值錢的夜明珠，咱們還未必拿得出一籃子哩。」

錦衣老人道：「你懂什麼，這叫做放長綫釣大魚。越是騙子亘窃，越是出手闊綽，才能使人不提防……」

金三奶奶不悅道：「我說你是疑心生暗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自己幹騙人的勾當，便把天下人都當作騙子看待。」

錦衣老人叱道：「胡說！」

金三奶奶抗聲道：「一點也不是胡說。你自己想一想吧，放着好好的活人不做，偏要疑神疑鬼，硬說有人要殺你，平白無故裝死辦喪事，我眞不懂你在弄什麼玄虛……」

錦衣老人揮手道：「不要嘮叨，這種事告訴你你也不懂，你只管照我的安排做就行了。」

金三奶奶道：「好！我不嘮叨，但現在人住在西跨院裏，你說該怎麼應付吧？」

錦衣老人想了想，道：「來的祗有五個？」

金三奶奶道：「不錯，主僕一共五人。」

錦衣老人又問：「西跨院內是誰負責接待？」

金三奶奶道：「我已經派了李順，同時也撥人守夜，暗中注意他們的舉動。」

錦衣老人點頭道：「很好，去把李順叫來，我有話問他。」

金三奶奶站起身子，緩步走到壁角，將一條錦帶輕輕拉動了兩下，然後對着牆上一根銅管管口說道：「叫李管事來一趟。」

不多一會，脚步聲由遠而近，李順低着頭跨了進來，欠身道：「莊主，夫人，有什麼吩咐？」

錦衣老人道：「你是從西跨院來的嗎？」

李順應道：「正是。」

錦衣老人「嗯」了一聲，道：「那姓何的客人已經安歇了麼？」

李順道：「已經安歇了。」

錦衣老人道：「是你親眼看他上床的嗎？」

李順道：「是的。」

錦衣老人又問道：「西跨院佈置了多少人？」

李順道：「共有六人，兩名巡夜守望，兩名監視出入通路，另外兩名負責傳報消息，祗要他們踏出西跨院一步，絕對瞞不過咱們的耳目。」

錦衣老人道：「靈堂方面呢？」

李順道：「靈堂內外由二十四名護院武師分班守護，白晝每班四人，入夜以後，每班增爲八人，片刻不離。」

錦衣老人滿意的點了點頭，道：「你要特別注意守護靈堂，不僅是西跨院姓何的主僕，任何人都不許接近棺木，事情過後，我有重賞。」

李順道：「莊主請放心，棺木週圍五丈內，別說是人，連螞蟻也爬不進來。」

錦衣老人道：「除了嚴密保護棺木，對那前來弔祭的每一個客人，都是暗中監視，如果有行跡可疑的，隨時傳報上來。」

李順應道：「屬下會當心的。」

錦衣老人沉吟了一下，又道：「你看那姓何的主僕，有沒有隨身攜帶兵刃或暗器？像不像是會家子？」

李順道：「兵刃暗器倒沒有發現，不過，那位名叫何義的僕人，長相很有幾分威猛，像是練過功夫的模樣。」

錦衣老人道：「是嗎？他長得像什麼模樣？多大年紀了？」

李順道：「看樣子，大約四十多歲，生得滿臉虬髯，身軀魁偉，雖然是僕人打扮，却令人感覺舉止氣概，並不像個僕人。」

錦衣老人道：「有沒有請牛師父去認一認？」

李順道：「認過了，但牛師父也沒見過，祗說很像武林人物，無奈瞧不出他的來歷。」

錦衣老人以手捋鬚，皺着眉頭，沉吟不語。

金三奶奶接口道：「做官的人，誰不帶個把護衞保鏢，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錦衣老人搖頭道：「如果眞是護衞保鏢，不會夫婦同行，更不會不帶兵器。我看這姓何的來意不善，必須想個方法，摸淸他的底細才行。」

金三奶奶道：「反正他人就在西跨院，只須挽留他們多住幾天，總能查出他的來意。」

錦衣老人道：「我得親眼看看他是個怎樣的人物。」

金三奶奶道：「可是，你已經替裝死詐斃了，怎能再露面呢？」

錦衣老人冷冷一笑，道：「我自有妙計……」招招手，將李順喚到軟榻近前，低聲吩咐：「如此這般」。

李順聽了，輕問道：「祗這麼匆匆一瞥，莊主就能看出他的底細？」

錦衣老人傲然道：「不是我誇口，無論他是眞貨或是贋品？休想瞞過我這雙眼睛。」

× × ×

第二天一清早，李順便到西跨院侍候請安，殷勤地問候道：「老爺子昨夜睡得還安穩麼？」

羅永湘見了李順，突然一把拉住，道：「李管事，你來得正好，讓我告訴你一樁奇事。」

李順詑道：「什麼奇事？」

羅永湘神情振奮地道：「說出來，你或許不信，昨天夜裏，你家主人給我托夢來了。」

李順茫然道：「托夢？」

羅永湘道：「可不是嗎。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後，我躺在床上，祗覺得身子很困乏，他心裏却很清醒，翻來覆去，總難成眠，正在似睡非睡的時候，忽然瞧見房門開了，從門外閃閃縮縮的進來了一個人……」

李順吃驚道：「是誰？」

羅永湘道：「當時我也這樣問他，可是那人不回答，自顧低着頭，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李順不由自主回頭向桌邊望了一眼，身上竟有些寒毛凜凜的感覺。

羅永湘接着道：「我一連問三次，那人才抬起頭來，對我露齒一笑，說道：『老大哥，你連兄弟都不認識了麼？』我再仔細一看，才認出竟是你家主人。」

李順駭然道：「有這種事？」

羅永湘道：「你先別急，還有更奇怪的事哩——我當時心裏一喜，便想從牀上坐起來，誰知他舉手向我虛虛一按，一陣寒風透體，我渾身忽然發軟，再也不能動了……」

李順兩隻眼睛，瞪得像銅鈴一般大，楞楞地說不出話來。

羅永湘又道：「這時候，我才想起他已經死了。於是，便正色對他說道：『兄弟，咱們情同骨肉，用不着顧忌，你若有什麼寃屈，只管對老大哥說，我雖然已經辭官歸隱，朝中有的是朋友，天大的寃屈，有老大哥替你作主，替你申寃。』李管事，你猜他怎麼回答我？」

李順怔怔的道：「他怎麼回答？」

羅永湘輕吁一聲道：「他的回答，大出我意料之外。」

李順道：「哦？」

羅永湘道：「他又向我露齒一笑，道：『老大哥，你弄錯了。我根本就沒有死，棺材裏是一具假屍體』……」說到這裏，李順臉上已悚然變色，急忙道：「這是老爺子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事實家主人的確已經故世了……」

羅永湘點一點頭，道：「我也知道你家主人已經故世了。可是，他爲什麼又說棺材內屍體是假的呢？」

李順額際也現出汗漬，苦笑道：「夢境的言語，怎能當眞。」

羅永湘正色說道：「當時我的神志很清醒，根本不像在夢中。即使眞在夢中，也可能是你家主人有什麼隱情沉寃，特來向我顯靈托夢，要我替他申雪。」

李順吶吶道：「這……這……」

羅永湘道：「我和你家主人是多年老友，如果他眞有什麼蒙寃不白，我這做大哥的責無旁貸，決不會坐視……」

話猶未畢，門外有人接口道：「大哥，誰蒙寃不白？誰又責無旁貸呀？」

隨着話聲，金三奶奶含笑走了進來。

李順如釋重負連忙迎着將羅永湘所說的「顯靈托夢」經過，重新覆述了一遍。

金三奶奶的笑容立刻收斂了，驚詫的道：「眞有這種事？」

羅永湘道：「半點不假。我正要問問弟妹，金兄弟眞是染病身故的麼？」

金三奶奶道：「這是什麼事，我怎敢對大哥說假話？」

羅永湘道：「弟妹，不是大哥我疑神疑鬼，以你們的家產財富，難保沒有人覬覦，或許有些貪婪歹徒，爲了謀財，暗害金兄弟，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

金三奶奶忙道：「絕對不會有這種事。先夫染病，是我親自伺奉湯藥，診病的是城裏最有名的同仁堂曹老夫子，大哥不信，可以去查問。」

羅永湘道：「大殮入棺的時候，弟妹也親身在場嗎？」

金三奶奶道：「都有我親視入殮，親眼看着封的棺木，當時曹老夫子也在，而且在棺裏放置了防疫的藥物。」

羅永湘想了想，道：「金兄弟亡故後，屍體上有什麼特別的徵狀沒有？」

金三奶奶道：「凡是染『黑瘟症』死亡的人，屍體上都有烏黑色的瘢塊，肌膚潰爛，五官扭曲變形，同時有一股惡臭氣味。」

羅永湘忽然問道：「我想開棺再見金兄弟一面，印證一下昨夜這樁怪事，弟妹你看能行嗎？」

「這個——」

金三奶奶顯得很爲難的樣子，期期艾艾道：「如果不是患染瘟症，我本不敢攔阻大哥，如今棺蓋已經封死，重新啓開，不僅驚擾亡魂，也怕感染了別人，所以……」

（未完待續）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殺手知機子爲人誘往怪賈尚可府中，負傷逃出往石佛寺躲避，寺中主持顛和尚請得寄居東廂的仇靜爲知機子醫療，翌日知機子癒後，以覦逾拱璧的雪蓮爲酬，而尚可夫人適時而至，顛和尚指引她往求仇靜，把尚可遭人貪夜圍攻，被廢去一身功力，尚家如何受人要挾及那些來歷不明的蒙面人的陰謀，向仇靜訴說，仇靜一力担承尚可解圍，尚夫人離去後，仇靜命顛和尚往探尚府動靜，顛和尚乃偕知機子同往尚府，由尚可之子尚繼志出見，先向顛和尚致謝引見仇靜，隨即詢問顛和尚此來何意——

處處危機步步險

顛和尚不答所問，突然說道：「尚施主出城公幹，是何時回來的？」

尚繼志微微一楞，才說道：「有會兒了，家慈去寶刹後，我就回……」

顛和尚中途接口道：「女菩薩晨間曾說，施主關心城郊田產以及佃戶生活，今年大旱，南城外幾個鄉村，究竟旱到什麼地步？」

尚繼志又是一楞，但馬上嘆了口氣道：「地皆龜裂，紋深尺半，今年千里方圓是不會出產半顆粮食了！」

顛和尚也悲天憫人的嘆息相陪，但在一聲嘆息後，却以傳聲對知機子道：「天殺的，這是個西貝貨！」

知機子會意，也故作憂心的低頭微吁，顛和尚這才重整話鋒道：「其實就是缺水，有了水就一切迎刃而解。」

尚繼志頷首道：「話是對，但水在何處？」

顛和尚突然開門見山道：「這水嘛要問尚施主了！」

尚繼志一呆，道：「高僧何出此言？」

顛和尚神色肅穆道：「田地缺水，目下已非人力所能解決，但這本城百姓缺水，人力却能使此改善不少！」

尚繼志道：「說來說去還是要有水呀！」

顛和尚道：「今朝貧僧來拜訪，祇有一事相煩，就是要請施主允許，將府上井水公供本城居民食用！」

話鋒微頓，尚繼志才待開口，顛和尚却已正色又道：「本城自家家戶戶排隊去敝寺取水日起，貴府就沒人前往，直到前數日有人生疑，悄然夜探貴府井泉，發現井水暢流，荷池波動，始知府中存水甚豐，老坤記費大娘與貴府私訂以水供應茶樓之事，也被人偵知，貧僧爲全城百姓請命，也是爲貴府着想，特來拜謁施主，盼賜金諾！」

「這……」尚繼志招架不住了，道：「高僧恕我告罪片刻，去與家慈稟陳此事。」

顛和尚雖在暗笑這位假主人一急之下得了方策，却也暗驚此人既以尚繼志面目身份出現，遇事仍不能作主，其背後主謀的威嚴怕人，一面笑應，目送此人去後，故作閉目合十默頌佛號，實則又以傳聲警告知機子道：「此人祗是人下人，天殺的，咱們還要再緊釘不放才行。」

知機子也傳聲道：「不勞費心，有我！」

這假尚繼志，去來甚快，人未坐定已開口道：「家慈答應了，但因私宅不比寶刹可任人來去，願意明晨起中午時止，於門外設下一排大缸，供人取用，管理一切却須高僧費神與官家負責，不知意下如何？」

顛和尚和合十道：「我佛慈悲，祐府上人旺財旺……」

尚繼志冷冷的揮手打斷顛和尚話鋒，說道：「至於高僧所說，本宅有人與費大娘勾結賣水事，純屬子虛，家慈及本人雅不欲再聞此等惡語，希高僧注意。」

顛和尚一笑道：「既是空穴來風，貧僧自當爲貴府闢謠，尚施主放心就是。」

這位假尚繼志，冷冷地把頭一點道：「很好，我還有事，就不送高僧和這位道長了。」

話聲中他站起身來，顛和尚笑而未曾離座，知機子却對假尚繼志稽首道：「貧道『天山』知機子，冒造貴府實是赴約而來，多年前齊山『淸涼亭』上，得令大人尚老施主，曾結一緣，蒙老施主諾約時日，故而前來。」

假尚繼志微微一愣，道：「既然家尊曾有承諾，本人自當如言而行，請問道長，家尊究竟承諾何事？」

知機子不答問道：「煩勞請出尚老施主……」

假尚繼志接口道：「家尊月前京師訪友去！」

知機子雙目陡射神光道：「這不可能吧？」

假尚繼志怒然起座，肅容說道：「道長此言何意，難道本人的話不足憑信？」

知機子神態從容，答對謙和，但話語却十分犀利，道：「貧道焉敢不信施主之言，祗是尚老施主非但在商務方面素有『當代季布』之譽，武林中亦人人敬之爲信義前輩，貧道未曾記錯日子，而老施主竟忘懷此約離家訪友，這怎麼令貧道不疑？況若以老施主威望聲譽，與施主相比論的話，施主請恕貧道直言一句，施主似乎尚難以到達令尊大人那種地位！」

假尚繼志頓時語塞，儘管他是個西貝貨，但身份却是嬌飾的尚可之子尚繼志，知機子拐彎抹角的指明他的信譽難比尚可，他雖一肚子的恨怒，却難發出，又不知該怎樣答話才對，自然木楞在當場。

知機子和顛僧，早知尚可遭禁，經此一試越發明白，於是知機子眼珠一轉，作了個大胆的決定，他要試探一下這羣擄禁尚可來歷不明人的出身和功力，遂哈哈一笑又道：「施主剛才不是在問，貧道和老施主所約何事嗎？」

假尚繼志不知知機子的心意，他雖久經江湖，但若比起業已成了精的知機子來，那可差得多了，因此竟頷首道：「正是，目下家尊雖然不在，但本人仍可作主……」

知機子不等他把話說完，已接口道：「在『淸涼亭』上，貧道與老施主印証手法功力，技差一着而敗北，臨行守約，貧道將身畔那柄千古寶刃『鯤鋙神刀』留下，言明今年今日，來府上領取，並再次一較功力武技，既然施主一再言明可代尊大人辦理此事，就請取來神刀，然後出題一較勝負吧！」

糟糕，假尚繼志碰上難題了，木楞座上簡直傻呆痴人一般，知機子暗暗好笑，和顛僧作了個會心微笑。

適時，客堂外突然傳來一聲咳嗽，接着堂門開啓，走進來一位年已古稀道貌岸然的老者，老者身後跟隨兩名大漢，一是黑臉壯健年有四旬，一是狀如書生白面微胖，他倆臉上不帶半絲笑容，看也不看顛和尚與知機子，祗是跟着老者，步起步隨。

座上的假尚繼志，看到老者臉色一變，老者身後那白面書生樣的漢子，却開口道：「太夫人召公子前去，此間事有老爺出面解決。」

假尚繼志聞言而悟，起座向老者一拜，道：「參您，……」

老者揮手沉聲道：「沒用的東西，別在我眼前討厭，滾！」

假尚繼志神色上奇怪的閃過一絲獰笑，頭一低去了。

知機子以傳聲問顛和尚：「賤禿，是尙可？」

顛和尚也傳聲道：「像，難說是否，見機行事吧！」

知機子又道：「我可要挺賴到底，弄不好就拉你作証，你記住，日期是去歲今朝的正中午。」

顛和尚不能不認可，却傳聲道：「這全是來意之外，你這天殺的就怕天下不亂，混賬至極！」

知機子不理和尚了，却起身對老者稽首道：「老施主這一年來，越發的福態了，貧僧就知道老施主一定不會忘懷此約，祗是不願再和貧道印証而矣，如今果然，哈……」

知機子眞夠厲害，上來就扣實了這件本是子虛的較搏事，如此則老者不論是否有人嬌飾或就是尚可，已註定非賠知機子一柄鯤鋙神刀不可了！

本無神刀，那能賠出，於是知機子就能退守自如而使對方處於被動的地位。

老者並沒有答話，也沒有理睬知機子，大馬金刀的在上座上一坐，冷冷地一掃知機子與顛和尚，哼了一聲道：「你來了？」

這句話使知機子和顛和尚皆難接口，老者嘿嘿一笑，接着又道：「知機子，這次你又帶來什麼東西？」

知機子不愧老江湖，搖頭道：「貧道是來取那神刀的，不是來送東西的！」

老者一聲哈哈道：「一柄鯤鋙刀，算不得什麼，祗是老夫以一場武技印証而得，你若想要，自也須以再一場較技奪回，不過再若印証功力，恐怕老夫出手就不會和去歲今朝正午時候一樣，出等於無那樣『子虛』了！」

顛和尚聞首先變了臉色，知機子心頭大凜，適才二人是以傳聲答問，第三者休想聽到，除非這人功力已到化境，並須練就『小九天百禪神功』始有這般火候，尚可雖是當代隱俠，但功力絕難到此神境，不問可知，面前老者是他人所嬌飾的尚可了。

想到這裏，知機子橫了心，也冷冷一笑道：「老施主說的是，貧道也十分希望把印証二字改爲全力一搏，不過事有起因，樹有芽根，祗要老施主將去歲貧道留下的神刀取出，經貧道過目該物不假時，如何較搏任隨老施主！」

顛和尚不能不由衷的佩服知機子，換上自己，眞還沒有這快的思路，來答覆對方。

顛和尚更十分相信，如此一來，這位假尚可必然除了變臉相向外，再沒有第二個辦法應對！

那知事出意外，老者哈哈一笑道：「很好，老夫早已料到你會如此的！」

話鋒一頓，轉向黑面大漢道：「獻刀！」

黑面大漢恭應一聲，右手一探已多了柄古斑神刀，捧交老者，老者接刀面向知機子道：「取去自己看！」

顛和尚已經傻了，呆看着知機子，實不知知機子要怎樣答對才好，知機子却毫不慌張，一笑道：「不，此刀是貧道去歲印証功力，暫時存在老施主手中的，在沒有憑仗所學僥勝老施主一招半式前，不能觸及，但爲見眞僞，祗有請老施主將刀出鞘一看了。」

老者聞言臉上閃過一絲佩服的笑容，頷首道：「你不錯，不論胆識口齒皆爲上選，好，老夫願意和你及顛方丈開誠一談，不知你們有這份誠意？」

知機子看也不看顛和尚，朗朗答道：「貧道有，却不敢保証方丈願否！」

顛和尚暗罵知機子刁猾，接口道：「貧僧尚不解施主之意，敢請再加指點。」

老者哼哼兩聲道：「方丈和道長若現在離去，老夫那當兩位一是知機道長一爲石佛寺方丈對待，若等老夫談及大事之後，兩位除頷首承諾彼此聯心合意外，再想生出尚府，就很難很難了，所以兩位最好三思而行！」

顛和尚道：「事態既是如此嚴重，請恕貧僧日下不能有所決定。」

老者一笑，轉問知機子道：「道長也須考慮考慮嗎？」

知機子道：「貧道孑然一身，沒有顛方丈那多顧忌，不過貧道生性特別，不喜爲人調遣，這點要先說明白！」

老者又是一笑道：「所謂聯心合意，自是誰也調遣不了誰，僅爲所謀行止互共利害相同罷了！」

知機子坦然道：「如此貧道答應了！」

「不行！」老者把頭一搖說：「兩位是朋友，一塊兒來的，要就同退，否則同進！」

顛和尚合十道：「施主差矣，知機道兄與貧僧素陌生年，此次巧合……」

老者哈哈大笑道：「狂俠天殺手，江湖同路走，善惡由我意，是非少開口！這是多年前兩位併肩行道江湖的信條，老夫痴長這大年紀，豈是虛渡光陰？」

知機子怒對顛和尚道：「老顛，你眞丟人！」

顛和尚皺眉道：「天殺的，事情如此嚴重，何妨歸去詳商，然後答覆尚大俠呢？」

老者突然正色接話道：「狂俠你錯了，所談事是現在，兩位現在不能承諾，今後就再無機會。」

顛和尚有心的問道：「尚大俠所謀事，是在今朝？」

老者坦然搖頭道：「不，日子還沒到。」

顛和尚釘上一句道：「難道就缺我們這兩個人手？」

老者的話更直率了，道：「有兩位不多，缺兩位不少，祗因老夫所謀的事是勢在必成，不願多結敵對，再加上兩位尚有可供應用的心得，所以老夫

才不惜多費唇舌！」

這話說的很明白了，顛和尚與知機子，也進而知道此人的謀必然就是那「龍宮奇珍」，他倆都有心答應下來「探這羣來歷不明人物的虛實，但又知事情絕對不是如此簡單，因此甚難決定。

老者適時又開口道：「老夫再奉勸兩位一句，那石佛寺在廂房寄居的仇朋友，並不可恃，老夫向不空言，目下雖說尚未摸清此人來路，但三日內老夫必有所得，老夫對彼與對兩位相同，先以道義聯手相約，不同的是，兩位謝拒之後，祇要不礙老夫大事，雙方仍是朋友，他若拒絕，老夫被迫不能不先下殺手！」

顛和尚不由問道：「這爲什麼？」

老者詭奇的一笑道：「恕難奉告！」

顛和尚太過關心仇靜一家，遇事難以靜心而思，知機子勝過顛和尚一籌，已知老者語中之意，他進而再深思熟慮之後，心胆凜然，竟立即起座道：「貧道適才曾經想過，不管施主所謀何事，貧道自知技差一着，能力不足，不足而强爭，是自取其禍，因此貧道現在決定，不再過問一切，今向施主告辭！」

說罷，不管顛和尚願否，拉起顛和尚就走。

老者笑了，道：「好，那就恕老夫不送，兩位臨行，別無相贈，以一言爲敬，希望今後不會在所謀大事方面相遇，則友誼長存，不幸再逢於彼，狂俠天殺手的名號，那就要成過去的事情了！」

知機子突然回身道：「施主是在威嚇貧道？」

老者沉聲道：「不是，是直言！」

知機子勃然道：「天殺手三字，並非浪得，江海山川經多見多，也甚盼施主莫太自信！」

「道長不服，到那天可以試上一試！」老者揮手又道：「代我送客！」

白面黑面兩漢子，恭應而前，知機子與顛和尚大步而行，出得尚府大門，黑臉的對知機子一笑，拱手道：「道長走好，別閃了腰！」

一股勁風隨着拱手的姿式衝到知機子身前，知機子提力稽首道：「多謝施主關懷，望施主也小心門檻。」

兩股勁疾狂飈在相抵，知機子頓被震下石階，黑臉人却僅退了一步，功力高低不問已明。

黑臉人嘿嘿兩聲道：「天殺手也不過如此！」

說着已和白臉人退回宅中，嘭的一聲關上了大門。

顛和尚這才向知機子道：「怎樣，沒受傷？」

知機子竟微笑着說道：「他還差兩分火候！」

原來知機子老謀深遠，既知今後與對方遲早要翻臉成仇，因此藏拙三分，剛才一試雖然敗了，但却已知黑臉人的功力火候，並且驕敵之心的計策已然收功，未來設與黑臉人相搏，知機子已有必勝把握了。

他倆回轉石佛寺，才待前往東廂，知客僧已迎前稟陳，說寄居八年多的東廂居客仇靜一家，就在顛和尚與知機子離寺後不久，遷出了石佛寺。

顛和尚聽了這個消息，如雷轟頂，木楞當地，知客僧才又說出仇靜留有一柬，在方丈禪室。

顛和尚連話也沒說，拉着知機子奔回方丈禪室，立即拆柬詳閱，柬上寫的十分簡單，都是些爲八年來承蒙照拂等等的客氣話，其他的事一字未提，顛和尚看看知機子，失望的長嘆一聲頹然坐下。

知機子也不解仇靜突然決定走的原因何在，不過他却認爲仇靜不會遠去，遲早還要回來。

黃昏時候，顛和尚一個人悶坐禪室，素餐擺在几上，他却食不下嚥，知機子根本不忌葷腥美酒，寺中素飯他吃不慣，一個人到了長街，登上一家叫「天香閣」的酒樓，叫了酒食。

祇因天旱，百物飛騰，尤妙的是有酒無水，更不用說想喝茶了，菜貴，貴在貴水，知機子不在乎，那怕十兩銀子炒盤菜，祇要好吃就行！

當他的酒菜還沒送到的時候，樓梯上突然出現了一位年約二十二三歲的書生，一襲銀衫，瀟洒的緩步而進，在即將走過知機子身旁的時候，突然止步笑着說道：「道長法號可是知機子！」

知機子一抬頭，道：「不錯，正是貧道。」

書生依然含笑說道：「那好極了，請借一步講話。」

知機子再作打量，道：「何處？」

書生道：「不遠地方，老坤記茶樓。」

知機子心中一動，道：「貧道業已叫好酒菜，若施主有興，請共飲而談，否則貧道飯罷前往老坤記相會就是。」

書生搖頭道：「老坤記已備妥上等送酒相候，道長，我們這就走吧！」

知機子不悅道：「貧道吃不慣不是用自己銀錢買來的酒菜，施主不必再多說什麼了。」

書生一笑道：「這簡單，吃過之後，道長付錢好了。」

知機子聲調加重，道：「貧道意念不容人改，施主請吧，不要擾我進食！」

書生却將聲調轉輕，道：「走吧道長，狂俠也在，否則道長將悔恨一生了。」

知機子神色一變：「施主奉何人之命前來！」

「費大娘！」書生回答，接着一笑又道：「此去保証百利而無一害，如何？」

知機子一聽顛和尚也在，雖不相信却又無法放懷，眼球兒轉，計上心來，道：「顛方丈也是施主請去的？」

書生頷首道：「道長厲害，一猜即中。」

知機子道：「是以武力相迫那和尚嗎？」

書生搖頭道：「非也，三言五語耳！」

知機子哦了一聲道：「施主欺人，那祇要一句話就够了，又何必三言五語！」

書生意外的一呆，尚未答話，知機子已冷哼一聲接着說道：「你祇要附在那和尚耳邊，說我老道業已在座，那和尚必然就隨你前去，哈……小朋友，小施主，年輕的，你……的狗胆太大了！」話變手出，已拿住書生的腕脉。

書生料想不到知機子這般老辣，失愼之下腕脉被拿，如同上了一道鋼箍，非但半身不能挪動，一條右臂更是奇痛入骨，不由面色慘變！

知機子冷哼一聲，五指加些力道，低沉的問道：「顛方丈眞的在茶樓上？」

「在，眞的在。」書生慌忙答話：「他剛到我就來這天香閣了！」

「怪事，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有人看到道長上樓。」

知機子心中一動，業已瞭然有人監視自己及顛和尚了，若是所料不假，監視自己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佔據尚府的那一羣，以此推斷，老坤記的費大娘和那羣人是二而一，顛和尚既然上當到了茶樓，不論此行有多凶險，自己也非去不可，想到這裏，神色一改，含笑對書生道：「你說茶樓上預備好了酒菜？」

書生道：「上等酒筵。」

「走，你帶路。」知機子霍然起座，扔下一塊銀子，又低聲道：「你放乖些，除非捨得了這條手臂！」

書生苦笑着說道：「道長既然是去茶樓，就是費大娘的貴客，又何必非制住在下不可呢？」

「是客是敵目下言之過早，制住你免得他人突襲，小東西，你就老老實實的走吧！」

書生無奈，忍痛而行，行經櫃台，知機子心中一動，突然對那正在算賬的先生道：「賬房，可知道不遠地方的老坤記茶樓？」

賬房頷首說他知道，知機子逐吩咐道：「把我要的酒菜，送到茶樓，多下來的銀子，給小二們買鞋穿！」

賬房道了謝，知機子左手五指一拂書生的肩背，鬆脫緊握書生的右手，書生已遭知機子封住三處大穴，哭喪着一張俊面，帶路先行，剎那到了老坤記茶樓，未經叩門，大門已呀然洞開，閃身出來了一名漢子，那穿着打扮是個伙計樣兒，首先對書生笑着一禮道：「公子回來了，我就知道凡事只要公子出頭，無所不通……」

「閉上你的狗嘴，關門！」

他和知機子跨步登樓，被罵的莫名其妙的漢子，摸着頭把門關上，知機子暗中提聚着一身功力，登樓後目光掃處，果見顛和尚坐於靠窗地方，坐處正斜背對着樓口，難見面目。

顛和尚面對坐着兩名中年人，其一面相兇悍，其一詭詐外露，望之即知絕非仁義的人物。

側旁坐着一位中年婦人，聽到樓梯聲響，婦人不由回顧，知機子心中一凜，他認得這人是誰，不由自加深警惕，他之所以認識這中年婦人，是件巧合的事，對方並沒見過他，於是他很快的打定了稍待應付的辦法！

他舉步而前，中年婦人已起身含笑相迎，但是顛和尚不但沒有起座，竟連頭也沒回，這情形使知機子心中又是一動，目光再次掃過顛和尚，頓悟一切！

他雖已明白內情，却絲毫沒現諸面上，適時中年婦人業已行近，未語先笑嬌聲嗲氣的說道：「道長，我就是費大娘，闖道長的英名可說是很久了，今夜冒昧奉請，你可別生氣，等會兒我用三杯美酒，來向你賠罪。」

知機子已停步不前，手指書生道：「這位是大娘的甚麼人？」

費大娘一笑道：「是我的義子，也是小徒，怎麼啦，他若有地方得罪了道長，還望看在我的份上躭待一二。」

知機子冷冷地說道：「沒甚麼，只是大娘妳把話說晚了，他目中無人，貧道已將他三處大穴封死，好在大娘是當代名家，舉手就能使其自由了。」

話鋒一頓，一聲冷笑又道：「貧道與大娘素陌生平，更向無寃仇，不知大娘着貴徒挾技誆騙貧道至此何幹？」

費大娘咯咯笑着道：「喲，道長怎麼這樣說話嘛，那個有這大胆子敢誆騙道長，奉請大駕是因爲我有事求你帮忙，得了，你好意思生我的氣，來來，我們坐着談。」

說着，好個大方的令人害怕的費大娘，竟伸玉腕遞柔荑去牽知機子那粗厚的笨手，知機子大概身在三清，不敢妄近女色，不但縮手不迭，並且斜退一步，道：「請放尊重些，這『拈花天柔指』貧道消受不下！」

費大娘聞言一呆道：「道長好厲害的眼力！」

知機子笑道：「大娘誇獎。」

費大娘收手又笑道：「好，我自己量力啦，道長也請自己移至到顛方丈旁入座可好？」

「不好！」知機子乾脆至極的答覆，道：「那和尚只是個見不得我的賊禿，並非老顛！」

費大娘神色又是一呆，此時那和尚霍地轉頭過來，面對着知機子，知機子心往下沉了，暗中連呼不好不好！

這和尚果非顛僧，一面橫肉，雙目正中兩眉之間地方，畧高幾近額頭處，有一圓圓的大如櫻桃的烏黑疤痕，知機子認得他，那是被江湖中人目爲天下第二兇人的「三眼金剛佛」不空和尚！

不空是四大不空，凡是惡毒的江湖人能幹出來的事，他全幹，更幹的有聲有色，練就一身並非「鐵布衫」也非「童子功」的「極陰寒冰神力」，除那額頭假目外，全身堅逾精鋼刀槍不入，寒魄化魂掌更獨步天下！

此僧生平行事一向無人，絕對沒有朋友，他只問利害，利害過後，即成陌路，再相逢他也許一怒就宰了你！

不空不認識知機子，巧啦，知機子又是認識他，相識的地方：知機子此時心弦怦怦急跳，他是因爲想起偶見不空的地方，才如此不安的，他就在那個地方見到的費大娘，當然，費大娘也不是叫費大娘，而是叫「蛛娘子」，蛛者蜘蛛也，一個女人被人名之爲「蜘蛛」，其毒其辣其陰險可知，當然，她也有蜘蛛的堅毅，但因此就更使人害怕了。

不空業已緩嘴起座，大緩一張嘿嘿而笑，直對着知機子走來，邊走邊道：「佛爺要向你這雜毛的利口，討還一聲『賊禿』的公道！」

知機子頓即將一身眞力提足，哈哈大笑道：「那個又怕了你不成，來來，捉個對兒玩玩！」

不空並未提力，但不知怎樣却一閃到了知機子的面前，右掌已推到知機子前胸，寒氣透出令人窒息！

知機子翻掌而迎，一股熱浪捲向寒氣，他用上了數十年來僅用過三次的「赤陽功」，正尅寒煞陰力！恰當此時，費大娘一聲嬌叱道：「兩位這是甚麼話，都是我費大娘的貴客，怎好意思當我的面伸手較量。」

說着，費大娘若無其事的右袖捲向二人兩手十指，不空識貨，嘿嘿一笑收掌道：「說的對，不空冒失。」

他話快收手更快，人退的尤其快，已然回坐原處，知機子也是老薑，一笑束手旋身左斜方避了開去。

費大娘一笑，對知機子道：「這才是好客人，道長，請入座如何？」

知機子一看這樓頭上的人物，已知若憑一身功力硬闖出去怕無可能，遂稽首道：「蒙女主人召請，自當遵命，適才因不見顛方丈，有些奇怪……」

費大娘接口道：「那狂俠身份差些，今夜之會他不夠資格，道長請。」

知機子這時已決定隨機應變，遂一笑入座，恰好坐在不空身側，不空一笑道：「殺人的，你夠胆子！」

知機子也一笑道：「大和尚，有大娘在，若再胆小，豈不成了老鼠！」

其實將胆小的人比作「鼠胆」，是基本上的錯誤，天下動物其胆最大者即鼠，其所以見人則逃，聞聲即遁，並不是胆子大小的原因，而是防患未然不處絕地的聰明，知機子隨口的一句話，想不到却得罪了人，那位近前來方始看出年已六旬詭詐外露的人，竟開口道：「道長，小老兒姓古名不留，人稱『天鼠』，却不是個小胆貨色！」

知機子心中又是一凜，笑答道：「施主十數年前，一怒而夜盜二十四名武林高手監視下的『武聖神駒』，令天下人驚服，你是胆大無比。」

俗話說：良言一句三冬暖，古不留笑了，一呲牙道：「這可是道長誇我了，謝謝，謝謝。」

費大娘這時首先給書生拍開穴道，也坐了下來，不空問道：「還有誰，大娘？」

費大娘一笑道：「只等一位了，你很熟。」

不空哦了一聲道：「凡是値得大娘等待的人，必然身懷奇技，又是不空的相識，那太好了！」

費大娘又是一笑道：「現在說好早些了，也許這人你見到之後，會霍地變色坐臥不甯！」

不空一楞道：「難道是那『方城』三寸……」

話沒說完，一人手已拍在了不空肩頭，道：「活寃家，正是我三寸老兒，怎麼樣，不歡迎？」

果如費大娘所說，不空面色大變，他想起座，却因肩頭上的那隻手，重有萬千，無奈之下向費大娘苦笑道：「大娘，這算甚麼？」

知機子冷眼旁觀，來人矮似小兒，僅有四尺，但那張大面却如同面盆，小手小脚，手胖肉紅，在面上竟絲毫看不出年齡大小，那左手壓在不空肩頭，雙目却瞟向知機子，當和知機子目光相對時，突然把左眼一擠，好像和知機子是多年老友般，又像是告訴知機子，他制住不空，全是爲了剛才不空向知機子動蠻。

知機子不便有所表示，只欠身爲禮的一笑，不過心中却越發凜懼，不知今夜費大娘還請到了何等人物，目下只說這小老頭兒，已是武林中包括少林，武當等十二大門戶的掌門人，都不敢輕易開罪的

怪傑，若再有人到，更是跺跺脚天下動的人物了。

此時，費大娘嗲聲向矮老頭兒道：「三爹，你好意思的在我這兒伸手，人家請來都是幫忙的朋友，你這一伸手，豈不叫侄女兒出不來進不去的！」

矮老頭嘻嘻一笑道：「難道還缺了這個賊禿不能成事？」

費大娘喲了一聲道：「那到不是，不過三爹你要肯托那『古金鐘』的話，侄女就不再勞動不空大師！」

矮老頭一吐舌頭，道：「乖乖，老頭子若是當了門柱，凡人走過先得低頭，這算什麼，好，我饒了他！」

他把左手抽回來了，不空面上的神色，却還沒能恢復本來，費大娘幾步到了矮老頭身旁，雙手抓住矮老頭的手臂，搖幌着嬌聲道：「人家不來了，三爹欺負我，看我不向老太爺訴苦才怪！」

一聲「老太爺」，竟使矮老頭兒全身一抖，急忙道：「妳這丫頭，可眞性急，不等他喘上兩口平和氣，我若收回神功不把他這掏空了的身子震碎才怪！」

說着，矮老頭左掌又壓在不空肩上，一揉一搓，再次收手，不空面上才見了紅色，額頭却也滲出汗來。

矮老頭目注不空，冷冷地說道：「我老人家一向對一個人不出兩次手，記住，往事算了啦，希望你這次能盡全心，用全力辦事，你這條命是丫頭救的！」

不空對面坐着的「天鼠」，和那看來四旬實已五十的兇悍漢子，當不空受制時，似有不忿欲起之意，但當聽到費大娘呼矮老頭「三爹」後，却皆噤若寒蟬一動不動。

不空威名震人，確有道理，聞言冷冷一笑，道：「三寸老兄，我和尚敵不住你那是事實，不過若是磊落光明一戰，五百招內你休想殺我和尚，大娘情份我自有分寸，老兄今夜暗中下手之德，不空只要爲大娘辦完事後沒死，而你也活着的話，是非報不可！」

矮老頭，人稱「三寸老人」爲武林中一園，三廬、五城、七莊之「方城」主人，身懷奇功，年已七十六歲，性好詼諧但嫉惡如仇，三十年前由自己喜惡處事，因之殺人無算，近三十年來却很少出手，與不空有些仇恨，那是老人管了別人的閒賬。

三寸老人等不空把話說完，嘻嘻一笑道：「賊禿，我們就這麼說了，小老兒另外還給你個便宜，你可以隨時隨地暗中向小老兒下手，像你剛才說的，今夜我對你一樣，只要你能出手沾到小老兒半片衣衫，小老兒就自己割下這個面大的頭來，讓你晒乾了當夜壺用！」

人頭當夜壺，一句話說笑了大家夥，他却面色一整對費大娘道：「還有誰沒來？」

費大娘道：「全到了，就等三爹啦。」

三寸老人目光一掃知機子道：「道長可是天殺手？」

知機子客氣的說道：「不敢當三老如此稱呼，是我！」

三寸老人說道：「大概你還不淸楚要作甚麼事吧？」

知機子故意的苦笑一聲道：「在下是先三老半步，被費大娘强請來的！」

三寸老人嘻嘻一笑道：「不怪她，她也是奉令行事，誰叫你那份胆識被人看中了呢，沒話說，算一份吧！」

知機子道：「在下孑然一身，作甚麼全不會怕，只是生性不慣受人調遣，也不願糊塗的代人操刀，所以……」

「對，這才叫漢子！」三寸老人誇上一句道：「放心，誰也不調遣誰，人盡其用，分工合作，事成之後，跑腿的守門的，和拚命的犯險的，所得一樣，一人一份，誰也不比誰少半點，不過醜話先說明白，誤了事是死路一條，所得之物，先要拿出全部的十分一來，這十分一，用來購粮，給千里方圓因旱災難以活命的苦朋友們送去，不願意的可以現在走，怎麼樣？」

沒人反對，也沒人走，三寸老人高興的一笑，道：「今夜是初次集會，五天後初更，我們仍在此地相聚，那時要分派司職，諸位聽明白，五天後集會，有人不來的話，就以退出而論了，凡退出的人，最好在三十日內不在附近露面，過了期限，誰也不再管誰，若是不信不聽我小老兒好言相勸，自第六天起，碰上他就只有死這一條路，現在費大娘爲我們設下了酒筵，來，大家入席，暢飲至醉！」

話剛說完，外面傳來敲門的聲音，問知是「天香閣」給知機子送酒菜來的，三寸老人命人收下酒菜，笑對知機子道：「你眞不含乎，處處都安排妙着！」

知機子笑道：「前輩，防人之心不可無呀！」

三寸老人笑了，知機子也笑了，不知何故，這位怪傑竟十分重視知機子，因之使費大娘等人也改了看法。

三更席散，知機子告辭，三寸老人笑道：「回天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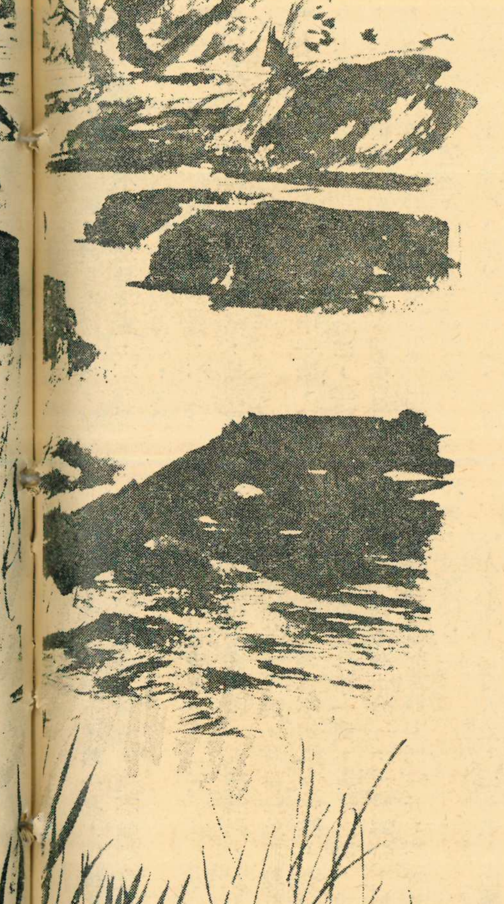
知機子一點頭，三寸老人接着道：「順路，一道走。」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香谷侍婢釣得圖龜，鬼府夜遊鬼吏殷千戚出手搶奪，侍婢抗拒，爲殷千戚所斃，圖龜也落入殷千戚手中，銀旗令主現身理論，雙方正欲動手相搏，追魂堡少堡主羅天宏突自塔頂躍下，從殷千戚手中奪回圖龜，交予銀旗令主，但要銀旗令主隨他往追魂堡盤桓一個時期，銀旗令主不允，羅天宏便欲用强奪回圖龜，拾三郎目睹雙方說僵，挺身作魯仲連，要羅天宏說出强請銀旗令主前往追魂堡作客的目的，羅天宏不願作答，拾三郎又詢問他藏寶龜圖是武林中那位前輩遺物——

只因不平事　權作護花人

羅天宏道：「牠不是武林中人的遺物。」

拾三郎目光凝注地問道：「閣下知道是什麼人的遺物麼？」

羅天宏道：「我當然知道。」

拾三郎道：「如此我請問是什麼人的遺物？」

羅天宏搖頭道：「你別問，我也沒有告訴你的義務！」

拾三郎星目略一眨動，又道：「那麼我再請問，『藏寶』是些什麼『藏寶』，閣下知道麼？」

羅天宏點頭道：「我不但知道，而且十分淸楚，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道：「我請問朋友你這是第幾個問題？」

拾三郎神情微微一怔！濃眉微皺了皺，旋而淡然一笑，道：「既如此，那就算了。」

聲調倏地一冷，道：「我希望閣下別勉强這位姑娘，讓她走！」

羅天宏道：「事情的經過都是朋友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事實上我旣未勉强她也沒有不讓她走！」

拾三郎星目凝注地道：「閣下這話算數？」

羅天宏劍眉一揚道：「以我『追魂堡』少堡主的身份，豈是那食言無信之人！」

拾三郎淡淡地道：「如此倒是我失言了！」

一頓，倏地轉向「銀旗令主」一揮手道：「姑娘，妳可以走了。」

「銀旗令主」美目透過面紗，深望了拾三郎一眼，檢衽一福，道：「謝謝相公。」

隨又轉朝羅天宏襝袵一福，道：「半月之後，我當履約前往拜候公子。」

羅天宏抬手道：「姑娘別忙走。」

「銀旗令主」美目掠覷了拾三郎一眼，望着羅天宏問道：「公子還有什麼見教?」

羅天宏道：「我還是那句話，請姑娘把『藏寶龜圖』交還我再走。」

「銀旗令主」尙未開口，拾三郎已接着開口說道：「閣下，不是『食言無信』之人，言猶在耳，怎麼立刻就反悔不算了!」

羅天宏臉色一寒，雙目電射地道：「朋友，你太多管閒事了!」

拾三郎神色淡淡地道：「我生性就是愛多管閒事，改也改不了。」

羅天宏冷冷地道：「你自信你管得了麼!」

拾三郎道：「管得了管不了，要等事後才能知道。」

羅天宏冷道：「如此我就先試試你!」

他口裏說「試」就動手，突然抬手一掌直拍拾三郎胸窩!

拾三郎雙眉倏地一揚，道：「閣下好惡毒的心腸，我和你無仇無怨，一出手就想置我死地!」

話聲中，閃電抬手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拾三郎身形卓立未動，羅天宏却身軀一幌，後退了三步。

一掌受挫，他臉上立時變了色，目射驚芒地喝道：「朋友，你究竟是什麼人?」

拾三郎冷冷地道：「少堡主閣下，我就站在你面前，是什麼人，你不是看得淸淸楚楚麼。」

羅天宏暗暗深吸了一口氣，道：「朋友能接得下我『追魂掌』力的一擊，該是當今武林有名的人物，我請問朋友上姓高名?」

拾三郎神色淡淡地道：「少堡主太高抬我了，事實上我只是武林末學，江湖無名小卒。」

羅天宏冷笑道：「朋友如此自謙，可是瞧不起我羅天宏，認爲我羅天宏不配知朋友的大名嗎?」

拾三郎道：「少堡主言重了，『追魂堡』名震天下武林，爲當今武林五大家之一，以少堡主的身份焉有不配之理。」

羅天宏接口道：「那你爲何還不肯賜告?」

拾三郎道：「我只是因爲我名不見經傳，說出來你少堡主決不知道。」

羅天宏目中突然閃過一絲詭芒，冷聲一笑，道：「朋友，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拾三郎目光一凝，問道：「少堡主以爲我是什麼心意?」

羅天宏又是冷聲一笑道：「朋友是怕我從姓名上查出朋友的出身來歷，怕我追魂堡對付你，是不是?」

拾三郎劍眉倏地一軒，朗聲一笑道：「少堡主好心智，我生平最受不得一個『激』字!」

語聲一頓，冷凝如冰地接着又道：「我姓拾，名三郎。」

羅天宏一聽，果然從未聽說過這名字，眉頭不由微皺了皺，目光深注地道：「拾朋友定要管這件閒事麼?」

拾三郎點頭道：「不錯了，我已經管定了。」

羅天宏道：「拾朋友和『天香谷』有淵源交情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毫無淵源交情。」

羅天宏道：「既是毫無淵源交情，爲何一定要管這種閒事?」

拾三郎道：「一是因爲我生性愛管閒事，二是因爲我既然已經管了，就必須管到底!」

羅天宏眼珠轉了轉，道：「拾朋友不會是另有什麼用心吧?」

拾三郎道：「少堡主以爲我會有什麼用心?」

羅天宏目光瞥覷了「銀旗令主」一眼，道：「討好她，贏取她的芳心好感!」

拾三郎雙目微睜，道：「爲什麼?」

羅天宏冷聲一笑道：「鬚眉漢，昂藏軀，拾朋友何乃裝糊塗不敢承認!」

拾三郎搖頭道：「少堡主閣下，我拾三郎頂天立地，既未裝糊塗，也沒有什麼不敢承認的!」

羅天宏目光凝注地道：「拾朋友當眞不明白我這話的意思麼?」

拾三郎正容道：「我請少堡主，說明道理!」

羅天宏又是冷聲說道：「俗語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江湖傳說，『天香谷』四旗令主，人人允稱人間絕色……」

語音一頓又起，接道：「因此拾朋友乃才藉此機會討好她，用以贏得她芳心的好感，和她結交，是不是?」

拾三郎雙眉微微一揚，道：「是便怎樣?」

羅天宏似乎意想不到拾三郎會毫不遲疑的直言承認，神情不由愕然一呆!

可是，拾三郎却於這閃電刹那間，心念倏地一動，冷聲說道：「這大概也是少堡主之所以幫忙她不惜結仇『鬼府』，從那位『鬼吏』手中奪取『藏寶龜圖』交給她的原因用心吧!」

羅天宏突然陰聲一笑，道：「拾朋友高明，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打一耙的心智，實在令人佩服!」

拾三郎雙眉再次微揚了揚，道：「這麼說，少堡主之幫忙她純是出自俠義心腸，並無一點任何用心了!」

羅天宏道：「事實本就是如此。」

拾三郎星目凝注地道：「少堡主此語可是出自肺腑?」

羅天宏正容沉聲說道：「句句由衷，字字出自肺腑!」

拾三郎道：「好，如此我請問，少堡主既是出自俠義心腸的幫忙，並無一點任何用心，那又爲何不讓她回谷覆命?」

羅天宏道：「拾朋友，我說過『不讓她回谷覆命』這話麼?」

拾三郎雙眉微揚，道：「這話你雖然沒有說過，但是明知她沒有那『藏寶龜圖』便無法回谷覆命，却强要她交出，並且不惜動武强奪，這不等於不讓她回谷覆命而何?」

羅天宏冷冷地道：「這是她背信不覆行約言的結果，怎能怪我!」

拾三郎道：「她不是已經向你解說過了麼，回谷覆命，最多半月之期定當前往貴堡拜候踐約，不過是將踐約日期移後半月，豈能說她『背信』!」

羅天宏冷聲一笑道：「這話雖然不能說她背信，然而，拾朋友應該明白，她回谷覆命之後，如果就此不再出谷，不踐約了，那便如何?」

拾三郎目光瞥覷了「銀旗令主」一眼，道：「以我看，她不是那種言而無信之人!」

語聲一頓即起，轉望着「銀旗令主」問道：「姑娘是麼?」

「銀旗令主」自拾三郎現身之後，就一直十分注意拾三郎的神情言語，她覺得拾三郎雖然名不見傳，但渾身却散發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冷傲，神秘，高深莫測與及一種難以言喩的氣質!

「追魂公子」羅天宏，雖然生得劍眉星目，玉面朱唇，人品俊逸洒脫不俗，可是和拾三郎相比，他就遜色了，缺少了拾三郎那種令人難以言喩的氣質!

人，都是愛美的，好奇的，尤其是女人，對這種慾望比男人更甚强烈!

以「追魂公子」羅天宏的人品相貌，如果說是當代俊逸奇男，則拾三郎應該是俊逸中的俊逸，奇男中的奇男!

在拾三郎未現身之前，「追魂公子」羅天宏在「銀旗令主」心目中固然是一位美男俊逸，印象頗好，可是拾三郎現身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她芳心中那點頗好的「印象」立刻被拾三郎奪取了，吸引了。

因此，拾三郎話聲一落，「銀旗令主」立卽美目倏射異采，語音無限甜美的點着螓首說道：「是的，拾相公，『天香谷』上至谷主，下至一名無足輕重的屬下，無一不是千金一諾，言出如山，重信之人!」

羅天宏嘿嘿一笑，道：「姑娘，這只是妳自己的說法，可是事實如何呢?俗話說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娘是不是千金一諾，『重信』之人，那就難說了!」

這話，只氣得「銀旗令主」嬌軀不禁輕顫，芳心爲之氣結，沉聲叱道：「羅天宏，你……我眞想不到名列當今武林『五大家』之一，『追魂堡』的堂堂少堡主，竟是這麼一個多疑之人!」

羅天宏道：「姑娘，俗語有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江湖人心詭詐，口是心非之人比比皆是，這焉能怪我多疑!」

「銀旗令主」道：「這麼說，你認爲我是那『口是心非，心地詭詐』之人了!」

羅天宏淡淡地道：「姑娘請別多心，我只不過是那麼譬喩……」

「銀旗令主」截口道：「羅天宏，你不必巧言辯飾，這等『譬喩』已經很够了!」

羅天宏聳聳肩膊，神情有點輕浮地道：「姑娘要是一定認爲這樣，我就莫可奈何了。」

「銀旗令主」冷哼了一聲，目光倏然凝注地問道：「羅天宏，你要怎樣才肯相信我?」

「這……」羅天宏做作地畧一沉思，道：「只要姑娘肯將芳名賜告，並除下面紗，讓我一睹姑娘的絕世芳容，廬山眞面目。」

「銀旗令主」道：「我姓梁名挹芬，至於除下面紗一節，尙請少堡主原諒，恕我不能遵命!」

羅天宏道：「爲什麼?」

「銀旗令主」梁挹芬美目一眨，反問道：「少堡主聽說過『天香谷』的規矩麼?」

羅天宏微微一怔!道：「什麼規矩?」

梁挹芬說道：「有關除下面紗示人眞面目的規矩。」

「哦……」羅天宏想了想，道：「我不想欺騙姑娘，這『規矩』我聽說過。」

梁挹芬道：「如此，少堡主就不該有要我『除下面紗』之說。」

羅天宏微微一笑，道：「姑娘，以我『追魂堡』少堡主的身份，我想該是並未辱沒姑娘。」

梁挹芬淡淡地道：「謝謝少堡主的抬愛，我深感榮寵，只是我不敢高攀，也沒有那福份。」

羅天宏道：「姑娘太客氣，『追魂堡』與『天

香谷』齊名武林，正是門當戶對，只要姑娘願意，就沒有什麼不敢『高攀』，沒有『福份』的！」

梁挹芬道：「那只是少堡主的看法，而我自知福薄命薄，實在無福消受少堡主的抬愛。」

羅天宏語音倏然一冷，道：「這麼說，姑娘是堅決不願了？」

梁挹芬搖搖螓首道：「少堡主原諒，我確實不敢從命！」

羅天宏嘿嘿一笑，道：「姑娘，妳攷慮過後果麼？」

梁挹芬冷冷地道：「我早攷慮過了。」

拾三郎心中突然閃過一個意念，接口道：「羅閣下，你願意相信我麼？」

羅天宏問道：「相信你什麼？」

拾三郎道：「請先回答願不願意相信我。」

羅天宏畧一沉思道：「這問題，得要看是什麼事情，當相信的我自無不信！」

拾三郎道：「少堡主如果相信我，我便替梁姑娘作個保，如何？」

羅天宏道：「你要替她作什麼保？」

拾三郎道：「担保梁姑娘半月以後的今天，一定前往貴堡踐約！」

羅天宏道：「請問拾朋友，是憑的什麼替她作保？」

拾三郎道：「就憑我這個人！」

羅天宏輕聲一笑，道：「拾朋友認為這樣可以麼？」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挑，道：「少堡主可是不相信我拾三郎？」

羅天宏淡然搖頭道：「這無關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事實上可不可以的問題。」

拾三郎星目倏地一凝，道：「少堡主這話的意思怎樣講？」

羅天宏微微一笑，道：「我請問拾朋友，拾朋友替她作保，屆時她如果不踐約，拾朋友又將怎麼辦？」

拾三郎道：「我相信梁姑娘決不是那種背約無信之人！」

羅天宏道：「萬一是呢？」

拾三郎道：「那你就唯我是問好了！」

羅天宏道：「拾朋友這份心胸實在令人欽佩，可是……」

語鋒一頓即起，道：「我與拾朋友素昧平生，從未相識，除了知道拾朋友的大名以外，其他根本毫無所知，倘然眞有了那『萬一』之說，我又到那裏找你拾朋友去？」

這話是理，也是實情。

拾三郎濃眉微皺了皺，心念電轉了轉，道：「這裏西街上有座大酒棚，你知道不？」

羅天宏微一點頭，目光一凝，問道：「拾朋友是大酒棚梁鐵漢的手下？」

拾三郎搖頭道：「不是，我和梁鐵漢毫無瓜葛，我只是那兒的酒鬼賭鬼。」

羅天宏陰詭的一笑道：「大概也是那兒的色鬼吧！」

拾三郎冷然一點頭道：「少堡主說對了，梁姑娘萬一失了約，少堡主就到大酒棚找我好了。」

羅天宏道：「你一直在那裏麼？」

拾三郎道：「我既然替梁姑娘作保，在今後二十天以內，我當不離開那裏。」

羅天宏點了點頭，目光倏又凝注地問道：「我找着你拾朋友，你拾朋友又將如何呢？」

拾三郎道：「梁姑娘要是果眞失了約，背了信，那就是我的問題了。」

羅天宏淡淡地道：「我知道那是拾朋友的問題，但是我却想先知道拾朋友如何對我交待？」

拾三郎星目深望了「銀旗令主」梁挹芬一眼，道：「那時我只有兩個交待辦法，一是拜訪『天香谷』主請她令諭梁姑娘前往貴堡踐約，向你少堡主道歉，一是請她交出『藏寶龜圖』交還少堡主。」

羅天宏道：「天香谷主如果不肯呢？」

拾三郎濃眉微揚，道：「凡事總得講個『理』字，天香谷主如果不講理，我無可奈何，就只好以武論『理』了！」

羅天宏目光深注地道：「在『天香谷』，以武論『理』，拾朋友自信有把握論得過天香谷主，能贏？」

拾三郎濃眉再次上揚地道：「縱然是血染『天香谷』，我也在所不惜！」

羅天宏突然陰聲一笑道：「拾朋友這份豪氣實在令人欽佩萬分，只是……」

語聲一頓，眼珠轉動地搖了搖頭，道：「我不希望你拾朋友這麼做，更不希望拾朋友爲此事血染『天香谷』！」

拾三郎問道：「那麼少堡主的意思呢？」

羅天宏道：「我希望拾朋友最好置身事外。」

拾三郎道：「這麼說，少堡主是不相信我，不答應我替梁姑娘倣保了！」

羅天宏淡淡地道：「並不是我不相信拾朋友，而是因爲拾朋友萬一眞個血染『天香谷』遭了不幸，與我何益，何況俗語說得好，『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是爲我而死』，我心豈不愧疚難安，所以，我衷心希望拾朋友置身事外，不必要淌這渾水！」

拾三郎道：「謝謝少堡主的好意，只是我這人生性十分固執，向來言出不移，說出了的話，決定了的事情，決不更改！」

羅天宏道：「如此說，我是非得答應讓你替她倣這個保不可了！」

拾三郎點頭道：「是的，少堡主一定得給我這點情面！」

羅天宏心念暗轉，道：「拾朋友可願意接受我的條件？」

拾三郎問道：「什麼條件？」

羅天宏道：「請拾朋友移駕隨我同往敝堡作客半月，梁姑娘踐約之日立即任憑拾朋友自由！」

拾三郎雙眉一軒道：「你想拿我作爲人質！」

羅天宏淡淡地道：「我這是爲拾朋友你，也是免得拾朋友將來血染『天香谷』！」

拾三郎冷凝地一笑道：「如此我請問，梁姑娘如果背約，少堡主便要我怎樣呢？」

羅天宏雙目一眨道：「那就委屈拾朋友在敝堡繼續住下去。」

拾三郎道：「有期限麼？」

羅天宏微一點頭道：「有，爲奴十年，期滿即可恢復自由之身。」

拾三郎突然冷聲一笑道：「少堡主不覺得這條件太苛了麼？」

羅天宏淡淡地道：「我這條件也許是太苛了些，但是接不接受，主權還在拾朋友你自己。」

拾三郎道：「我不接受這條件，就不能替梁姑娘倣保，是不是？」

羅天宏道：「不錯，條件本該雙方同意方能有效成立，拾朋友有權不接受條件，我也有權不接受拾朋友的保証！」

雖然，他本意就不想拾三郎替梁挹芬作保，雖然他心中對梁挹芬另有詭謀，但是這番話說來都是合情合理，令人看着無理可駁之感。

但是拾三郎乃是個生性冷傲剛強極端之人，他既已決心插手管定這件事情，怎肯就此半途無功而退！

因此，他心念電轉間，暗暗深吸了口氣，冷聲道：「羅閣下，你的條件我雖然不能接受，可是我仍然希望你接受我的保証！」

羅天宏冷然搖頭道：「拾朋友，你太不講理，也太欺人過份了！」

拾三郎道：「你既然要講理，不欺人，那就應該讓梁姑娘走！」

羅天宏道：「我辦不到！」

拾三郎雙眉一挑，道：「少堡主閣下，事情我既已決心管定了，你辦不到也得聽我的！」

羅天宏目射煞芒的道：「這麼說，你拾朋友是打算不惜與我『追魂堡』結仇爲敵了！」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追魂堡雖然名列當今武林五大家，威震江湖，但是我還不在乎。」

這語氣很明顯，拾三郎他根本沒有把「追魂堡」放在眼內，否則，怎會有那「不在乎」之說。他說時神色雖然冷漠與而毫無表情，可是聽入「追魂公子」羅天宏和那兩名黑衣漢子的耳裏，臉色全都不禁倏然一變！即連梁挹芬入耳此言，芳心也不由得微微一震！暗忖道：「他好狂的口氣……」

羅天宏臉色一變之後，旋忽朗聲哈哈大笑道：「拾朋友，放眼天下武林，敢說這等狂話的，你該算得是第一人了！」

語聲一頓，目射寒煞的道：「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功力，有些什麼絕學，敢於如此目中無人，不把我『追魂堡』放在眼內。」

話落，探手一撩衣襟，飛快地自腰間撤出一柄軟劍，振腕抖劍，劍身筆直的指着拾三郎沉喝道：「亮你的兵刃！」

顯然，他是因爲適才一掌受挫，自知功力差人一籌，遂乃撤出軟劍，企圖在劍術上挫敗拾三郎。

拾三郎手裏提着的蛟皮袋中雖然放着一柄長劍，也明知道羅天宏撤出軟劍的用心是想在劍術上勝他，以洩那一掌挫敗之辱，但是他却并未打開蛟皮長袋撤出長劍，神情冷漠的微一搖頭道：「不必了，我就空手接你幾招『追魂劍』法好了！」

這話，好狂妄！

「追魂劍」法威震天下武林，雖然只有十二招，但却招招凌厲狠辣無倫，他竟然要空手接鬥「追魂劍」法，實在太狂妄，太大胆了！

然而，他要是沒有絕對的自信，沒有穩操勝券的把握，怎敢？

羅天宏聽得臉色不禁又是倏然一變！厲聲一笑道：「拾朋友既然如此狂妄不把『追魂劍』放在眼內，我就不再客氣了！」

話落，一振手中軟劍，便要挺劍發招刺出！

一直默立在他身後的兩名黑衣漢子，此際突然雙雙跨前一大步，左邊的一個抬手一攔，道：「屬下請令代勞一轉！」

「追魂公主」羅天宏微一猶豫，正要頷首許可，拾三郎突然說道：「羅閣下，我有個意見，你願意接受不？」

羅天宏注目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拾三郎道：「你和兩位貴屬聯手與我一搏，以十招爲限，如何？」

羅天宏劍眉一挑道：「你認爲十招之內就可以

分出勝負？」

拾三郎道：「我想應該足够了！」

羅天宏道：「要是不够，未分勝負呢？」

拾三郎毫不思索遲疑地道：「那就算我輸。」

羅天宏道：「你輸了，可是就不管閑事了？」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同時從此退出江湖，終身不出！」

羅天宏心頭不由暗暗一震！道：「這麼說你是認定我們三人聯手，也決不是你之敵了！」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冷冷道：「話我可不敢那麼說，在未動手分出高下之前，勝負你我應該各佔半數！」

羅天宏點頭道：「你說的是。」

語音一頓，雙目倏然凝注地道：「拾朋友，以一對三作十招之搏，如此賭約，你不後悔麼？」

拾三郎濃眉雙挑，豪氣如虹的振聲說道：「少堡主閣下，我拾三郎頂天立地，昂藏鬚眉，向來一言九鼎，如山不移，豈是那出爾反爾的小人！」

「銀旗令主」梁挹芬靜立一邊，耳聞目睹拾三郎這等豪語豪情，美目不禁異采連連飛閃不已！

拾三郎語聲一頓又起，問道：「你輸了，怎麼說？」

羅天宏心念暗轉了轉，道：「我輸了便任由她帶着『藏寶龜圖』離去，如何？」

說時，目光深深地瞥視了梁挹芬一眼。

拾三郎點頭道：「很好，不過還得加上一句，決不追踪攔截劫奪！」

羅天宏劍眉微揚地道：「拾朋友，你也太小看了我羅天宏了！」

拾三郎冷冷地道：「這無關『小看』不『小看』的問題，借用你少堡主說過的一句俗話，『防人之心不可無』！」

高明，他竟在這兒借用了這句俗話還給了羅天宏，還得恰到好處。

羅天宏嘿嘿一聲陰笑道：「拾朋友放心，我羅天宏也是個言出如山頂天立地的昂藏鬚眉！」

拾三郎冷然點頭道：「如此甚好，你們可以出手了！」

話落，目注羅天宏和兩名黑衣漢子，面色神情依舊一片冷漠。

羅天宏目光瞥視了身旁左右的兩名黑衣漢子一眼，突然一聲沉喝道：「上！」

振腕抖劍，挺劍直朝拾三郎當胸刺出！

他一劍刺出，劍勢看似平平，其實劍尖所揚，却籠罩着拾三郎前五大穴，只要被刺中一穴，拾三郎就得立刻濺血魂斷當場！

拾三郎雖然身懷蓋世奇學，功力絕頂，但是眼見羅天宏出手一劍的劍勢，已知這位「追魂堡」少堡主的劍術造詣火候兩皆不俗！

因此，他雙眉微微一軒，立時收斂起那股狂傲輕敵之心，脚下橫移半步，側身避過劍勢，探手如電般直朝羅天宏的右腕抓去！

羅天宏右腕一沉，軟劍倏如靈蛇般一翻，反削拾三郎抓到的手掌！

他這一式以攻制攻，爭制先機的劍勢，應變得不僅奇快異常，而且十分出人意外，如是差一點的江湖高手，在他這一式以攻制攻，應變奇快出人意外的劍勢下，定然難逃一劍斷掌的厄運！

可惜，拾三郎一身所學高他太多，這一劍縱是出自他父親「追魂堡主」羅揚波之手也難傷得拾三郎，妄論是他，何況拾三郎對他這一劍變勢，似乎早在意料之中，早有所備！

是以，他軟劍劍勢甫才一變，拾三郎竟已易抓變彈，彈指擊向劍葉。

但聞「噹！」的一聲暴响，羅天宏手裏的軟劍立被彈得直向一旁盪了開去，並且勁力奇大，虎口生疼欲裂！

寫來實在太慢，就在羅天宏軟劍反削拾三郎手掌，被拾三郎彈指蕩開的電閃刹那，兩名黑衣漢子的青鋼長劍，已分自兩側勢疾凌厲的攻到！

劍未到，劍氣已森森襲人生寒！

拾三郎口中一聲冷笑，身形在飛閃之間，兩名黑衣漢子，只覺得眼前人影一花，劍招便已雙雙走空。

原來拾三郎於身形飛閃，閃避兩名黑衣漢攻到的劍招之際，竟然抬手點出一縷指風，擊中了羅天宏的右肩肩井穴。

兩名黑衣漢子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見羅天宏突發悶哼，身軀踉蹌後退，心頭不禁倏然大驚，顧不得再出劍攻擊拾三郎，雙雙飄身躍落羅天宏身旁，一左一右伸手扶住羅天宏，問道：「少堡主，您怎麼樣了？」

「追魂公子」羅天宏深吸了口氣，搖頭道：「不要緊，只是肩井穴被他點中了一指。」

語聲一頓，倏然瞪目望着拾三郎沉聲道：「姓拾的，你算得號人物麼？」

拾三郎淡淡一哂，冷冷地說道：「我怎麼不算得人物了？」

羅天宏道：「你如果是號人物，就不該暗以指力突襲暗算我！」

拾三郎道：「少堡主閣下，我以一敵三，又未從你背後出手，豈能說我是突襲暗算你，這只能怪你自己應變遲鈍，學藝不精！」

羅天宏眨了眨眼睛，不禁默然無語。

本來也是，拾三郎他說的是理，一個「理」字能壓死人，羅天宏說理既說不過拾三郎，打又打不過，在此時此際，他還能說什麼？自然是無話可說了。

羅天宏這裏正自默然無語，那站立在他左邊的一名黑衣漢子突然抬起了一隻手掌，意欲替羅天宏拍解受制的肩井穴道，朝羅天宏的背上拍下。

拾三郎見狀，立時雙眉一揚，沉聲喝道：「住手！」

那名黑衣漢子聞聲一怔！舉起的那隻手掌也就停在半空沒有立即拍下，目光轉望向拾三郎。

拾三郎哈哈地道：「我用的是獨門制穴手法，你那一掌拍下去，非但不能解開他的穴道，反而會使他嘔血當場，要了他的半條命！」

那名黑衣漢子聽得心頭不禁猛然一顫！緩緩地垂下了那隻停在半空的手掌。

拾三郎却是語聲一頓又起，目視羅天宏問道：「羅閣下，如今你怎麼說？」

羅天宏眼睛一眨，道：「你可是要我就此認敗服輸？」

拾三郎冷冷地道：「難道要我把你打躺在地上爬不起來，你才認敗服輸？」

羅天宏畧一沉默道：「如此請先解開我的穴道再說。」

拾三郎淡然一搖頭道：「被制穴道六個時辰之後自解，如願就此認輸，你就走吧。」

羅天宏再次沉默了刹那，雙目突射狠毒之色地望着拾三郎恨聲說道：「拾三郎，今天之辱，我羅天宏定必找你報復！」

拾三郎冷冷地道：「我不在乎，江湖上我隨時候教。」

羅天宏心中雖然有點不甘，不願認輸，可是右肩井穴被制，整條右臂已麻軟無力，不能與敵動手搏戰，心中不甘不願又能奈何？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他心念轉間，突然嘿嘿一聲陰笑，道：「如此甚好，走！」

話落，轉身和兩名黑衣漢子大踏步走去。

他右肩穴道受制，雖然不能與敵動手搏戰，但是並不影响兩腿行動，是以脚步仍然十分快捷，眨眼工夫，便已遠去百丈以外，身影消失在蒼茫夜色之中。

目視「追魂公子」羅天宏身影遠去消失不見之後，「銀旗令主」梁挹芬立即朝拾三郎檢衽一福，語音無限甜美的說道：「承蒙相公仗義相助，妾身衷心至爲感激！」

拾三郎淡然一哂，擺手道：「姑娘不必客氣，再見。」

話落，一抱拳，瀟洒地舉步走去。

「銀旗令主」梁挹芬突然玉手一抬，道：「相公請你留步。」

拾三郎脚下一停，注目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梁挹芬沒有開口說話，却緩緩抬手除下了蒙面輕紗。

她，好美！好美！

黛眉美目，瑤鼻，檀口，鵝蛋型的臉兒，那皮膚又白又嫩，簡直吹彈欲破，尤其是那一雙美目，烏黑晶亮的眸珠子，充滿着聖潔的光輝，也閃灼着令人心顫的智慧，令人自慚形穢，不敢仰視！

她的美，是清秀的，純潔無瑕的，美得不帶一絲人間烟火氣，套句俗話來說——怪似瑤池仙子下凡塵！

拾三郎看得神情不由一呆！

梁挹芬却望着他甜美的一笑，道：「相公，你看妾身的容貌如何，還過得去麼？」

拾三郎神色一怔，道：「姑娘玉貌花容，清麗若仙，豈只是過得去，簡直太美了！」

梁挹芬美目異采飛閃地道：「相公這話可是眞的？」

拾三郎正容說道：「在下句句由衷，字字出自肺腑！」

梁挹芬甜美的笑了笑，道：「如此，妾身就放心了。」

這話，說得似乎有點言不對題，其意何在？頗爲令人難解。

拾三郎神情不禁微微一愣，怔目問道：「姑娘什麼就放心了？」

梁挹芬美目一眨道：「相公不明賤妾這話的意思麼？」

拾三郎搖頭道：「在下很笨，實在不懂姑娘這話的意思。」

梁挹芬眸珠輕轉，畧一沉默道：「相公可聽說過『天香谷』少女和蒙面輕紗有關的規矩沒有。」

「沒有。」拾三郎又搖了搖頭，道：「在下出道江湖還不到兩個月，對江湖上的傳說一切知道的極少。」

梁挹芬螓首微垂，再次沉默刹那，旋忽抬首道：「相公既是不知，妾身只好厚顏實告相公。」

語聲微頓了頓，嬌靨容色一肅，接道：「舉凡本谷少女不論美醜，規定都得戴上面紗，不得以眞面目示人。」

（未完待續）

兩期完新派俠情中篇

江　陽·文
培　新·圖

啞謎血劍（上）



劍辣掌尤辣　花嬌人更嬌

「的得，的得」，馬蹄聲由遠而近。

一身穿青衣，腰帶左右分揷長短雙劍的少年英風颯颯的策馬而來，那匹馬四蹄翻飛，奔馳甚疾。轉瞬間已馳入林間小路。

陡地聽見「撲」地一聲微响，那馬雙前蹄一軟，想是踏進了鋪滿樹枝草皮的陷阱。

看來是人馬準要雙雙滾入陷馬坑中。

「嘶」的一聲，怒馬嘶鳴。

那少年已機警地手勒韁繩，馬兒被扯得雙足人立，當堂刹住去勢。

說時遲，那時快，「㖔啦」一聲，見一灰濛濛的大網迎頭罩下，「颼颼颼」地亂箭隨亦四方八面激射而至。

倉卒之間，眼見少年要被困於大網之中，傷於亂箭之下。

不料少年雙足在馬背上一點，整個人已宛如彈丸般往橫激射，直飛三丈之外，待他身形甫一站定，見那被大網罩住的馬兒，遍體揷滿亂箭，已然倒斃。

少年怒極，手一揚，射出幾縷銀光，便聽得怪叫連聲，樹上接連跌落了幾個人來。

這時，樹林四周已湧出數十名漢子，各持兵刃，把少年緊密密地圍困着。

少年神態冷靜，卓然傲立。

「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

他低叱一聲，透過密林的斜陽映着他那瘦削起稜的臉龐輪廓，他的鼻管像刀削般筆直，眼睫低垂，看不見他雙眸子的神色，只是那吐出的一句話，聲音像寒冰的淅瀝。

「小子，別多問，快納命來！」

一虬鬚漢子擺動着一柄月牙鏈斧大踏步上前，他圓睜環眼，月牙斧閃耀着熠熠青光。

「朋友，就算要取在下的一顆頭顱，又何妨報上個名號。」少年嘴角隱現出一絲兒冷笑。

那虬鬚大漢也不多打話，環眼珠兒滾動，向左右打個眼色，那數十人便作勢要撲攻過去。

陡地那少年頭一揚，眉毛一挑，一雙俊目暴射出兩道精光，恍如電閃一般。

那數十人當堂嚇得窒步，楞在那裏。

一時之間，空氣好像凝住似的，只聽見人們沉濁的呼吸聲。

也隱約聽得見那些漢子的心跳聲，「撲通，撲

通，」的响。

竟沒有一隻飛螢越過。

風好像也止息了，樹葉不再颯颯作响。

良久……

虬鬚漢子臉漲得通紅，眼睜得更大，胸腹之際急劇起伏。

陡地他大喝一聲：「上！」

手一揚，月牙鏈斧已飛射而去，有如一匹白練傾瀉，身形一幌，竟是借勢撲出，直向少年中門攻去。

其他漢子也刀槍並舉，分襲少年左右及背後。

少年遊身一轉，左手已拔劍掠出一圈劍芒，竟然在刀槍紛襲的空隙中連點起數十朵劍花，那些漢子齊齊覺得冷風襲臉，急退數步之外時，各自摸摸鼻子，都被削得平平的，摸上去是濕濕一片，想是血了。

那虬鬚漢是躲閃得快，頭一仰時，鼻子堪堪保得住了，頷下却被劍花削得光溜溜的，一副滑稽的樣子。

少年仍是左手擎劍，右手不動，插在腰際的短劍仍在那兒，垂肩立步，神態悠閒，他又是低垂眉睫，看不見他雙眸的神色。

只是一出招之際，虬鬚漢和這數十名大漢連人家的兵器碰也沒碰上，便已吃了大虧，各人也知道少年身手極高，不敢再上前送死，於是呼嘯一聲，各自回身逃命。

虬鬚漢正跑向林間拴着的一匹白馬，驟聽得頭上飄過衣衫颯颯之聲，已見一條人影飛過，虬鬚漢身子一矮，手中月牙鏈斧往上拋削過去，堪堪趕上那人影，却聽得「刷」的一聲，也不知道少年凌空怎樣出劍，竟把那鏈斧的鏈子削斷，虬鬚漢手裏只留着半截輕輕的鏈子，嚇得當堂楞住了。

這少年應變身手迅疾無比，既能凌空抽身出劍，又能在凌空之際，施出渾厚內力，直透劍刃，把這條精鍊烏金斧鏈子削斷，實令那虬鬚漢驚駭之極，不由得冷汗涔涔而下。

少年已安坐馬上，劍亦已還入鞘中，他冷冷地對虬鬚漢一笑。

「朋友，你還是活動一下雙腿吧。」

正要抖韁策馬而去。

陡地他臉露訝然之色，眼睛瞪着前面。

原來眼前出現了兩個蒙臉人，身材一高一矮，都是穿的灰袍，像白晝幽靈似的。

一時也不知道二人是怎樣來的，是從樹上飛下，還是從樹叢中閃出，只是身形之快，見得輕功造詣甚深。

那高瘦的蒙臉人，上前一拱手，問道：「閣下是飛龍血劍申少俠嗎？」

看見對方如此有禮，少年也只好在馬上一揖。

「正是在下，請教二位是……」

話未說完，申無畏陡地身形一拔，直飛起一丈，刹那間，底下那匹白馬已嘶鳴哀號，輾轉地上，想是中了暗器。

原來這兩個蒙面人是綽號「鬼影雙魔」的卞志卞忠兄弟，二人一身詭異迅疾的輕功有如鬼影，又擅於發出「無聲鬼影飛刀」這種歹毒暗器，這暗器是薄如柳葉的淬毒小刀，發射時毫無聲息，令人不易察覺，難以防備。

剛才是卞志上前問話，卞忠趁着申無畏分神回話之際，便猝即射出「無聲鬼影飛刀」，虧的是申無畏一眼雙關，他見卞忠手指一彈，兩縷藍光閃爍，申無畏忙飛身閃避，那向他射來的一柄飛刀是落空了，另一柄却射中那匹馬。

申無畏的身形像一片枯葉似的飄落地上，面有慍色。

「原來兩位是鬼影雙魔。」

「正是。」

只看見二人已把蒙面布掀去，露出兩個猙獰之極的臉龐，那高瘦的有一個大頭，臉如圓盤，眼鼻口却擠在臉的當中，臉色是白中透青，十分詭異。

那矮子的頭也很小，像普通人的拳頭般大小，却露出圓瞪瞪的怪眼，仰天兩個鼻孔，唇厚口濶，把小小的臉龐擠得滿滿的，臉色也是紅澄澄的，十分恐怖。

「怪不得兩位以布蒙面，原來是見不得人。」申無畏冷冷訕笑道。

鬼影雙魔當堂氣得青的臉更青，紅的臉更紅。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那矮子冷哼一聲，陡地雙手各自彈出三柄飛刀，電射襲向申無畏全身要穴。

這回申無畏再也不敢托大，身形一轉，左手已拔劍掄起一圈劍芒，那六柄飛刀全被砸飛。

只是卞忠彈出飛刀後，身形一幌，已掠到申無畏之左側，甫站定，右手一揮，一條銀光燦然的軟索直纏向申無畏之腰際。

幾乎是同時間的，卞志亦已欺身攻進，右手已「颼」地刺出一劍，原來卞志袖中藏有彈簧軟劍，陡地暴長三尺，却是攻向申無畏的上盤。

申無畏不敢硬接卞忠的銀絲軟索，身形往上一提，躍起一丈，却剛巧碰上卞忠刺來的一劍。

眼看申無畏要濺血當場。

虧的是他的技藝不凡，瞬即劍交右手一擋，「錚」地一聲，二劍相交，卞志蹬蹬蹬的連退三步，

申無畏已凌空借劍勢一彈，斜飛開三丈之外。

卞氏兄弟一出手便落空，當然不肯善罷，二人又叱喝一聲，一扭身形，竟似鬼影似的直追過去。

此時申無畏甫一站定，傍邊的虬鬚漢已不知死活，檢了一把鬼頭大刀，迎頭劈去。

申無畏惱怒之極，左踏步斜出一閃，右手劍已反手一掃。

虬鬚漢撲了個空，回勢已來不及，竟被申無畏攔腰削成兩截，鮮血噴得衝過來的卞氏兄弟一身都是。

二人見申無畏劍招奧妙神奇，亦各自吃了一驚，收住了去勢，駐足而立，手中軟索與軟劍隨即擺出個守勢的姿式，四隻怪眼緊緊盯着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雙目低垂，徐徐地把劍交回左手，左手持劍高舉，擺出個「丹鳳朝陽」招式，中門大開。

他的嘴唇蠕蠕而動，低聲說出兩句話，雖然聲音低得像喃喃自語，「鬼影雙魔」却聽得很清楚。

「朋友，再迫上來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顯然是一個警告。

只是「鬼影雙魔」仍冥頑不靈，二人互打個眼色，陡地不約而同地以鬼影輕功直掠過去，一柄軟劍，一條軟索，齊向申無畏中路攻去。

申無畏右手一按短劍的劍把。

身形一扭，迅疾地從雙魔當中掠過，驟見銀光一閃，血光隨現。

「鬼影雙魔」已慘叫一聲，二人雙手掩住心窩，指隙滲出血水，雙眼睜得大大的，嘴唇嚙動着，喉頭「吱咯」地响，驟地二人各自雙腿一軟，跌在地上死去。

「錚」地一聲，短劍已然入鞘，申無畏的右手仍穩穩地按住那短劍的劍把，眼往前視，也不回望一下，似乎是肯定剛才施展的「血劍追魂」招式已把雙魔殺死了。

那一劍的招式如此迅疾無倫，快得簡直令人瞧不清他是怎樣出劍的，他的神態，雍容鎮靜，左手持着的長劍緩緩地往空際一圈「錚」地回劍入鞘。

看得出那長劍之上毫無血漬，雙魔是他的短劍刺死的了。

「好劍法！」

聽見是嚦嚦鶯聲，申無畏微微一怔，抬起頭來，看見遠處樹下站着一位少女。

那少女身穿綠衣，背插長劍，年紀不過十七八，却是十分俏麗，一張嫩白臉兒，襯着一雙水伶伶大眼睛，瑤鼻櫻唇，身段也是不高不矮，十分窈窕婀娜。

申無畏臉上一紅，便踏步往斜走去，不料那少女身形一幌，已擋在申無畏的前頭，「刷」地一聲，她又拔出背上寶劍，劍尖直指住申無畏。

「別走！」她眉毛一挑，冷然一笑，雖然如此，模樣兒却是嫵媚之極。

申無畏楞了一會兒，定定神，陪上笑臉道：「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猜忖眼前這位少女決不是鬼影雙魔一夥的，但看出她的身手不弱，却纏住自己不放，眞令他有些胡塗了。

「你拔出你的劍。」

「爲什麼要拔劍？」

「本姑娘要跟你比劍比劍。」

申無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上下打量她一下，覺得她眞是個天眞未鑿的孩子。

「姑娘，刀劍無眼，你我無仇無怨，還是免了吧。」

「不！我非跟你比個高低不可！」她還是固執地說。

申無畏覺得無可理喻，只好微微一笑，掉頭便走。

陡地覺得腦後一縷冷風襲至，申無畏頭一偏，利劍已直削過去，却在中途收住了勢，少女手腕一抖，圈出劍花朵朵，直把申無畏全身大穴罩住，劍勢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身形一扭，竟像一尾魚似的從劍網中滑溜了出來，往後急退一步。

「快出劍！」少女嬌叱一聲，便接連「刷刷」二劍刺出，申無畏左右騰閃。

少女心一狠，手中劍施展得更爲緊密，倒是申無畏毫不在乎的挪動身子，左右閃騰，也不出劍迎擋，把那少女氣得牙癢癢的。

她陡地一收劍，申無畏以爲對方不再與自己爲難了，也算鬆了口氣。

却不料少女暗運勁於劍身之中，徐徐揚起劍。

申無畏禁不住受了吸引，凝神注視着。

少女指劍直刺申無畏之左側。

申無畏乃輕挪身形，往右一閃。

誰料少女剛才刺出一劍是虛招，待申無畏不愼中計往右一閃，少女隨即變招往申無畏之右側刺去，疾如電光火石。

申無畏一怔之下，往右一閃之勢已用老，再亦不容躲閃，乃本能地右手一抽懷中短劍。

「刷」地一聲，銀光一閃。

少女之長劍已被削斷。

仍見申無畏的右手仍穩定地按住短劍的劍柄，動也不動的。

少女明知道自己的長劍爲申無畏的短劍削斷，却只見銀光一閃，他的手仍按住劍把，動也沒動的，根本不容看淸他怎樣出劍的，而申無畏出劍的快疾，實是駭人。

那短劍削鐵如泥，定是非凡品的寶劍了。

少女好生納罕。

申無畏一時被迫之下，把少女的長劍削斷了，也頗生歉意。

「姑娘，多得罪了。」言罷，正要踏步走開。

「別走！」

又是那一句話，少女又跟了上來，只是她的臉上一派笑嘻嘻的，好像對申無畏全無恨意。

申無畏停了下來，打量着她，倒是臉紅紅的靦靦着。

「你這柄削鐵斷金的寶劍，可否給本姑娘開開眼界？」她用手指指那短劍。

覺得她是天眞爛漫，也似乎陶醉於她的美，他竟然躑躅起來。

他這柄寶劍從來不輕於示人，如今這位少女要看，也叫他爲難了。

削斷她的長劍，心中已有歉意，終也不忍拒絕她。

他緩緩的把短劍解下來，遞給她。

他的手碰着那柔軟的玉手，心中油然生起一股妄念，忙深吸一口氣，重又鎭懾心神。

「果然是好劍！」

她拔出短劍來把玩着，只見短劍的劍脊上有斑斑血點，像朶朶梅花似的，劍身透出熠熠毫光，其薄如刄，定是鋒利之極。

她剛把劍插回鞘內，他便情急地一伸手，已把短劍搶回，插回腰帶之內。

「姑娘，後會有期了。」

他一拱手，便回身往那邊竄去，幾個起伏，便竄出林外去。

「這少年人的身手不在參之下，他又懷着這柄斑斕血劍，莫非眞的是……」少女沉吟地思索着，心中不覺怦然。

× × ×

黃昏。

申無畏已風塵僕僕的趕到黃沙鎭，這正是他要來的地方，輾轉打聽多時，總讓他知道那人是匿在這鎭甸上。

申無畏踏進一家小客店。

店小二領他走進後院，替他開了一間整潔的客房。

申無畏四顧打量一下，覺得滿意，便隨手掏出一錠銀子，交給那店小二。

「這是五天的房錢，餘下的就煩你替我點幾個小菜，打一斤好酒，送進這房裏來好了。」

店小二接過銀子，喏喏連聲稱是，心裏却在不停地納罕着，這客人眞要在這寒傖的小鎭呆上五天？又見他形跡神秘，連飯菜也要端進房間裏吃，又是什麼原故？

他拿着銀子走出去。

在店堂中見上了掌櫃，店小二鬼鬼祟祟地湊過頭去。「掌櫃的，東廂天字號房來的客人說要住五天。」

「哦！」掌櫃的怔地神色不安，他忖想着來這裏投宿的都是些過路客，多是住一夜便上路的，多年來便少有客人住上三天以上，如今來了這位客人，竟說要住五天？

掌櫃的正預感着有什麼禍事發生。

店小二又低聲的說：「掌櫃的，那客人還吩咐我把飯菜端進他房間裏去吃。」

掌櫃的想了一想，只好吩咐道：「那你就把飯菜端進去吧。」

店小二忙躬身稱是，放下銀子，便跑進廚裏吩咐着。

申無畏坐在房中的椅子上，緩緩地打開揣在懷裏的黃綾包，裏面正是放着那柄斑斕血劍，他在半路上便用一塊黃綾把短劍包好，仍舊插在腰帶上，只是傍人看來，不知道這是包着一柄短劍。

他緩緩拔出短劍，劍身上斑斑的血漬，活像一朶朶鮮艷的梅花。

他低廻地嗟歎了一聲，這柄劍是帶給他一段滲着血淚的回憶……

× × ×

十年前，申無畏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依着族叔申宏畧生活。

申宏畧待他很好，勝似親生兒子一般。

申宏畧是武林名家，外號叫「飛龍三絕掌」，以掌法馳名江湖。

申無畏年幼跟隨族叔習武，才十二歲，已練得一手好劍法和好掌法。

正是這一年的夏天，申宏畧得了一柄寶劍，也就是斑斕血劍，他珍如拱璧，只是有一天晚上，申宏畧留着申無畏在房裏談話。

「無畏，你練武的根基好，人又聰明，雖是小小年輕，已經把申家三絕掌的精髓全部領悟了。」

「叔叔，侄兒還差得遠哩，叔叔要說這些話幹麼？」

申無畏年紀雖小，却很懂事，一聽族叔如此說，已知內有因由。

果然見族叔從床底暗櫃裏拿出一個黃綾包袱，緩緩的打開，看見黃綾包的是一柄短劍。

申宏畧緩緩拔出短劍，光華閃耀，却映着朶朶鮮艷的梅花。

「無畏，這是斑斕血劍，是一口寶劍，不但削鐵如泥，更是吹毛能斷。」

「叔叔，這口劍是怎麼來的？」

「前年我在濟南救了人一家子性命，那人上月送我這口寶劍以爲酬答，我再三推讓，那人仍堅持我收下，也只好收下了。」

申宏畧輕嘆一口氣，又繼續說下去。

「只是我對劍道涉獵不深，所以這口寶劍也轉贈給你，後天我帶你持此短劍往嶗山杳隱谷拜見飛靈子師伯，他的劍術造詣甚深，亦曾答允收你爲徒的。」

聽族叔這麼一說，申無畏想起了年前隨族叔往嶗山的事。

飛靈子鬚眉俱白，却是精神矍鑠，曾表演一劍穿三燕的絕技，申無畏是甚爲拜服。

這對熱心習武的申無畏來說，是一大好機會，只是申無畏是個心地純良的小孩，對相依多年的族叔是依依不捨。

「叔叔，侄兒情願長依膝下，不願遠離。」

說着，申無畏便雙膝跪地，申宏畧伸出雙手把他扶起，說道：「無畏，自你父母身故，你我相依爲命多年，情同父子，我亦何忍讓你遠離，只是爲了你的前途……」

話未說完，但見申宏畧面色慘白，冷汗涔涔，原來是前心中了飛刀。

申無畏愕然回顧。

赫然見門外站着一人，猙獰狂笑。

想是剛才族叔跟自己談話之際，那人便發出暗器的。

那人踏步走入，十指箕張，又發出幾把飛刀，疾迅無比，申宏畧右手抄起短劍，一輪銀光，竟把那些飛刀全部砸飛了。

這時申宏畧以大敵當前，乃順脚將申無畏掃滾在房角帷後。

申宏畧左手捧心，右手持劍，勉力站起來。

「宮天南，是你？」他的喉嚨好容易擠出這句話，却「哇」地吐了一口鮮血。

「申宏畧，十年前舊賬今天要跟你算淸了。」

那人相貌威嚴，身體魁梧。

申無畏滾在牆角帷後，正要爬起來。

已見那人倒提吳鈎劍劃向族叔的右手，重傷的申宏畧臨危不亂，手腕一沉，「鐺」的一聲，手中短劍已將那人的吳鈎劍截斷。

短劍連消帶打，往上撩去，那人身形一矮，堪堪避過，借勢一個倒滾。

又是幾縷閃光，那人又射出幾柄飛刀，重傷的申宏畧手中劍勢一慢，頸項又中了一柄飛刀，悶哼一聲。

那人伏在地上的身形陡地一彈，竟連斷劍一起激射過去，申宏畧避無可避，竟被那人用斷劍刺個正着，那人的左手亦執住申宏畧握短劍的手，正要想奪去那口斑斕血劍。

「蓬」地一聲响。

陡地那人整個龐大身形被打得飛起，原來申宏畧蓄勁用左掌把那人打得重傷。

但見那人胸前衣衫碎裂，現出五隻瘀黑的掌印，那人坐在地上，嘴角流血，喘息不已。

申宏畧此時全身虛脫，眞元已洩盡，也萎頓在血泊中，喘氣不已。

此時那人又勉力爬起，要爬過去搶那口寶劍，虧的是申無畏已冒險撲出，抱起血泊中的申宏畧。

「叔叔，叔叔。」他淒然地呼喊着。

申宏畧的雙眼已渙然神散，他顫抖的手把短劍放在侄兒手中。

那人剛撲過來。

申無畏反手一劍劃去。

「哎喲！」那人狂叫一聲，肩胸之際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申無畏年紀雖小，却仗着寶劍在手，接連刺出幾劍，「刷刷刷」的直逼得那人連退數步。

大槪他也身受重傷，不敢戀戰，便狼狽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也不敢追趕，回身要救治族叔。

「找飛靈子師伯……」申宏畧咿唔地說出幾個字，終也傷重倒斃於血泊之中。

申無畏撲倒在族叔的屍體上痛哭失聲。

禍起蕭牆，頃刻之間，慘遭巨變，申無畏只好含淚埋葬了族叔，乃獨自携着短劍往嶗山投奔飛靈子去。

× × ×

短劍「錚」的一聲插回鞘中。

申無畏的眼眶悠然滾下兩顆淚水，淌在面上，涼冰冰的。

他又想起飛靈子盡將秘傳劍術傳授給他，九年師滿，臨別之時，飛靈子再三叮嚀着他。

「徒兒，以你所學之劍法，配合這口斑斕血劍，雖不足以言無敵於天下，然行俠江湖，鋤強扶弱，綽有餘裕了。

「只是，斑斕血劍不宜輕於示人，『血劍追魂

『招式亦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於施展。」

申無畏唯唯稱是。

他下山之後，遊俠江湖，也處處訪尋殺叔之仇人。

仇家一直沒有露面，只是幾個黑道上著名的大魔頭先後伏擊申無畏，都似是仇家在幕後指使的。

也爲了這幾個魔頭武功甚高，申無畏迫得施展出「血劍追魂」招式應戰，連敗了「天山三煞」，「毒龍尊者」等多人，一年之間，年青的申無畏英名四播，因爲他係以「血劍追魂」招式震驚武林之外，又擅於施展「飛龍三絕掌」，所以江湖人士也尊他一個「飛龍血劍」的外號。

申無畏四處查訪，終訪出仇人匿在豫北河洛平原之間，也就輾轉追查到來黃沙鎮。

在鎮外四十里處又遭遇「鬼影雙魔」及虬鬚漢等多人伏擊，更令申無畏確信仇家可能就藏匿在黃沙鎮附近。

想到這裏時，店小二已捧着酒菜進房了。

「客官，請用酒飯吧。」

店小二放下酒菜便回頭要走，却被申無畏一把拉住，嚇得店小二一怔。

「小二哥，這裏附近有沒有一處宮家莊的？」

申無畏臉上是和顏悅色的。

店小二鬆了口氣，回答道：「回客官的話，這兒附近，沒有宮家莊，倒有一個左家莊。」

聽了店小二的話，申無畏猜忖着宮天南可能改名換姓，會不會改姓左的呢？

他決心偷去左家莊窺探一下。

「小二哥，左家莊在甚麼地方？」

「就在往南七里處。」

申無畏默記在心裏，也就放店小二走了。

店小二又匆匆去找着掌櫃的，把申無畏訪查宮家莊的事告訴他。

「這姓申的要在這裏住上幾天，果然是存心惹事了，待會兒我要上左家莊禀知三爺一聲才是。」掌櫃的神色慌張的說。

× × ×

左家莊的護院武師燕子李三聽了客棧掌櫃的禀告，心裏不禁一怔，隨卽吩咐道：「這姓申的賴在黃沙鎮不走，似有惹事之嫌，我自有處置之法，你且先行回去。」

說完便吩咐莊丁犒賞這掌櫃的一錠銀子，掌櫃的連聲道謝而退。

原來左家莊財雄勢大，只是有一點令人難明的，便是除了莊主左權及女兒雪顏之外，其他莊丁管事及武師來人多是外姓的人。

左權通常是深居簡出，不大露面，對外的事也交護院武師李三處理，近些月來，左權好似心血來潮，命李三加緊注意附近鎮鄉是否有陌生人出現？

李三待掌櫃的離去後，也連忙整衣走入後堂禀報去了。

經過數重院落，李三走到一護衞森嚴的廳堂之外，垂首階前，等候宣見。

好一會兒，一護衞走出領李三走入。

內廳處，當中坐着一中年人，赫然是殺死申宏署的宮天南，只是頷下留着五綹長鬚，雙眉低垂，顯得是慈眉善目，面相是改變了，而且他不叫宮天南，他是莊主左權。

李三上前行禮道：「參見莊主。」

「李三，有甚麼事嗎？」

「剛才福來棧掌櫃來報，說有一陌生少年要在棧內居住五天，小的覺得事有蹊蹺，特來禀報。」

左權聽了，沉吟半晌，眉毛一挑，問道：「只有一個人嗎？」

李三恭謹地垂手答道：「是只有一人。」

「那不必打草驚蛇，暗中派人釘緊就成了。」

「是。」

「你先退下吧。」

「是。」李三躬身行禮退去。

內堂走出兩名勁裝佩劍的中年人，二人腰步穩健，雙眼藏神，看得出是內外功修爲極深的高手。

左權執禮甚恭，起立揖坐。

二人坐定。

「剛才李三前來禀報，說福來棧來了一少年，要在黃沙鎮住上五天，我想前來黃沙鎮的多是過路客，住上五天的便有可疑了。」左權首先開口說。

「莊主。」那蟹面的中年人圓瞪怪眼說：「今晚我就去客棧把他做了。」

「那倒不必急於動手，我怕是范陽派來的人。」左權有所顧忌的說，顯然那話中的范陽，來頭是不小的了。

「那更是來得好，給范陽一個下馬威！」另一個馬面瘦長的中年人冷笑一聲，陰惻惻的說。

那兩個勁裝中年人是左權禮聘前來助陣高手。

原來左權與黑龍會的會主千手毒蟒范陽爲了一椿買賣交惡，范陽說要找他理論，左權知道黑龍會高手如林，因此乃重金請來「飛天靈貓」牟沛和「七毒劍客」辛獨二人，那蟹面的便是牟沛，馬面的叫辛獨，二人都是江湖上挺有名氣的。

至於申無畏幾次給人伏擊，倒不是左權所爲，而是范陽支使的。

原來申宏署之死，眞正的主兇也是范陽，那時范陽要設立黑龍會，乃派出宮天南去擊殺申宏署和

幾位武林正義之士。

宮天南是匿跡江湖已久的巨兇，當時他已殺了左家莊莊主左謀，還冒了左謀堂弟之名，霸佔了左家莊產業，還霸佔左謀之妻蓮花仙子喬小雪，喬氏是爲了保有幼女雪顏的性命才忍辱委身事敵的，只是這十多年來，喬氏還是把眞相對愛女隱瞞着。

所以左權其實就是宮天南化名，他是存心冒名去做個現成的財主爺，嬌妻美妾，生活優遊自在，後來范陽迫他去刺殺申宏署，宮天南身受重傷，調養了兩個多月。

此後宮天南與范陽分手，倒安靜了多年，直到范陽要做一椿大買賣，去年底又把宮天南拉出來。

范陽已查訪淸楚，一名京官告老還鄉，在開封城外郊築有巨宅，私囊中金銀珠寶物無數，宮天南爲鉅利所誘，乃答應再做此巨案。

後來是分贓不勻，范陽一口咬定宮天南私吞了兩寶物——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因爲宮天南獲悉范陽要糾結武林黑道多人前來向自己理論，所以他近來是有些提心吊胆，左家莊中處處戒備森嚴。

「七毒劍客」辛獨說要施下馬威，宮天南細想之下，也不反對。

× × ×

夜。

月朗星稀。

牟沛和辛獨夜奔黃沙鎮，要夜探福來棧，打算擊殺申無畏的。

却不料申無畏也正在夜探左家莊。

他翻牆越屋，疾掠如飛，已避過重重守衞，直撲後院而去。

却不料在西廂後院中碰上了林中相遇的少女。

她就是左雪顏，她在園中練劍，也在思念着途中邂逅的申無畏。

心存雜念，劍便練得不好了。

她仰頭輕嘆了一聲。

那時，躲在暗處的申無畏也看得忘形失神，不小心脚踏着一片碎瓦，發出聲响。

「誰？」她輕叱一聲。

「姑娘，是我。」他緩步走出，似是忍捺不住思慕之情，也爲了怕少女大聲喊賊，那時驚動了全莊，事情反爲不美。

「是你？」少女面泛紅霞，又驚又喜。

「姑娘，在下來查訪一位姓宮的朋友，想不到誤闖貴莊，眞是抱歉。」

「這裏沒有姓宮的。」少女訕訕地說，嬌羞無限。

「請教姑娘貴姓？」

「我叫左雪顏。」

「原來是左姑娘，失敬失敬。」說着便拱手爲禮，逗得左雪顏心花怒放。

「少俠貴姓？」

「在下申無畏？」

二人話正談得投機，不料左權已掠身而至，身形迅疾之極。

「雪兒。」

「爹。」左雪顏忙向父親檢衽爲禮。

申無畏一時楞住了，看來這左雪顏的父親是有八分相似當年擊殺族叔的仇家，却又多了五綹長鬚，眉毛眼神也不一樣，慈眉善目，倒像是個忠厚長者。

又兼以他是左雪顏之父，不然眞想一劍削破他的衣衫，看看他胸膛有無掌印，肩胸之際，有無疤痕，便知道他是否就是宮天南了。

「雪兒，這位是……」

但見左權和顏悅色的指着申無畏在詢問女兒。

「爹，他就是我告訴過你在林中獨力殺死『鬼影雙魔』的少年人。」左雪顏對父親訴說着。

「哦！」左權讚嘆了一聲：「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左右總巡，二人輕功武功都稱得上是一等一的高手，想不到讓申少俠一舉殲殺！」

「老前輩。」申無畏拱手爲禮，「在下當時是被二人率衆伏擊，也痛惡二人爲害江湖，所以才痛下殺手的。」

「爹。」左雪顏也揷把口道：「申少俠有一口斑斕血劍，犀利無比，當時女兒在傍觀戰，只見少俠短劍一揮，二魔已然畢命，申少俠出劍之快，眞算得上天下無匹哩！」

倒是一片讚賞之言。

左權臉色微變，雙眼注視申無畏腰際黃綾包。

「申少俠，閣下旣有斑斕血劍，不知可否給老拙開開眼界？」

「抱歉之極，那短劍並不放在身上。」

申無畏察言辨色，又覺得左權形態可疑，他打算先行告辭，便向二人拱手道：「老前輩，左姑娘，深夜打擾，眞是得罪之極，告辭了。」

身形一幌，已飛越高牆而去。

左權看見申無畏身手不凡，暗裏一怔。

左雪顏却臉有幽怨之色，也在奇怪，爲什麼申無畏腰揷綾包，却偏不肯把斑斕血劍呈給爹看？爲什麼他一見爹面，便急要去？

這似是無可剖解的啞謎。

「雪兒，料不到申少俠這一來，倒讓你爹想出個救命妙計了。」

左權驟地大笑，倒令左雪顏感到愕然不已。

「爹，什麼救命？是什麼一回事？」

「雪兒，你既然要問，爹亦不妨告訴你。」左權長嘆一聲，捋着絡鬚：「你大概聽過黑龍會主千手毒蟒范陽之惡名吧？」

「爹，范陽是黑道上首惡元兇，誰人不知。」

「這回爹就是跟范陽對上了，他傳言要糾結江湖上黑道人物，前來屠殺你爹全家。」

「爹，可是眞的？」

左雪顏嚇得瞪大了一雙眼睛。

「爹就是怕你担心，所以沒跟你說。」

左權又是捋鬚長嘆。

左雪顏沉思片刻，悟出父親的眞意。

「爹，你是要找申少俠來助你對付范陽麼？」

「正有此意，只是……」左權故作沉吟難決。

「爹，旣然你有爲難之處，那麼就由我去找他好了。」左雪顏情急地說了。

× × ×

申無畏終於沒有碰上牟沛辛獨二人，因爲二人摸到客棧時，不見申無畏的踪跡，便猜忖他可能夜探左家莊，二人又匆忙地趕返左家莊去。

申無畏也沒有立卽返回客棧，他靜靜地躲在河畔樹下，在沉思着。

在他來說，這眞是一段令他感到爲難的時刻。

假如官天南就是左權，那怎麼辦？

他的心中，已深印着左雪顏的影子，一種朦朧恍惚的戀愛滋味正滋潤着他的心頭。

申無畏在河畔徘徊了半夜，才返回客棧去。

翌日，申無畏醒來，店小二來通報說左姑娘在外邊飯堂等他相見。

申無畏忙整衣走出。

飯堂內，左雪顏笑盈盈的相迎。

「左姑娘是找在下？」

「是的，申少俠，請坐下再談。」

二人坐下，店小二也奉上香茗，左家莊是豫東首富，有財有勢，如今左小姐親自前來拜候，這客官定大有來頭了。

掌櫃的及店小二都在傍笑嘻嘻地献殷勤，左雪顏把手一擺，二人也忙退去，讓左雪顏和申無畏靜靜在談心了。

「家父近來遭遇一件扎手的事兒。」左雪顏一開口便直說。

「什麼事？」

「黑龍會范陽與家父有隙，這次糾結江湖黑道，要與家父爲難。」

「眞有此事？」

「難道我跟你誑言來了？」左雪顏呶着小嘴，裝出生氣的樣子。

申無畏見她生氣，一時倒亂了手脚。

「申少俠，你這是見死不救了？」左雪顏又滿面慍怒地說。

「什麼見死不救？」申無畏有些弄糊塗了。

「我問你，假如你看見有人加害於我，你肯否出手相救？」

「這……這自然要出手相助了。」

「范陽要害我全家，你是答允相助家父，對付范陽了？」

「這……」

申無畏一時之間，頗感爲難地楞着。

「申少俠你知道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人嗎？」左雪顏陡地如此問。

「不知。」

「鬼影雙魔半途設伏，要殺你，也是范陽預謀的。」

聽左雪顏這麼一說，申無畏陡地心生一計，他決定先助左權對付范陽。

一方面是爲了范陽曾支使鬼影雙魔對付他，那麼范陽對申宏畧被害之事可能是有關連了，申無畏也久聽范陽的惡名，也着實想替武林除去此害。

另一方面是爲了要弄清楚左權是否就是宮天南其人？

想到這裏，申無畏仍沉吟無語。

「申少俠，千手毒蟒范陽此人，陰險歹毒，設下這黑龍會，對武林中人橫加殺戮，難道你也坐視不理？」左雪顏再三激勵。

「好吧，在下也只好聽從姑娘吩咐，助令尊一臂之力，將范陽剷除好了。」

申無畏終也應允左雪顏的懇求。

× × ×

左權設宴欵待申無畏，並介紹牟沛辛獨二人與他認識。

酒過三巡，申無畏也問起左權一事。

「左前輩，有一事想請教。」

「少俠是要問及令叔父申老英雄被害之事？」

申無畏料不到話竟讓他先說，乃點點頭，道：

「「正是。」

「哈哈。」左權乾笑了一聲：「老拙對江湖之事稍有涉獵，對此事亦迭有聽聞。」

「請問前輩，家叔是否爲宮天南所殺？」

「不錯。」左權捋鬚微哂道：「申老英雄的確是爲宮天南所殺，而宮天南實受了范陽之支使，才去暗殺令叔的，不過宮天南亦已傷重身死，少俠之仇人，如今只留下范陽一人而已。」

「宮天南眞的已死？」

「他中了『飛龍三絕掌』，又中了令叔一劍，傷勢沉重不治身亡，這是江湖中人確信的事實。」

雖然經左權這麼一說，申無畏仍是半信半疑。

傍坐的左雪顏也開口道：「申少俠，原來令叔亦爲范陽所害的，那麼申少俠若殺了范陽，也算是替叔父報仇了。」

申無畏聽了，只是點頭。

左權是心裏暗笑，他以爲申無畏已中計，爲己利用。

左權是打算趁申無畏與范陽鬥個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其實申無畏心裏何嘗不明白，他也是將計就計，伺機要揭發左權的眞面目。

× × ×

寒傖的黃沙鎭陡地來了好幾帮人，那些人個個都是勁裝佩劍，有些是佩帶着其他兵刃的，個個殺氣騰騰。

小小的福來棧也擠滿了人客，掌櫃和店小二看見每個人客都是兇神惡煞的，知道事情有些不妙，除了稟報左家莊的李三外，二人也只好戰戰兢兢，小心侍候着那些勁裝大漢。

因爲房間不够，一名身佩飛义的粗漢要迫申無畏讓出房間。

申無畏仍在元龍高臥，驟聽得拍門聲，他也毫不理會。

房間「砰」地一聲被踢開了，擁進來粗漢和店小二。

店小二的衣領被那粗漢提起來，臉色一片青一片白的，顯然是被脅迫進來的。

「什麼事？」申無畏懶洋洋的坐在床沿，不經意的出聲問道。

「客官，你這間可否讓出與這位大爺？」店小二愁眉苦臉，期期艾艾的說，說時用手指指背後。

那粗漢濃眉環眼，紫醬臉膛，虎背猿腰，提着一柄五六十斤重的鐵鏌飛义，很是威武。

「小伙子，放聰明點，就把這間客房讓給本爺。」那粗漢一開口也毫不客氣。

「不讓又將怎樣？」申無畏慢條斯理的答。

「要是不識趣，本爺這柄飛义要將你砸成肉醬！」那粗漢勃然大怒，左手將店小二一推，店小二連滾幾個觔斗，撞在屋角，直撞得頭青臉腫。

那粗漢揮舞着飛义，虎虎生風。

「我看未必吧！」申無畏懶洋洋穿上靴子。

那粗漢怒極，圓睜怪眼，大聲叱喝道：「你是讓也不讓？」

申無畏冷哼一聲：「不讓！」

粗漢再不打話，大喊一聲，掄义直撲過來。

申無畏避也不避，伸手掠去，已把那柄飛义掠在手中。

那粗漢拚力亂搖，却不能動得分毫，急得滿頭是汗，狼狽不已。

「去！」

申無畏手一送，那粗漢便連人帶义被他直拋出窗外，「嘩啦」一聲，窗櫺也被砸得粉碎了。

那粗漢躺在院中，跌得渾身酸痛，也爬不起來，直是呱呱怪叫。

一時擁來了幾個他的同夥。

「老孟，吃了誰的虧？」

「誰吃了豹子胆，敢跟咱們作對？」

七張八嘴的，又把那粗漢扶起來了。

「那小子，非宰了他不可！」粗漢好容易才說出這句話，手往房裏指着。

衆人提着兵刃，一起湧進房裏去。

看見申無畏依舊坐在床沿，一雙眼睛開闔如電，衆人陡地停步，怔在那兒。

其中一人是在林中給申無畏削去面上鼻子的大漢，他認出是申無畏，識得他的厲害，便發抖的對傍邊的人耳語幾句。

那人陡地一怔，與大漢回頭鑽出人羣便逃。

其他的人猜忖事情不妙，也一哄四散了。

申無畏冷冷一笑，站起拍拍衣物，便腰揷雙劍走出。

走出後院，遠遠站着在觀看的幾個勁裝漢子也嚇得四散而逃。

飯堂中，也有幾個勁裝佩刀的漢子據案大吃大喝，一見申無畏隨着那十多個狼狽奔逃的同夥走出來，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齊齊嚇得扔下碗杯，各自踰窗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神態悠然地揀個空位子坐下，遊目四顧，看見偌大的飯堂中，只留下角落座位上獨自斟酒自飲的一位白衣中年文士，那文士儀容飄逸，只是臉上有個疤，像是被刀削傷的，他的眼眸光華內蘊，看得出是位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

申無畏瞟他一眼，剛巧他又正望向申無畏，兩道眼神甫一接觸，各自心裏打個機伶伶的顫抖。

申無畏對那人的底細捉摸不清，因爲看那人的容貌，五官端正，像是忠厚的老好人，只是臉上那道刀疤，却令他覺得正邪莫辨的。

那人隨又垂頭端坐，兀自喝他的酒。（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在玄宮島主逝世後乃携金猱下山，在岳陽樓上爲淳于谷青派人强請而去，爲齊仲仁與艾琬環所見，恐其有失，乃跟踪而往。時適峨嵋派五護法及海南島縹緲八士均在向淳于谷青追取峨嵋龍虎秘籙，原來這秘籙爲淳于谷青盜自峨嵋欲獻與八劍，凌雲蔚施展玄功把秘籙自淳于谷青身上奪回，詎拆開一看，秘籙爲人調包，眞本已失，此際，凌雲蔚取出師門權杖喝令八劍回城等候，八劍走後，齊仲仁及峨嵋五僧皆向凌雲蔚請問師承，凌雲蔚坦直說出是南宮門第四代掌門——

豪氣冲霄漢　威儀懾羣倫

「西掌」忽地咧嘴嘻嘻一笑，道：「娃兒，你的話中有點問題。」

凌雲蔚不禁愕然一怔！問道：「什麼問題？」

「西掌」道：「你既是『玄宮門』第四代掌門，適才那八人怎的不認識你？掌門人和門下弟子竟然對面不相識，你倒說說看，這算不算是問題？」

凌雲蔚一聽，這才明白「西掌」所說的「問題」，當下不由朗聲哈哈一笑，道：「前輩所說的『問題』雖是甚爲有理，然而，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世界上儘多出人意料外之事……」

語音畧頓，接道：「晚輩雖奉先師遺命，繼承『玄宮』島主掌門，但是，目前尚未前往島上正式接掌門戶，是故，門下弟子乃才無人識得晚輩，晚輩也不識得他們。」

「哦……」「西掌」沉吟地說道：「如此說來，令師當必是『玄宮』第三代島主掌門了！」

凌雲蔚點頭緩緩說道：「先師因於五十年前偶而失愼，身中劇毒甚重，以致一直未能返歸海南，隱居廬山絕峯之巓……」

「呀！」

「呵！」

「呵……」凌雲蔚話剛說至此處，「伏虎五僧」和那已經運功調息完畢，並替三少年拍活穴道，默默靜立的淳于谷青等，全都不禁臉色勃變，駭然發出一陣驚「呵」之聲。

圓通大師突然說道：「那麼，令師也就是那轟傳江湖五十餘年的『魔塔主人』了？」

凌雲蔚點頭傲然地朗聲說道：「不錯！先師雖然身中劇毒深重，迫得自殘雙腿，不能行動，但是，一身精純超絕無比的內家功力並未受損，也就因此，乃才支持了五十餘年，直到半月之前，方始仙逝！」語聲一頓，接道：「他老人家爲了不欲江湖人物知悉行藏，知道他是海南『玄宮島』第三代島主掌門，是以，凡是意圖登峯窺探之人，於峯腰途中，必先得到傳音警告勸阻，那自恃武功高超，不聽警告勸阻，强行登上峯頂者，乃才以無上掌功格殺！」

圓通大師微一沉吟，道：「這等說來，四月之前，武林正邪兩道數十名一流高手，分別遭遇突襲殺害，且連全家均被燒殺凈光，震駭江湖人心的血案，皆與令師無關了？」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挑，雙目精芒有如兩道寒電利刃般射視着圓通大師，語聲冷峻如冰地反問道：「大師認爲呢？」

圓通大師與他的這種眼神目光一接觸，心中不由微微一震！但，旋即鎭靜地說道：「江湖傳說紛紜，咸都認是必與令師有關！」

凌雲蔚冷冷地說道：「大師也深信這些江湖謠傳？」

圓通大師道：「疑、信兩者之間。」

凌雲蔚面容一肅，朗聲說道：「實告大師，這些血案不僅與先師絲毫無關，而且，小生還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圓通大師不由愕然一怔！驚異地望着凌雲蔚問道：「施主也是受害之人？……」

凌雲蔚點點頭，沉痛地說道：「家父母和外祖，均鑒於江湖上爭强鬥狠，與及名利之心太盛，而且世事雲譎波詭，險詐難測，往往爲了些微怨恨，此報彼復，追踪尋仇，竟至糾纏不休，永無寧日，遂乃於十多年前，遯跡隱居，不問江湖事非，不料竟也遭毒手，並殃及無辜傭僕，連莊院也被焚於一炬！」

語聲微微一頓，俊臉上倏地湧現一股懍人心駭的煞光，咬牙恨聲說道：「這批惡賊殺人縱火，毀屍滅跡，心地殘忍狠毒至極，總有一天，我必查出這批惡賊，將他們剉骨揚灰，以爲武林除害，死者報仇！」

他說時神威凜凜，英儀逼人，語氣更堅決得有如斬釘截鐵！

「西掌」忽地一豎大姆指，讚道：「好！到底不愧爲領袖海南武林未來的『玄宮島主』，一派掌門之尊的身份，就憑這份正義干雲的英風豪氣，還何患武林邪魔不滅，那些殺人放火的魔鬼子們逞兇作惡！哈，哈，哈……」說罷，不禁意興飛揚的縱聲發出一陣大笑。

他「哈哈」大笑之聲甫落，後院中驀然竄起兩條人影，掠身疾奔而來，凌雲蔚凝目望去，正是那名叫志宏的青衣少年，和那在岳陽樓上，强邀他來莊二人之一，身材高大，貌相威武，花白鬚鬢的老者。

這老者，正是淳于谷青兩個屬下之一——蘇啓慶。

轉眼工夫，二人已奔至當塲一齊停住身形。只見蘇啓慶臉現惶急之色地，望着淳于谷青急急說道：「禀報莊主，那胡浪平不知爲何竟挾着少莊主而去！」

淳于谷青聞言，頓如五雷轟頂般雙睛突睜，神色突變蒼煞怕人地瞪視着蘇啓慶陡然大聲喝道：「你爲何不攔住他！」

蘇啓慶愧然地垂下頭，說道：「屬下因已被他點制穴道不能挪動於前，是以未能出手……」

話未說完，淳于谷青緊接着問道：「他去了有多久時間了？」

蘇啓慶道：「三更多天的時候走的。」

淳于谷青廢然一聲長嘆，自言自語地道：「完了！追不上了！」

圓通大師問道：「胡浪平是何出身來歷？」

淳于谷青答道：「據他自己說，原是富家子弟，因家道衰落而流落江湖，偶遇一位風塵奇人於垂死之時，那位風塵奇人將一身武功心法口訣傳授與他之後，便卽溘然死去，是故，連那位風塵奇人的姓名號諱均未問知！」

圓通大師微一沉吟，道：「他的武功如何？是何招式家數？」

淳于谷青道：「輕功較長，內功較弱，手使一柄鋼骨摺扇，招式詭異狠辣，專攻人身各大重穴要害，奇幻繁雜無比，無法看得出是何家數！」

圓通大師雙眉緊皺地說道：「這等說來，他此去可能投奔落腳之處，皆無從預料了？」

淳于谷青道：「可能投奔何處落腳，令人實在無從預料！」語聲一頓，接道：「眼下小弟方寸已經大亂，應該如何追踪尋跡奪回秘籙與救回小兒，悉憑師兄作主決定就是。」

圓通大師沉吟了一陣，緩緩說道：「秘籙乃師門至寶，關係重大，事情至此地步，除掌門人以外，愚兄焉能作主決定，師弟只有先隨愚兄返回峨嵋去見掌門，請示掌門派人下山分頭追尋此人的踪跡下落，奪回秘籙與救人了！」

淳于谷青心中甚是有數，如返峨嵋，必將依門規處死，但是，若不依言同返峨嵋，五位師兄豈肯

輕易放過他……

是以，心中便立刻有如電光石火般地閃過一個念頭，但却是神色絲毫不動地慘然一笑，說道：「師兄既然如此說，小弟遵命！」

圓通大師點了點頭，雙手合十朝「西掌」躬身行了一禮，說道：「江湖殺腥已起，浩刼將臨，老前輩重履江湖，實爲武林之福，江湖之大幸，晚輩等就此告別！」

說罷，又向凌雲蔚合十施禮道：「夜來因不知施主爲領袖海南武林『玄宮島主』衣鉢傳人，以致發生諸多誤會與及言語冒瀆之處，尚祈施主海量原宥！」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些微小事，何足介懷，大師請不要再提它了。」

「阿彌陀佛。」圓通大師高宣了一聲佛號，轉向淳于谷青道：「師弟，請隨愚兄等走吧。」

淳于谷青目光緩緩地掠視了蘇啓慶和四個青衣少年一眼，唇嘴微動了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却未說出聲音來，猛一跺脚，大步直朝莊外奔去。

圓通大師一見，連忙率同四位師弟急急緊隨其後，幌眼之間，六人的身影便全被竹林遮沒不見。

此刻，那隱藏了十多天沒有露面的太陽，已從東方緩緩升起。

凌雲蔚仰首望着藍天輕吁了口氣，旋便向「西掌」齊仲仁問道：「前輩昨在岳陽樓上傳音相約晚輩夜半會晤，不知有何賜教？」

「西掌」嘻嘻一笑，道：「小事情一件，原本想和你談談的，但是，現在已經事過境遷，沒有必要了！」

艾琬環姑娘在旁忽地格格一聲嬌笑，道：「什麼事過境遷，沒有必要了，說得多好聽呀……」

「西掌」細眼一翻，說道：「丫頭，妳又知道了！」

艾琬環道：「當然囉！你老人家的那點心思，有那一回瞞得了環兒啦！」

「西掌」滑稽嘻嘻地眯起一雙細眼，道：「好！環丫頭，妳倒說說看，如果說得不對，這一回我老人家非要好好的罰妳一頓不可！」

艾琬環嬌笑地道：「說對了呢？」

「西掌」翻了翻細眼，道：「罰我老人家喝上三天三夜的酒，不醉不休如何？」

艾琬環妙目骨碌碌一轉，笑道：「這樣你老不是太吃虧了嗎？」

「西掌」咧着嘴，嘻嘻地一挺胸脯，道：「沒有關係，這是我老人家自己願意吃虧，決不會得去告訴妳師父，妳只管放心好了。」

艾琬環搖搖螓首，道：「不行！你老人家願意，環兒可不願意呢！」

「西掌」道：「是不是嫌罰得輕了？」

艾琬環道：「不是。」

「西掌」道：「那妳又爲什麼不願意呢？」

艾琬環道：「當然有理由囉！」

「西掌」道：「什麼理由？快點說出來聽聽看，充足不充足？」

艾琬環微笑地嬌聲說道：「你老人家已經這樣大的年紀了，萬一一醉不醒怎麼辦？不是環兒害了你老人家了嗎？環兒怎麼忍心呢！」

「西掌」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倒是罰得嫌重了。」

「嗯。」艾琬環道：「好像是有點兒。」

「西掌」道：「那麼便減輕些，改作兩天兩夜怎樣？」

艾琬環道：「還嫌重了。」

「西掌」想了想，道：「那就減爲一天一夜吧，不過，却再也不能再減了！」說時一臉正經之色，那神情大有決無商量更改之餘地。

艾琬環忽地噗哧一笑，嬌聲說道：「不行！這樣你太佔便宜啦！」

「西掌」兩隻細眼一翻，道：「我老人家怎麼太佔便宜了？妳倒說說理由看。」

「當然有理由囉！」艾琬環道：「酒喝得太多了固然不好，但是，喝少了却正好投你所好，喂飽你肚子裏的酒虫，這樣還不算佔便宜是什麼？」

「西掌」嘻嘻一笑，道：「環丫頭，妳眞是個鬼靈精，你要怎麼樣個罰法，我老人家只好聽妳的了。」

「本來就應該嘛！」

「不過我老人家可要聲明在先，不准借機會要花樣，打鬼主意想要我老人家的東西！」

艾琬環格格一聲嬌笑，道：「放心！環兒才不稀罕你的東西呢。」

「西掌」點點頭，道：「好，怎麼個罰法？妳說吧。」

艾琬環道：「罰你三個月不准吃酒！」

「西掌」忽地大聲叫道：「不行！不行！丫頭，妳明知我老人家最愛吃酒，酒就是命，却偏要罰我老人家三個月不准吃酒，這不是要了我老人家的老命嗎！」

艾琬環道：「可是，除此之外便沒有什麼好罰你的啦！怎麼辦呢？」

「西掌」想了想，道：「好吧！我老人家認了，除了不准吃酒這件事不行外，隨妳另換什麼樣的罰法都可以。」

艾琬環接道：「你這話算不算數？」

「西掌」瞪眼道：「丫頭！妳得憑良心，我老人家幾時說話不算數，打個折扣了。」

艾琬環笑了一笑，道：「環兒說出罰法來，可不准反悔呀！」

「西掌」大聲說道：「放心！我老人家說一是一，決不反悔！」

艾琬環想了想，秀目微轉，忽地望着凌雲蔚嬌聲問道：「凌相公！你看要怎樣罰他才對呢？」

凌雲蔚從她的話意中，雖已知道她是在使壞，誘使「西掌」上當，但却無法明白她心中眞正意圖，要誘使「西掌」上怎樣的當？……

是以，他聞問之後，不由微微一怔！微微點頭道：「小生想不出來，還是姑娘自己作主吧！」

「西掌」忽地哈哈一笑，道：「哈！凌少俠，你的面子眞大極了，環丫頭居然會徵求你的意見，你怎不就幫幫忙，隨便說個名堂出來，免得她想出個點子來，我老人家可就受不了啦！」

艾琬環格格一笑，道：「你說慢啦，來不及啦，環兒已經想出罰你的法子來啦！」

「唉……」「西掌」故作無奈的神情，嘆了口氣。

艾琬環目視凌雲蔚，盈盈一笑，嬌聲說道：「環兒說對了，便罰你拿出十顆雪蓮來做賞品，好不好？」

「呵！不成！不成！」「西掌」連連搖頭道：「我老人家早已聲明在先，不准借機會要我老人家的東西的！」

艾琬環道：「咦！剛才你不是說決不反悔的嗎，怎麼馬上就賴皮了呢？」

「西掌」道：「是我老人家聲明在先的呵！這怎麼能算是反悔賴皮呢！」

艾琬環不高興的噘着小嘴兒，嬌嗔道：「好！你要賴皮也不答應也可以，不過，却要罰三個月不吃酒！」

「西掌」兩隻細眼一陣翻轉，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高興的說道：「呵！環丫頭，我們兩免了好不好？」

艾琬環問道：「怎樣兩免了？」

「西掌」嘻嘻一笑，道：「就是我老人家不罰妳，妳也不罰我老人家了。」

艾琬環微一沉吟，道：「我不答應。」

「西掌」猛的一瞪眼睛，道：「丫頭！妳講不講理？」

艾琬環也是秀目一瞪，說道：「你說話算不算數？」

「西掌」張了張嘴巴，但並沒有說出話來，却沮喪地嘆了口氣，道：「好吧！算妳厲害，總該可以了吧！」

艾琬環嬌笑地道：「這麼說，你老人家是答應了？」

「西掌」點點頭道：「誰叫我是妳的師伯呢？遇上了妳這個小鬼靈精，有什麼辦法，我這個做師伯的只好自認倒霉了……」

語聲一落，接道：「答應雖然答應了，不過，我老人家却不能拿那麼多出來做賞品呢。」

艾琬環小嘴一噘，道：「哼！眞小氣！」

「西掌」道：「丫頭，並不是師伯小氣，實在是這東西得來不易，太珍貴了。」

艾琬環小嘴一噘，說道：「要是不珍貴，鬼才要這種東西呢！」語聲畧頓，又問道：「你準備給幾顆？」

「西掌」三個手指一伸，道：「三顆。」

「不行！太少了。」秀目微微一轉，忽地撒嬌的道：「師伯！你老人家就送給環兒十顆吧！」

艾琬環姑娘自幼卽隨乃師「海天四友」之一的「北尼」天曇師太習藝，因她天資聰穎，蘭心慧質，活潑伶俐惹人喜愛，是以，天曇師太對她除了練功武事方面，督飭較嚴之外，其他事情莫不百依百順，寵愛異常！

「海天四友」雖自五十年前在泰山日觀峯頂，大戰「黑獄屍魔」七晝夜，終將「黑獄屍魔」擊成重傷，負傷逃逸，因而解救了一場武林浩刧之後，便卽各自一方，歸隱山林，不問江湖是非，但，每隔三年，仍必聚會半日，作爲相互研討切磋武學之期。

這四位武功奇人，除「北尼」之外，「東僧」「西掌」「南鞭」迄今均尚未收有傳人弟子，故天曇師太自收得姑娘之後，每次聚會之時，皆必携帶姑娘同往，侍候四人的飲食起居事宜。

十多年來，姑娘一身武功不但已盡得「北尼」眞傳，卽連「東僧」「西掌」「南鞭」三人，因感姑娘每次侍候之勞，也都畧有傳授指點。

尤其是這位昔年有天下第一號「狂人」之譽的「西掌」，與姑娘更是特別投緣，對姑娘之寵愛，簡直不下於天曇師太。

更因此老生性滑稽詼諧，喜愛鬧笑，每次聚會切磋研討武學之餘，必與姑娘逗笑取樂，而姑娘亦必乘機撒嬌撒痴的，糾纏着他傳授了一些奇技絕學功夫，不然就要向他要這討那的，並且不達目的不休。

過去，姑娘雖也曾向「西掌」討過「雪蓮實」，但只不過是一顆兩顆而已，今天，「西掌」雖早

已料到姑娘又在乘機重施故技，動腦筋想討取什麼，却絕未想到她竟然獅子大張口，一開口就要十顆雪蓮。

姑娘的性情，「西掌」知之甚深，只要是她想要的東西，就非得答應給她不可，否則，必然撒嬌撒痴不依的糾纏着你不得安靜！

是以，「西掌」一見姑娘三顆仍然嫌少，而且還一變口氣，撒嬌央求，看這情形，就知不給十顆定然不休不依，因此，他不由的長眉微微一皺，暗道：「這丫頭無故決不會得一下子討取十顆，其中定有原因……」

他心念一轉，便目視姑娘問道：「丫頭，妳一下子要那麼多，有什麼用途？」

「環兒當然有用途呀！」艾琬環嬌聲道：「師伯！你老人家就答應環兒這一次吧，下次便再也不要了。」

「西掌」連連搖頭道：「不行！妳不說出用途來，還是只給三顆，多一顆也不給！」

艾琬環明眸輕轉，含情脈脈的睇視了凌雲蔚一眼，櫻唇兒微動，粉臉兒上却又忽地飛起一片紅霞，竟是欲言又止，不勝嬌羞的低垂下了螓首。

「西掌」目睹姑娘這等欲言又止，不勝嬌羞的神情，心中忽然明白了什麼似的嘻嘻一笑，道：「丫頭！妳想拿它做人情是不是？」

艾琬環被他一語說中心事，粉臉兒不禁更加羞紅的扭了扭嬌軀，一踏蓮足，噘起小嘴兒撒嬌地道：「不來了，師伯壞死了！」

「西掌」笑道：「我老人家怎地壞死了？」

艾琬環小嘴一嘟，嗔道：「明知故問，這還不够壞麼！」

「哈哈！」「西掌」哈哈一笑，道：「丫頭！妳倒很會做人情，慷他人之慨嘛！」說着，忽地瞇起兩隻細眼，滑稽嘻嘻的望着艾琬環紅霞未褪的粉臉兒問道：「妳想送他幾顆呢？」

艾琬環道：「當然是十顆囉。」

「西掌」道：「妳自己一顆都不要麼？」

艾琬環搖頭道：「不要。」

「西掌」笑了笑，道：「妳在什麼時變得這樣大方了？」

艾琬環眉兒一揚，說道：「誰像你那麼小家氣呢！」

「啊呀！」「西掌」忽地大聲叫了起來，道：「丫頭！憑着天地良心，我老人家什麼時候對妳小氣過了！」

艾琬環鼻兒微微一皺，道：「哼！還說不小氣，連幾顆『雪蓮實』也要討價還價的捨不得給，眞小氣透了！」

語聲微頓，忽然格格一笑，接道：「不過，對付小氣的人，我最有辦法了！」

「西掌」把頭一歪，冷冷問道：「妳有什麼辦法？」

艾琬環眼珠兒一轉，嬌聲問道：「師伯！我做的百草參王酒，好不好吃呀？」

「西掌」一聽，不禁口角流涎地連連點頭道：「好吃！好吃！味道既醇且香，眞美極了，堪數天下第一，酒中之王！」說着，還大大的吞了一口涎水。

艾琬環見他邊說邊流口水，那副饞涎欲滴的滑稽樣子，不由忍不住「噗嗤」一笑，道：「還想吃不想吃呢？」

「西掌」翻了翻眼睛，道：「不是已經吃完了，沒有了嗎？」

艾琬環嬌笑連連的道：「沒有了，我可以再做呀！」

「西掌」不由精神一振，睜大着兩隻細眼，望着姑娘問道：「已經做好了嗎？」

艾琬環道：「不但已經做好了，而且這一次還做的特別多，再過兩三月就可以吃了！」

「眞的！」

艾琬環秀眉一揚，道：「環兒幾時騙過你老人家了！」

「西掌」不禁樂得眉飛色舞，大喜若狂的大笑道：「哈哈……環兒！妳眞乖，眞好！這一回師伯一定將看家的本領敎給妳兩套，讓妳在江湖上出出風頭！」

艾琬環小嘴兒一披，道：「我才不要呢，你的那點看家的本領，我早就學啦！」

「西掌」道：「那麼妳想要什麼呢？」

艾琬環道：「我只要十顆『雪蓮實』。」

「西掌」眉頭一皺，道：「你要少一點，成不成呢？」

艾琬環搖頭道：「不成！」

「西掌」道：「一定要十顆？」

「嗯！」艾琬環道：「少一顆，你就休想吃到我做的百草參王酒！」

「西掌」翻了翻一雙細眼睛，忽地大聲說道：「丫頭！妳這簡直是在使要脅，敲我老人家的竹槓嘛！」

艾琬環格格一聲嬌笑，道：「這是交換條件呀，你怎麼能說是要脅，敲竹槓呢？你老人家要是認爲這個交換條件太吃虧，或是捨不得十顆『雪蓮實』的話，便就算了，反正我又不能強迫你老人家一定非要和我交換不可！是不是？……」

說到最後，還加上一句「是不是」的問話，並且把聲音拉得長長的，意思好像在說：這是一個公平合理，互不相欺，兩廂情願的交換條件。

「西掌」嘻嘻一笑，道：「丫頭！妳這張小嘴兒眞會說話，明明是使要脅，敲我老人家的竹槓，却偏要說是交換條件……」

不待「西掌」話完，艾琬環便接着嬌聲說道：「好啦！別說啦，你老人家既認爲這是使要脅，敲竹槓，那就不要交換算啦！」語聲微微一頓，眼珠兒一轉，接道：「明天我就回山去，將做好了的那些百草參王酒全部倒掉它！」

「西掌」一聽此言，不由得大急道：「那可不行！」

艾琬環鷩訝地問道：「這是爲什麼呢？」

「西掌」兩隻細眼一翻，道：「妳倒掉它，我老人家還喝什麼？」

艾琬環故作不解地道：「你老人家喝什麼這是你老人家自己的事，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西掌」道：「我是妳的師伯呀！」

艾琬環眨眨眼睛，想了想，道：「好吧！看在你老人家是師伯的份上，我便留下些送給你老人家過過癮吧！」

「西掌」不由哈哈一笑，非常高興地說道：「乖環兒！妳眞好，師伯總算沒有白疼了妳。」語聲一頓，笑嘻嘻地瞇着眼睛，望着姑娘問道：「妳準備留多少給我老人家過癮啊？」

艾琬環嬌笑地做了個手勢，道：「六兩。」

「呵呀！」「西掌」不由啼笑皆非的道：「六兩太少了，還不够我老人家一大口呢，拜托！拜托！乖環兒，多留些給我老人家過癮吧！」

艾琬環搖搖頭道：「不行！就這樣我已經比你大方得多了一倍啦！」

「西掌」一時沒有明白她的意思，不由一怔，問道：「妳怎樣比我老人家大方了一倍了？」

艾琬環嬌笑的道：「六與三之比，豈不是比你大方得多了一倍！」

「西掌」仍然不明她之意之所指的怔了一怔，皺皺眉頭，心中忽然一動，若有所悟般地道：「呵！我明白了，妳是說六兩『百草參王酒』比三顆『雪蓮實』？」

「對啦！」艾琬環點點頭，道：「你算算看，我這是不是比你大方得多了一倍？」

「西掌」嘻嘻一笑，道：「丫頭，在數字上，『六』雖然確是比『三』多了一倍，但是，石頭怎能和寶玉相比？何況『雪蓮實』又是人間珍品，罕世聖藥，人只須吃上一顆，便可祛除百病，延年益壽！」

艾琬環小嘴兒一披，道：「哼！我那百年以上的參王，難道就不是人間稀世珍品聖藥麼？」

「西掌」道：「百年以上的參王，雖也是極其難得的人間珍品聖藥，但是，它的功效比起『雪蓮實』來，到底要差了一籌！」

艾琬環明眸骨碌碌的轉了轉，道：「好！既然這樣，那你便不要吃它了吧，它又比不上你的『雪蓮實』好，我現在就回山倒掉它算了！」說罷，小嘴兒一披，蓮足一跺，作勢待要縱身而去。

「西掌」雖明知她是在裝腔作勢，但，却也怕她於氣羞之下，會弄假成眞，一怒回山，眞將做好了的參王酒倒掉，那豈不太冤，太糟麼！

雖然，氣消怒了之後，她還會再做，但是，釀製不易，而且費時，起碼又得等上兩年才能吃，因此，他一見艾琬環待要縱身而去的樣子，心中便不禁有點發慌的連忙搖手攔阻着，急急說道：「別忙！別忙！」

艾琬環披着嘴兒道：「做什麼？」

「西掌」翻了翻細眼，道：「丫頭！妳眞要回去把酒掉倒麼？」

「哼！」

「也不肯多留一點給我老人家過癮？」

「絕對不！」語氣肯定，臉色神情一副堅決之態。

「西掌」忽地像是隻洩了氣的皮球般，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好吧！算妳厲害，我老人家答應了！」

艾琬環一聽，心中不禁得意地暗道：「憑着『百草參王酒』的力量，還怕你不答應……」但是，口中却故意裝作不明白的問道：「師伯！你老人家是答應了什麼呀？」

她明知故問，「西掌」焉會不知，但，却拿她沒有辦法，只好嘻嘻一笑的說道：「答應拿十顆『雪蓮實』換妳的『百草參王酒』，現在妳應該高興，不要回山去把它倒掉了吧！」

艾琬環抿嘴一笑，故作鷩訝的道：「啊！這樣你老人家不是太吃虧了嗎？」

「西掌」做作一個無可奈何的神情，道：「遇上了妳這個同來不肯吃一點兒虧，專愛佔便宜的鬼靈精，有什麼辦法呢，我老人家只好自認倒霉吃虧了，不過……」語聲畧頓，微一沉吟，接道：「我老人家可也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西掌」翻了翻眼睛，問道：「這一次妳總共做了多少酒？」

艾琬環道：「很多。」

「有沒有十罈？」

「你老人家想要一顆『雪蓮實』換一罈酒？是不是？」

「西掌」嘻嘻一笑，道：「要不，我老人家豈不是吃虧太大了麼！」

艾琬環做作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就是一顆換一罈吧。」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我們可得把話說在頭裏，這是你老人家自己情願交換的，可不是我要脅，強迫你老人家交換的！」

「西掌」點點頭，道：「丫頭！妳放心吧，我老人家定不會說是妳使要脅的。」

艾琬環又道：「也不是敲竹槓，對不對？」

「西掌」道：「對！也不是敲竹槓，是我老人家自己情願交換的！」語聲一頓，嘻嘻地笑說道：「丫頭！妳滿意了吧！」

艾琬環粉臉浮現一片得意的神色，勝利地發出一陣銀鈴般格格嬌笑，玉手忽的一伸，道：「拿來吧。」

「西掌」細眼一翻，道：「怎麼！妳說了原來的問題了麼？」

艾琬笑道：「沒有呵！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那問題，我看，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

「爲什麼？」

「替你保留面子呵！」

「西掌」笑道：「丫頭！妳的心眼兒，很不壞啊！」

艾琬環嬌聲道：「本來嘛！要不，我早就給你叫出來啦！」

「西掌」沉吟地道：「不過，我老人家却有點不相信，妳眞能知道我老人家的心意。」

艾琬環道：「那麼我可就說啦！」

「西掌」道：「妳說吧。」

艾琬環明眸微微一轉，道：「你老人家本是看中了他的根骨資質，想收他完成這一次下山重履江湖的心願，才約他夜半湖邊會面，却料不到竟然看走了眼，而且他還是一派掌門人的身份，所以，現在只好說是事過境遷算了，是不是？」說罷，一臉得意之色的望着「西掌」。

卯正時分。

朝陽已爬上了樹梢，照射着滿眼白皚皚一片積雪的白野，屋頂……

凌雲蔚靜立旁觀，聽着這一老一少的逗鬧；艾琬環姑娘的刁鑽，忽喜忽嗔，嬌憨天眞的神態，和「西掌」那故裝上當，一副滑稽突梯，詼諧的表情，只看得他心中直欲發笑，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了聲來。

「西掌」一見姑娘果眞說對了他底心意，不由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丫頭！妳眞行，我老人家算是服了妳了！」

艾琬環一聲格格嬌笑，道：「那你就趕快把『雪蓮實』拿出來給我吧！」

說罷，再次的伸出玉手，臉如春花綻放般，笑盈盈地望着「西掌」，得意極！也嫵媚極！

凌雲蔚對於岳陽樓上，「西掌」突然傳聲約他「夜半湖邊見面」的用意，使他心中立消疑謎，但，他乃聰明絕頂之人，此刻聽得姑娘之言，心底暗一琢磨，便也就明白了「西掌」當時約他的心意的了。

這時，「西掌」已是無話可說，同時也覺得已經逗鬧得够了，於是，便伸手自懷內取出一隻三寸長，長方形的小碧玉盒兒搖了搖，托在掌心中，笑嘻嘻的望着艾琬環姑娘說道：「這玉盒裏不多不少，正好是十顆，現在連盒子一起送給妳，妳就拿去做人情去吧！」

話落，暗中微一運勁，碧玉盒便自他掌心中，冉冉飛起，不疾不徐的，朝着艾琬環姑娘玉手上緩緩落去。

艾琬環接住碧玉盒，那股高興喜悅的神情，簡直無法形容地揚起兩條柳眉兒，嫵媚極點地嬌笑着說道：「師伯！你老人家眞好！眞大方！環兒多謝你啦！」

「西掌」哈哈一笑，道：「丫頭！別拍馬屁灌迷湯了，只要妳記着今天的好處，以後多做幾罈『百草參王酒』孝敬我老人家就行了。」

說罷，又是哈哈一聲大笑。笑落，倏忽一收滑稽詼諧之態，細眼開闔之間，精光灼灼地望着凌雲蔚正容問道：「你準備什麼時候前往海南正式接掌『玄宮』掌門？」

凌雲蔚微一沉吟，答道：「眼下尚未決定。」

「西掌」道：「是因爲父母血仇未報？」

凌雲蔚眉劍微軒，道：「晚輩必須尋找出這批殺人放火的兇手惡魔，爲武林除害，以慰家嚴家慈，與及先後被害之武林諸同道在天之靈！」

他語聲朗朗，英氣勃勃，說時，一雙俊目之中，神光閃閃，有若兩道寒電霜刃，威儀逼人不敢正視。

「西掌」道：「這等說來，在未尋找出這批惡魔兇手之前，暫時是不會前往海南接掌『島主』掌門了？」

凌雲蔚恨恨的說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一日不報，晚輩便也一日寢食難安！」語聲微微一頓，倏朝艾琬環姑娘拱手一揖，道：「夜來有累

姑娘担心，並蒙冒雪追踪援手，俠情義懷，小生心中甚爲欽服感激，並謹此致謝！」

艾琬環黛眉微微一揚，語音有若黃鸝般淸脆悅耳的說道：「不要客氣啦！我們原以爲你是個不諳武功的文弱書生，那知你……」語至此處，忽然「噗哧」發出一聲嬌笑，道：「我和師伯都被你騙了，上了你的當啦！」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小生並非有意相騙你們二位的，尙請姑娘原諒勿怪。」

語聲一頓，轉向「西掌」說道：「八劍已去岳陽旅邸等候，小生必須立刻前往作一適當處理，即此告辭！」說罷，拱手一揖作別，轉身舉步朝莊外走去。

艾琬環姑娘一見，連忙嬌聲喊道：「喂！你且等一等。」

凌雲蔚聞聲，停步回首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艾琬環一揚手中碧玉盒，貝齒微露，含情地一笑，說道：「這個送給你。」

凌雲蔚想不到她竟然將這武林中人珍比性命的「雪蓮實」要送給他，聞言不由有點兒受寵若驚地搖手說道：「這怎麼可以，姑娘請……」

他還沒有說完，艾琬環也嬌聲接着說道：「有什麼不可以的，我本就是要了送給你的嘛！」

凌雲蔚不禁愕然一怔！暗想道：「我和她只不過甫才相識不久，她爲何竟要將這等珍貴之物送給我？……」

他正暗想之際，只聽得艾琬環嬌聲又道：「你在想什麼？是不是在想我爲什麼要把它送給你，感覺得很奇怪，是不是？」

凌雲蔚被她說中心思，俊臉不由微微一紅，道：「不錯！小生確是不解姑娘爲何要將這等珍貴之物送給小生，而甚覺奇怪！」

艾琬環嫵媚地一笑，道：「我送它給你是沒有什麼理由，也不會有什麼目的要求，你只管放心大膽的收下好了。」

凌雲蔚微一沉吟，朗聲說道：「這等珍貴之物，小生實在未便收受，姑娘的盛情，小生只有心領了！」

艾琬環秀眉一皺，道：「我說送你便送給你了，你不要也不行！」說着，也不管凌雲蔚肯不肯收受，玉手微微往外一送，竟將碧玉盒向凌雲蔚飛了過去。

在如此情形之下，凌雲蔚不得不伸手接住玉盒。他甫將玉盒接在手中，忽聞「西掌」哈哈一聲大笑，道：「凌少俠，她既然誠心誠意的要把它送給你，我看，你也就不要客氣，就老老實實地收下了吧。」

凌雲蔚搖搖頭，正容說道：「不行！俗語有云：『無功不受祿』，無緣無故，豈可隨便受人餽贈，何況是極其珍貴之物，艾姑娘雖是一片誠心美意，但，無論如何，晚輩也不能憑白當受如此珍貴之贈與！」

語聲一頓，轉向艾琬環姑娘朗聲說道：「姑娘還是將它收存着，留待行道江湖時節，救人濟世之用好了。」

話落，便向前跨出兩步，伸手欲將碧玉盒遞還給艾琬環姑娘，艾琬環粉臉兒忽地一綳，嬌聲道：「你是瞧不起我麼！」

凌雲蔚微微一呆，道：「姑娘言重了，小生怎敢瞧不起姑娘。」

艾琬環道：「那你怎麼不肯收下我送你的『雪蓮實』呢？」

「這……」一時之間，竟然不知如何接說下去才好，是以，「這」字出口之後，便卽頓住，俊臉上泛現一片尷尬之色。

「西掌」忽又哈哈一笑，道：「凌少俠，你也不用這、那的了，反正她是慷他人之慨，再說目前正值魔道猖獗，劫難方興之際，今後你在江湖上訪尋那些殺人放火的兇手魔崽子們，除魔衞道，行俠任義，難免不有需用它救人，療傷解毒之處，你何不就爽快的收下帶在身邊，以爲萬一之需呢！」

凌雲蔚聞言，心中意念不由微微一動，暗道：「他這話說得不錯，她既然一片誠心好意的送給我，我又何必固拒不收呢？……」

他心中方自暗忖之間，却聽得「西掌」繼續又道：「這種東西在武林人物的眼中雖然極其珍貴，但，她知老朽隱居大雪山五十多年來，收藏頗豐，因此，在她眼中看來，却無什麼稀奇，你只管收下好了，老朽還有點事情要和你談談呢。」

凌雲蔚略一沉吟，點頭說道：「前輩既然如此說法，晚輩便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西掌」兩隻細眼猛地一翻，道：「什麼恭敬不如從命，眞酸！東西是什麼人送給你的，你還是謝什麼人去好了。」說罷，轉臉衝着艾琬環姑娘咧咧嘴，滑稽地嘻嘻一笑。

凌雲蔚和他雖是初次見面，相識不久，但，從這短暫的半夜時光中，已知此老是一位生性滑稽突梯，詼諧豪放不拘小節之人，於是，便也就不以爲意地微微一笑，將碧玉盒端入懷內放好，轉向艾琬環姑娘拱手一揖，朗聲說道：「承蒙姑娘盛情贈賜，小生這裏謝謝了。」

艾琬環一見他已收下「雪蓮實」，芳心不由極

其高興的，黛眉微揚地抿着小嘴兒盈盈一笑，嬌聲說道：「別謝了，這麼一點兒小東西，也值得你謝麼！」

「西掌」忽地滑稽地一伸舌頭，道：「喝！好大的口氣，十顆『雪蓮實』還說是一點兒小東西，實在慷慨大方的很，簡直是前無古人啦！」

艾琬環秀目陡地一瞪，道：「你聽着不順耳，有點不服氣，是不是？」

「西掌」嘻嘻地一笑地叫道：「啊呀！姑娘，妳可千萬別瞪眼睛，妳說的話，我這個做師伯的怎會聽不順耳，不服氣呢！」

說罷，大聲哈哈一笑。笑落，倏然轉臉望着一直靜立在丈外地方的蘇啓慶和四個靑衣少年問道：「莊中有好酒沒有？」

這時，蘇啓慶已從靑衣少年之首的陳志宏口中，得知當前這位矮胖白髮紅面老人，便是五十年前名震宇內武林，「海天四友」之一的「西掌」齊仲仁，因此，聞問連忙恭敬地答道：「敝東主止藏有待客的陳年佳釀，老前輩且請到花廳內稍坐，晚輩立刻就去取來送上。」

「西掌」一聽有陳年佳釀可飲，不禁眉飛色舞地眯起一雙細眼，笑嘻嘻的連聲催促地說道：「快去！快去！越快越好。」

蘇啓慶躬身答應了一聲，立卽率同四名靑衣少年轉身大步急往後面厨房內去取酒，並準備菜餚去了。

「西掌」嘻嘻一笑，望着凌雲蔚說道：「凌少俠！一夜未眠未息，你肚子裏，大概也已經感覺餓了吧？走！我們且去坐下來休息一下，吃點東西慢慢談吧。」

說罷，轉朝艾琬環姑娘做了個滑稽的表情，舉步向花廳走去。

三人走進花廳內坐下，不大一回工夫，只見那蘇啓慶雙手捧着一隻大酒罈，四個靑衣少年跟在他身後，各捧着菜餚杯筷等送進廳來。

蘇啓慶剛一跨進廳門，「西掌」臉上頓時現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飛快的從蘇啓慶手裏接過酒罈，揭開封口，皺着鼻子嗅了嗅，咧嘴嘻嘻地一笑，道：「哈！果然是一罈陳年好酒，我老人家口福着實不淺……」

話聲中，身軀微俯，雙手捧着酒罈，咧開上下兩片厚嘴唇，運功微微一吸，罈內立刻冒起一股酒箭似地，直朝他口內投入！

那蘇啓慶和四個靑衣少年，幾曾見過這等吃酒之法，不禁齊都心頭駭然驚愕地呆住了。

這種「長鯨吸水」的飲酒之法，全憑着一口丹田眞氣吸力，若非身懷上乘功力，氣功已臻達爐火純靑極境，豈能做得到？……

凌雲蔚雖也是身懷上乘武學，功力絕頂之人，但，眼見「西掌」內家氣功，如此精純，心中也不禁暗爲點頭讚嘆，深覺「盛名之下，果然無虛」。確不愧是昔年名震天下，威揚八表的一代武林奇俠了！

俄頃之間，一大罈酒已有大半被他吸入肚內，論斤量，起碼也有三十斤以上，方始放下酒罈，站直身軀，拍拍肚子，哈哈一聲大笑，道：「痛快！痛快！」

艾琬環道：「你喝够了沒有？」

「西掌」點頭笑嘻嘻地道：「喝够了。」

艾琬環道：「那麼你該正經的坐下來，談點正經事了。」

「西掌」嘻嘻一笑，果眞正正經經的坐下，臉上滑稽嬉笑之色一斂，望着凌雲蔚問道：「少俠出道江湖有好久時間了？」

凌雲蔚道：「半月有餘。」

「可曾訪查出一點線索？」

凌雲蔚搖搖頭道：「沒有。」

語聲一頓，接道：「前輩昔年威震武林，在江湖上經多見廣，對於此次正邪兩道高手慘被屠殺的血案，與及兇手可能是誰？爲何如此大肆屠殺？想來定必有所見地判斷了？」

「西掌」道：「老朽已經隱居五十多年，足跡未履江湖，不聞問江湖是非，對於當今江湖上的人事，已是漠然無知，極爲陌生，兇手是誰？可能妄加判斷？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意道：「在老朽看來，惡徒等之所以如此大肆屠殺正邪兩道高手的用意，不外有兩種原因。」

凌雲蔚問道：「那兩種原因？」

「西掌」道：「第一，便是這些正邪兩道高手都與他有仇！」

艾琬環接着問道：「第二呢？」

「西掌」端起面前的酒杯，送到嘴邊一吸飲乾之後，緩緩說道：「第二，其用意無非是在製造恐怖氣氛，在使武林人心惶惶凜懼不安，未見其人先生駭怕之感，然後挾其凶燄威勢，公開露面江湖，擴張勢力，進而遂其稱霸武林之企圖！」

凌雲蔚聞得「西掌」這兩種判斷見解之後，心中微一沉吟，說道：「照此情形說來，惡賊之所以如此心狠手毒，大肆屠殺武林正邪兩道高手的原因企圖，並非爲仇了！」

「西掌」點點頭道：「江湖上的怨仇，雖然往往只是爲了一點芝蔴大的小事，便相互牽纏鬥殺不休，鬧得一片腥風血雨，糾結不清，若說仇家遍及

正邪兩道人物而達數十人者，不但武林向未見闖過，也是件決不可能的事情，於此可見，惡賊之用心企圖，顯然是在圖謀『武林霸業』……」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惡賊之用心，既然旨在製造武林恐怖氣氛，紛擾人心，以作圖逞『武林霸業』之手段，其組織定必嚴密非常，在其還不欲公開露面之前，行踪亦必極爲譎秘，但是，當其一旦正式公開露面江湖之時，必挾雷霆萬鈞之聲威出現，勢力之龐大，決非一般武林或任何一門一派能够單獨抗衡得了的，因此，老朽認爲……」

說至此處，忽地吁聲一嘆，接道：「這已經不是你個人的血仇的問題，而是一場武林浩劫的前奏，令尊令堂只不過是這場武林浩劫前奏中的犧牲者之一，爲此，老夫要奉勸你暫時忍耐，不要白費時間氣力在江湖上奔波訪查了。」

凌雲蔚劍眉雙皺，沉吟地道：「前輩的意思是要晚輩等其自己公開露面江湖時，看情形再爲對付報仇麼？」

「西掌」道：「不錯！以其白費氣力，不如利用這段時間，未雨綢繆，先作準備，免得到時措手不及，被其所乘！」

凌雲蔚道：「前輩認爲這批惡魔不久便會公開露面江湖麼？」

「西掌」微微一笑，道：「若是果如老夫所料，三個月之內必有動靜！」

「哦！」凌雲蔚口中輕「哦」了一聲之後，問道：「如何準備法呢？」

「西掌」沉聲道：「聯絡武林同道好手，團結力量。」

凌雲蔚道：「晚輩初出江湖，毫無一點聲望，且和武林同道從無交往，焉有能力担當此等重大任務！」

「西掌」道：「你雖是初出江湖，毫無威名聲望，但是，憑你的身份地位，足以担負此任，而且綽綽有餘！」

凌雲蔚不由微微一怔！旋忽若有所悟地問道：「前輩是指『玄宮島主』的身份？」

「西掌」點頭笑說：「『玄宮』一派，領袖海南武林迄今已二百餘年，只要你這掌門人出面聯絡，武林同道定必齊聲響應，除魔衞道。」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但是，晚輩尚未正式接掌門戶……」

「西掌」接道：「所以你必須立刻前往海南，接掌掌門之後，再出而聯絡，邀約武林同道，團結力量，共商對策以防！」

凌雲蔚道：「可是……」語氣微微一頓，接道：「晚輩縱是立刻動身前往海南，只怕短期內也無法順利的接掌門戶。」

「西掌」不禁一怔！問道：「爲什麼？難道有什麼麻煩麼？」

凌雲蔚劍眉雙蹙點了點頭。

「西掌」問道：「麻煩很大麼？」

「唔。」凌雲蔚道：「先師已五十餘年未返島中，這期間，島中人事必然已經有着極大的變化，況且……」

語聲微頓，輕嘆了口氣，接道：「眼下島上島主，是否仍是當年暗算殘害先師的叛徒，或是已經換了人？在一切情況未明之前，晚輩豈能輕舉妄動，貿然前往島上自投羅網……」

「哦！」「西掌」這才明白他所說：「只怕短期內也無法順利的接掌門戶。」的原因，心中微一沉吟，道：「如此說來，你這掌門人的職位，還得要大費手脚了！」

凌雲蔚點了點頭，劍眉倏地一軒，說道：「此乃必然之事，不過，不管要費多大的手脚，晚輩也一定要接掌這掌門之位，代先師清理門戶，以慰先師泉下英靈！」

他語聲朗朗，音韻鏗鏘有若敲金擊石，豪氣如雲，說得堅決無比，令人聽來有斬釘截鐵之感！

艾琬環姑娘忽然接口說道：「對！你說得對極了，不管費多大的手脚，你也一定要接下這個掌門職位，我和齊師伯一定幫忙你！」

凌雲蔚聞言，不禁感激地望了姑娘一眼，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的好心，不過，此乃在下師門私事，實在不敢勞動姑娘和齊前輩。」

艾琬環咯咯一笑，道：「你不要客氣啦，我們既已成了朋友，便應該彼此互相幫忙，你的事也就是我和齊師伯的事。」

凌雲蔚道：「姑娘這話固然有理，但是，在下却不願外人介入在下個人的仇怨之中。」

艾琬環櫻唇一噘，不高興地道：「這麼說，我和齊師伯都是外人，不是你的朋友了！」

「這個……」凌雲蔚皺了皺劍眉，道：「在下並不是這個意思，姑娘休要誤會！」

艾琬環嬌嗔道：「你不是這意思，又是什麼意思？」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因爲這是在下師門私事，尤其是接掌門戶之事，在下更應該憑自己的武功能力去辦理，否則，縱然得以接任掌門，門下弟子心中不服，豈不……」

他方說至此處，忽聞「西掌」哈哈一笑，朝他搖搖手，截斷他「豈不」以下未完之言，說道：「你不必說了，既然如此，此事還是留待到時再說吧。」語聲一頓，雙目精光灼灼地注視着凌雲蔚的俊臉，緩緩接口道：「江湖殺劫已起，聯絡武林同道，團結力量，挽救浩劫，已是急不容緩之事，眼下你雖然尚未正式接掌『玄宮』門戶，在武林中還是個默默無聞，毫無一點名氣聲望之人，但是，時勢造英雄，以你一身武學功力，只要你能盡力去做，不出月餘時間，你的名氣，定必能轟傳江湖，震動武林！」

凌雲蔚劍眉微蹙地道：「前輩之言雖然不錯，只是，晚輩與武林同道不僅從無交往，而且人微言輕，他們豈肯聽信晚輩之言？」

「西掌」微微一笑，道：「這一點，老夫早就考慮到了。」說着忽地探手懷中取出一塊長方型的竹牌遞給凌雲蔚，接道：「你可憑恃此牌聯絡武林俠義同道，聯手結盟，以應付將臨的浩劫！」

凌雲蔚心中不禁微感奇怪地接過竹牌，只見它長約三寸，寬約寸半，正面刻着瀚海雲天，和四隻栩栩如生的海鷗，背面刻着一個身材矮胖的老人，面貌形像如「西掌」一模一樣。

只聽「西掌」接着又道：「此牌叫『四友令符』，『海天四友』每人均持有一面，背面皆刻着持有人的形像，當年老夫等四友，行道江湖之時，在武林黑白兩道，與及七派一幫中人之前，尚還頗具威信……」

語聲微微一頓之後，歛容接道：「老夫今將此牌交付與你，必要時可將此牌出示對方，就說這是老夫的意思。」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對方如果仍然不信，不予理睬呢？」

「西掌」雙目中陡地射出兩道懾人精芒地，沉聲說道：「憑着你的武學功力令其心服！」

凌雲蔚不由有點猶豫地道：「可是……」

「西掌」不待他「可是」以下之言說完，便又朝他微微一笑地接道：「這聯絡武林俠義同道和七派一幫結盟之事，雖然極其艱難，但是，事在人爲，只要你肯竭力做去，必能完成此一重任！」

凌雲蔚雖是初出江湖，但他生長武林之家，父母外公，均係當代武林俠道中的一流高手，平日耳濡目染，大都是江湖瑣聞，武林軼事，深知武林人物個性，大都乖癖異常，越是武功極高之人，脾性越傲，不近人情，極難說話，尤其是七派一幫中人更是自高自大，狂傲自負，瞧不起一般武林同道，要想聯絡他們聯手結盟，實在難比登天！

因此，他心中很想不應承諾担當此任，但是，由於「西掌」的鼓舞，且又贈以「四友令符」爲助，却又實在不便拒絕。

是以，他想了想之後，便即點頭答道：「前輩既然如此看重晚輩，晚輩便就勉力從命，竭盡全力而爲就是！」

「西掌」哈哈一笑，霍地站起身來，端起面前的酒杯，舉杯說道：「爲挽救天下武林蒼生浩劫，老夫謹以這一杯菲酒，以爲你成功之賀！」

凌雲蔚急忙站起身來，接過酒杯，星目神光湛湛，劍眉雙軒，豪氣如虹的肅容的朗聲說道：「多謝前輩的鼓勵！晚輩定當全力以赴完成此任！」說罷，舉杯仰首一飲而乾。

艾琬環姑娘接着也站起嬌軀，雙手捧着酒杯，明眸含情的望着凌雲蔚淺笑盈盈地嬌聲說道：「我也敬你一杯，祝你名揚四海，譽滿武林！」

凌雲蔚接過酒杯，仰首飲乾，說道：「謝謝姑娘。」

× × ×

夜，碧空如洗，高掛着彎彎的一鈎新月。

天將二更時分，岳陽樓下的旅店中已是一片沉寂，連店裏的夥計們，也因着一整天的忙碌與疲憊，而躺倒床上鼾聲呼呼的入了睡鄉。

此刻，唯獨後院東上房門住着的八個紅巾蒙面的客人尚還未睡，他們全都盤膝趺坐在床上或椅子上，一個個均如老僧入定般，閉目垂簾，屏息凝神地傾聽着屋外的聲響動靜，靜靜地等待着。

這八個紅巾蒙面客人，他們正是「玄宮門八劍士」。

八人從早晨投入這間旅店之內，便一直懷着迷惑不解的心情與疑團，在等待着凌雲蔚的到來。

他們心中所迷惑不解的是，在島中從未見過凌雲蔚這樣的一個少年書生，而凌雲蔚却竟身爲他們中，權威至高無上的掌門令符，並且還知道「玄宮門」中的秘語，與及從未在江湖中展露過的絕學「八龍劍陣」，若說他是掌門人的秘傳弟子，似乎却又不是，否則，豈會不知他們此行乃係奉掌門人之派遣？再說，他旣已出示掌門令符，何又不便說明身份呢？……

因此，他們必須耐心的等待，等待凌雲蔚來到之後，將他們心中這些迷惑不解的疑結解開！

那知，從午前到午後，從午後到天黑而迄現在，仍未見凌雲蔚前來踐約，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七劍「龍游劍士」吳敏昌生性較爲急躁，終於忍不住的緩緩睜開雙目，望着「龍騰劍士」湛紹武低聲說道：「大師兄！時辰已近二更，那小子到現在還沒有前來，我想我們很可能是受騙上當了！」

他語聲甫落，驀聞窗外響起一聲低嘯，兩扇虛掩着窗門忽被推開，一道金影電掠射入，「叭！」的一聲脆響，「龍游劍士」吳敏昌的左頰上竟然挨

了一記。

他內功修爲雖然頗高，但在猝然無防之下，也不禁被這一掌打的眼冒金星，左頰火辣辣生疼。

金影落地現身，正是凌雲蔚身邊的那隻通靈異獸「披髮長猱」，瞪着一雙金睛火眼，精光灼灼地怒視着「龍游劍士」吳敏昌。

吳敏昌突然捱了牠一掌，心中自是不甘，立時猛地一聲怒喝，從椅子上躍起，縱身出掌，疾撲金猱！

「龍騰劍士」湛紹武見狀，連忙喝叱道：「七弟不得無禮！」

喝聲中，右手急揮，發出一股內家勁氣，阻擋住吳敏昌撲出的身形。

吳敏昌身形被阻，心中雖是極不高興，但，湛紹武是他大師兄，却也無可奈何，只好強忍怒氣，退回原處悵恨的坐下。

湛紹武已知金猱懂得人言，吳敏昌退回原處坐下，他便目視金猱，問道：「你是奉你主人之命來的麼？」

金猱點點頭，口中發出一聲「吱」叫，毛手微揚，朝湛紹武打出一團紙團之後，便卽彈身出窻而去。

湛紹武接住紙團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字諭八劍，立刻出店北行，前來趙姓墳場，不得違誤！」

這時，「龍嘯劍士」葉宗淇等七人，均已飄身圍攏在湛紹武身旁床側，「龍游劍士」吳敏昌忽地發出一聲冷「嘿」，道：「這小子竟眞以掌門人自居起來了，竟然全是命令式的口氣！」

湛紹武聞言，不由暗暗一皺眉頭，低聲叱道：「七弟說話當心，在事情眞相未明之前，言語切不可太過隨便無狀！」

在吳敏昌心中認爲，凌雲蔚所持之「龍頭玉杖」一定是贋品，決不是眞的「玄宮」掌門令符，但是，湛紹武乃是他大師兄，「玄宮」門中規戒極嚴，在大師兄的叱責之下，他心中雖是大不以爲然，却也只好閉口不語。

二劍「龍嘯劍士」葉宗淇接看問道：「大師兄，我們立刻動身前往麼？」

湛紹武微一點頭，飄身下床，伸手入懷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口中低喝了一聲：「走！」

聲落，微風颯然，人已掠身縱出窗外院中，「龍嘯劍士」葉宗淇等七人亦卽連忙隨後縱出。

八人身形齊動，躍登屋頂，展開輕功絕技，快若風馳電掣，宛似八縷輕烟般，撲奔正北方馳去。

× × ×

深夜荒野，趙姓墳場一片陰森沉寂，置身其間，本就已够令人毛髮悚然，心悸胆寒，何況此刻，恰值那淡淡的月色，忽被一朶烏雲吞噬掩蔽之際，四週頓時陷入一片昏黑之中，更令人覺得陰氣森森，有若置身鬼域之感！

「八劍士」一口氣奔行了十餘里路程，方始到達趙姓墳場，八人雖都是身懷絕技，武功高強之人，但是，乍然身臨這等陰森森，荒野墳場地方，心頭也不禁爲之「卜卜」亂跳，有些兒毛髮悚然，頭皮發炸！

八人立定身形，目光略一掃視墳場之中，只見凌雲蔚負手望天，神情態度極其傲岸地靜立在一座巨墳石碑之前，對於「八劍士」的來到，直似未聞未見，倒是蹲立在身旁的那隻披髮金猱，瞪着一雙火眼金睛，灼灼地射視八人。

湛紹武凝目注視凌雲蔚稍頃之後，忽地飄身前行數步，在距離凌雲蔚對面丈餘左右地方立定，口中輕「咳」了一聲，說道：「湛某弟兄現已遵約前來，請尊駕立卽說明身份來歷，以釋湛某等心中之疑！」

凌雲蔚目光緩緩地掃視了「八劍士」一眼，微一頷首，驀然雙睛精光激射，猶如兩股冷電利刄般地射視着「龍騰劍士」湛紹武沉聲問道：「你等此行任務果眞是奉掌門人之命所差？」

湛紹武點頭答道：「湛某生平從未說過一句謊話！」

凌雲蔚接着又問道：「掌門人是否也已來了中原？」

「是的。」

凌雲蔚道：「你昨夜口中所稱的『帝君』，可就是掌門人？」

「不是！」

「是什麼人？」

「南疆帝君。」

「他的名號？」

「不知道。」

「是眞的不知道？還是不便說？」

「眞的不知道！」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湛紹武道：「本門弟子除了掌門人之外，尙還無人見過。」

凌雲蔚微一沉吟，復又問道：「與掌門人同入中原的還有些什麼人？」

湛紹武答道：「執法堂主，四護法，和門下弟子高手十數人。」

「你等是島上第幾代弟子？」

「第四代。」

「掌門人呢？」

「三代。」

「執法堂主和四位護法呢？」

「也是第三代。」

「執法堂主可是『天馬行空』鄒萬靑？」

「是的。」

「四護法可是馮、褚、俞、蔡四位？」

「不錯。」湛紹武點點頭，問道：「尊駕認識他們？」

凌雲蔚道：「不認識。」

湛紹武心中忽然一動，問道：「尊駕究係何人門下？」

凌雲蔚道：「魔塔主人。」

「八劍士」心中不禁齊皆猛然一驚！

須知「玄宮島」雖然地處海南，門下弟子向未涉足中原，但是，廬山「魔塔」的神秘事蹟，在武林中已轟動傳了數十年，豈有不知之理。

是以，湛紹武心中在猛然一驚之後，不由脫口問道：「那麼說，令師便是廬山絕峯上的『魔塔主人』麼？」

「哼！」凌雲蔚口中「哼」了一聲，道：「當今天下，尙還未聞說過有第二『座魔塔』！」

湛紹武微一沉吟，問道：「尊駕那『龍頭玉杖』從何處得來？」

凌雲蔚道：「恩師所賜！」

湛紹武問道：「尊駕可知令師，又是何處得來的？」

凌雲蔚說道：「『玄宮島』第二代島主掌門所傳！」

湛紹武忽地「嘿嘿」一聲冷笑，道：「這等說來，令師該是本門第三代掌門了！」

凌雲蔚正容點頭說道：「一點不錯！他老人正是現任第三代島主掌門的前任！」

湛紹武陡然哈哈一笑，道：「尊駕的這些話越說越離奇了！」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掀，道：「你不相信？」

湛紹武道：「現任掌門的前任掌門宇文師伯，早於五十年前卽已仙逝，本門弟子誰不知道。」

凌雲蔚道：「你知道是怎麼死的？」

湛紹武道：「據說是誤食毒物而死！」

「誰說的？」

「現任掌門。」

「你們見過宇文掌門的遺骸眞容沒有？」

「沒有。」湛紹武搖搖頭，說道：「宇文師伯的遺骸運回島中時，已被焚化，因此現任掌門之外，實無一人見到宇文師伯的遺骸眞容！」

凌雲蔚微一沉吟，問道：「你們都確信他所運回的骨骸，確是宇文掌門的骨骸，絲毫不疑？」

湛紹武對凌雲蔚所說，轟傳中原武林數十年，神秘的「魔塔主人」，卽是「玄宮島」第三代島主宇文掌門之言，心中雖是極不相信，認爲全係鬼話，但是，凌雲蔚那種歛容肅然的神情氣度，却使他心意不由動搖起來，好奇心大起，暗忖道：「難道這其中當眞另有文章不成？……」

於是，他心中意念一轉，立時問道：「那骨骸難道是假的？」

凌雲蔚點點頭道：「否則，廬山絕峯峯頂何來『魔塔』？也絕不會得有『魔塔主人』其人！」

湛紹武道：「你說『魔塔主人』是本門宇文師伯，有何憑證？」

凌雲蔚道：「掌門令符還不足作爲憑證麼？」

湛紹武微一沉吟，道：「掌門令符本可作爲憑證，但是，現在却不行了！」

凌雲蔚不由一怔，問道：「爲什麼？」

湛紹武淡然一笑，道：「現任掌門人手中也有一柄掌門令符，形式與你所持有的完全一樣，顯然，兩者之中必有一假，是以……」

說至此處，語聲倏地頓住，雙目精光熠熠地透過蒙面紅巾，射視着凌雲蔚的臉色神情，直要射穿凌雲蔚的內心，似乎要從凌雲蔚的臉色神情上，看出他所持有的那根掌門令符，是眞？抑僞？……

凌雲蔚是何等聰明之人，湛紹武雖未直說出「是以」以下之言，但他豈會不知其心意，當下不由朗聲一笑，道：「如此說來，你懷疑我身上的這一柄是假的了？」

湛紹武「嘿嘿」一笑，冷冷道：「此乃理之當然！」

凌雲蔚道：「那麼也不相信我的話了？」

湛紹武口中輕「哼」了一聲，道：「尊駕可知『人微言輕』之俗語？」

凌雲蔚劍眉雙軒，陡地發出一聲哈哈朗笑，說道：「既然如此，在下今日所言，只好暫作罷論，待諸他日再求眞僞了！」

湛紹武微一沉吟，道：「何不就在現在？」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皺，沉聲問道：「依你的意思？……」

湛紹武道：「『魔塔主人』既是本門宇文掌門，我們何不立刻同往拜見，一切事情豈不頓時水落石出了麼？」

凌雲蔚點點頭道：「這雖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可是……」語聲微微一頓，俊臉神情突轉黯然之色地接道：「他老人家已於半月之前仙逝了。」

「龍嘯劍士」葉宗淇忍不住突然接口問道：「

他既眞是本門宇文師伯，這五十多年來，爲何不返回島上而甘願隱居廬山峯頂『魔塔』之中？」

凌雲蔚緩緩說道：「恩師他老人家自遭暗算身中劇毒之後，終於迫得切斷雙腿……」

他話未說完，湛紹武已急急問道：「那暗算他老人家之人是誰？」

凌雲蔚道：「若是別人，今天焉會有兩柄『掌門令符』的出現！」

「呵……」

「呵……」

他雖未直接說出那暗算之人即是現任「玄宮」島主掌門，但是「八劍士」又非痴儍之人，怎會聽不出他言意之所指！

因此，他語聲甫落，「八劍士」心頭頓時全都不禁駭然一震！而脫口發生一片驚「呵」之聲。

就在「八劍士」這一片驚「呵」聲中，只見凌雲蔚雙目精芒陡射，灼灼有若兩道冷電般，俊臉沉寒如冰地沉聲說道：「在下所言，絕無半點不實，望你轉告莫景熙，就說宇文掌門直到最近方始仙逝，凌某便是他老人家的傳人，要他立刻返回島中，好好懺悔思過……」說至此處，微微一頓，朗聲接道：「最遲在明歲重九之日，凌某必定前赴島上當衆宣佈，當年他暗算殘害宇文掌門的經過罪行，代恩師清理門戶！」他說時語聲清朗，音韻鏗鏘有如敲金擊玉，神情嚴肅，氣度威儀懾人不敢仰視。

湛紹武微一沉吟，道：「這等說來，尊駕該是本門未來的第四代島主掌門了！」

「嗯。」

湛紹武又道：「事情既是眞實無虛，尊駕又何必拖延到明歲重九之日，何不現在就動身前往島中，謁見『靜養堂』長老，說明此中事實經過呢？」

凌雲蔚道：「眼下中原武林中浩刦將起，我已答應了『西掌』齊老前輩協助聯盟中原各門各派與及俠義道好手，聯手結盟共挽將臨的浩刦，因此，目前實在不克分身，必須要待這場浩刦事了之後，始能前往！」

「哦……」湛紹武想了想，道：「此事關係實在太以重大，尊駕所言與及所持之掌門令符眞假如何？湛某等自是不敢妄斷，返回島中之時，當將此事稟告『靜養堂』長老，聽憑長老諭示再說！」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此事如有半點不實，任憑天涯海角，尊駕也休想逃得出『玄宮門』下之手！」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是與否？屆時自知，現在何必空言多說！」

湛紹武點點頭道：「好！湛某弟兄就此告別。」說罷，抱拳一拱，率領着「龍嘯劍士」葉宗淇等七人，轉身縱躍如飛的離開趙姓墳場而去。

× × ×

半月之後。

嵩山腳下，來了一騎白馬，馬背上坐着一個身着儒衫，英俊瀟洒出塵的少年書生，在他身後的馬股上，却坐着一隻渾身金毛，火眼金睛的披髮「金猱」。

這少年書生正是凌雲蔚。

凌雲蔚勒韁佇馬，在馬背上仰首凝目朝山頂上眺望了一眼，心下略一思忖之後，便即飄身下馬，將馬韁繩丢給金猱，用手一指左面里許之外，黑壓壓地一座濃密的樹林吩咐道：「小金！你和馬兒到那邊的樹林內去等着我。」

金猱點點頭，口中一聲「吱」叫，竟學着人樣坐在馬背上，脚磕馬腹，手抖韁繩，驅馬撲奔樹林方向馳去。

凌雲蔚目睹金猱學做人樣的那副怪像，心中不由莞爾一笑。旋即登上山道，儒衫飄飄的緩步往山上行去。

未正時份，凌雲蔚甫行至半山途中，忽聞道旁一株大樹背後有人發聲喝道：「施主請即止步！」

接着，微風颯然，兩個手持戒刀，年約四十開外的中年僧人自大樹背後飛躍縱出，併肩擋立道中，說道：「施主速速退回山下離去！」語聲低沉有力，語氣甚不客氣。

凌雲蔚不由劍眉一軒，問道：「爲什麼？」

站在左面的一個長方臉僧人說道：「奉主持方丈命諭，禁止外人登山！」

凌雲蔚不禁楞然一怔！脫口問道：「這又是爲的什麼？」

那長方臉僧人怒道：「此乃本寺之事，施主何必嚕嗦多問！」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問不得麼？」

「哼！」

「好，那麼小生就去問你們的主持方丈！」說罷，便舉步要從二僧身旁穿過往山上走去。

「站住！」長方臉僧人忽然一聲斷喝，右手戒刀一橫，寒光閃閃，映日耀眼的阻住了凌雲蔚的身形。

凌雲蔚劍眉一皺，道：「你要怎樣？」

長方臉僧人沉聲說道：「請施主立刻退回山下離去！」

凌雲蔚道：「小生如果不呢？」

長方臉僧人臉色沉寒地說道：「施主不聽勸告，僧人只好用强了！」

「用强？」凌雲蔚忽然哈哈一聲朗笑，道：「

就憑你們兩個，縱是再苦練上十年，只怕也無法辦得到！」

凌雲蔚此話一出，兩個僧人的臉色不禁齊皆霍然一變！

右面的一個豹頭環眼僧人沉聲問道：「如此說來，施主是有所爲而來的了？」

「哼！」

「何爲而來？」

「拜會貴寺方丈！」

長方臉僧人哈哈一聲大笑，道：「本寺方丈是何等身份之人，豈是你能隨便見得到的！」

凌雲蔚雙眉倏地一軒，朗聲說道：「小生今天倒要看看能不能見得到他。」語落身形微動，兩個僧人祇不過覺得眼前人影一閃，便已失去了對方的踪跡。

兩個僧人全都不禁楞然一怔！連忙轉身望去，只見對方身形已遠在二十餘丈開外，儒衫飄飄，看似緩慢，其實却是快極無倫地往山上行去。

二僧目視凌雲蔚的背影，心中不由駭然大驚！他們再也料想不到，這麼一個看來儒雅文弱的少年書生，竟然是位身懷絕學之人！

要知二僧在少林寺中的身份雖不高，但是，一身武學功力却已皆有相當的造詣火候，凌雲蔚與他二人相對站立，距離近在五尺之內，他二人空自瞪着四隻眼睛，竟然未能看清凌雲蔚是施展的什麼身法？怎樣從他二人身旁過去的？

由此可見，凌雲蔚的武功實在高出他二人太多，他二人心中又怎得不爲之駭然大驚，並且怔在當地，一時之間，竟忘記了追趕攔截，等到他二人猛然警覺，想起欲待追趕之時，凌雲蔚已經到了山上寺前。

凌雲蔚到達寺前，只見兩扇紅漆寺門緊閉，四週一片靜寂，寒風颼颼，分外令人有着一種肅穆森嚴的感覺。

他佇立寺前心下略一猶豫之後，正待邁步近前舉手叩門之時，驀聞東邊寺牆拐角之處響起一聲宏亮的佛號，出現兩個年約六旬手持禪杖的灰袍老僧，接着西邊寺牆拐角之處也響起一聲宏亮的佛號，現出兩個手持禪杖的同樣老僧，齊朝寺門之前緩步走了過來。

凌雲蔚見這四個灰袍老僧，兩太陽穴間全都高高凸起，雙目精光灼灼如電，步履之間極其沉穩，就知必爲少林寺內高手！

他目注緩步走近的四灰袍老僧，心中忽然微微一動，暗忖道：「寺門緊閉，寺內高手手持兵刃，隱身寺外左右兩邊牆角轉拐地方，並派出門下弟子在山道上，阻止外人登山，豈是無因？難道少林寺已發生什麼事故不成？……」

思忖之間，四灰袍老僧已行至寺門前，相距凌雲蔚八尺之處，背門併肩排立，只見其中一個圓臉老僧，單掌打一問訊，莊容問道：「小施主自何處來？」

凌雲蔚道：「山下來。」

圓臉老僧雙眉微微一皺，問道：「小施主上山何爲？」

凌雲蔚朗聲道：「特來拜會貴寺掌門方丈。」

圓臉老僧又道：「小施主上山途中，沒有遇見本寺門下弟子？」

「遇見了。」

「他們沒有攔阻小施主？」

「有。」

「小施主怎地還能上山的？」

須知凌雲蔚的一身內功火候，承自「玄宮島」第三代掌門宇文維邦兩甲子餘之修爲，故其練功時日雖只短短三月，年紀雖是未滿二十，但在內功修爲的成就上，却已臻達神光內蘊，藏而不露的上乘絕境，從其外形看來，只是個丰神如玉的文雅少年美書生，絕無絲毫練武之人的跡象。

因此，圓臉老僧乃才沒有看出眼前這位文質彬彬的少年美書生，是身懷絕學，上乘內功修爲之人，也才有此一問。

凌雲蔚是何等聰明之人，一聽圓臉老僧的語氣話意，豈得不知他的心中意思，當下不由傲然一笑，朗聲說道：「別說只是他們兩人，就是再加上十個八個，又何能攔得住小生！」

四灰袍老僧臉色不禁齊地微微一變！圓臉老僧忽然沉聲問道：「他兩人已傷在小施主手下了？」

「沒有。」凌雲蔚淡淡地道：「小生與他們無怨無仇，豈會隨便出手傷人！」

圓臉老僧微一沉吟，目注凌雲蔚的俊臉神情問道：「小施主要見本寺掌門方丈何事？」

凌雲蔚道：「有要事面談。」

圓臉老僧道：「有什麼事情？小施主可否告訴貧僧。」

凌雲蔚搖頭道：「不行！此事關係重大，必須與貴掌門面談！」

圓臉老僧眉頭微微一皺，問道：「請問小施主貴姓大名，師承那一派高人？」

凌雲蔚道：「小生姓凌，草字雲蔚，至於師承門派，目前尚未便奉告。」

圓臉老僧沉吟稍頃，緩緩說道：「本寺掌門方丈日前已傳下令諭，短期內不見外客，尚請施主原諒，立刻離開本山！」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以凌厲詞鋒，折服天地帮新近聘請的黑道第一魔頭黑水黃衣藍面叟，並討回華山劍鎮山寶劍，奉回給梅男後，那日至星盤，與天山毒婦巧遇，獲知天地帮在星盤召開開壇大會，相約前往窺探。在星盤的一座大宅後園中，天地帮主與總敎練藍面叟主持開壇大會，在會畢開宴之際，武當掌門上清道長與衡山掌門一瓢大師、北邙天龍老人聯袂而至，天地帮主要三掌門人說明來意，一瓢大師却要先向叛徒責詢，在天龍老人和一瓢大師先後向韓秋及伏虎尊者發問後，一瓢大師要天龍老人代向天地帮約時地處決雙方紛爭——

造就奇葩寄重任　保全令譽拚存亡

天龍老人點點頭，起身向蒙面帮主哈哈一笑道：「大乘神經既已落入貴帮之手，北邙衡山兩派，除了口服心服之外，別無話說，貴帮人材濟濟，堪爲當今武林各門之冠，頗爲令人稱羨，老夫不揣冒昧，謹代表北邙衡山武當三派，向貴帮討個日期，以便探究幾手絕學。」

蒙面帮主毫不猶疑地起身答道：「今年中秋之夜，君山相候，如能够邀得其他各派同來，更是歡迎。」

天龍老人哼了一聲，回頭向上清道長和一瓢大師道：「走吧。」

這時，那位坐在蒙面帮主對面，一直裝着視如不見，聽而不聞的黑水黃衣藍面叟，突然發出一陣懾人心魂的陰寒怪笑，一面笑，一面尖聲道：「走？有這麼容易？哈哈……老夫數十年未履中土，中土武林人士，已全然不將老夫放在眼中，我倒要看看，除了五行神功之外，中土尙有何種武功能擋老夫一招？」

說着，懶懶然離座而起，準備朝天龍老人這一席走來。三老臉色均是一變，三老中尤以天龍老人脾性最是暴躁，當下祗見他虎目暴睜，便欲越衆而出，上清道長拂塵一揮，橫阻天龍老人胸前，嘴中微笑着暗示：「天龍老兒，急什麼？黑水絕學早在數十年就已令中原無數豪傑喪身，就是我們三人聯手而出，是不是能够落得全屍而亡，尙在未可知之數，你老兒假如活得實在不耐煩了，還怕沒有機會麼？」

以三老之尊，難道還會不知道「三色老妖」的厲害？祗是事情擠到此種田地，已成騎虎之勢，別說一個三色老妖，就是有十個八個，拚上粉身碎骨，也得出面了斷，否則，一派聲譽何在？

三老日前在岳陽樓不期而遇，因洞庭湖中船隻往來有異而起了疑，以三老之火候，稍事偵查自然馬上知道了這是怎麼回事，加以上清道長已和玄清道長碰過面，天地帮之概況已然十知八九，於是，三老決議，先將該帮面目闖破再說。

事先，三老也知道黑水黃衣藍面叟仍在人間，並已爲天地帮羅致的消息，但三老均爲武林中一派掌門人，與中原武林禍福息息相關，就是天塌下來，也得一肩承擔。假如「三色老妖」又到中原爲害，三派正好聯謀對策，怎會聞風却退？何況三老功候均已進入化境，若合三人之力，三色老妖也不一定就能佔盡上風，所以，三老根本就沒有將三色老妖的在座當做一回事。

現在，三色老妖因三老始終沒有向他表示敬意，老羞成怒，也不管天地帮帮主已答應了人家的中秋夜之會，賴着三老尙不知他與天地帮的關係，一心想撈點面子，找回一點威風給帮中徒衆瞧瞧，以便樹立威信。

三老中仍以上清道長最工心計，道長知道，假如一對一，三人可能均非老妖之敵，三人都是一派掌門，能勝不能敗，若是三人聯手，雖然有致勝之望，但以三派掌門之尊去幹羣打羣毆的事情，也不是什麼榮耀事。所以說，最好能避免在今夜翻臉，非不得已，決不動手，如要動手，也是三位一體。

天龍老人當然是一點就透，當下强忍住滿腔怒火，勉强抱拳笑道：「哦，原來是黑水奇人，老前輩數十年未至中原，今忽氣盛相向，是何道理，可否見教？」

「沒有道理……」藍面叟哼着說。

突然間，藍面叟止住了移動的脚步，仰起那張藍臉，對着司馬玉龍存身的方向，嗅得兩嗅，彷彿聞到什麼異味似地，嗅畢哈哈怪笑道：「朋友，藏頭露尾算是那門子好漢，下來下來，免得老夫費兩次手脚。」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心想，三色老妖難道已成了仙，隔這麼遠不說，他全身掩住欄杆之後，一點形跡也未走露，老妖是憑什麼而發覺到他存在呢？

可是，事已至此，不現身也不行了。

司馬玉龍微哼一聲，便欲長身而起。身後突然有人悄聲笑道：「傻小子，老妖所指，另有其人，你小子蠢動個什麼勁兒。」

司馬玉龍這一驚更是厲害。

尙幸他聽出來人聲音，連忙回身低聲呼道：「您老人家……」

身後人低聲喝道：「少嚕嗦，小子，快看那邊的。」

司馬玉龍知道怪叟不拘俗儀，高高興興重新回過頭來，從欄杆縫中向園中望去。

怪叟說得一點不錯，在剛才三老現身之處的院牆上，立刻又站着兩個相貌和裝束都顯得有點與衆不同的人物。

前面一個，身材魁偉，雙目精光如電，身穿一套老藍布襖，板帶束腰，雙綹飄懸。人長得一副蒜鼻潤嘴，鬚蓬髮結，雙肩微傾，兩腿似有長短，肩上掮着一根足有鵝卵粗細，七尺來長，通體黝黑的

龍頭拐杖……昂然挺立於牆頭上，粗獷中透着威武豪邁。

司馬玉龍暗喜道：跛仙翁來了。後面的一個長相恰恰相反，祇見他，五短身材，僅及跛仙翁方斌的肩下，生就一副圓團臉，皮膚嫩嫩地，荔子鼻，蒲包嘴，疏眉細眼，渾然一種富家翁氣派。

唔，笑臉彌陀。又是兩個非常人物，笑臉彌陀和跛仙翁方斌落地之後，雙方局勢立卽改觀，除非滿園混戰，黑水黃衣藍面叟若想在這五位江湖高手前穩佔上風已是萬萬不可能的了。

黑水黃衣藍面叟因爲一生沒有受挫折，以致養成一種孤傲的癖性，他並不因對方又增加了兩位聲威赫赫的幫手而稍有畏縮，仍然在怪笑完畢後舉步向五人立身處慢步而來。

工於心計的巡按堂香主，巫山淫蛟孫顧影，這時急步走向蒙面幫主座前，匆匆說了兩句話，蒙面幫主立卽聚氣傳音，聲如銀鈴似地大聲道：「仙翁留步。」

三色老妖愕然止步却顧。

蒙面幫主便在這個當口，雙肩微晃，離席騰身躍起，飄逸如燕，輕輕巧巧地落在三色老妖的身側，躬身一福，含笑道：「我幫已約定當今各派在本年中秋夜相見於君山，望總教練惠賜本幫主全信榮幸。」

蒙面幫主早不出面，遲不出面，偏在三老這方面增添了笑臉彌陀和跛仙翁兩位得力幫手之後方始出面攔阻，其爲天地幫「全信」，抑或是爲三色老妖「全名」不言可喻。

蒙面幫主的用意，三色老妖當然也已體會，當下趁風收舵，嘿嘿怪笑道：「幫令如山，老朽何敢恣意違規？」說完，袍袖微拂，人如行雲流水似地退回原位。就在老妖袍袖微拂之間，一瓢大師，天龍老人，上淸道長，跛仙翁以及笑臉彌陀五人身軀全是微微一晃。

司馬玉龍耳邊響起了怪叟傳音：「小子，看到沒有？什麼時候你能將此魔尅制，你小子便是天下第一人了！」

司馬玉龍悄聲反問道：「難道此魔現在是天下第一人？」

怪叟微笑道：「和此魔功力在伯仲之間的，可能還有少數一二人，若說能够強過此魔，除非……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說，如有人能將此魔尅制，其誰能敵？」

五行怪叟的語調如此深沉消極，司馬玉龍尚是首次見到，他細細將怪叟的語意玩味了一遍之後，心中突然一動，忙着悄聲問道：「老前輩，您老剛才說，除非——除非什麼？」

怪叟低聲笑罵道：「小子耳朵尖得像老鼠，……這裏是談話之處麼？」

這時，園中笑臉彌陀哈哈不絕地向衆老打趣道：「蒙人家幫主下赦令，總教練高抬貴手，這兒又不是你們山頭，你們幾個還想拿勢派，找場子，要人們來兩下送別拳，餞行腿不成？」

天龍老人吹鬍子，跛仙翁瞪怪眼，上淸道長微微而笑，一瓢大師不住地唸善哉，祇有笑臉彌陀打完了一個哈哈又是一個哈哈。五人表情雖然不同，終因身份關係，誰也沒有再說什麼，彼此互望一眼，像五道輕煙，冉冉而沒。

司馬玉龍回頭笑道：「我們也該走了吧？」

怪叟笑道：「你不跟你那個同來的朋友打個招呼？」

司馬玉龍訝道：「您老見過她了？」

怪叟笑道：「是的，我見到了她，但她是否也見到我，那就不得而知了。」

司馬玉龍又道：「她現在何處？」

怪叟笑道：「假如她是往前直走，現在最少已在十里之外啦。」

司馬玉龍皺眉自語道：「眞怪，她老人家似乎有所爲而來，怎會毫沒動靜地悄然又走了？」

怪叟拉了司馬玉龍一把，笑道：「走吧，傻小子，你難道不知道她顧忌着一個人？」

司馬玉龍賴住不走，追問下去道：「什麼？今夜這裏有天山毒婦顧忌的人？」

怪叟一把抓起司馬玉龍的肩胛，一個巧縱，晃悠悠地落向側面暗巷，疾走了約莫三五條大街，將近城角，四望一片沉寂，怪叟這才放聲大笑道：「你小子以爲那個醜婆子就是天山毒婦？哈……哈哈哈。」

司馬玉龍不禁大驚，道：「什麼？她不是天山毒婦？」

怪叟大笑不已。

司馬玉龍催促道：「那麼她是誰？」

怪叟向遠處城垛上一指，笑道：「月華如水，四野無人，那邊有個消夜好去處，咱們走。」

在城垛一角，老小兩人倚壁向月坐定。

司馬玉龍繼續追問道：「那個醜婆子不是天山毒婦，她的武功怎會那般高不可測，居然連三色老妖也奈何她不了？」

怪叟冷冷道：「三色老妖？她正想找他的霉氣哩。」

司馬玉龍訝然問道：「她有這等能耐？她究竟是誰？」

怪叟微笑道：「時間早得很哩，忙什麼？你小

子爲什麼不先將別後經過，向我老頭子詳細報告一番？」

司馬玉龍將別後經過詳述了一遍，怪叟聽得不住地點頭，司馬玉龍最後不解地道：「那位身份不明，武功高不可測的醜婆子，她既然和黑水黃衣藍面叟有着不可解的深仇大恨，當三色老妖向三老尋釁之際，她若挺身而出，豈不是大好良機？」

怪叟笑道：「你小子怎敢毅然判斷那個醜婆子沒有這種企圖？」

司馬玉龍又道：「那她爲何始終未曾露面？」

怪叟大笑道：「我不是說過她忌諱着一個在場的人麼？」

司馬玉龍道：「天龍老人？」

怪叟微笑着搖搖頭。

司馬玉龍再說道：「一瓢大師。」

怪叟仍然微笑着搖搖頭。

司馬玉龍詫異地問道：「難不成，是家師上淸道長？」

怪叟笑道：「說你小子聰明，你小子實在聰明，若說你小子糊塗，也就眞够糊塗的。剛才老夫說過，當三色老妖向三老問釁之際，那個醜婆子曾有蠢蠢欲動之意圖，假如醜婆子忌諱的人是三老中的一位，她會有那種表示？」

司馬玉龍失笑道：「哦，我知道了，那人不是笑臉彌陀便是跛仙翁方斌。這兩老現身她才……」

怪叟大笑道：「總算給你猜中了第五名……哈哈……難得，難得。」

司馬玉龍臉色微微一紅，忽然想到了一個爲自已遮羞的理由，他強辯道：「跛仙翁方斌固爲一代宗師，但其武功亦祇和當今各派掌門人在伯仲之間，醜婆子既有向三色老妖挑戰的勇氣，怎會反而怕了個跛仙翁？」

怪叟正色道：「此卽所謂理直氣壯，武功一道，爲胆勇、氣、力之合成，『力』僅其次，勇、氣爲上，如功力相去無幾，則氣、勇便爲制勝之主因矣。

「醜婆子和崑崙二仙翁中的跛仙翁方斌，另有過節所在，因爲這段恩怨在醜婆子一方，醜婆子在心理上先有三分懼了跛仙翁，在平日，她都擔心跛仙翁會找上門去，一旦相遇，那有不廻避之理？」

司馬玉龍拍手笑道：「知道了，知道了，那個醜婆子一定是苗疆桃面騷狐花千娘！」

怪叟補充道：「也就是天地幫過去的銀牌一舵，現在的內堂香主。」

司馬玉龍啊了一聲，半晌沒有說得出話來。最後，他喃喃地自語道：「這一來，關係豈不複雜極了？」

怪叟笑道：「關係本來就不簡單哩。」

司馬玉龍道：「桃面騷狐和三色老妖是段什麼仇恨？跛仙翁和桃面騷狐之間又有什麼恩怨，老前輩能不能說與晚輩得知？」

怪叟微微一笑道：「還有天地幫主是何出身是不是？」

司馬玉龍道：「噢，對了，晚輩幾乎忘記了這一點。」

怪叟摸出腰間的酒葫蘆，咕嘟嘟地喝了好半晌，這才噓出一口大氣，用衣袖抹抹嘴唇，開始說道：「先說三色老妖和桃面騷狐的一段吧，遠在四五十年之前，桃面騷狐還祇是個廿來歲的姣好女子，那時候，正是黑水黃衣藍面叟橫行中原，荼毒武林的頂峯時期。

「桃面騷狐花千娘的本性原不淫蕩，直到現在，她到底是好是壞，還是無人敢下定評——那時候，桃面騷狐的渾名叫『冷玫瑰』，她有個心上人，那人便是過去武林中大大有名，以一手歹毒暗器令武林中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玉面閻羅』，二人雖無夫婦之名，但已有夫婦之實，恩愛異常。

「有一次，二人在洛陽城中遇上黑水黃衣藍面叟，三色老妖本非好色之徒，不知怎地，那次一見冷玫瑰之面，竟然忘魂失魄起來，他垂涎冷玫瑰之色，又深知冷玫瑰和玉面閻羅的情感業已根深蒂固，無法插足分羹，於是，心狠手辣的老妖便藉着二人分開的機會，將玉面閻羅誘至北邙山中的無人之處，一場苦戰，玉面閻羅送了命，三色老妖見情敵已除，立卽轉過頭來找冷玫瑰。

「冷玫瑰也是個玲瓏透澈的女人，一看老妖來意，便已瞧出事件的大半，雖然心痛欲絕，但因雙方功力懸殊，當場翻臉祇有白饒性命一條，自己死了，夫仇何人去報？當下，她勉力裝做不知情，虛與委延，伺機脫身，結果給她逃出老魔掌握，她知中原已難安身，便起程馳奔苗疆，……」

司馬玉龍插口道：「那麼，她和跛仙翁方斌又在那兒遇上的呢？」

怪叟點點頭，接下去說道：「在冷玫瑰走到湘黔交界的鳳凰城，無意中碰到了跛仙翁方斌，跛仙翁那時候也才不過三十左右年紀，爲崑崙派當代最傑出的弟子之一，因爲該派另一弟子在數月前在長安城附近中了別人餵毒暗器，崑崙派中懷疑係玉面閻羅所爲，派出門下弟子四路打聽，方斌便是派出的弟子之一。

「他因深知冷玫瑰和玉面閻羅的關係，便當頭攔住冷玫瑰，追問玉面閻羅的下落，一方面由於方斌的措詞不當，一方面冷玫瑰的心情欠佳，她認爲

，玉面閻羅人都死了，還要將這些捕風捉影的罪名加到心上人頭上，簡直是欺人太甚，一言不合，雙方便動上了手。

「當時，若論功力，冷玫瑰實在不是方斌對手，但冷玫瑰和玉面閻羅相處甚久，已從玉面閻羅處學會了不少暗器手法，恰巧身上又有兩枚『五毒金蜂』，一時情急，便將『五毒金蜂』打將出去，方斌一時大意，竟爲所乘，冷玫瑰心有未忍，怕方斌因而殘廢，當時丟下一包解藥，掉頭走了。方斌天生一副傲性，偏不肯取用那包解藥，僅以崑崙本派特製的解毒散敷服，因爲藥不對症，雖然免去了生命危險，但却從此兩腿有了長短……」

怪叟似乎說乾了嘴，捧起了葫蘆，又喝了幾大口。

司馬玉龍低頭想了好一會，然後，又抬頭迷惑地說道：「照這樣說來，也不能全怪冷玫瑰的不是呀！」

怪叟點點頭道：「何嘗不是？小子，你想想看，以跛仙翁方斌的那副火爆脾性，假如全是冷玫瑰的不是，他曾忍受到今天？」

司馬玉龍又道：「既然如此，冷玫瑰又何必忌諱着跛仙翁？她爲什麼不挺身出來講個明白，了不起道個歉，雙方從此誤會冰釋該多好？」

怪叟輕嘆一聲，然後笑道：「傻小子，你以爲武林中的恩怨，尤其是一些成了名的人物，解決一件紛爭會有如此簡單麼？小子，你年紀還靑，總有一天，這種滋味你會領畧得到。總之，一個習武之人，第一件要注意的便是儘力避免製造仇恨，其次方是武術的進修，打死或打傷一個人固是一件快意事，但在精神上的負擔也就够受的了。你看，冷玫瑰便是絕好的例子，她負亡夫大仇，却爲了曾在無意中殘害了另一個人的肢體，以致連露面都感到有所不便，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教訓麼？」

司馬玉龍又道：「既然如此，冷玫瑰又怎會被人喊做桃面騷狐的呢？」

怪叟搖了搖頭，說道：「這一點，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司馬玉龍詫異道：「什麼？連你老人家也竟不知道桃面騷狐的由來？」

怪叟又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桃面騷狐自潛伏苗疆，苦研絕技之後，一直就很少再履中土，還是後來苗疆來人傳言，說苗疆突然出現了一個絕色女子，武功甚高，而神態極爲淫蕩，逗得西南各省的綠林巨盜如癡如狂，又說要成爲此女的入幕之賓容易之至，如有一技之長，在此女面前施展，而爲此女賞識後，即可入圍。

但是，傳言又說，此女媚功驚人，精於採戰，相處不出旬日，便會得上癆瘵而亡，其可怕之處，遠勝稗史的狐仙之流，又因爲她人生得美，所以大家便送了她個『桃面騷狐』的渾號。……這祗是一種表面的傳說，又焉知她不是爲求技復仇而捨身？甚至那些人根本沒有親近到芳澤而被她處以貪色的報應？外人不明就裏，而說是因『癆瘵』而亡，不亦大有可能？」

司馬玉龍連連點頭。

怪叟又道：「在武林中，要能成爲一位人人尊敬的長者，第一件事，便是不該人云亦云，以道聽途說爲事實，凡事均應窮究源起，毀了一個人的生命固屬有罪，毀了一個人的淸白，又何嘗不是不可原有？」

司馬玉龍欠身凛然應道：「謹謝老前輩金玉良言。」

怪叟皺眉又道：「至於冷玫瑰爲什麼要混在天地幫，那就令人感到大惑不解了，難道她和金蘭另有什麼淵源？」

司馬玉龍忙問道：「誰叫金蘭？」

怪叟冷笑道：「天地幫的幫主呀！」

五行怪叟冷笑數聲，接下去說道：「小子，你很想知道天地幫幫主的一切麼？好吧，小子，先讓我說一段故事給你聽聽，大約在廿多年前，武林中有一位聲名顯赫的奇人，由於那位奇人居於當今六派之外的超然地位，又有着武林無雙的獨門絕學，一時之間，爲天下武林道尊稱爲泰山北斗，天地幫幫主金蘭，在那個時候，便是這位奇人的唯一女弟子。

「金蘭的資質奇佳，出身書香世家，幼讀詩書，文才過人。十五歲左右家遭天災，爲奇人收歸門下，先後五六年光景，便已得傳那位奇人的絕學十之八九。直到那時候，還看不出這金蘭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奇人鑒於此女年事漸長，終身大事終須有所交待，又因此女貌美才高，身負驚人武功，絕非凡夫俗子所堪匹配，便令他女扮男裝，外出闖練，順便物色理想對象。

「此女在江湖上行走不上兩年工夫，便已博得了『美俠』的綽號，也就在這段期間裏，江湖中轟傳着一件怪事，就是大江南北常有人在一夜之間失去頭顱，那些喪身的人，均是大戶人家風流倜儻的書生公子，雖然有人猜疑是黑道上什麼女淫賊所爲，但金蘭是一身男裝，誰也沒有懷疑到她身上去。而事實上，那些案子却都是她的傑作。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金蘭的師父，那位武林奇人雖然聽到了這種

傳聞，由於他對金蘭的偏愛，不但沒有疑心到金蘭，甚至下令金蘭追究這件公案。那位奇人以爲，以他愛徒現有的功力，絕不在當今幾位有名的黑道魔頭之下，如能假以時日，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可是，事實上大謬不然，金蘭足跡所至之處，斷頭案依然層出不窮，武林中頗不乏嫉惡如仇之輩，因之，很多人都挺身而出，協力來追究謎底，嘿，先後年餘，從事查案的人物，連人影子也沒有見着半個，且有好幾位身手稍鬆，爲此而送了命。

「據金蘭向奇人報告，她見到過那個女人的背影，身材嫋娜纖細，面部似乎蒙着一塊黑紗，但因她輕功高絕，晃眼無形，所以她也沒有追得上。

「奇人選了一個無人的山谷，靜靜地盤膝坐下，凝神運思，三天三夜後，奇人發現了可疑之點。

「第一，武學講究門派宗系，愈是精絕的武學，愈爲人所熟知，金蘭隨他學藝已久，當今各派武學皆已瞭若指掌，那人既非泛泛之輩，爲什麼金蘭不能從她的身形步法看出一點端倪？

「第二，當今黑白兩道，以他的武功居於首位，金蘭已差不多盡得他的眞傳，連她也望塵莫及，那個女人豈不在他之上？——這是不可思議的。

「第三，金蘭的體態有點變了，她更豐滿，更美了。

「奇人得到一個結論，那個犯案的女子，很可能就是金蘭本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斷，他也不願相信自己的推斷，但是，事實擺在眼前，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他不得不澈底調查明白，這件事假如由其他門派中人破壞，那就不堪設想了。

「奇人首先做了一個試探，他告訴金蘭，他本人將往蘇皖一帶查訪，事實上他仍暗守於原地，二個月過去了，案子出得最多的蘇皖兩省，在兩個月居然平安無事。

「奇人證實了猜測的一半。

「之後，他裝出一身風塵之色，僞稱剛從蘇北趕回，現欲往關外訪友，來回約需三月之期，吩咐金蘭隨時留心斷頭案的進展。

「奇人知道金蘭是個異常機敏的女子，武功又高，稍不注意，便易爲她識破行藏，萬一讓她有了戒心，想再抓她的眞憑實據也就困難了。

「奇人眞的起程往關外而去，一路上，奇人發現金蘭在後面跟蹤，他知道他現在已經成了金蘭唯一有所顧忌之人，金蘭一定不放心他是否眞個趕往關外，所以追蹤察看，便裝做毫不知情，兼程急行，就這樣，直到漢中，金蘭方始折回。

「金蘭回頭，奇人也跟着回了頭。

「就在第三夜，奇人發現金蘭蒙面進了一所莊宅，他躡蹤於後，結果發現事後一點不假……。

「當然，奇人很可以當場揭穿金蘭的眞面目，而以門規治理，可是，說來也怪，奇人竟在有所行動的刹那，突感氣血上湧，當場暈死過去。很久很久之後，奇人醒來，金蘭業已踪影全無。

「同時，奇人發現他的『百會穴』上給人點了一記重手，武功喪失殆盡，幾與常人無異。

「奇人想不到金蘭竟是這樣一個禽獸不如的女人，奇人又想，金蘭既然做得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她對今夜因一念之仁，沒有下手要他老命——也可能是心存疑慮，行動匆促，未暇多思之故——的錯着而生反悔，所以說，奇人當時的處境，危險萬分。

「就在當夜，奇人火速易形化裝，扮成一個普通行賈，眞的趕往關外去了。奇人化了整整三年時間，方在天山採全了各項恢復功力的稀有藥材，又化了三年的時間調製，服治和勤修，方將一身功力復原，再回到關內之後，金蘭早已自江湖上失去了踪影。

「有一年，奇人路過華山，華山掌門人『華山梅叟』向他提起何日可以歸還華山鎭山之寶『碧虹劍』的事，奇人這才知道金蘭已在六年前假藉他的名義向華山偸習了金龍劍法，並借去載有金龍三絕招的碧虹寶劍。

「奇人嘿然良久，爲了怕引起梅叟誤會，方始無可奈何地將事件始末畧畧說了一遍，梅叟是個異常豁達的人，不但全盤相信了奇人的話，反而倒過頭來安慰了奇人一番。

「之後，奇人行走江湖，就爲的尋訪叛徒金蘭的下落。

「同時，奇人發誓，他那獨門絕學永世不傳給女性。

「孩子，你現在已經知道了二十年前的那位奇人是誰？以及天地帮帮主的出身來由了吧？」

司馬玉龍默然地點了點頭。

五行怪叟摸出另一隻酒葫蘆，咕嘟嘟一氣喝乾，然後放聲大笑了好半晌，這才自語道：「二十多年來，老夫別的長進沒有，逆氣倒行的事大概是不會有啦。」

這時已是三更向後，老少兩人均因情緒激動而無離開城垛之意，司馬玉龍沉思了好一會，然後向怪叟問道：「老前輩現在既然已經知道天地帮帮主就是當年的金蘭，準備作何打算？」

怪叟深深一聲嘆息，然後以低沉的聲調緩緩說道：「老夫和天地帮帮主的關係，當今武林中，知道的人並不多，否則的話，老夫眞是一天也活不下

去呢。不過，老夫和金蘭無師徒之名，照理，這種武林敗類，老夫第一個應負清除之責……可是，玉龍！你看得很清楚，此女在二十年如非另外練成了什麼絕技，她絕不敢明目張胆的出山組帮立派，也絕不會令冷面金剛，伏虎尊者那等人物心甘臣服，倚若長城。早在二十年前，她的五行神功就祇差老夫一成火候，老夫復功六年，她則精進六年，此消彼長，目前老夫的功力是否在她之上，已難定論，何況又有一代巨魔三色老妖為虎添翼，老夫若逞一時之勇，很可能求榮反辱，却弄得身敗名裂……練武的人，很少會像老夫肯將自己說得一文不值，但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同，你在武當派，祇是一個俗家弟子，將來無論成就多高，也是處在賓位，除非你願獻身道教，你便永遠不能在該派取得掌門的領導地位，但假如你能轉入我的門下，事情便簡單得多了，五行一系，今後除了我，便是你……這一點，老夫自信能够不令你們做小輩的為難，老夫和上清道長這點交情還有，老道如果真是疼愛你，他也一定樂於接受……」

司馬玉龍連忙起身朝怪叟磕了三個頭，恭敬地禀道：「請老人家栽培，唯名義上，尚須家師面允，方可改稱，這一點請老人家原諒。」

怪叟點點頭，沉重地繼續說道：「這個自然。……孩子，你且起來，我們談正經事要緊。當初，老夫傳你神功，便有此意，現在，你既願意改投老夫門下，老夫便得告訴你，今後，你的任務是相當艱巨的，就連清理本門門戶，老夫也都寄望在你的身上。」

司馬玉龍聽得心頭一凛。

怪叟接着說下去道：「以你的天資，如欲將五行神功練至十成火候，並不須多久時間，那時候，你將是武林中少數高手之一，可與當今六派掌門並駕齊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若要憑以消滅天地帮，還是差得很遠。因為，你將五行神功練至十成火候，也不過是和金蘭相等，要想勝她，還是不能。

「今年中秋夜，君山之會，武林六大派不一定全部參加，像少林，華山兩派，在這段時間裏，如與天地帮不另生糾葛，到時候頂多派兩名高手蒞會觀陣，除非天地帮指名叫陣，則很少有介入漩渦之可能。」

司馬玉龍忽然想起一事，忙從懷中掏出冷面金剛在洛陽留下字柬，遞給怪叟，高興地笑道：「六派中人，一個也少不了，這裏有一份最動人的請帖呢。」

怪叟看了一遍，點點頭笑道：「這麼一說，人手是不愁了。不過——」怪叟臉色一整接下去道：「雖然六派能人全部到齊，也不一定就能穩佔上風。天地帮現有幾位香主，幾乎是當今武林之精英，像冷玫瑰，冷面金剛，黑手天王……」

司馬玉龍忙道：「誰？黑手天王？就是那位以前的銀牌三，現在的執法堂香主？他不就是曾經獨身闖遍少林三六座經堂的黑手天王蕭昆？」

怪叟點點頭。

司馬玉龍嚇得一吐舌頭道：「此人武功並不在冷面金剛之下吧？」

怪叟道：「當然，這些且不去說它，單就一個帮主，屈指算來，已是無人可敵，何況尚有一個更厲害的三色老妖？而且，在大會上，帮主最好由你親手收拾，方算為本門清理門戶，假如五行山的叛徒，五行山的人降伏不了，而由其他門派的人代勞了，豈非天大笑話？

「所以說，你能在中秋之前將五行神功練成十成火候尚是不够，你必須另研絕技來超過她。你不但要超過天地帮帮主的武功，最好還能超過三色老妖，方算成功。」

剎那間，司馬玉龍雄心大起奮然問道：「三色老妖的絕學是什麼？」

怪叟道：「武功之最，役氣而已。三色老妖的氣功叫做『兩儀罡氣』，是一種和『五行神功』威力相若，但較五行神功為陽剛的氣功，兩者難分優劣，家師五行異叟當年和老妖打了個秋色平分，便是這個緣故。但是，老妖年在百歲左右，修為將近兩個甲子，你的天資再高，也無法趕得上他的渾厚啊！」

司馬玉龍又道：「這兩種氣功，較大乘神功如何？」

怪叟道：「畧遜一籌。」

司馬玉龍道：「我們去找那華山梅叟如何？」

怪叟搖搖頭道：「梅叟生性淡泊，不似我這個老不死的專愛伸手管別人閒事，孩子，你想想看，他會出頭嗎？」

司馬玉龍道：「懇請他老人家傳授大乘神功如何？」

怪叟仍然搖頭道：「他連好友如我者，都沒有提過他會大乘神功，愛徒若梅男者，也沒有立即傳授，他會答應你嗎？再說，你現在已是五行門中人，一旦有求不遂，豈不丟人？他和老夫交非泛泛，又何必為自己門戶中事去叫別人為難？還有，此老擺脫掌門之職後，已如閒雲野鶴，天下之大，何處去找他的俠踪？而且大乘神功也非速成之學，就是能够找着他，他也答應傳給你，又怎麼應得了今年中秋之急？」

司馬玉龍喃喃地說道：「大乘神經是衆禍之源，神經是他老人家丟在洞庭君山脚下的，如今後武林中大乘神功為害，他老人家也應該負很大的責任呢。」

怪叟板起臉孔，朝司馬玉龍訓責道：「孩子，你的這番話，固然不無道理，但是，做人的道理應該是少信賴他人，多策勵自己才對。你沒有想想，天地帮成立在大乘神經出世之前，假如沒有這部大乘神經，不還是一樣有個天地帮？沒有天地帮之前，就有了金蘭和三色老妖，你若屬五行門下，不還是一樣要想法對付他們？

「現在，消滅天地帮是整個武林中的大題目，消滅天地帮的罪魁，則是我們五行門中的私事，我們自力更生，有外來的助力固好，假如沒有，我們也得另外設法。」

司馬玉龍皺眉道：「我們怎辦呢？」

怪叟仰天哈哈一笑道：「孩子，喪氣的話，剛才老夫已經說盡，若再愁下去，我五行怪叟成了什麼東西？哈……哈哈。」

司馬玉龍聽得心花大放，興高彩烈地道：「你老人家也真是，有辦法怎不早說？」

怪叟倏然住笑瞪眼道：「你小子以為老夫剛才所說的是廢話一遍？」

司馬玉龍頦子一縮，沒有接腔。

怪叟仰面長嘆一聲，然後道：「事情擠到此等地步，也祇有這一條路可走了。」

司馬玉龍瞪大了兩眼。

怪叟上身前傾，湊上司馬玉龍之面，沉聲道：「孩子，假如是你處在老夫的地位，花去無窮心血，寄予無窮期望，辛辛苦苦地將一身武學，交付了某一個心愛弟子，而最後，他叛離了你，……他不但叛離了你，而且做出了毀滅師門聲譽的喪風敗俗之行……他不但做出了喪風敗俗之行，而且犯了欺師滅祖的大罪，對自己的恩師痛下毒手……孩子，老夫再問你一句，假如你處在老夫的地位，你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司馬玉龍被怪叟哀痛的聲調，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

怪叟微喟一聲，緩聲又道：「孩子，你不必回答了，我們走吧。」

司馬玉龍拭去淚水，仰臉詫問道：「你老人家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怪叟微笑道：「今夜我們說得已經够多了，現在已輪到祇做不說的時候啦。」

怪叟說完，立起身來，從懷中摸出一根啃光了肉的羊腿，隨意往暗處一丟。嘴裏同時咕噥道：「憑你這副料子，也够資格伺候我老不死的？」

司馬玉龍驟聽之下，不由得一怔，怎麼怪叟對他無緣無故的發起脾氣來了？等到羊骨落地，慘嚎之聲升起，他才慚愧地猛省過來。

司馬玉龍想過去查研一下，怪叟一把拉住他道：「了不起是個鐵牌脚色，理他則甚？」

兩縷灰影從城垜上升起，消失。

半個月之後，川藏交界的大雪山野人谷中，深厚的雪層上有一個枯瘦的老人和一個丰神如玉的美少年結伴踽踽而行。

這時，少年向老人問道：「祇有這座野人谷有那種『冰芝』麼？」

老人俯身四下察看，神志異常專注，他似乎並未聽到身畔少年人的問話，仍然向前繼續移動着步伐。

少年扮了一個鬼臉，默默地跟隨着。

一天，二天，三天……。

又是半個月過去了，野人谷中仍然不時發現那兩個一老一少的人影，在各處雪層上浮動，從山頂望下去，兩條人影細小得像兩隻在雪層上爬行的蒼蠅。

雪層上，老人停下脚步，朝少年憐惜地望了一眼，突然溫聲問道：「玉龍，這種辛苦，你忍受得了麼。」

少年毅然道：「你老人家能去的地方，無論是天涯海角，窮谷荒嶺，司馬玉龍都願終身厮守。」

老人咬着牙，沉思有頃，又道：「孩子，我們的火種還多不多？」

少年摸了摸袋子，說道：「大概還可以生十次火。」

老人寬慰地噓出一口氣，點頭道：「假如我們將就一點，兩天烤一次野味，我們還可以躭上二十天，二十天……」

一頓，老人喃喃地又道：「我們所有希望都寄在二十天內了。」

少年不禁問道：「你老人家確信『冰芝』祇有大雪山野人谷中才有嗎？」

老人輕嘆一聲道：「孩子，別問這個了，你就像老夫相信家師一般地相信老夫罷。」

少年高興地道：「既是祖師他老人家的遺示，還會錯得了麼？」

老人搖搖頭道：「別歡喜得太早，一件事業的成功，機運常佔一半有零，冰芝這樣東西，長得和雪層一樣顏色，又多半在雪層之下，就算野人谷中一定有這種東西，你能將全部雪層揪開搜索不成？」

少年臉色一暗。

老人沉臉道：「孩子，你這種做人態度眞是要不得，你太容易被自己的情緒左右了。假如冰芝這麼容易發現，冰芝可能早就絕種了，它還會等到我們今天來尋找？俗語所謂難能可貴，要是冰芝是可以手到擒來的物事，像老夫花錢買酒一樣，它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値？」

寒風凜烈，雪花輕飄。

兩隻蒼蠅在野人谷中的雪層上蠕蠕而行。

另一天，坐在一堆枯枝上的老人，滿臉愁苦地向少年道：「還剩下最後的三天啦，這些日子以來，谷中生物受了侵擾，我們已整整兩天沒有見到一隻飛鳥走獸，火種雖然還有，沒有燒烤的對象可怎辦？」

少年神秘朝老人一笑。

老人笑罵道：「小子，莫非你小子已發現什麼可吃的不成？」

少年身軀微晃，用手一指坐着的枯枝，笑道：「就在這底下……唔，它在動呢。」

老人大喜道：「掏牠出來呀，別放牠跑了，看看是不是一隻雪兎？」

少年探手腿下枯枝之中，摸索了好一會，突然露出一臉失望的神色，將手一揚道：「活見鬼，竟是這麼一隻小東西，連皮帶骨還不够你老人家一口呢！」

老人順勢往少年手中看去，漸漸地，老人的眼光發直了。……驀然地，老人大吼一聲，騰身而起，疾若奔雷電閃般地從少年手中奪去那隻小動物，雙手摟在懷中，在谷地下滿地滾騰，怪叫不已。

少年看得目瞪口呆。

老人狂了一陣，從雪地骨碌一聲爬起，噙着一泡老淚，不住地自語道：「找到了，找到了……感謝祖師爺恩典。」

少年連忙運目向老人手中望去，老人此刻手中托着的，原來是一隻通體純白，雙睛細小滾圓，其赤如火的小老鼠。

老人將那隻白老鼠小心地納入空葫蘆，然後令少年立起身來，走近少年原先坐的那堆枯枝之前，蹲下身體招手吩咐少年走近，一面小心地移開枯枝，一面向少年解釋道：「這種老鼠叫做雪山冰鼠，有冰鼠的地方就有冰芝，冰鼠的價値雖然趕不上冰芝，但已是百年罕見的奇珍了。老夫因冰鼠行動極快，任令輕功如何高絕，也無法趕上，所以老夫祗志在冰芝，而對冰鼠並未寄予厚望，想不到現在一箭雙鵰，鼠芝俱得，眞太令人高興了。」

枯枝除盡，雪層已現，雪層上果然有兩三個石榴大小的洞孔，老人伸出兩指，在洞孔四週輕輕劃動，堅如鐵石的冰雪有如浮粉似地往外湧翻，不大一會，雪層中果然現出一種兩葉奇草。

葉如扁草，兩葉對生，兩葉之間，一顆滾圓雪白的菓子安然躺着。

老人令少年在冰芝對面盤膝坐下，老人自己也在另一邊相對坐下，二人坐定後，老人沉重地道：「孩子，等會兒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你都不許開口說話，最好連血氣都不浮動，否則的話，我們這些日子的辛苦白費了不算……唉，孩子，你是明白，我也不多說了，祇要你能以五行門過去的榮譽爲重，你就應該從此刻開始，默不則聲，靜聽老夫號令行事。孩子，你辦得到麼。」

司馬玉龍毅然地點點頭。

老人喊一聲好，神情立顯嚴肅。

老人首先喝道：「內視丹田，運氣上升泥丸，復沉湧泉，經海底，再回丹田，行功三週。」

一會兒，老人伸手摘下那顆白色果子，納入少年口中，喝道：「不許嚼破，和唾嚥下，依樣行功三週天。」

老人隔了一會兒又問道：「週身涼爽異常，是不是？」

少年點點頭。

老人又喝道：「閉目，接引老夫眞氣依樣行功三週天。」

少年閉上雙目，老人雙掌按上少年足心，一會兒之後，少年滿臉通紅，老人臉色慘白，汗如雨下，神色痛苦異常。

又是片刻之後，老人緩緩自少年身上無力地縮回雙掌，低聲道：「睜眼，護氣，保持平靜心情，老夫有話交待。」

少年睜開神光閃射的雙目，迷惑地望着老人，老人看了，欣然地點點頭，輕嘆一聲，然後朝少年有氣無力地說道：「孩子，靜靜地聽，不許傷心，不許難過。從此刻起，老夫已是凡夫俗子一名，而你，孩子，已經是兩個五行怪叟合成之身了。從今而後，你是武林中眞正的小武曲了，不，孩子，你是武林中的武曲星了，五行門第十代掌門人，……老夫很高興五行山一系從此又放異彩……孩子，你的心氣浮動了，制止它，爲了五行光榮的過去和未來，制止它，孩子，制止它，唉，眞好，我的乖孩子……我懷中有一封信，等會兒交給你，那是爲寫給上清道長的，這封信到達道長之手後，你便是五行門第十代的掌門人了，那時候，你有權以五行門的名義任意行事，掌門令符也在我的懷中，等會兒你一齊拿去……別爲老夫担心，我此刻雖然功力盡失，但我懷中還有一隻冰鼠，它可以賜我精力，祗要我能趕到北天山，搜集到當年復功的藥物，老夫

仍有三度出世之機會……不過，那已是五六年以後的事了，今年中秋之會，老夫是無法參與的了……記住，你是五行掌門，一切以令符爲準，你有權處置天地幫的幫主……好好地復習五行神功，外加大羅掌和金龍劍法，你已是無人能敵的高手了……話雖如此，驕狂之心仍不可有，學無止境……不許違背我，這是師令，從我懷中拿去信及令符，老夫尙須調息三晝夜，老夫不須你陪伴，有了你反難收效，老夫無力再說下去了……記住，這是師父的命令，……唉唉，很好很好……孩子，擦乾眼淚，掉頭走吧，再見了。」

含着一腔熱淚，司馬玉龍下了雪山。

「無論如何，」他想：「我必須先找一趟華山梅叟，天地幫的組成固然先於大乘神經出世，但他老人家決不應該聽由大乘神經爲害於武林而視若無睹。消滅天地幫，清理五行門，我司馬玉龍自不應假藉外力，可是，大乘神經的收回，梅叟則應助北邙，衡山兩派一臂之力。再說，……在禮節上……我也該去華山看一趟梅大姊。」

華山——俗稱西嶽。

華山中峯之顚，有一座「金龍宮」。

金龍宮寬廣半里許，重樓叠閣，麟吐鳳飛，屋宇連綿，奐宏無比。

金龍宮正門，南向而開。門前是一條碎石通道，道旁矮松成蔭，雜生修竹。通道末端，便是下峯的斜坡。坡繞峯腰盤旋而下，中歷怪澗奇壑，爲數千百。錯非絕佳身手，莫想登上一步。

進了金龍宮門，是一片大院落，院中遍植奇花異草，姹紫嫣紅，四時飄香，登階而上，是一所寬容百人的議事廳，爲該派遇有大典全派集議之所，大廳兩側各有便門一道，左通劍院，右通靈園。

劍院成橢圓蛋形，周圍是四五十間靜室，靜室拱衞着一塊二十來丈寬濶的草坪。草坪是練劍場，靜室則爲門下弟子行功之所。

靈園共分三進，最前面的餐軒，中間是養心閣，最後進是謝塵館。第一進是全派弟子食膳之所，第二進是全派弟子眠宿雅舍，第三進則是華山派有名的「五劍一朶梅」的養眞之處。

謝塵館形若梅開五瓣之狀，館心築有一塔，塔高十餘丈，登塔之尖，俯察整個金龍宮，瞭若指掌。塔頂有一間靜室，依例爲歷代掌門人住用。華山五劍分住於五扇梅瓣之內。

由於華山派上一代掌門人華山梅叟酷嗜梅花之故，謝塵館內，到處都是梅樹，每屆冬臨，寒梅競秀，處身其間，鮮有不生出塵謝俗之感者，……華山派處於武林六派之間，百十年來，獨身自好，絕緣是非之外，與此或亦不無有關。

時値春末，某一夜，金龍宮內的議事廳脊上，突然閃過一條其疾無比的身形，身形稍現即逝，隨着身形的逝去，議事廳脊上，蕩漾着一串低微的嘿嘿笑聲……。

身形消失不久，另一條身形繼之出現，後來者身材瘦小，通體黑色勁裝，背後斜揹着一支長劍，此人挺立廳脊之上，四下畧作張望之後，立即從懷中摸出一件物事，向謝塵館的塔尖方向振臂擲去，颼地一聲破空聲響，一道碧綠的火焰，像靈蛇似地，劃過夜空。

隨着綠焰的消失，謝塵館內的塔頂之上，立即挑出了一盞紫絹八角宮燈，宮燈的八面，每一面都有一個大紅篆體「梅」字，梅字兩旁，各有金鳳一條。宮燈挑出之後，燈火共計明滅三次，在華山派來說，這正是和衡山派「九品鐘」意義相同的「金龍三現」！

接着，整個靈園內燈火通明，養心閣的靜室，每一間的簷前，都有一盞宮燈懸起。不消盞茶光景，金龍宮的議事廳廳脊上，八個華山派的弟子仗劍分立四角，議事廳內，華山五劍穿着同樣的黑綢長衫，身佩金龍寶劍，神態肅穆地一字排立着，議事廳東西兩側，左邊立着二十幾個男弟子，右邊立着二十幾個女弟子，男弟子一式淡藍對襟短打，女弟子一式鵝黃斜襟短打，各人身上，都佩着一支長約二尺七八的帶鞘寶劍。

大廳內，鴉雀無聲。就在這個時候，一陣環珮叮噹之聲自右側門傳入，環珮聲中，一位年約廿四五，雲髻高擁，蛾眉淡掃，身着淡紫宮裝的麗人，步步生花地，嬝娜欵步而入，麗人兩側，各有青衣小婢一名，兩名青衣婢，各人捧着一支長劍，左邊的一支碧虹璀燦，右邊的一支紫霞氤氳，那正是華山派的兩支鎭山之寶，「紫霞」和「碧虹」。

宮裝麗人於步過黑衣五老身前時，黑衣五老同時俯身一躬，宮裝麗人並未作答，逕至五老面前的錦座上緩緩坐下。麗人坐定，五老的最末一位，趨步而出，走至麗人身前恭身禀道：「五劍柏雲，有虧職守，請掌門人依例議事。」

麗人自錦座中微一欠身道：「五叔且慢自責，倒是先述經過要緊。」

自稱五劍柏雲的黑衣老人向左側一招手，一個二十歲左右，精神飽滿的男弟子，手上捧着一隻油紙包裹，走至五劍柏雲面前，恭恭敬敬地遞在五劍手上，然後一揖而退。

麗人問道：「此物何來？」

五劍柏雲恭謹地答道：「約在初更左右，柏雲自劍院巡查回轉，途經本廳正脊，突見一條黑影自

聽中竄出，因來人身法絕佳，不在柏雲之下，柏雲深知追趕無益，且因護宮責任重大，恐中敵方詭計，另有失閃，故於放出綠焰彈後，立卽翻身下廳查察，因而發現了這隻油紙包裹。」

麗人聽到這裏，點點頭，以一種畧帶感慨意味的聲調說道：「知道了……裏面是些什麼東西？」

五劍柏雲雙手捧起包裹，跨上一步道：「未奉掌門旨意，柏雲不敢擅專，包裹尚未開拆。」

麗人輕嘆一聲道：「華山開派，將近百年，向以與人無爭而爲武林黑白兩道所尊崇，於今梅男接長不久，便生枝節，此事想來，定與梅男一己德能不足服人有關，……五叔，事無不可對人言，您就當衆把它打開吧。」

五劍柏雲依命將包裹放在地上，然後蹲着身子，將油紙謹愼地層層挑破，當最後一層油紙挑開之後，蹲着身子的五劍柏雲，突然輕啊一聲，霍地立起身來。

全廳數十對目光，立刻全部射向那隻打開了的油紙包裹。

油紙裏包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一面對摺的錦旗，一封信，一塊金牌，五塊銀牌。

麗人花容微變，沉聲說道：「五叔，打開那旗子！」

旗子打開了。

旗面成三角形，黃底金邊，係上好的貢緞所製成，中間是「天地」兩字，兩字週圍則爲銀綫刺繡的日月星辰。

麗人沉聲又道：「朗誦來信！」

五劍柏雲抽出信紙，稍爲遲疑了一下，然後朗聲唸道：「茲聘華山派掌門人梅男女俠爲本幫副總教練，賞金牌一面。

聘一劍楊雄爲第一教練，賞銀牌。

聘二劍施敬爲第二教練，賞銀牌。

聘三劍王奇爲第三教練，賞銀牌。

聘四劍符義爲第四教練，賞銀牌。

聘五劍柏雲爲第五教練，賞銀牌。

另給幫旗一面。尅日張懸金龍宮門，如有抗聘情事，七日內血洗華山。

——天地幫幫主具——」

麗人冷笑一聲，自錦座中緩緩起立，冷冷地掃視了全廳一遍，然後沉聲喝道：「五劍柏雲，三劍王奇聽令。」

麗人身後，黑衣五老中的第三位，趨步走至麗人面前，躬身道：「三劍王奇恭候掌門人吩咐。」

麗人厲聲道：「本派除五老外，其餘所有各代弟子，連夜打點行裝，各給紋銀百両，限天亮前全部離開華山，離山後最好棄武改業，各自成家，擇地隱居，否則亦不許於行走江湖時以華山派門下自居，……本掌門現在宣佈，華山一派自此刻起，一體解散。」

三劍王奇的臉容慘變，痴立於當場，愕然不知所措。

麗人厲聲宣示完畢。朝三劍王奇看了一眼，緩下臉色，淡然一笑道：「請三叔連夜辦好此事，五位叔叔明晨此處再見。」

麗人說罷，也不容三劍再說什麼，纖袖微拂，已然領着兩個靑衣小婢，自右側門走出議事大廳。

翌日凌晨，在華山金龍宮內的議事廳裏，粉黛不施，面容淸淡的梅男，皺眉指着三劍王奇身後兩個眼皮紅腫的弟子，向王奇詫然問道：「他們兩個怎麼還沒有走？」

三劍王奇苦笑道：「梅姪，若依華山派規而論，他們兩個違命抗上，實在已犯了欺師滅祖重律，罪在不赦之列。但他們兩個是在出了金龍宮門之後，偷偷地瞞着別人重新走回來的，他們說得好，他們現在不是華山派的弟子了，他們願意以奴僕身份追隨我們五個老頭子身邊，聊供驅使，他倆向我們五個老頭子又拜又哭，施老二心腸輭，我王奇想想宮裏面一個做雜差的沒有也實在不方便，便斗胆答應了他們，梅姪，你就可憐可憐他們這一點愚忠愚義吧。」

梅男皺眉道：「他們兩個也眞是，留下來豈不等於等死？」

三劍王奇苦笑道：「梅姪用心良苦，誰心裏還不明白？他們既然甘願如此，梅姪何不加以成全？」三劍說至此處，突然朗聲一笑，接下去道：「生有醜於死，死是樂於生，生死一綫隔，遲早有何分？哈……哈……華山派弟子奉命唯謹的精神，令我王奇欣慰，華山派弟子欲求同歸於盡而不得的那種絕望可憐神態，更令我王奇肅然起敬，我王奇第一次爲自己列名於華山五劍而感到驕傲。」

梅男深深地嘆息了一聲道：「天地幫所擁高手，均爲當前武林之精英，日前又風聞『黑水黃衣藍面叟』不但尚在人間，而且已被該幫羅致列爲最高賓位，依該幫目前實力看來，卽令武林六派聯手，也不一定穩佔上風，若是依次個別突擊，武林六派總體覆沒之日不遠矣。」

五劍柏雲道：「天地幫意欲橫霸武林，固屬意料中事，但該幫先選本派爲下手對象，實在出人意外。」

四劍符義沉聲說道：「我們難道就這樣坐以待斃？」

二劍施敬哈哈笑道：「坐以待斃？施老二不相

信金龍五劍一點老本撈不回來。」

四劍符義皺眉道：「除此而外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麼？」

梅男淡然一笑道：「四叔，辦法不是沒有，祇是七天時間太短罷了。」

四劍符義忿然道：「我們爲什麼要受他們的片面約束？」

梅男搖了搖頭，道：「四叔的意思梅姪知道，是的，我們可以那樣做，我們六人分做六路，五位叔叔向武當少林北邙衡山崑崙五派求援，由我去找五行公孫長者或家師梅叟……可是，四叔您想想看，七日之期屆滿，天地幫人馬找上金龍宮時，一個人影子也看不到，他們將對華山派怎麼樣的看法和說法。」

四劍符義點頭不語。

梅男低頭沉思有頃，忽然抬起頭來向三劍王奇道：「天地幫居心如此狠毒，決不致僅及華山一派而止，本派之存亡已定，無可挽回，若能因此而令其他各派有所準備，亦大佳事也，屈指算來，與華山相處最近者爲武當，北邙兩派，梅姪擬修書兩通，着令吟雲，嘯風他們兩個改裝專程投遞，通知他們火速集合其餘各派全部人手，爭取先機，進剿該幫，雖然成敗尚在未知之數，但這樣豈不比本派今天這種孤立無援，一籌莫展的局面要强得多？」

三劍王奇拍手道：「太好了，太好了，賢姪這就動筆吧。」

一天，二天，三天……時光在無情地飛逝。

自吟雲，嘯風兩個二代弟子分別賫書前往武當，北邙兩派去後，掌門人梅男已將鐫有金龍三絕招的碧虹寶劍妥爲收藏，僅留紫霞一劍佩帶應用，她仍居住於塔頂雅室，由貼身兩婢自塔窗中輪流向全宮監察瞭望，華山五劍則除了飲食時間之外，整日整夜橫劍盤膝端坐於議事廳內，默無聲息地，有如五尊木刻的佛像。

整座華山金龍宮，籠罩在一片陰沉裏！

就在天地幫下書限期的第四天，華山東南，藍關和藍田之間，玉香鎭的某一個酒店裏，兩個相貌和裝束都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在縱酒濶論。

坐在上首的，是一個年約五旬左右，面容枯槁，身材瘦小，眼皮特長，十指長如鷄爪的老人。坐在下首的，是一個五十不到，身軀肥大，雙眉夾心處有一顆硃砂紅痣，身穿淺灰僧袍的和尙。

和尙的聲調沙啞，瘦老人的聲調嘶啞，但二人的交談却頗淸楚。酒店裏雖然同時坐有十來個酒客，看樣子他們二人並不將那些酒客放在心目中。

這時，那個大和尙喝了一口酒道：「蕭兄，這次華山之行，連你我在內，全部祇得三人，雖然藍臉老兒的功力已至神鬼莫測的境界，但華山金龍五劍也非等閒之輩，據韓老二說，單一個一劍楊雄，十年前就曾和他打過平手，雖然那時候韓老二的絕學尚未練至十成火候，且楊雄在十年之後的今天，又何嘗沒有進境？一劍如此，其他四劍可想而知，如果司馬玉龍那小子再獻殷勤將那支鐫有金龍三絕招的碧虹劍送還該派的話，更如如虎添翼，萬一此行受到損折，顏面攸關，到是不可不在事先盤算盤算下手的方法呢！」

瘦小老人啞聲一笑，然後冷冷地道：「少林寺三十六座經堂，我黑手天王都曾來去自如，華山五劍又算得什麼？前些天我去投書，進出均似如入無人之境，簡直稀鬆得可笑！」

這對談二人，一個是天地幫執法堂香主黑手天王蕭昆，一個是護法堂香主伏虎尊者，想來讀者是早已明白，而毋須筆者詳細交代的了。

伏虎尊者經黑手天王如此一說，似乎爲自己的過慮感到有點慚愧，也藉酒遮羞，端起面前的酒碗，張口一吸而盡，就在伏虎尊者低頭喝酒之際，黑手天王突然停箸發出了一聲太息。伏虎尊者不禁放下碗問道：「蕭兄有何不快？」

黑手天王道：「我在爲一件事發愁。」

「愁，愁什麼？」伏虎尊者訝道：「你不是說……華山五劍一無可慮之處麼？」

黑手天王撩起眼皮，露出那雙其小如豆，芒如冷電的眼球，掃了伏虎尊者一眼，然後以一種不屑的口吻，諷刺地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是愁的這個？」

伏虎尊者過去是衡山派一人之下的高僧，現在是天地幫地位崇高的護法香主，爲武林中氣勢煊赫的少數高手之一，可是，如今在這位目前祇比他高了一小級的執法香主黑手天王之前，却顯得如此般地的遜讓，眞乃不可思議。——祇見他赧然一笑之後，搭訕着說道：「那麼，蕭兄……愁的什麼？」

黑手天王掛下眼皮啞聲道：「你知道藍臉老兒獨斷獨行的脾氣麼？」

「任他如何怪癖，我們又不去撩他，有甚麼相干？」

「此去華山，老實說，以藍臉老兒之絕世功力，單是藍臉老兒一個人，就已經多出半個來了，我們跟在後面，說得難聽點，實在是一種裝飾。」

「省點氣力還不好？」

「哼，我黑手天王的想法可恰恰相反，蕭昆自入江湖以來，以手黑心辣而得名，如叫我姓蕭的參與一場紛爭，儘由別人露盡鋒芒，而自己却袖手一邊，無所事事，身上不沾一點血腥子，可比什麼都

來得難受。」

「到時候誰敎你不去搶先動手？」

「搶先？搶誰的先？」

「這倒是眞的，忤了藍臉老兒，那可眞不是耍的。」

「我愁的正是這個。」

黑手天王說着，又是一聲嘆息。

停了一會兒，伏虎尊者忽然向黑手天王問道：「蕭兒，藍臉老兒在我們動身時，不是說好今天在這兒碰頭麼？怎麼現在已是末牌時分還沒有見到他的人影子呢？」

黑手天王冷哼了一聲，道：「誰知道，但願他不來。」

× × ×

黑水黃衣藍面叟既然在事先約定和黑手天王以及伏虎尊者二人在玉香鎭會面，以三色老妖的身份，當然不會有意失約……那麼，三色老妖現在又在什麼地方呢？

哈，看吧，由玉香鎭向湘北倒退二百里，川陝交界的鎭平城中，在同一時間，鎭平城中首屈一指的福祿大酒店中，三色老妖正和一位年約雙十，丰神奕奕的少年舉杯對酌。

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在先一天，司馬玉龍走至兩河關附近，忽見左側岔道上，一個身被玄黃披風的高大老人，正飛步轉入官道。司馬玉龍目光特別銳利，見此老人步履矯健，逈異常人，雖然他祇看到那人背影，但覺眼熟之至，畧一凝視審思之後，馬上判定那人便是三色老妖，黑水黃衣藍面叟！

假如換了第二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一個念頭準是「敬而遠之」而無疑。可是，司馬玉龍終究是司馬玉龍，在他詞典裏，祇找得出「疑」字而找不出「懼」字。當時，司馬玉龍的腦海裏，迅速地湧起了一連串的問題：老妖爲何單身獨行？他往那兒去？老妖爲何走得這樣急連在官道上也施展出縮地移形的上乘輕身術？

最後，司馬玉龍得到一個結論，無論他去哪裏，他去的地方，將不會有甚麼好事發生。機不可失，念起卽决，他凝聚起全身眞氣，向前面開口傳音道：「仙翁止步。」

藍面叟眞不愧一代巨魔，司馬玉龍語音方歇，既未見他掉頭轉身，亦未見他晃肩作勢，一條高大的身軀，升移地面二寸，晃悠悠地倒飄而回，在臨近司馬玉龍面前五尺左右，霍地一個大轉身，兩臂微分，將司馬玉龍整個罩在掌力可達的範圍之內。

司馬玉龍雖然暗作戒備，表面上仍極自然，笑嘻嘻地立在當地。

三色老妖在看淸喊他之人乃是司馬玉龍之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司馬玉龍故作不解地大聲道：「你笑什麼？」

老妖止笑指着司馬玉龍道：「你這娃兒眞好大胆！」

司馬玉龍昂然道：「見面三分緣，有緣在先，難道連打個招呼也不行？」

老妖大聲道：「你知道老夫有急事在身，正忙着趕路麼？」

司馬玉龍一揮手道：「請便！」

老妖怪眼一翻，又是一陣大笑，笑畢說道：「現在不急了。」

司馬玉龍道：「可急可不急，其不急而裝急可知。」

老妖哼了一聲道：「娃兒少油嘴，老夫正找你呢！」

司馬玉龍坦然地道：「我也在找你呢！」

老妖訝道：「你找老夫作甚？」

司馬玉龍也道：「你也找我作甚？」

老妖怪笑一聲道：「宰你！」

司馬玉龍又是一揮手道：「請便！」

老妖上前一步，司馬玉龍眞氣凝聚，昂然挺立不動。

老妖哈哈一笑，擺擺手道：「娃兒有種，老夫佩服！別裝神弄鬼了，走，咱們喝兩杯去，過幾天老夫請你娃兒看熱鬧。」

司馬玉龍心頭一震，强作鎭定地道：「什麼熱鬧？」

老妖哈哈笑道：「熱鬧極了。」

說完，一招手，又喊了一聲走，掉頭就跑，司馬玉龍心知有異，一咬牙，也不再追根究底，提步便在後面跟去。

這一夜，他們在兩河關歇脚。老妖要了兩個房間，一人一個，任司馬玉龍問什麼，老妖祇是不理。用完酒飯，老妖走進自已的一間，關上門，逕自休息去了，司馬玉龍爲防意外，打坐通宵，聊代睡眠。一夜平安無事，第二天中午時，他們抵達鎭平城，在福祿酒店歇下脚來。

司馬玉龍因有昨晚的經驗，知道老妖脾氣執拗，你說東來他偏西，從正面絕對問不出什麼所以然來，於是試着說道：「喂，老頭子，你歡喜開玩笑是不是？」

老妖怪眼一翻，道：「老夫幾曾和人開過玩笑來？」

司馬玉龍接着道：「那你昨天說要宰我是眞的了？」

老妖點頭道：「當然。」

司馬玉龍笑道：「爲什麼？」

老妖道：「因爲你是武當弟子！」

司馬玉龍笑道：「武當弟子何罪當殺？」

老妖冷哼一聲道：「除天地帮之外，武林中任何一派無不是可殺之人！」

司馬玉龍聽得心中有氣，故意頂撞道：「是不是因爲担心容得各派存在，總有一天殺進天地帮裏去？」

老妖不但不怒，反而笑道：「聰明，差不多是這個道理！」

司馬玉龍又說道：「怎麼後來你又改變了主意了？」

老妖笑道：「你太小！」

司馬玉龍笑道：「人小？」

老妖道：「輩份也太小！」

司馬玉龍笑了笑道：「假如我是一派的掌門人呢？」

老妖大笑道：「那就差不多了，不過，假如老夫不先除了上淸老道，你娃兒的這個美夢還長着呢，哈哈……眞是人小鬼大，虧你想得出來，有趣極了。」

司馬玉龍冷笑道：「除非你能先除了我，否則武林中任何人你也別想除得了。」

老妖放下酒杯，拍手笑道：「吹得好！妙，老夫一生就佩服瞧得起自己的人。」

司馬玉龍哼了一聲道：「老頭兒，我說的都是老實話呢！」

「我也喜歡老實人！」老妖說罷，復又哈哈大笑起來。

等老妖笑罷，司馬玉龍諷刺地道：「老頭兒，你還喜歡什麼啊？」

老妖笑道：「喜歡看人受窘！」

司馬玉龍道：「何不先宰我試試？」

「正想如此。」

「等着呢！」

「三天之後。」

「妙。」

老妖哈哈笑道：「娃兒，別風凉了，你以爲老夫信口開河麼？嘿，老夫早說過，一生不愛和人開玩笑，能說得出口，就能做得到。別人遇上這等開心事，也許會賣賣關子，老夫可不然，老實告訴你娃兒吧，喂，娃兒，你的胆子可够大？」

「不算太小。」

「娃兒，坐穩點，聽了可別害怕，老夫殺人的老毛病又復發了。……你娃兒剛才說過，祇要有你在，武林中的正派人物我一個也除不了，言猶在耳，你娃兒想賴也賴不掉。別人也許會因你年靑輩份小，不將你娃兒無心童言當做一回事，老夫看法可不同，你娃兒骨氣硬，和你鬥智，鬥心機，遠比跟那些自鳴不凡的武林高人鬥氣來得有意思。現在，正好有現成的機會放在眼前，這三四天，你娃兒不許離開我一步，三天之後，我將當着你娃兒之面，痛痛快快地殺幾個絕不令你娃兒失望的六派名人，那時候，你娃兒睜着兩隻眼，心有餘而力不足，哈哈，能看到你娃兒那時候的窘態，老夫也就心滿意足了。」

司馬玉龍聽了這番話之後，內心的震駭程度，蓋可想見。他怕亂了自己的步驟，仍然勉力鎭定心神，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悠然笑答道：「老頭兒，我也喜歡你老頭兒這樣的人，吹得好，妙。祇要你老頭兒敢讓我跟在你的身邊，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那就是：祇要有我和你同在，除我你或者天地帮的人之外，誰也死不了。」

老妖又笑又叫，一口氣喝了好幾大碗酒，然後推開碗，向司馬玉龍正色道：「娃兒，連頭帶尾還祇剩下四天時間，今夜不許歇宿，無論如何要在四天之內抵達，和前頭人會合，否則過了七天期限，再做手脚就不够意思了。」

「他要殺誰呀？」司馬玉龍心裏不安地想道，嘴裏却道：「走就走啊，難道你還帶着別人同行不成？」

老妖仍乎面有慚色道：「帶人？哼！老夫一人辦不了的事，當今之世，誰也帮不了忙。伏虎和尚和那個什麼黑手天王白手天王的，也不過是送信跑腿的貨色，有了不多，少了不缺，到是和他們約定今天此刻在玉香鎭碰頭這一點，老夫給你娃兒嚕嚕嗦嗦的躭擱了，有點不甚自在。」

啊，那兩個魔頭也參加此一暴行？司馬玉龍又是一驚，同時，他憂慮地反覆暗忖道：「到底要殺那些人啊？」

他們上路了。

因爲心情過份緊張，司馬玉龍暫時丟開了去華山拜訪梅叟梅男和五劍的原定計劃，定往華山的這一條路也沒有走過，前些日子他都是問一段走一段，他埋着頭向前走，而做夢也想不到現在走着的，正是去華山的路。

× × ×

四天，五天，六天……時光，在無情地在消逝着。

第六天，在離華山一百二十里的雒南地方，三老妖看看天色，然後頓足吼道：「看樣子我們要在限期的最後一刻到達啦。」

「我們究竟要去那裏呀？」

老妖沒好氣地吼道：「小鬼頭，難道走了這麼多天，你還沒看出我們在奔向華山？」

× × ×

同一時間內，在華山張超石室不遠處的一座松林裏，一個身材瘦小，面容枯槁，十指長如鷄爪的老人，向着身邊眉心間有着一顆紅痣的肥大和尚獰笑着說道：「看樣子，我黑手天王這一次可以遂願了。」

× × ×

同一時間內，金龍宮內的華山五劍，彼此互望一眼，各自發出一聲苦笑，重新低頭，撫劍端坐，有如五尊木刻的佛像，成一朵梅花形狀團列着。

× × ×

第七天終於來到了。

晌午時分，華山金龍宮謝塵館內的鐵塔之尖，突然傳出三聲清越悠揚的三聲鐘響，議事廳內撫劍端坐的華山五劍在最後一響鐘聲敲過之後，分別自太師椅的錦座上，緩緩扶劍起立。五劍以一劍楊雄居中，左爲二劍施敬，四劍符義，右爲三劍王奇，五劍柏雲。

五劍全以左手握劍，劍身豎貼於左肘之後，一字排立在寬廣的議事廳前石堦上，神態莊嚴肅穆地注視着大門敞開的金龍宮正門。

不消盞茶光景，金龍宮宮門外揚起一陣嘶啞刺耳的長笑，長笑聲中，一個枯瘦小老頭和一個身軀肥胖的大和尚，昂首闊步而入。

一劍楊雄越衆而出，跨上兩步，抱拳朗聲道：「貴賓光臨，寒山之幸，金龍五劍恭候多日了。」

一劍說罷，微微側身，向台堦上的其餘四劍一揮手，四劍各向兩側退開三四步，讓出一條進廳通道。枯瘦小老頭子和肥胖的和尚，嘴角噙着陰笑，大剌剌地自四劍中間健步走過。進入議事廳，七人分成東西兩排對立，一邊是華山五劍，一邊是那個枯瘦小老頭和肥胖的大和尚。

兩邊站定，那個枯瘦小老頭故意向身邊的那個大和尚側目冷笑着問道：「喂，朱香主，我姓蕭的是出了名的睜眼瞎子，你朱香主眼力好，在進門時，可曾看到門外什麼地方掛着那面旗子？」

伏虎尊者，那個肥胖的和尚，僅僅哼了一聲，沒有答腔。

五劍中以二劍施敬的詞鋒最利，這時哈哈一笑，也仿着黑手天王，那個枯瘦小老頭的姿態口吻，側目向身邊的三劍王奇冷笑着問道：「老三，華山五劍中以你老三的目力最好，你可曾看清今天的貴賓，到底來了幾位？」

三劍王奇未及答言，黑手天王已自陰惻惻地笑道：「姓施的，我來告訴你，第一批是兩個，假如嫌多，儘管明說。」

二劍施敬哈哈一笑道：「朋友，你貴姓？」

黑手天王蕭昆的武功，係傳自與當年武聖潛龍子同代，著名的魔頭天山毒手尊者之後，自十餘年前單身獨闖少林三十六經堂，早已名噪武林，二劍施敬那有不識此人之理？二劍施敬之所以如此說，祇爲看不慣黑手天王那種半死不活的傲慢神態，橫豎已存必死之心，樂得在口舌上先發落一個痛快。

黑手天王經二劍施敬這一番明知故問，內心雖然氣怒到達極頂，但爲了不願在言詞上先吃敗仗，便也在二劍施敬問完後發出了一個哈哈，黑手天王眞個是氣極了，他將這個哈哈打得又響又長，笑聲在整個議事廳內廻旋激蕩，震人心魄。

黑手天王笑畢，向二劍一指，嘲弄地道：「姓施的，不認識我麼？嘿嘿，姓蕭的絕對相信。因爲我姓蕭的本身也是識人不多，除了當今各派的掌門人之外，所知有限，就連你姓施的，我也不過是從你們五劍站立的方位上冒昧揣摸而得，朋友，你姓施麼？哈哈……這也難怪於你，朋友，把你們的掌門人請出來吧，看她認不認得我是誰？」

二劍敞聲一笑，轉向三劍道：「老三，去拿面鏡子端盆水來……這位朋友要見我們掌門人呢！」

黑手天王大概已知在口頭上絕對討不了好，更因連番受辱，殺機早起，偏臉向伏虎尊者吩咐道：「朱香主，你退開點，姓蕭的想向有名的華山五劍討教幾手金龍絕學，人家人多劍長，地方小了施展不開……。」

伏虎尊者哈哈一笑，飄身退後丈許。

這次天地帮先期恫嚇說要血洗華山，而屆時祇來了兩個人，雖然這兩個人都是當今一流名手，任何一個都不在五劍之下，而其中尤以黑手天王的「微波震魂手」，爲當今掌法一絕，但無論這兩人如何棘手，在人數上來說，多少不無賦予五劍一些生望，當然，五劍心裏明白，天地帮既然扯破了臉，決不會就這樣虎頭蛇尾，虛應故事，後面接着來的，一定不會弱過第一批，就算在頭一陣中佔到便宜，如無意外支援，結果仍然不免覆滅之災，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未來的事也管不了許多，而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當下，一劍楊雄朝三劍王奇瞟了一眼，三劍王奇點頭會意，華山五劍中，三劍王奇的武功雖然數不上第一，但若論沉穩老練，却無人能出其右，一劍深知黑手天王不是一位好惹的人物，對方功力高到什麼程度，一劍心中，尚無一定的準頭，他示意三劍應敵，就是爲了這種緣故，三劍以爲，三劍縱然不是黑手天王的對手，但兩者之差，也極有限，再補以三劍的沉穩，當不致在第一陣輸得太慘。

就在三劍王奇剛欲舉步之際，五劍柏雲早已大笑着將手中的金龍劍對準大廳正樑，脫手擲出，颼地一聲，劍尖沒入樑柱一尺有零，劍柄兀自微微顫動不已，五劍金龍劍出手，旋即雙手一拍，大笑步出，指着黑手天王說道：「想學金龍劍法麼？哈哈，沒有這麼容易。來吧，朋友，今天讓你看看華山五劍是不是在金龍劍法之外什麼也不懂。」

三劍臉色微變，一劍也是眉頭一皺。

黑手天王抬頭朝五劍望了一眼，陰惻惻地笑道：「眞的一個一個的來？不嫌麻煩？」

五劍怒喝道：「朋友，你是客人，請進招！」

黑手天王跨上一步，陰笑道：「主人也做不多久了，還是你先請吧。」

五劍怒喝一聲：「有僭了。」當下也就不再客氣，右掌護胸，左手駢食中兩指，以金龍劍訣中的「金龍戲珠」一招，欺身猛點黑手天王雙睛。

黑手天王全身挺立不動，待得五劍近身，右掌輕輕一揚，便向五劍肘部切去，五劍悶在心頭好幾天的一股怨氣，不禁突然翻湧，也不顧自身安危，冷笑一聲，變點爲拍，一隻左掌，硬生生地向黑手天王的右掌拍去。

黑手天王先是一愣，旋即冷笑一聲：「找死。」右掌一偏，和五劍左掌迎個正着。

黑手天王以掌法見長，五劍棄劍用掌，已見不智，何況以自己左掌對人家右掌，那能討得了好？當下祇聽得一聲悶響，黑手天王微退半步，五劍臉色一慘，一條左臂業已倏然下垂，身軀同時震出三四步，搖搖欲墜！

二劍一個箭步，上前一把將五劍托住，扶到大廳一角，幫五劍盤膝坐下，然後急速地返回自己原位。等二劍歸位，四劍符義又已和黑手天王交上手了，二劍向鬥場中四劍看了一眼，臉色頓然大變，他向一劍低聲怨道：「老五老四他們發了瘋麼？」

原來四劍符義又是一雙空手，大廳樑柱，雙劍並揷。

二劍話音方歇，鬥場上又是一陣裂帛般地大響，裂帛聲過，黑手天王狂笑之聲隨起，四劍靑着臉，喉骨一聳，彷彿嚥下了一口什麼東西，然後搖晃着走向一旁盤膝坐下。二劍施敬一咬牙，飄身攔在三劍之前，亮出左手金龍劍，右手手指一靠劍身，朗笑道：「天地帮的香主，果然名不虛傳，我們老四老五算是自討苦吃。施老二臉厚，心眼兒死，會什麼要什麼，香主如再贏得施老二手中一柄劍，施老二別無所長，甘願隨劍而亡。」

黑手天王朝二劍手中的金龍劍望了一眼，臉上笑容立歛，華山金龍劍果然特別，劍身狹而長，色呈銀白，但閃動間却有金光蕩漾，黑手天王是個識貨的，這時不由得暗忖道：「有了這樣的名劍，劍法當然錯不了，僥倖之至，假如四劍五劍像二劍這樣老練，一上來便以寶劍應付我，事情有沒有如此順手還眞難逆料呢。」

黑手天王心裏在尋思不已，表面上却聲色不動，等二劍交代完畢，立即大笑道：「那一個上來都是一樣，用什麼也是一樣，祇是時間長短問題，貴派的命運祇有一個結論：金龍劍折，華山人亡！」

這時，一旁的伏虎尊者看得手癢心癢，他見黑手天王已經毫不費力地連勝兩場，生怕好事給黑手天王一人做盡，連忙搶上前來，哈哈笑道：「蕭兄，賞我和尚一場如何？」

黑手天王豆睛微轉，陰笑一聲，點頭退下。他似乎因爲尚未見華山掌門人現身，而有意保留着精力，伏虎尊者好像怕黑手天王會反悔似地，迫不及待地衝前一步，拍手笑道：「來來來，死在和尚手裏値得，等會兒洒家順便爲你們全場做場法事也就是了。」

二劍揚聲笑道：「堂堂衡山一派的尊者，素受武林同道敬仰，偏爲了一些入地獄的骯髒事兒擠在人家裙下做什麼香主臭主的，要是我施老二，早在臉上罩上黑紗了，虧你還有臉穿着僧袍說話！哈……哈哈。」

伏虎尊者狂吼一聲，以如來七式中的一招「我佛如來」，雙掌一推一合，一股勁風，直向二劍當胸撞去。如來七式，爲衡山派威鎭武林的絕學，伏虎尊者爲衡山派原先之五大名手中之佼佼者，其於如來七式上的造詣，可想而知。這一招「我佛如來」施出，掌風虎虎，聲勢確是駭人。同時，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也顯出了另一派絕學的精奧，祇見二劍長笑一聲，身形迎風而起，劍光打閃，恍若經天長虹，直向伏虎尊者當頭撲下。

伏虎尊者，橫身滑步，如來第二式「閒指瑤池」，右臂一揮，左掌蹈隙直切二劍騰起於半空的下盤，二劍一聲淸嘯，劍尖虛空一點，整個身軀已藉一點之勢，凌空翻向伏虎尊者身後。

這眞是一場龍爭虎鬥，一個掌力渾雄，一個劍招奇詭，掌和劍，分別代表着兩大名派的絕學，祇要任何一方疏神大意，不是腰斷骨折，便是利刄穿胸！二人鬥到緊急之處，活似一架轉動着的風車，二劍是車葉，伏虎尊者是車軸，轉過來，再轉過去……就這樣，約有盞茶光景，劍影中突然閃過一點銀星，祇聽得二劍怒喝一聲「賊禿無恥」。血光飛濺，二人迅卽兩下分開。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大結局）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在龍鳳山莊殺死人寰五絕手下血手印風鋒後，迫令羣魔吞下一顆藥丸，縱之使去，隨與張百機率領三光門下，雜在羣魔中，來到人寰五絕的五聖宮，其時姜文宏也得趙凱私自釋放，正在向人寰五絕報告失敗經過，呂柏年與張百機突地現身，擬一舉殲除羣魔，詎潘天士並不畏懼毒掌，竟與呂柏年打成平手，兩人均在無把握制勝下自動停手，呂柏年離去前遭費我暗算受傷，而費我也死在他毒掌之下。呂柏年經過調息後重與張百機潛返五聖宮，目睹潘天士浸在藥水缸中，房中只得胡一指與姜文宏侍立——

犂庭掃穴平魔寇　正義高張慶昇平

一指回天胡一指站在水缸一側，用一隻水杓，舀着缸中藥水，向惡華陀潘天士頭上澆洒不停。

姜文宏則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平攤着一套肉色緊身衣褲和一件頭罩，正用一隻刷子，用七種藥水在上面塗刷不已。

大家都默默的在工作着，只有姜文宏的眼珠，時而流轉，時而凝注，顯得心中思想太多。

時間一幌，過去了一個多時辰，惡華陀潘天士忽然開口了，說道：「好！可以了！」

一指回天胡一指放下手中水杓，取過一條大布巾，替他將全身藥水擦乾，惡華陀潘天士然後圍着大布巾走到桌前，檢視了一下姜文宏在塗刷藥水的衣服，又點了一點頭道：「可以了！」

姜文宏馬上把衣服放在一隻炭盆上烤了起來，衣服乾了後，立卽服侍惡華陀潘天士貼肉穿了上去，接着外面再加上一套外衣，於是誰也看不出**他**裏面還穿了一套特製的衣服。

敢情，**他**的不怕呂柏年的毒掌，原來就是有了這套特製衣服的關係，只是**他**這套衣服還不够理想，不能一勞永逸，與呂柏年一戰之後，防毒的效能，已是大打折扣，非加工處理不可。

惡華陀潘天士穿好衣服，吩咐姜文宏道：「爲師有事，要和你大師兄出去一趟，你去告訴賈師叔一聲，要**他**遇事盡量忍耐拖延，一切等爲師回來再說。」

姜文宏在師父面前，馴服得像小貓一樣，應了一聲：「是！」絕不多問一句話，就欣然離去。

可是，**他**出得房來，却閃身躲過一邊，眼看惡華陀潘天士帶着一指回天胡一指離開之後，才去向僞君子賈美仁傳話。

向僞君子賈美仁傳過話，**他**又一溜烟跑到醜嫦娥卜妙妙那裏去了。

醜嫦娥卜妙妙本來有話要和姜文宏說，但沒有說得兩句話，姜文宏就被惡華陀潘天士派人來把**他**叫走了。

這時，她正等得心焦，姜文宏已叩門而入，醜嫦娥卜妙妙忍不住劈頭就問道：「這樣久，你師父叫你做什麼去了？」

姜文宏出奇的輕鬆道：「五姑，有一件事情，只怕你萬萬想不到。」

醜嫦娥卜妙妙道：「什麼事？」

姜文宏道：「你道我師父爲什麼不怕呂柏年的毒功？」

醜嫦娥卜妙妙，雙目陡然閃了一下，道：「在五姑面前，你還要賣關子麼？你也太沒良心了。」

姜文宏笑道：「不敢，小姪不過……。」忽然話聲一頓，不過什麼？沒有下文了。

醜嫦娥卜妙妙面色輕輕一沉道：「爲什麼不說下去了？」

姜文宏故作姿態，一猶豫，一搖頭道：「沒有什麼，五姑，你猜猜看吧！」

沒有什麼，正是大有文章之謂，醜嫦娥卜妙妙那有看不出姜文宏心思之理，他們是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所以才臭味相投，特別親近。

醜嫦娥卜妙妙搖頭道：「我不猜，你直接了當的說吧！」

姜文宏道：「可是我不能說呀！」

醜嫦娥卜妙妙道：「你沒有嘴吧？」

姜文宏一笑道：「五姑，您……。」

醜嫦娥卜妙妙道：「過去有很多事情，也都是不能說的，但你還不都說了。」

姜文宏搖頭苦笑道：「您眞會逼人，但師父知道了，您可得替我担待啊！」

醜嫦娥卜妙妙一笑道：「這不是廢話，你要沒有五姑我，你會有今天麼？」

姜文宏話聲一低道：「原來師父有一套可以防禦毒功的衣服。」

醜嫦娥卜妙妙臉色閃動了一下，笑道：「原來如此。」

姜文宏又道：「師父因爲那種防毒衣，只煉好一件，所以不能每位師叔都有，因此他特別告誡，不能讓別人知道。」

醜嫦娥卜妙妙應口道：「眞的，你千萬不能再讓別人知道這事，尤其，你二師叔和四師叔，少不得又會怪你師父私心。」

姜文宏點頭道：「這個小姪知道，你老人家是特別又特別。」

醜嫦娥卜妙妙一笑道：「你今天想要那個丫頭陪你？」

姜文宏一聳肩，攤手道：「今天只有心領了，萬一師父回來不見小侄，小姪可吃不消。」接着，便匆匆的離開而去。

這時，隱身在暗中的呂柏年也腦中靈光一閃，喜上心頭，暗暗的退出了五聖宮。

呂柏年回到秘密基地時，正好假道士張百機也回來了，原來，假道士張百機是追踪惡華陀潘天士師徒去了。

兩人相見之下，都是微微一笑，表示都有滿意的收穫。

呂柏年先發話道：「老哥哥，你先說！」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一笑道：「我追踪他們在深山之中遠出二十里地，又發現他們一個秘密。」

呂柏年大感興趣的道：「什麼秘密？」

假道士張百機道：「一座秘密洞府，但見他們師徒鬼鬼祟祟而入，那地點好像另外那四個人都不知道似的。」

呂柏年雙目精光暴射訝然道：「有這地方！」話聲頓了一頓，接道：「你派了有人繼續監視沒有？」

假道士張百機點頭道：「這還用說，我不但派了人，而且派的是專家。」

什麼專家，呂柏年心裏當然有數，滿意的一笑道：「這次要不是老哥哥你，小弟……。」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道：「廢話少說，言歸正傳，你有何所得？」

呂柏年緩緩的道：「得回了主動！」

假道士張百機眼睛一下睜得奇大，訝然道：「你不是自我陶醉吧？」

呂柏年笑笑道：「這又不是賣假藥，馬上就可兌現。」

× × ×

五聖宮經呂柏年一鬧之後，半個月來，竟沒有再發生點事故，呂柏年和他的手下，就像是一股青烟，突然被風吹散了，散得一點影子也沒有，到處都找不到他們的形跡。

但，在桐柏山的羣魔，却自已被自己弄得人心惶惶，做夢也常常失驚大叫。

原來，人寰五絕痛定思痛，少不得要亡羊補牢，對呂柏年的手下如何混入五聖宮一事嚴加清查。

第一批倒霉的，就是那些從「龍鳳山莊」回來的人，詳細調查推敲起來：差不多個個都有問題，於是不幸的遭遇，就降臨在他們身上了。

接着，禍延無已，縱橫關係上的人，不是受了連累，就是自己疑心自己，有一天會遭到殘酷的整肅。

在這個情形之下，桐柏山成了一個外緊內鬆的畸形組織，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發生變化，爆炸開來。

忽然，五聖宮又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人寰五絕之一的僞君子賈美仁，在自己房中被人結束了一身罪惡的生命。

隨他一同前往十八層地獄報到的，有他的心愛弟子黃大鍾和二個侍從，一個打雜的。

據調查結果，來人是叫門而入，不能說是暗算，而是以一敵五，力斃五人而出。

那五人似乎沒有呼救的機會，就被來人一舉殲滅。

五人死後，只遺下一灘膿水的痕跡，這說明了來人就是毒人呂柏年，也只有他的毒功，才能使僞君子賈美仁他們沒有還手之力。

事實上，呂柏年也沒有隱瞞自己的身份，他是敢作敢當，殺人而去之後，給惡華陀潘天士留了一封封口的親啓函。

函中寫的是什麼，除了惡華陀潘天士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了，因爲，他一看完之後，就氣得用掌力把它震得粉碎，事後絕口不提那信的內容。

惡華陀潘天士不提那信的內容，想必自有其難提之苦，但別人不一定能諒解他，因此，假菩薩丁零和醜嫦娥卜妙妙心裏都有那麼一點說不出的不滿意。

一眨眼，又過去了四五天，這天假菩薩丁零一早醒來，睜開眼睛就發現書桌上有人送上一張大紅帖子。

假菩薩丁零直覺的就覺得那大紅帖子來得奇怪，翻身下床，取過那大紅帖子看去。

只見帖子上寫道：「第三位該輪到閣下了，月滿之夜，請洗頸以待。」

下面沒有具名，但不用具名，也不難想出這帖子是誰送來的了，——除了呂柏年還有誰。

人寰五絕黑道稱尊數十年，一向是殺人不眨眼，聲威所至，無不懾伏聽命，任憑宰割，從來不知死的威脅是什麼味道。

但，現在老來倒運，江湖上出現了這個非僅憑功力可以抗拒的毒人呂柏年，現在才領畧到死的威脅實在不好受。

假菩薩丁零也不知怎的，自己捧着那張大紅帖子雙手，竟會莫明其妙的顫抖起來。

假菩薩丁零深深的吸一口長氣，才穩住發顫的雙手，壓住心中那股莫名的恐懼，慢慢定下神來。

但，這時另一股憤懣不平之氣，又冲上了腦門，只見他恨恨的一頓脚道：「我們死了，看你一個人，又能多活幾天！」

「四哥！你在發誰的脾氣？」

醜嫦娥卜妙妙來得不能說是巧，因爲他們昨晚在一起，約定了要和惡華陀潘天士談一件事，醜嫦娥卜妙妙正好過來邀他。

但又不能說是不巧，巧的是那大紅帖子正被醜嫦娥卜妙妙看見了。

醜嫦娥卜妙妙雙目一睜，射出兩道嫉妒的光芒道：「誰發的帖子，爲什麼我沒有？」

假菩薩丁零冷冷的道：「放心，少不得有輪到你的一天！」

醜嫦娥卜妙妙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話聲中，伸手一把，把大紅帖子搶到手中。

醜嫦娥卜妙妙目光一落之下，只見她大叫了一聲，跳起來道：「這是給你的？」好像不大相信。

假菩薩丁零道：「如果是放在你房中，我絕不會據爲己有。」

醜嫦娥卜妙妙在這種高壓力的氣氛之下，也有呼吸困難之感，輕嘆一聲，道：「這帖子什麼時候送來的？」

假菩薩丁零搖頭道：「不知道，一醒來這帖子已放在書桌上了。」

醜嫦娥卜妙妙驚愕了一下道：「你就睡得那樣死？」

假菩薩丁零怫然道：「你爲什麼不說他的眞實功力，和他的毒功一樣叫人可怕！」

醜嫦娥卜妙妙黯然道：「他現在是反明爲暗，令人防不勝防，這却如何是好？」

假菩薩丁零悻悻地道：「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一死而已，其實我們早就該死了。」

語氣之中，充滿了惱怒和怨恨。

醜嫦娥卜妙妙皺了一皺比男人還粗大的眉，凝視了假菩薩丁零一陣，搖了搖頭，道：「四哥，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假菩薩丁零現在是再也保持不住菩薩風度，翻眼瞪目道：「我這話那裏不對，難道你可以永遠不死！」

醜嫦娥卜妙妙搖頭一笑道：「四哥，你可是把我也當成了呂柏年！」

假菩薩丁零被醜嫦娥卜妙妙說得悶聲不響，悶了一陣，苦笑一聲，道：「五妹，死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我難過得很，覺得……覺得……唉……。」

醜嫦娥卜妙妙也忽然之間低下了頭，良久，長嘆一聲，道：「走！我們去看大哥去！」

假菩薩丁零搖搖頭道：「我不去，你一個人去吧！」

醜嫦娥卜妙妙愕然道：「就不談昨天的事，你也要把今早發生的這件事，告訴大哥知道。」

假菩薩丁零哈哈一笑道：「五妹，你以爲大哥還用得着我們兄妹麼？」

醜嫦娥卜妙妙凝眸瞪視着假菩薩丁零，口中微慍道：「四哥，你怎樣可以這樣說大哥，大哥對我們……。」

假菩薩丁零嘿！嘿兩聲冷笑道：「大哥好極了，因是眼看着老二老三慘死在毒人呂柏年手中。」

醜嫦娥卜妙妙一味替惡華陀潘天士說話道：「二哥三哥的死，怎能怪大哥，他們都是死於呂柏年暗算之下，大哥又有什麼辦法。」

假菩薩丁零「哼！」的一聲，道：「沒辦法，要不是大哥私心，怎會沒辦法？」

醜嫦娥卜妙妙黛眉微挑道：「四哥，你這話太反常了，小妹倒要問你，大哥那一點對不起你？」

假菩薩丁零冷笑一聲，道：「我先問你，大哥一身內外功力比我們能强多少？」

醜嫦娥卜妙妙道：「大哥百藝皆精，對修為方面，難免分心旁騖，武功上的成就，至多畧勝我們半籌，但不會强得太多。」

假菩薩丁零道：「這就是了，為什麼二哥一掌都抵擋不住的呂柏年，大哥却能够和他打個勝負不分？」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欲辯無由，醜嫦娥卜妙妙訕訕一笑，道：「這……。」

假菩薩丁零沉聲道：「我們和大哥都是數十年的相處，誰對誰不是心裏雪亮，你幾時聽說大哥練成了防毒的神功絕藝？」

醜嫦娥卜妙妙喉嚨似被一口痰塞住了，「啊！……。」了一聲，依然無詞以對。

假菩薩丁零見醜嫦娥卜妙妙被自己說得無言以對，話聲中便有了得意的聲調，一笑道：「大哥能抵擋毒人呂柏年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從藥物方面，找到了克制毒人的辦法，這一點看法，五妹，你同不同意？」

醜嫦娥卜妙妙不得不點頭，道：「這是必然的道理，但……。」

假菩薩丁零恨聲截口道：「你就不要『但』『但』『但』的了，大哥要還重視我們兄弟情份，既已有了克制毒人的辦法，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兄弟，致令二哥死得毫無價值，三哥更是寃枉透頂，現在是我，過幾天怕不就到你了！」

醜嫦娥卜妙妙凝眸沉思了一下道：「也許練成了一身防毒解藥，而份量還太少，不能分給大家使用……。」

假菩薩丁零冷笑一聲，道：「這成理由麼？」

在江湖道上，講究的是朋友義氣，講朋友義氣，那醜嫦娥卜妙妙替惡華陀潘天士辯說的理由，確不成為其理由。

醜嫦娥卜妙妙這時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看來是被假菩薩丁零完全說服了。

假菩薩丁零暢所欲言之後，心情也漸漸平靜下來，隨之也嘆了一口氣，一臉無可奈何的苦笑。

牢騷儘可發，發完了之後，還是一籌莫展。

醜嫦娥卜妙妙一揚頭道：「四哥，我們不能這樣緘默下去，走，我們非去問問大哥不可。」

假菩薩丁零說得理直氣壯，但眞要去質問惡華陀潘天士，可又顧慮多端，躊躇為難了。

醜嫦娥卜妙妙道：「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走，你不好意思開口，由小妹問他。」

假菩薩丁零猶豫了一下，道：「大哥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存心藏私，問他又有什麼用。」

醜嫦娥卜妙妙沉吟了一陣，點頭道：「你說得也是，那我們去看看他的反應吧，說不定天從人願，還了心願，也不一定。」

假菩薩丁零內心之中，當然也不願放棄任何機會，也就順水行舟的點點頭，和醜嫦娥卜妙妙前往惡華陀潘天士住處而去。

惡華陀潘天士見假菩薩丁零臉色鬱結不開，帶笑道：「老四，你有什麼心事？」

醜嫦娥卜妙妙取出大紅帖子，交給惡華陀潘天士道：「大哥，你看看這份帖子。」

惡華陀潘天士看了一眼道：「那裏來的？」

醜嫦娥卜妙妙道：「昨晚有人悄悄的放在四哥書桌上。」

惡華陀潘天士淡淡的一笑，沉聲說道：「今天是初……？」

好像一時記不起日子，說不下去了。

醜嫦娥卜妙妙接口道：「今天是初八了。」

惡華陀潘天士道：「月滿之夜，自然是指十五了，今天初八，到十五……。」

醜嫦娥卜妙妙又接口道：「離開今天只有七天了，大哥，你看怎樣辦，才好？」

惡華陀潘天士笑道：「還有七天時光哩！急什麼？老四，你放心，到時候你等着瞧吧！」

話聲一頓，忽然站了起來，道：「我有事情要出去一下了，一指，我們可以走了。」

一指回天胡一指提着一隻行囊應聲走了出來。

假菩薩丁零與醜嫦娥卜妙妙滿肚子話，沒說得幾句，相視搖頭一笑，只好告退而出。

回到假菩薩丁零住的地方，假菩薩丁零氣得大罵道：「什麼東西，五妹，你看，他連話都不願多說，分明已經把我們視作眼中釘了。」

醜嫦娥卜妙妙幽幽的一嘆，道：「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假菩薩丁零氣憤憤的道：「咱們也大家走着瞧吧！」

其實，惡華陀潘天士他們師徒倒眞有事，要趕着去辦，假菩薩丁零與醜嫦娥卜妙妙他們前脚離開，惡華陀潘天士師徒也就奔向了他們的目的地。

就是假道士張百機發現他們去的地方。

他們師徒閃閃躲躲的來到一座山壁前面，用暗號在山壁上叩了幾聲，山壁上現出一個洞口，二人進入洞口之內，裏內原來是兩間石室。

石室裏面住有四個人，其中一人，赫然竟是毒天子的徒弟小黑，那心狠手辣的小魔君。

原來小黑雖然心黑手辣，畢竟年紀太輕，身懷毒經得意忘形之下，豈能避得過人寰五絕的眼綫，於是一指回天胡一指用點小小手段，就把他哄到桐柏山。

惡華陀潘天士更再開山門，把小黑收為最末的弟子。

因為，小黑對毒人的事情知道不少，所以把他安置在這隱密地點，利用小黑的一知半解，探討應付毒人之策。

惡華陀潘天士那套防毒衣，就是由小黑根據呂柏年那套防毒外洩的皮衣所研製而成。

只是小黑所知並不完全，藥物又極難配製，皮衣雖做成了一套，但功效却遠比不上呂柏年的那一套。

就這樣，惡華陀潘天士已相當滿意了。

惡華陀潘天士有一個計劃，準備製成十套這種防毒衣，然後出其不意的用來對付呂柏年，呂柏年縱有通天手段，在驟不及防，事出意料之外，自是難逃毒手。

但，這時，那防毒衣還沒有做好，老二老三已遭了呂柏年毒手，沒有機會再穿那防毒衣了。

這幾天正是防毒衣即將完工的時候，惡華陀潘天士更是每日必到，親自前來煉製。

當然，這是很大的秘密，不能讓呂柏年有所知悉，所以，惡華陀潘天士守口如瓶，沒告訴幾位盟弟，就姜文宏也沒讓知道。

甚且，他還利用假菩薩丁零的惶急恐懼，故意吸引呂柏年的注意，到時出奇致勝。

惡華陀潘天士與一指回天胡一指在這山洞裏，停留了約二個時辰，才離洞回到五聖宮而去。

就在他們離開不久，呂柏年與假道士張百機突然現身出來，屈指向一支松樹上彈了幾指。

只見那蒼松的樹身上忽然掉下一塊樹皮，現出一個樹洞，洞內鑽出一個人來，原來是白日鼠常得功。

白日鼠常得功明查暗訪，追踪覓跡，稱絕當今，假道士張百機派上了他，那還錯得了。

呂柏年抱拳道：「原來是老前輩……。」

白日鼠常得功搖手笑道：「呂少俠，『老前輩』這三個字，你却不能再叫了，否則張大哥可就心裏不舒服了。」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道：「廢話少說，你守出名堂來了沒有？」

白日鼠常得功點頭笑道：「幸不辱命，張大哥要進去隨時可進去了。」

假道士張百機轉頭問呂柏年道：「兄弟，你的意思如何？」

呂柏年說道：「夜長夢多，咱們是了一處是一處。」

假道士張百機點頭道：「得功，你去叫門。」

白日鼠常得功微一點頭，閃身就到了石壁之前，舉手在石壁上敲了幾下，洞壁一開，假道士張百機第一個衝了進去。

呂柏年走在第二，白日鼠常得功走在第三。

假道士張百機身法算快，洞門一開人已入內，守洞的人想都來不及想，假道士張百機已到了他面前。

那人一怔，喝道：「你們是什麼人，如何知道入洞暗號？」

原來，這入洞的暗號，極是複雜，每半個時辰，換一次暗號，一天十二個時辰，就有二十四種暗號，而每天又不相同，每十天才輪回一次，總暗號足有二百四十種之多，除了自己人，誰弄得清楚。

所以，守洞的人毫不攷慮，就打開了洞門。

假道士張百機嘻嘻一笑道：「有回答你的必要麼？」說話中已探臂向那人肩頭上抓去。

假道士張百機一身功力，原就不弱，現在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指影如輪，籠罩了那人身上四處大穴。

那守洞人，只覺四處穴道，都有被攻擊可能，一時不知如何防護，斜肩錯步，從假道士張百機指影之中一閃而出，退出五步。

假道士張百機見那守洞人閃躲身法，快疾無倫，不由大大的感到驚愕，要知今日他的成就，就面對人寰五絕，亦可毫無遜色，互爭長短，那人能閃身之下就避開他一抓，要沒有相當功力，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假道士張百機哈哈一笑道：「朋友，你能躲開老夫一抓，算得是個人了，報上名來。」

這座石洞並不太大，裏裏外外不過二三十方丈，洞內風吹草動，無不聲氣相通，鬨聲驚變，僅有的四個人，已是一哄而出。

呂柏年目光閃動間，已看到了那小黑，不由哈哈一笑道：「小黑，你還認得本人麼？」

小黑大吃一驚，身形不由得一連退了四五步，神色震駭無比的道：「原來是你！」

那守洞老人大喝一聲，道：「來人功力奇高，不可力敵，我們用……。」

小黑搖手急口道：「使不得，用任何奇毒也沒用。」

那守洞老人一怔，道：「小黑，除此……。」

小黑截口道：「關大叔，你知不知他是誰？」

那守洞老人道：「他們是什麼人？」

小黑指着呂柏年道：「他就是毒人呂柏年。」

呂柏年含笑點頭道：「各位如想向在下用毒，在下歡迎之至。」

「呂柏年」三個字，鎭魔驅邪，比「姜大公在此」，還要靈驗非凡，誰還敢在他面前稍生妄念。

小黑這時鼓起勇氣，向前一步，道：「呂大俠，有何吩咐？」

呂柏年道：「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那守洞老人接口答道：「我們在這裏都是陪小黑練功，因爲大聖主有意造成小黑，所以替他特別準備了這地方。」

呂柏年漫聲道：「眞的麼？」便舉步向裏面洞室走去。

這時，假道士張百機却閃身退到洞口，守住了出路，白日鼠常得功錯步緊貼在呂柏年身後。

小黑與另外二人，從裏面出來，立身位置，正是擋在進入內室的路上，這時，呂柏年有意發威，暗中暑運功勁，逼出些微毒氣，只薰得他們頭昏眼花，避讓不及，連忙各掏避毒藥丸投入口中，才幸保無事。

呂柏年進入內室，只見內室中央放着一張大的石桌，石桌一頭，擺着二隻水缸，水缸裏面泡着一些東西，因爲那些東西，都泡在水面之下，所以一眼看不出來。

此外，洞壁四週，擺滿了許多瓶瓶缶缶，把這間石室弄成了一間染房。

呂柏年手拿起一根木棍，在水缸裏攪動了一下，挑起一塊被藥水沉得成了黑色的皮上來，微笑道：「這是做什麼的？」

說話之際，目光可是投在小黑身上，小黑這小惡煞，在呂柏年面前，有如小老鼠見了貓，一肚子壞水，絲毫派不上用途。

小黑輕嘆一聲道：「呂大俠，實不相瞞，我們是在這裏研究一種防毒衣，這就是縫衣的材料。」

呂柏年望着小黑一笑道：「小黑，你現在很誠實了。」

小黑顫聲道：「我們是身不由己，請呂大俠高抬貴手，放過我們。」

呂柏年道：「還有一件事，你如從實說來，我就放過你們。」

小黑道：「什麼事？」

呂柏年道：「那本毒經那裏去了？」雙目神光陡然暴射，直向小黑雙睛注去。

小黑不敢近目相對，一低頭垂首道：「毒經給現在的師父收去了。」

呂柏年沉聲道：「此話當眞？」

小黑道：「他們都可以作證。」

另外三人接着一同點頭道：「小黑說的是實話，他被大聖主收歸門牆，就是因爲呈獻了毒經。」

呂柏年見他們異口同聲，料想不會有假，一點頭道：「好，我現在放過你們，你們去吧！」

放走小黑他們，呂柏年又要假道士張百機他們退出洞外，正要大展神功，將洞中那些藥物一齊消滅，忽然洞外傳來假道士張百機的喝聲，道：「你要到那裏去？」

接着，眼前人影一閃，現出一人來，呂柏年驚「咦！」一聲，抱拳道：「你老人家也來了。」

敢情，來人乃是野和尚。

這時，假道士張百機也隨身追了進來，他雖知道野和尚其人，却是沒有見過他的人，出手沒有阻住他，心中可就惱怒不已，來勢極其兇猛。

呂柏年忙叫住假道士張百機，替他們互相引見了，假道士張百機忽然凝目望了野和尚一陣，哈哈一笑，道：「原來，你就是野和尚呀！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野和尚也是一笑道：「假道士還要不要算算我們的老帳？」

假道士張百機抱拳不迭道：「我假道士現在是洗心革面，不談往事了。」

野和尚點頭一笑，道：「你總算沒叫你師父失望。」

假道士張百機一怔道：「野和尚，你……。」

野和尚搖頭道：「我不認識你師父……。」

忽然一轉頭，瞪了呂柏年一眼道：「你準備把這裏怎樣？」

呂柏年一楞還未答話，野和尚接口又道：「別暴殄天物了吧，你可知道這些藥物的得來不易？」

呂柏年抱拳道：「晚輩無知，幸好老前輩來得正好。」

野和尚揮手道：「好，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呂柏年一笑，與假道士張百機雙雙抱拳一禮，轉身出洞而去。

話說惡華陀潘天士回到五聖宮，忽然，假菩薩丁零派他的弟子倪一虎前來相請。

惡華陀潘天士只道假菩薩丁零記掛着早上事，覺得也該去寬慰他幾句，於是便步向假菩薩住處。

要知這五聖宮整個說來，是一座大的花園，人寰五絕，每人的住所，就分散在這花園之內。

假菩薩丁零的住所，離開惡華陀潘天士住所雖不過百步左右，但其中要繞過一座凉亭和一口荷池，中間還隔着一排蒼松。

惡華陀繞過荷池，只見醜嫦娥卜妙妙也正從一邊走了過來，醜娥嫦卜妙妙搶步過來，笑吟吟的道：「大哥，你可是到四哥那裏去？」

惡華陀潘天士微笑道：「那是說，他也請了你了，到底有什麼事？」

醜嫦娥卜妙妙一笑道：「聽說四哥把古易牙弄來了，要試試他的手藝，請我們去品嚐品嚐。」

惡華陀潘天士搖頭而笑道：「他倒眞有這份閒情逸致！」

醜嫦娥卜妙妙幽幽一嘆道：「要眞是有這份閒情逸致就好了，可是四哥却把這視爲最後享受。」

惡華陀潘天士笑了一笑道：「四弟眞是，越來越怕死了，叫人知道了，豈不弱了人寰五絕威震天下的名頭。」

醜嫦娥卜妙妙顰眉搖首，道：「話又說回來，毒人呂柏年的毒功實在厲害，在這毫無機會的情形下，誰又能充得起英雄好漢來。」

惡華陀潘天士輕笑一聲，道：「其實呂柏年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醜嫦娥卜妙妙「啊！」了一聲，道：「小妹失言了，當然在大哥眼中又當別論，可是普天之下，也只有一位大哥啊！」

惡華陀潘天士被拍得一樂，笑了起來。

不多幾步路，兩人說說談談，不知不覺到了假菩薩丁零住所之前，假菩薩丁零到門口把他們迎了進去。

今天的菜確實不錯，而且樣樣都是惡華陀潘天士平日最愛吃的菜，與其說是假菩薩丁零最後的享受，倒不如說完全爲了取悅惡華陀潘天士。

惡華陀潘天士口裏吃着愛吃的菜餚，心裏暗暗笑道：「老四這次可眞的被呂柏年嚇住了，且慢告訴他，我已經有萬全準備之事，讓他急急再說。」

惡華陀潘天士吃得很高興，就絕不提他私煉防毒的事。

假菩薩丁零也眞能沉得住氣，也絕口不再提月滿之夜的事，好像那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事了。

這一頓，倒眞吃得過癮之極，菜好，酒好，心情更好！

忽然，假菩薩丁零倒滿了三杯酒，放在惡華陀潘天士面前，面容一肅，道：「大哥，小弟敬你三杯酒，請大哥乾了，小弟有下情奉陳。」

惡華陀潘天士一笑道：「四弟，小兄領你的情。」一口氣喝下了那三杯酒。

接着，向假菩薩丁零點頭而笑道：「四弟，有什麼話，你說吧！」

假菩薩丁零欠身一禮道：「那麼小弟請大哥原諒了。」

惡華陀潘天士笑道：「老四，你怎樣一下子變得這樣客氣起來。」

假菩薩丁零道：「小弟做了一件對不起大哥的事！」

惡華陀潘天士雙眉一皺，凝目注視着假菩薩丁零有頃，但見假菩薩丁零目光一垂，胸腹之間，高起猛落，顯得非常的不安與激動。

惡華陀潘天士一怔，道：「老四，你……」

假菩薩丁零忽然幌身退出五步，正色說道：「大哥，剛才小弟在酒中放了一點大哥特製的『仙人散』！」

惡華陀潘天士雙目一瞪，怒火上昇，大吼一聲道：「什麼，你敢向我下『仙人散』……」

假菩薩丁零暗中吸了一口眞氣，功行兩臂，微微一笑，道：「大哥，別忘了，你的『仙人散』，是最生不得氣，一生氣就……」

惡華陀潘天士只覺眼睛花了一下，當前人影，模糊了一下，忙倒吸了一口氣，靜下心來，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藥丸，納入口中服下。

這時，只聽假菩薩丁零陰陰的一笑，道：「大哥，你那藥丸，只怕已不管用了啦！」

聲聲如雷，震得惡華陀潘天士心驚肉跳，但他身爲人寰五絕之首，能鎭住這四個窮凶極惡之徒，自然也不簡單，心驚不亂，催動神功，盡速發動藥效，對假菩薩丁零的話，充耳不聞。

假菩薩丁零嘿！嘿！一笑，又道：「大哥，你放心，小弟也不會要你的命，只想借用借用你那防毒衣，與呂柏年憑眞功夫，一見高下。」

惡華陀潘天士催動藥力頭上，無暇和假菩薩丁零答話，仍是悶聲不响。

假菩薩丁零不見惡華陀潘天士答話，接着怒眉高挑道：「大哥，你想想二哥，三哥都死在你私心自用之下，小弟就爲二哥三哥報仇，也是應該的，你該不會怪小弟心黑手辣吧！」

惡華陀潘天士催動藥力之下，心中更是驚駭欲絕，原來那解藥確如假菩薩丁零所言，已經不管用了。

他輕嘆一聲，張開雙目望着假菩薩丁零苦笑一聲，道：「四弟，你誤會小兄了，其實小兄這些日來，無時無刻不在爲你們安全工作。」

假菩薩丁零一笑道：「大哥，咱們可是幾十年的伙伴了，誰不知道誰是什麼變的，你別想花言巧語，妄動心機了。」

惡華陀潘天士慘然道：「老四，我不怪你不相信我的話，但你可以叫胡一指帶你去親眼看點東西，就知小兄這次的苦心了。」

假菩薩丁零搖頭道：「不管你說什麼，就算句句都是實話，那也不用再證實了。」

惡華陀潘天士道：「你可知我替你們做的防毒衣，明天就可大功告成了麼？」

假菩薩丁零冷笑道：「多了小弟也用不着，有你身上的一件就够了，我今天既然向你下了手，就算對你看錯了，也只有錯到底了，總不能讓你將來再慢慢整治我吧！」

惡華陀潘天士道：「我答應你，將來不記恨今日之事就是。」

假菩薩丁零一笑道：「我想你自己都信不過你自己這句話。」

惡華陀潘天士頹然嘆道：「你要把我怎樣？」

假菩薩丁零道：「大哥，你是聰明人，只是你自認煉功走了火，或是什麼的，你還是我丁某人的大哥，我丁某人也還奉你爲首。」

惡華陀潘天士投向醜嫦娥卜妙妙，醜嫦娥卜妙妙不待他開口，冷笑一聲，道：「不要望我，我比四哥更恨你。」她說了不算，還遊身而上，玉掌一翻，打了他一記耳光。

惡華陀潘天士但覺醜嫦娥卜妙妙一掌揮來，從臉上拖過之際，一顆藥丸送到了自己口中。

惡華陀潘天士這時可不知怎樣感激醜嫦娥卜妙妙，口中吞着那粒藥丸，發出一陣「你！你！你！」之聲。

醜嫦娥卜妙妙怒目一瞪道：「我怎樣？……」

惡華陀潘天士借機把藥丸吞入腹中，恨恨的道：「我總有一天要收拾你。」

醜嫦娥卜妙妙一笑道：「你今生今世再也沒有機會了，小妹不妨告訴你，你的心腹弟子和死黨，其命運也和你大哥差不多。」

惡華陀潘天士爲了要爭取時間，解除「仙人散」之毒，雙目一閉，恨恨的道：「罷了！現在是你們的天下了。」

假菩薩丁零哈哈一笑，道：「逆來順受，大哥，小弟眞佩服你，你既然想得開，小弟也不過甚了，你把你的防毒衣，自己脫了下來吧！」

惡華陀潘天士默默無言的，伸手慢慢解起自己外衣的鈕子來，他有氣無力，動作非常遲緩。

假菩薩丁零因料想惡華陀潘天士已是末路窮途，回天無力，保持適當的風度，未再催逼他。

忽然，惡華陀潘天士哈哈一笑，縱身而起，直向假菩薩丁零撲了過去，雙掌如輪，猛罩而下。

假菩薩丁零只道是惡華陀潘天士想恃仗最後一口眞氣，妄圖困獸之鬥，那裏還把他放在心上，微微一笑道：「大哥，你這叫自作自受，可怪不得小弟不念手足之情。」振袂而上，一招「霸王扛鼎」，相迎而上。

惡華陀潘天士蓄勢而發，心中早動殺機，出手就使出了全力，四掌相接，轟然一聲，兩人都被震得倒退而回，各退了三步。

惡華陀潘天士功力雖然比假菩薩略高，但「仙人散」之毒剛解，體力尚未復原，所以成了勢均力敵。

假菩薩丁零這時還沒想到醜嫦娥卜妙妙在中間做了手脚，只以爲「仙人散」之毒尚未完全發揮，嘿！嘿！一笑，揮掌反攻而上。

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慘烈絕倫的搏鬥。

一出手就是二三十招下去，惡華陀潘天士打來竟是毫無毒發現象，使假菩薩丁零不由大是驚異，投目向醜嫦娥卜妙妙望去。

醜嫦娥卜妙妙扭頭一面向外走去，一面道：「小妹照顧外面去。」竟丟下他們兩人，幌身出去。

假菩薩丁零微微一楞，接着大喝一聲，奮力打出一拳，把惡華陀潘天士迫退一步，探手從袍袖之內，取出一對碗口粗細，黃光燦爛的金圈，分執兩手，旋展開來，幻化出一片光影，向惡華陀潘天士捲去。

惡華陀潘天士心中無備，未帶兵刃在身上，只有仍以雙掌與假菩薩丁零相拚。

屋內他們打得如火如荼，打鬥之聲，也高傳戶外，可是就沒有一個人敢好奇過問，醜嫦娥卜妙妙走出門外，舉目高望，對着紅耀半片天的落霞私心竊笑。

敢情，屋內兄弟之爭的眞正禍魁罪首，不是別人，正是她醜嫦娥卜妙妙的傑作。

現在，她是只等時間一到，就兩利兼收了。

夕照之下，沐浴着薰人的山風，醜嫦娥卜妙妙心神皆暢，不由自我陶醉的放聲大笑了起來。

忽然，二條人影飛掠疾馳而到，落在面前，那正是惡華陀潘天士的兩個徒弟，胡一指和姜文宏。

醜嫦娥卜妙妙還帶着未褪的笑容，道：「你們來做什麼？」

一指回天胡一指欠身道：「五姑，外面出了六

事，呂柏年把師父一片心血，完全摧毀了。」

醜嫦娥卜妙妙笑容一收道：「一指，你把話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一指回天胡一指眉頭一皺，苦着臉道：「五姑，小侄見過我師父之後，回頭再向你詳禀好不好？」說着，抹頭便向屋內跑去。

醜嫦娥卜妙妙柳眉一豎，冷喝一聲，道：「胡一指，你好大的胆，還不給我站住。」

一指回天胡一指見醜嫦娥卜妙妙似是動了眞火，可不敢再往裏面闖，身形一斂，醜嫦娥卜妙妙已隨後掠身而到。

一指回天胡一指口中方道得一聲：「五姑，小侄……」

一語未了，醜嫦娥卜妙妙已是一指落下，點在他肩井穴上，這一指不要說一指回天胡一指完全料想不到，就是心中有所察覺，由於功力上的距離，也毫無避讓之能。

只聽，一指回天胡一指悶哼一聲，便動也動不了。

姜又宏一個箭步，搶到一指回天胡一指身前，攔腰挾起一指回天胡一指，隨着醜嫦娥卜妙妙進入屋內。

醜嫦娥卜妙妙向着姜文宏點頭一笑，舉步向惡華陀潘天士與假菩薩丁零還打得難解難分的廳中走去。

這時，惡鬥的假菩薩丁零和惡華陀潘天士已是各行險招，恨不得立時將對方置於死地，獲得這場勝利。

因此，雙方都全力以赴，以快打快，不給對方緩手喘息的機會。

雙方急攻了一陣，惡華陀潘天士突然運指如風，疾點假菩薩丁零前胸「玄機」要穴，右手一招「追魂索命」，側擊過去。

一攻之中，勢道不同，而且各極其銳。

假菩薩丁零勢難兼顧，只有身子一側，突然向後躍退五尺，正待倒捲雙圈，揚臂出手之際，惡華陀潘天士已抽招換式，繞到假菩薩身後，飛起一脚，向他背心踢去。

假菩薩丁零身子突然向前一傾，搶出三步，剛好把惡華陀潘天士踢向背心的一脚讓了開去。

惡華陀潘天士冷冷一笑，一提丹田眞氣，身子凌空飛起，使出一套連環脚法，雨點般踢下。

假菩薩丁零避開惡華陀潘天士一擊之後，身子一翻，疾轉過來，却未料一片脚影，臨頭飛來，一着失神，惡華陀潘天士又陰手點出一指暗中襲來。

假菩薩丁零讓過頭上踢來脚影，却沒注意到惡華陀潘天士無聲無息的一指，只覺身軀一震，被惡華陀潘天士指力點中，肋骨登時斷了兩條，悶哼一聲，身子向斜倒了出去。

惡華陀潘天士一招得手，那還會再給假菩薩反攻的機會，右手一揚，已是一掌劈了下去。

就在他掌勢揚起未落之際，一道金光電射而到，疾如閃電，穿入他腋下，打得他大叫一聲，退了三步。

敢情，假菩薩丁零臨危拚命，脫手打出了手中金環，雙方相距既近，又在得勝心神鬆懈之際，所以，讓閃不及，被打個正着。

兩人誰也沒討得好，落了個兩敗俱傷。

兩人都勉强提聚了一口眞氣，振身站了起來。

這時，兩人似乎都明白過來了，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恍然而悟的驚嘆聲。

口齒欲動，話還未說出，醜嫦娥卜妙妙已緩步出現在他們眼前了。

醜嫦娥卜妙妙陰沉的道：「兩位打够了吧！」

目光流轉，向他們身上一掃而過，又「啊！」的一聲道：「兩位都受了重傷，那是用不着小妹我多費手脚了。」

假菩薩丁零氣得張口欲罵，但一張口，話未罵出來，却噴出了一口鮮血……。

醜嫦娥卜妙妙理也不理假菩薩丁零，只冷笑了一聲，轉向惡華陀潘天士道：「大哥，在你臨死之前，小妹有一件消息告訴你。」

惡華陀潘天士翻眼恨恨的瞪了她一眼道：「你少嚼舌根了。」

醜嫦娥卜妙妙冷笑一聲，道：「你愛聽不聽，剛才胡一指來說，呂柏年把你苦心經營的一處地方，完全摧毀了。」

惡華陀潘天士聽了之後，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好！好！好！毀得眞好……。」

話聲未了，接着只見他左手一伸，看似向假菩薩丁零打入他右腋之下金環抓去，其實却抓的是裏面那防毒衣。

只聽「嘶！」的一聲，他已把那件防毒衣，橫裏裂了開來，接着雙手齊出，把身上防毒衣撕得四分五裂。

醜嫦娥卜妙妙以爲惡華陀潘天士要挾環自絕，沒想到他志在毀衣，等到他已將防毒衣撕破，已是制止不及。

只氣得醜嫦娥卜妙妙雙眼發赤，大喝一聲，道：「老鬼可惡！」

揚手一掌，向惡華陀潘天士橫掃而出，她含怒出手，力沉勢猛，只打得惡華陀潘天士身子飛出一丈開外，立時斃命。

醜嫦娥卜妙妙一掌震斃惡華陀潘天士，因防毒衣未到手，怨恨之氣又轉向假菩薩丁零，大喝一聲道：「你爲什麼還不死，難道還要老娘服侍麼？」

假菩薩丁零長嘆了一聲，道：「五妹，你眞狠！」反手一掌，自碎天靈蓋而死。

醜嫦娥卜妙妙存心挑撥惡華陀潘天士與假菩薩丁零火併，想得漁人之利，落下防毒衣，詎料，惡華陀潘天士腦筋轉念如飛，悟出了她陰謀先一步把防毒衣毀了，叫她也空費心機。

醜嫦娥卜妙妙望着橫陳地上的惡華陀潘天士與假菩薩丁零慘死的屍體，恨尤未了，錯步到惡華陀潘天士身邊，又狠狠的踢了他好幾脚。

正當她惱怒之際，忽覺腰際一麻，被人暗中打了一針，她回頭一望，只見姜文宏手中正托着一隻惡華陀潘天士所製的歹毒暗器「閻王令」。

而一指回天胡一指，則怒氣沖沖，手中托着一把「七星弩」，與姜文宏併肩逼來。

醜嫦娥卜妙妙一怔，道：「文宏，你……」

姜文宏那給她開口說話的機會，大喝一聲，道：「好一個心如蛇蝎的老虔婆，我們什麼都看到了，你還要花言巧語騙人麼？」

他話是說得很長，其實一開口，手中「閻王令」已打出一團黑光，向醜嫦娥卜妙妙罩去。

醜嫦娥卜妙妙腰眼穴中了暗算，運轉不靈，一錯愕之下，一蓬閻王令已一閃而到，把她打成了一隻刺蝟。

同時，一指回天胡一指也一按「七星弩」卡簧，七隻弩箭也鬼嘯一聲，打在她身上。

她圖人爲己，原以爲利用姜文宏，沒想到被利用的是自己，結果死在姜文宏手中。

醜嫦娥卜妙妙連哼都沒有哼出一聲，更沒機會聽完姜文宏的話，立時氣絕了帳，趕到地府去湊地府五絕去了。

姜文宏的話，原是說給一指回天胡一指聽的，醜嫦娥卜妙妙聽不聽得到，他還是一口氣說了出來，只要一指回天胡一指聽到就好了。

姜文宏的目的，其實也是那套防毒衣，他知道呂柏年絕對放不過他，爲了自己保命，也顧不得師父的死活，與醜嫦娥卜妙妙連成了一氣，先利用他們去賣命，自己坐享其成。

現在自己雖然也落了空，但也滅了醜嫦娥卜妙妙的口，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大師兄，我們也快去吧！……」

一指回天胡一指確實沒有看出姜文宏有鬼，因此也不提防姜文宏，一搖頭道：「等一等，師父身上還有點東西，我們得把它取走。」

他搶步走到惡華陀潘天士身前，從他腰帶之內，取出一個小本子，揣入懷中。

姜文宏劍眉一挑，說道：「師兄，那是什麼東西？」

一指回天胡一指信口道：「那是師父新得到的毒經，將來我們兄弟再起，就全靠這本毒經……」

姜文宏驚「啊！」了一聲，道：「那眞是太好了！」

話聲出口，同時手中「閻王令」也响了，把一指回天胡一指送到鬼王關去了。

姜文宏嘿嘿！一笑道：「無毒不丈夫，大師兄，你要了這毒經，對你毫無用處，還是送給小弟了吧！」

他心中好不高興，伸手便去掏一指回天胡一指懷中的毒經……。

驀地，一聲冷笑傳入他耳中道：「你敢動那毒經！」

聲到人到，一條人影已電閃而到落在他身前。

姜文宏聞聲已是大吃一驚，抬頭一看，果然是那全身皆毒的呂柏年，只嚇得他縮手不及，斜裏射出去一丈多遠。

呂柏年舉掌欲發，忽又輕嘆一聲，收掌而回，終於還是不忍心將他斃在毒掌之下。

姜文宏就怕呂柏年立下殺手，那才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呂柏年這一手軟，可又給姜文宏一綫希望。

姜文宏射出一丈之外，暗中出了一身冷汗，立起身來，道：「原來是三弟你，你來得正好，小兄自愧走錯一步，又深感二弟釋放之情，因此立志改過自新，巧計安排，幸得大功告成，一舉將三魔消滅，小兄也算對得起二弟和三弟你了，三弟，我們後會有期，你好自爲之吧！」

話聲一落，向呂柏年點了一點頭，轉身舉步向廳外走去。

話是說得堂堂皇皇，十足一個回頭是岸，改過向善的有心人，轉身舉步的神態，更充滿了令人惘惜的傷感。

呂柏年要不是從頭到尾就完全明白他的陰謀詭計，眞不能不放他就此離去，就這樣，呂柏年還猶豫了一下，才喝道：「站住！」

姜文宏心中驚駭欲絕，可是不敢不依言止步，痲着頭皮回過身來，長出一副驚愕的神色，道：「三弟，你的氣度難道就這樣容不得人麼？」

同時，廳外人影連閃，火王爺趙天君與趙凱正好趕了進來，也正聽到了姜文宏最後那句話。

火王爺趙天君本來對姜文宏就非常賞識，自然也更希望他能改過向善，因此人一現身，就接口道

：「柏年怎樣容不得人？」

他本來是問呂柏年的，姜文宏遇到了這機會，怎肯輕易放手，急口搶着道：「趙爺爺，您來得正好，文宏一片改邪歸正至誠，設計使他們自相殘殺而死，但三弟似乎還不大相信文宏，這叫文宏好不寒心。」

火王爺舉目掃視了廳中四具屍體一眼，搖頭一嘆道：「人誰無過，貴能知過能改，現在元兇旣已伏罪，柏年，你怎可不給人一條自新之路。」

這時，接着，又有許多人走了進來，呂柏年無法把整個內情向火王爺趙天君說明，也就不好不給火王爺趙天君面子，也就只好順水推舟，一笑道：「趙爺爺，柏年遵命！」

接着轉向姜文宏一抱拳道：「大哥，咱們兄弟間的情義，就看你今後的誠意了，小弟剛才失禮，尚請見諒。」

姜文宏流目四射，躬身朗朗而道：「三弟愛人以德，小兄感激不盡，從今以後，小兄一定洗心革面，從頭做起，務以不負三弟你的期許。」

他這話不僅是說給呂柏年聽，主要的對象，還是剛進來的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和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他們聽。

那些話也就是告訴他們，我過去的一切，已經得到了我三弟呂某人的諒解了，請各位也不要再記在心。

呂柏年點頭一笑道：「大哥如能脚踏實地，從新做起，小弟深以爲榮。」

說罷，向一同進來的三大掌門人迎了上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等因不願打斷呂柏年與姜文宏的談話，到得大廳門口，只得停身了一下，這才相迎而上，同聲笑道：「恭賀呂少俠，力挽狂瀾，大功告成了。」

呂柏年遜謝道：「不敢當，不敢當，說來居功最偉的還是我們姜大哥，要不是他大義當先，計賺三魔，也不會這樣順利得手。」

武當掌門人等，對姜文宏的行爲並不甚了了，因爲滲入桐栢山的行動，各大門派並沒有參與，全是呂柏年與假道士張百機等三光門的作爲，各大門派只是整個行動的一環，剛剛在三光門接引之下，攻入桐栢山來的。

當然，這是一個配合得天衣無縫的綿密行動，裏應外合，加上人寰五絕的私心自用和自相殘殺，才能在他們首尾不相應的情形之下，迅雷不及掩耳的一鼓而成大功。

武當掌門人等人都是大門大派的一代宗師，氣度恢宏，聽了呂柏年的話，轉又向姜文宏以禮相見，齊聲道：「姜大俠大仁大智，我等欽佩不已。」

姜文宏哈哈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過去不是之處，尚請各位掌門人不要記在心上。」

大家呵呵一笑，自是前嫌盡釋了。

呂柏年接着道：「外面的情形怎樣了？」

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笑道：「呂少俠，老花子是佩服你極了，想不到這大一個桐栢山就像是紙糊的，一聲吶喊就把他們叫垮了，現在橫山進士解先生正在收拾殘局，用不上我們，我們也就偸懶了……。」

話聲未了，接着又來了很多的人，都是來看呂柏年，向他表示敬意的，這座假菩薩丁零的私人花廳雖然不小，也開始感覺到轉身很難，人滿爲患。

這時，只聽老花子大聲嚷道：「這裏快要擠破了，走！我們把呂少俠請到外面大廳去。」

於是大家哄的一聲，把呂柏年向大廳擁去。

呂柏年應接不暇之下，似乎也忘了一指回天胡一指身上的毒經未曾收回，去時也沒留下一句話。

當時，却喜心翻倒了一位有心人姜文宏，天賜的良機，他要不知道利用，那眞是大混蛋了。

姜文宏大喜之下，故意從人潮之中溜了下來，先站在一處不爲人注意的角落裏，當大家出去花廳之後，閃身出來，先把一指回天胡一指身上的毒經取到手中。

接着，一不做二不休，又着手洗劫他們四人身上的遺物。

所得之多，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單只武功秘笈一口氣就搜出四本之多，假菩薩丁零身上有他自己的武功秘笈，醜嫦娥卜妙妙身上除了自己的武功秘笈外，連僞君子賈美仁，眞小人費我的武功秘笈也都在她身上搜了出來。

此外還有不少珍貴的東西，收集起來，足有一大革囊之多。

姜文宏高興得眞是連自己的姓名都忘記了，口中得意地哼着無名小調，正待起步長身，開溜遠颺之際……。

忽然，從外面射進來一條人影，驚「咦」一聲，道：「大哥，你原來在這裏，三弟有事請你去商量，快去吧！」

姜文宏倒抽了一口冷氣，定了一定心神，道：「二弟，三弟有什麼事？」

趙凱看了他手中的革囊一眼，欲言又止的頓了一頓，才回答姜文宏的話道：「商量一些善後未了之事。」

姜文宏沉吟了一下道：「可是想找尋惡華陀潘天士的寶庫？」

趙凱保留未說的話，似是被他說個正着，笑着

點了一點頭道：「大約是吧！」

姜文宏長長的嘆了一聲，面色一正道：「二弟，請你帮我一個忙好不好？」

趙凱眉頭一皺道：「帮什麽忙？」

姜文宏道：「二弟，我不說想你也看得出來，三弟內心之中對我多少還是有點不能諒解，憑良心說，我這次實在是下定了決心，要改邪歸正，從頭做一個人人尊敬的武林俠士，所以，我這時心中有一個打算……。」

趙凱截口道：「什麽打算？」

姜文宏道：「我要立一個大功，洗去過去的污點，恢復人前的尊嚴，消除三弟對我的惱怒，不知二弟你能不能帮我這個忙？」

趙凱正色道：「大哥，你說的可是眞話？」

姜文宏指天發誓道：「小兄如果言不從心，雷劈火燒，不得好死。」

趙凱一嘆道：「其實大哥也不用發誓，小弟帮你到底就是。」

姜文宏輕聲道：「惡賊的藏寶庫並不在桐栢山，確實地點，除了他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不過小兄知他有一份藏寶圖，放在一處隱秘的地方，並且派了一個忠心不二的死黨看守，那死黨奉有嚴命，必要時寧可將那藏寶圖毀滅，也不得落入他人之手。」

趙凱道：「這樣說，豈不完了。」

姜文宏一笑道：「二弟別忘了我原是他們一道的人，我自然有辦法，只要你帮我的忙，我要把那寶圖取來，雙手奉給三弟，以後我就可以抬頭挺胸，揚眉吐氣了。」

趙凱道：「你要我如何帮助你？」

姜文宏道：「你身上帶得有霹靂子沒有？」

趙凱拍了拍口袋，道：「有的是。」

姜文宏拉着趙凱道：「我們現在就走，詳細辦法，路上再告訴你，包你回來時，三弟要對我們刮目相待了。」姜文宏帶着趙凱來到一座僻靜的山谷之中，出其不意的一指點了趙凱腰眼穴。

趙凱嚇得驚叫一聲，道：「大哥，你……你……你……」

姜文宏面色一冷，嘿！嘿！乾笑了二聲，道：「老二，我並沒存心殺你，只怪你剛才不該看見我做的一些事。」

趙凱叫道：「大哥我其實什麽也沒有看到。」

姜文宏陰陰的一笑道：「就算你剛才沒有看到什麽，但事到如今，也留不得你了……。」

「了」字一拖，右掌已横揮而出，一股强猛的勁力，已無情的向趙凱胸前落去。

驀地，趙凱的身子忽然向斜裏飄了出去，堪堪讓開了姜文宏那無情的一擊。

接着，眼前人影一閃，吕柏年忽然出現在他眼前，取代了趙凱的位置。

趙凱飛出去後，一彈身子，穴道也解開了。

姜文宏面色一慘，顫聲叫了一聲：「三弟……你！」

吕柏年冷冷的道：「你還有什麽可說！」

姜文宏無話可說，猛的一翻掌，向自己天靈蓋拍了下去。

最後，姜文宏算是做了一件令人永遠難忘的事，爲武林之中，剷了一條將來的禍根。

…………………

幾年以後，吕柏年不但恢復了正常的人生，而且，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全書完）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